清梦奇缘

不知道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 1
- Chapter 2
- Chapter 3
- Chapter 4
- Chapter 5
- Chapter 6
- Chapter 7
- Chapter 8

Chapter_1

本书由TXT小说电子书下载网站http://www.txtbook.com.cn提供.
声明：本书仅供读者预览,请在下载24小时内删除，不得用作商业用途；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图书!
推荐使用TXTBOOK Reader 电子书阅读器V2.0阅读电子书，下载地址：http://www.txtbook.com.cn/reader/
在线小说阅读:http://www.vip265.com

清梦奇缘

第一部分

楔子(1)

华灯初上，M市清宫影视城里灯火通明。三年一届的清代文物拍卖会正在这里举行。这次活动完全按照清北京城的样子构建布景，展览厅被布置得珠光宝气，金碧辉煌。身着清代宫廷服装的礼仪小姐和服务员们小心地在熙熙攘攘的来宾中穿行，不时向他们露出美丽的笑容，送上自己贴心的服务，她们清楚，能参加这次拍卖会的客人可都是非富即贵，来自各界的成功人士和名门望族。整个会场洋溢着喜庆和祥和的气氛。置身此处让人有种时空变换的错觉。

“各位尊贵的来宾，下面我们将要展出本次拍卖会的非卖品，也是这次拍卖会最珍贵的宝物……”

拍卖会临近尾声，主席台上传来煽情而激动的声音，台下各色男女的注意力顿时都被吸引到了那里。

身着大红旗袍的司仪兴奋地指着台前一件用薄纱遮盖的物品继续说着：“相传这件宝物是清康熙帝送给孝诚仁皇后的礼物，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的独一无二。据说当年康熙帝为博佳人一笑，亲手制作了这两条锁心玉链。它是用玉制成，芙蓉玉色泽粉红，质地圆润，盛产于河南南阳的独山。此玉稀有，佩带时有冬暖夏凉的效果，且在古代通常是男女订情之物，曾有‘人面恰似芙蓉玉’的佳句出现……”

台下出现小小的骚动，来宾们纷纷交头接耳起来，等了一晚上，总算等到了正主。那薄纱后面的玉链在此时更显得神秘莫测，撩拨着人们的欲望。

“杨贵妃当年也曾佩带芙蓉玉，可如今佳人飘渺，碧落黄泉难再寻。圣祖康熙送给赫舍里皇后此玉，情谊犹在，却已成追忆。三千弱水一瓢饮，圣祖朝朝暮暮情。传说中的芙蓉玉预示着姻缘命运，而这两条芙蓉锁心玉链却代表着凄美荡气的爱情……而今晚，在这个隆重的时刻，就让我们来一睹芙蓉锁心玉链的芳姿。”

司仪小姐说着，和助手一起很慎重地挑开那层薄纱。

四周静得连针落地都能听见，众人屏住呼吸，仿佛清细的呼吸都能把这芙蓉锁心玉链给吹走一样。这件传说中的稀世珍宝就要露出它的真容了，一双双眼睛象探照灯一样集中到台上。

然而……薄纱下面空空如也。在警卫森严的会场，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次拍卖会最珍贵的文物，芙蓉锁心玉链竟然不翼而飞。

此惊非同小可，一时所有人都乱做一团。本来秩序井然的拍卖场顿时和开锅了的沸水一样闹哄，拍卖会的老板周先生当时就晕了过去，在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和保安们迅速封住各个出口，脸色铁青的在现场排查起来。宾客们怨声载道但又争先恐后的表示着自己的清白，开什么玩笑，国宝级的文物失踪，这可是谁都当不起的。

司仪小姐桃红疲惫地坐在台上，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她已经有点懵懂了。猛然间听得自己手机响，看着显示屏上的电话号码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心烦意乱地按下接听键，同时心里暗暗咒骂着。

“这里已经够乱了，天知道芳儿那个活祖宗又闹出什么要命的事情来。”

“什么！你等着，我马上来……”

桃红接完电话来不及换掉身上的司仪衣服，瞅着警卫们没有注意到她，躲闪着出了会场，朝影视城另一个大殿跑过去，她知道这一走

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可是没办法啊，谁让自己这么倒霉摊上这么个脱线的朋友呢！

在前面的拍卖会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后面的大殿里却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这里正在拍摄一部主旋律的正史电影，因为M市影视城的清宫布景足以以假乱真，所以制片方把片场定在了这里。桃红气喘吁吁地靠在墙上，皱着眉头看着片场里来来去去的工作人员。今天这场戏拍的是即将擒拿鳌拜，叫皇后和太皇太后回避的故事。桃红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她不仅仅是刚才拍卖会的司仪，更是这位扮演皇后的演员的经纪人，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她负责的这个活宝演员已经快让导演抓狂了。

楔子(2)

“影片第十二场第三十八次拍摄……”场记有气无力地喊出这句话，拍摄又开始了。

“今晚之事，关乎我大清江山社稷，成败在此一举，儿臣请皇祖母回避……”扮演康熙的男子英俊潇洒，是目前正在走红的一个小生，此刻他正按照剧本生动地演绎着。

“皇上，对付鳌拜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应该在你身边支持你的啊。”

剧本里可没这句话，可是在场的所有人耳朵边猛然响起一个女子纤细而又慷慨激昂的声音，而这声音源头出自康熙旁边一个穿宫装的女子。

“咔——！”

导演怒气冲冲地再次喊停，所有人恨恨的目光都集中到那个宫装女子身上。“太皇太后”捂着胸口直咳嗽，“康熙皇帝”用杀人的目光盯着她，然后将质疑的眼神投向导演，导演讨好地冲明星“康熙”笑着，然后怒气冲冲地瞪向那宫装女子，就因为她的自作主张，不知道浪费了多少胶片！

“哪里找来的乱七八糟的演员？你会不会演戏啊？”导演气得手都颤抖了！

“谁给你的权利让你擅自加词的？”

“导演！其实呢，如果加了台词的话，我会更投入些……”

那女子面对着气得快抽疯的导演还在指手画脚地说着，没台词的戏怎么能红？跑龙套的也要为自己争取机会。导演的脸由白变成了红，由红变成了青，在他由青变成紫的时候，终于爆发了！

“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从现在开始你不用拍了。赫舍里这个角色去掉，都说找专业演员了！”

“导演，导演你听我说！赫舍里对剧情绝对不是没有贡献的。导演……”

芳儿，也就是这个赫舍里皇后的扮演者气恼地冲他吐了吐舌头，总有一天会让他知道自己是中国最好的演员！什么不专业，她可是电影学院表演系一年级的学生呢！

“你是不是周星驰电影看多了？”

导演继续狂吼着：“我们拍的是历史剧，不是喜剧！拜托你不要这么有创意，不对……是这样没创意的学《喜剧之王》！我是一个专业的导演，你用这种手段来吸引我的注意是没用的！你的经纪人也在？哪里？来来来，把这个活宝给我带走。”

一席话说得芳儿垂头丧气，她低着头，摇晃着脑袋，她怎么总碰到没有眼光的导演啊！等她把脑袋扬起来的时候，看到了在墙角不停给导演道歉的经纪人姐姐——桃红。芳儿心知不妙，蹑手蹑脚地就想逃跑。桃红姐姐的泼辣她可是见识过的，好不容易通过她的关系弄到了一个没台词的小角色，这回又被自己给砸了！

“你想溜哪里去啊！”

桃红一把抓住了逃跑到一半的芳儿，一只手把她给拧了回来。

“嘿嘿，你不是在当拍卖会的司仪吗？”芳儿讪笑着，此时除了嘿嘿笑她再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了。

“你好意思说，你听过哪个明星的经纪人沦落到要兼职当司仪才能养活自己的？如果不是没有明星赏识我，我才不当你的经纪人呢！”

桃红悲愤地望着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芳儿，想死的心都有了。芳儿是她见过的最不聪明却又最爱自作聪明的演员了！想着自己当经纪人，却怀才不遇，那些大明星都不赏识她，这点倒真和芳儿是同病相怜。

“你选择捧我一定没有错，我一定会成为影后的！以我的专业操守加上你的人际网我们一定会红的。对了，小桃红，你……能不能跟导演说说情，这是我第一次把台词记这么熟……”

芳儿拉着桃红的衣服开始撒娇，两个眼睛对着桃红直冒红心。

“叫我桃红姐，不要叫我小桃红！还有，什么叫‘第一次把台词记这么熟’？这部戏根本没有你的台词！你不要再给我讲你的专业操守，做你的经纪人已经违背了我的专业选择。”

桃红无语望苍天。

“嘿嘿，那……那咱们不要说这件事情了，我肚子饿了，你的拍卖会不是有免费盒饭吃吗？咱们去吃吧！”

楔子(3)

芳儿摸了摸瘪瘪的肚子，继续讨好地贱笑着，可惜背后没长尾巴，要不肯定摇得象拨浪鼓一样了。

“你怎么就这点出息！”桃红恨铁不成钢地骂道，只要有的吃这女人就满足了！简直就是没有理想，整天惦记着盒饭！

芳儿吐了吐舌头，拍了一上午的戏，最开心的就是吃免费盒饭的时候了。

“啊！我的人生充满盒饭！”

芳儿祷告似地说完这句语法句式都很别扭的话，迫不及待从桃红手里拿过盒饭，打开就吃。桃红受不了她的狼吞虎咽，气恼的别过头，就因为这个没用的芳儿，她的人生也充满盒饭了！

“小桃红，你怎么不吃？”

芳儿嘴角还沾着一粒饭，哪里有半点未来之星的样子。越看桃红越生气，看来她以后的人生还真的就和盒饭干上了，而且还是那种最差最便宜的。她已经对这个没志向，没出息的芳儿不抱任何希望了。

“叫我桃红姐！我没胃口！”

桃红对芳儿吼道，她可没那么好的兴致蹲马路边吃盒饭！如果不是芳儿，至少可以在剧组找个桌子或者椅子坐下来吃，不用象个乞丐一样蹲在M市的公路边这么落魄。

没心没肺的芳儿可没管这么多，自顾自的猛刨着饭，突然间。

“谁这么没道德在盒饭里塞这么大块石头！”芳儿跳起来，捂着嘴直叫唤，从口里扯出一样东西。

“锁心玉！”

桃红朝芳儿那看过去，顿时倒吸了口凉气。难怪怎么都找不到贼，他根本没拿走玉，而是把它藏在盒饭里，到时候再趁人不注意取走！

“象征姻缘命运的锁心玉？价值连城？”

芳儿听桃红说完玉的来历后，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交缠在一起的两条链子。粉色的玉安静地躺在她的掌心，带着百年前的温度和气味，虚幻又熟悉。

“当心！”

桃红的声音还没落地，一阵黑影闪过，一个人一把抢了芳儿手中的玉拔腿就跑！原来那窃贼早计划好一切，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清场，搜查玉的下落，谁会想到玉石在盒饭当中呢？可偏偏吃饭时间没到，就有这么个贪吃的女人来搅局！

“臭贼！敢抢我的东西！”芳儿把盒饭一丢，拔腿就追。

“危险啊芳儿！”

桃红喊着，这丫头平时就爱打抱不平，也不瞧瞧自己三脚猫的功夫！桃红焦急地站起来，四处张望着。M市的影视城在近郊，离市区很远，除了影视城里有人来往，其他地方都很偏僻。这个时段城外的

公路更是半个人影都不见！芳儿这时候去追贼，真是万分凶险！桃红一边打着电话报警，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前面两个人影跑到了路的拐角处没了踪影。

“抓到你啦！”

芳儿也不管自己的形象，一个飞扑两手挂住了那窃贼的脖子。那窃贼哪里想到这个女人如此蛮横，他猛甩几下，却没有办法把芳儿给甩下来。芳儿撕咬着他的脖子，使劲儿抢着他手中的锁心玉！居然有贼敢在她芳儿面前抢东西，那就见识一下她芳儿的厉害！

那贼被芳儿咬了一口，吃痛地松了手。芳儿立刻抢了玉，从他背上滑下来，转身就跑。

能够抢文物的窃贼自然不是小偷般的角色，他被这个突然蹿出来的泼妇弄得乱了手脚，此刻见她居然敢和自己抢，更是气愤，顿时起了杀心。

一辆货车行驶而来，这条路平时没有人，司机哼着歌开得很快。

那贼狠狠地笑了笑，突然伸手把芳儿往路中间一推。

司机哪里知道这个时候会蹿出一个人来，还在哼歌。突然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女子，他猛踩着刹车……

尖锐的刹车声划破天际，世界突然安静下来了。

锁心玉，预示着姻缘和命运，代表着凄美荡气的爱情。耳边回响着桃红的话，芳儿感觉掌心一阵发烫，灼得连心也跟着痛了，可是她却没有力气甩开那锁心玉。在车撞上她，在她倒下去的瞬间，她只看到令人眩目的白光，似从掌心发出，带着她的灵魂都进入那白色光芒中。姻缘、命运、凄美、爱情……，她迷糊地想着，失去了知觉。

楔子(4)

康熙四年 索府午后慵懒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在地面上绽放出一朵朵金黄色的花。树下的女子正专注地看着手中的书，微风拂过，树叶如雨一般散落，一片树叶安静地落在她的书上面，她拿起树叶，

怔怔出神。将树叶举高，面向阳光仔细端详，阳光透过树叶被昆虫蚕食的缝隙射了进来，耀眼得她不敢直视。

“格格，格格……大事不妙了。”门外跌跌撞撞跑进来一个女人。

“怎么了，小桃红？”赫舍里眉头微锁，有些不高兴。

“你这样横冲直撞的，叫老爷看到又要怪我管教不严了。”

“顾不得了，格格！刚才我给老爷送茶水时，听见老爷和太老夫人说的话了！老爷要请皇上指婚把你许配给遏必隆……”

“小桃红，你胡说什么啊？他怎么可能把我嫁给遏大人呢？”赫舍里不由得笑了，这小桃红说话总是没头没尾的。

“不是，格格你听我说完！是遏家的二公子！听说提亲的人马上就到了。”

啪！书掉在地上，扬起一阵灰尘。那千疮百孔的树叶，无力的在空中翻转挣扎了几下，最后还是落在了地上。赫舍里没有说话，她安静地拾起书，将树叶夹在了书页里。她轻抿嘴唇，继续埋头看书。

“格格，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看书？”小桃红说话和放炮一样又快又清楚。

“你别吵了。”

赫舍里淡淡说道，她抚摩着胸前的一枚玉，那是母亲生前留给她的，据说带着它能找到完美的爱情，看来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了。

“可是……”小桃红焦急地看着她，她这主子就是太软弱了，要是她小桃红，大不了拼了命不要，也不嫁那种纨绔子弟！

“格格，我们走。”

“小桃红，你干什么，你拉我去哪里？”赫舍里挣扎着。书啪嗒一声，又落在了地上，溅起点点尘埃。

“格格不敢说，小桃红替格格说。大不了请太老爷给格格做主，太老爷最疼格格了。”小桃红噼里啪啦地说道。

“论才学，比样貌，格格不会输了这满洲任何一个姑娘，嫁皇上都是可以的。那遏必隆家少爷什么德行，这北京城谁不知道啊！再说

了，这秀女还没选呢！就算是老爷也不能坏了祖宗规矩！”

……

桌上的茶还冒着气，但是房间里的人谁都没有心情喝。

“听说你打算让皇上下旨把咱们家芳儿许给遏必隆家，是真的？”老夫人颤悠悠地问。

“是……孩儿的主意。”索额图看着额娘的面色不善，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回道。

“她可是你的亲侄女啊，你怎么舍得把她嫁给那样的人家？芳儿的爹娘死得早，我知道你一直不怎么喜欢她。但是这芳儿一辈子……”

老太太越说越激动，随后咳嗽起来说不下去了。

“哎呀，孩儿这不是没有法子嘛！今天太皇太后又提皇上大婚的事，您知道太后平日里就喜欢咱们家芳儿，但是皇上心里只想立那个什么醉香楼的香香为后，这要是立了芳儿，皇上可不恨死咱们索家了这太皇太后、皇上，谁咱们都惹不起啊。”

“可是祖宗规矩，选秀前是不能……”

“皇上答应亲自赐婚，这就没所谓规矩不规矩了。这是他们祖孙俩的事！”索额图一脸委屈。

“那什么香香是个青楼女子，还是汉人，这怎么可能当皇后呢？连进紫禁城的门都不成！再说，芳儿这孩子打小就喜欢皇上，我们都看得出来，这皇上怎么可能喜欢那样的人呢？”

老太太似乎有些动摇，口风有些松动，是啊，如果不把芳儿嫁出去，那就是和皇上做对啊，同一家的荣华富贵比起来，也只好牺牲自己孙女的幸福了。

“香香能不能当皇后是皇上的事，问题是咱们索家不能趟这混水。娘，您就放心吧，遏家也是大户人家，虽然他家二小子是混帐了些，但……但是哪个男人不风流呢？芳儿过了门，劝着些，就好了。”索额图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楔子(5)

“你以为我就愿意把芳儿嫁出去吗？这芳儿好歹也是我的亲侄女，我也舍不得啊。”

“格格，你没事吧。”

小桃红有些紧张地看着赫舍里，都怪自己不好，如果不是自己硬拖着格格来，怎么会听到他们的话。自从大老爷过世以后，格格就没有人疼，老爷也不给格格好脸色看，连房里的姨太太都不把格格放眼里，格格的命真苦。

“小桃红，我有些累了，回房了。”

赫舍里淡淡说道，失魂落魄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原来是皇上要指婚，是他要自己嫁出去，他当然不会记得自己，每一次他来索家，都是那样高高在上，都是那样的一呼百应，怎么会注意那个在后花园偷偷注视他的女子呢？他身边一定爱慕无数，哪里会对那个见到他紧张得连头都不敢抬的赫舍里感兴趣呢？赫舍里望着天边的月亮笑着，笑得好绝望，笑得好凄苦。

砰！瓷碗在地面支离破碎，碎片妩媚地划开手腕，看到鲜血妖艳的流出，赫舍里浅笑，一切都可以结束了。她能做些什么呢？或者，她也能为自己选一回吧。赫舍里·芳儿，宁死也不失自由！宁死也不输尊严！她手中握着那枚玉，姻缘、命运、爱情……只期待来生不生在官宦之家，穷家小户才有自己的乐趣和天地。

血越流越多，生命一点点从这个苦命女子的躯体中流失，赫舍里去了，但就在她含笑闭眼的瞬间，手中的芙蓉玉突然迸发出一缕白光，似乎有什么进入了这逐渐冰冷的身体内。

“糟了，格格寻短见了！来人哪……”

似乎是桃红的声音，芳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车撞糊涂了，一直做着朦胧的梦，只有手中的玉石给予她真实的触感。命运之门是否已然开启……

第一章 扮男儿豪倾天下客(1)

“格格，格格！”

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际传来。

好痛啊！搞什么，不是被撞了吗，怎么手痛？像被刀子划了一样。芳儿轻哼了一声，艰难地抬起了眼眸。

“格格，谢天谢地，菩萨保佑你总算醒了。格格，你怎么这么傻呢？你要出事，我怎么活啊？”小桃红哭得眼睛和桃子似的。

我怎么会躺在这里？这里……不象是医院啊！芳儿眼珠子四下乱转。青色的帐幔，白色的墙上挂着中国山水画，古色古香的书架上放满了瓶瓶罐罐，床前一个丫鬟模样的女子哭得七荤八素的。低头看看自己的手，被扎得和包子一样，还有红色的血迹渗出白色的纱布。自己不会又在片场睡着了吧！做梦被车撞？她四下搜寻，一面找导演，一边回忆剧本里有没有这一出。这回又要被导演骂了！

“格格，你醒了！吓死我了！”

“桃红姐！”

难道现在是在做梦，经纪人变成了丫鬟龙套？不管三七二十一，芳儿呼地坐起来，砰地一声往墙上撞去，啊！好痛！是真的啊，不是做梦。好痛，芳儿哇地就哭了出来。

“格格，你怎么还要寻短见！小桃红知道格格委屈，心里苦，格格你就痛快哭吧。” 小桃红可吓得不轻，把她搂在怀里，也痛哭起来。

拜托！我是因为痛才哭的好不好。你这样抱着我，我还哭什么啊！桃红姐演技还真高啊！

“遏必隆家的聘礼已经拿来了，你就是想死也要等上了花轿！”

好讨厌的声音。导演越来越没水平了，龙套也选个普通话标准的嘛！可是，为什么感觉有些不对啊，这里好像不是M城的影棚！

“老爷，格格的身子还……”小桃红担心地说。

“身子弱又怎么样，就知道给我惹麻烦。”索额图一脸阴狠地走了进来。

“你最好给我老实待着。”

“格格，你不要难过。其实姑爷……”小桃红欲言又止。

“接下来怎样？”芳儿冲小桃红挤挤眼睛，这场戏有意思，剧本都不用看的么？自己现编台词？

“什么接下来？”小桃红惊讶地看着芳儿，觉得醒过来的格格和往日不太一样。

“台词啊，我忘记了！桃红姐。”

芳儿一边可怜巴巴地问小桃红，一边四处找导演，好像真的没有，摄像机也没看到，难道只是在走场？也不对啊，出去看看。

“格格，你去哪里？”小桃红扶了扶挣扎起身的芳儿。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芳儿看着满院子来来回回忙碌的下人，惊叫道，不对劲啊？她不可能睡着了被人抬去别的影棚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四肢无力，头昏眼花，恶心欲呕？

“这是你家啊格格，你不记得了？我是……”

“我知道，你是桃红姐嘛！这里是哪里啊？”

“格格，你别吓我。这里是索府啊，你不知道？你是赫舍里·芳儿，索家大格格。我是你的丫鬟小桃红啊！格格，格格，你醒醒啊！”

芳儿被她越说越迷糊，只觉得耳朵里嗡嗡响，事情复杂得厉害，头也疼得厉害，板转悠着，眼一黑又晕了过去。

……

经过几次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之后，芳儿终于知道自己不是见鬼，不是精神错乱，而是时空错乱！她不知道爱因斯坦那老家伙相对论是怎么说时空这个概念的，不过她确实回到了三百多年前。最严重的是，她回不去了！可怜的芳儿到了一个极度男权、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无聊透顶、空虚到底的年代！惟一可取的就是： 她可以不用为自己的吃住担心了！但她现在面临的是比水土不服，文化差异还麻烦的事情就是——她要嫁人了！！

……

“未来姑爷他……”

“什么姑爷啊！”

芳儿跳了起来，手一痛，眼泪又出来了。赫舍里你怎么死不好，干什么用割脉这么“先进”的方法啊！

“听着，我才没有打算嫁给那个什么遏必隆的公子。”

第一章 扮男儿豪倾天下客(2)

不对，历史上赫舍里不是嫁给康熙了？历史再学得烂，也不至于连这个都弄错，何况自己刚接的戏里，明明是康熙的老婆！听说自己要嫁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咳咳，不是东西！康熙那个死混蛋，不是自己娶老婆就乱点鸳鸯谱，当她好欺负。

该死的康熙，敢不把她放眼里。他不想娶她，她偏要做他的皇后，气死他！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指婚，得罪她芳儿！

芳儿在镜子前转了一个圈，自己虽然回到了三百年前，但是模样却没什么变化，而且还年轻了几岁，赫舍里今年才满15岁，和自己几年前一个样，只是要娇小一些。而小桃红也不过是一个年轻版的桃红姐。芳儿不想去考证这是怎么回事，她向来不喜欢想问题，特别是那种复杂的问题。既然回不去了，那就在古代快乐的活着！只要有饭吃，有觉睡不就够了！桃红姐说得没错，她还真就这么点出息！

“格格，你身子还很虚弱，你要去哪里啊？”看着芳儿拔脚往外走，小桃红心疼地说。

“听着，我！赫舍里·芳儿要进宫，给太皇太后请安。”芳儿傲然道。

好吧，就这样，向太皇太后提亲，说自己要讨姑爷进门！芳儿眼皮上翻，心里的小算盘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

乾清宫“你说赫舍里向皇祖母要求，让朕娶她？”

康熙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今年也才过十六岁，只是一个少年而已。这绝对不是他印象中的赫舍里·芳儿。确切的说，他对赫舍里没有什么印象。正是这样一个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的懦弱女人，怎么可能做出这么离奇的事情来？

“没错，太皇太后也答应了。”太监继续把探来的消息告诉这小主子。

“朕不答应。”

康熙把手负在背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着怎么应对。

“曹寅，你说朕该怎么办？”康熙朝伫立在一旁的少年望过去。

“依臣之见，皇上还是听太皇太后的比较好。”曹寅开口道，同样是稚气未脱的脸庞，言语间却透着老练。

“连你也这么说！”

康熙恨恨地咬着牙齿，他这个皇帝做得也窝囊透了，朝廷之事被鳌拜把持着，连后宫的事情也由不得自己做主！

“曹寅，我们出宫！”想了半天，康熙终于说道，清秀的脸上泛着异样的神采。

“皇上，这……”曹寅似乎很是为难。

“就这么办，朕自有打算！”康熙神秘地看了曹寅一眼，自信的笑了。

曹寅迷惑了，眼前的男孩已经越来越让他猜不透，越来越像一个君王，而不是儿时的玩伴了。

……

（索府）

芳儿得意地端详着身上的玄色湖绸长袍，将桌子上的蓝色罗面生丝冠戴在头上。天哪，这些是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的宝贝啊，现在竟然被她穿在了身上！她兴奋地将腰间的玉佩拨弄得叮当作响，声音清脆悦耳。唰！金柄折扇呼地打开，芳儿优雅地摇着，那样子真是迷死人不偿命。

“小桃红，你看本格格这身打扮，可像那翩翩佳公子？”

太皇太后答应了她的提亲，这让她很是得意。至少没有人看出她是假的赫舍里，这证明她的演技还是不错的！ 那些没眼光的导演，看不上她是他们的损失！

“我们打扮成男人干什么啊？格格！”小桃红装扮和她差不多，这会儿正皱着眉头不自在呢。她可一点也不喜欢这身衣服，穿在身上怪别扭的！

“干什么，当然是出门。”

芳儿可觉得这身衣服比满族女人的衣服穿得舒服多了，到古代来当然要逛个够。以后回现代不当演员，还可以当美术指导，搭建比M城更专业的清朝布景。

“可是格格，你不怕老爷知道我们溜出去，还这身打扮……”小桃红试探着问，到时候可是连她一起罚的啊。

“哎哟！小桃红你怎么这么啰嗦。他今天进宫去了，哪里会知道咱们出去了。再说看门的大哥不是和你关系不错吗？”

第一章 扮男儿豪倾天下客(3)

今天这么开心，懒得提那个讨厌的老男人。不过这小桃红除了和桃红姐一样漂亮，一样泼辣以外，其他的还真不一样。这样支派桃红姐的事情芳儿平时可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现在对着古代版本的桃红指手画脚，芳儿感觉扬眉吐气，心情舒畅。

“格格。”一路上，小桃红总觉得难受，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格格这是唱哪出啊？

“穿帮了，是‘少爷’才对。”没有演戏的天分！芳儿打开扇子，摇摇摆摆，招摇过市地走在大街上，很有爆发户的气派。

……

（醉香楼）

醉香楼是京城最大的妓院，芳儿刚进门就闻到了扑鼻的脂粉香味。到处是猜枚行令，唱曲喝酒的声音。小桃红用手拉了拉芳儿的衣角，她这主子自从上次寻短见以后，性子就变了。不是伤心过头，坏了脑子吧？竟然来这种地方！

“哟！二位爷，是第一次来吧。”

老鸨没见过这两位，赶紧上来招呼，手绢一晃，差点甩到小桃红的脸上，惊得小桃红后退几步。

“二位爷，咱这儿虽然不是什么大地方，但是有这里的规矩，照例……”这点举动当然瞒不过老鸨这人精子，她看在眼里，皮笑肉不笑地说什么东西，以为她没钱啊。芳儿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面无表情的在空中晃了晃，老鸨两眼放光，眼珠子也跟着银票的方向左右摆动。刚要伸手去抓，芳儿啪地收了回来。老鸨顿时满脸堆笑，用手打着自己嘴巴。

“您瞧我这眼神，原来是贵客啊！”

“给本少爷开一桌花酒，叫你们这最漂亮的姑娘下来！”芳儿一声冷笑。老鸨答应着，点头哈腰，伸手又要拿银票。芳儿手一扬，她又没拿着。

“急什么，怕本少爷赖帐？少爷我今天高兴，甭管是打茶围的还是做花头的，赏钱都给双份。”话毕，这才将银票交到老鸨手中。老鸨那是等得脖子也酸了，眼也直了。

“爷，您先在这儿歇着，小的这就去给您准备酒菜。桂花、荷花、菊花、芙蓉、牡丹，下楼接客喽——”

老鸨的声音响亮悠长，这在现代可是歌后的级别！不过这古代妓院里女人名字还真能取，什么香香，芙蓉，莲花，荷花的，俗得要死，一听就是妓女！

在古代真是方便，扮男人竟然没有人发现。不知是古代人太单纯，还是自己演技太高？怎么没有看到那个传说中的香香姑娘？她倒想见识一下，这个让男人不惜千金散尽为红颜的女子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绝色倾城，怎么会连康熙都要娶她进宫。来古代这么长时间，芳儿什么事没做，也就是探了些八卦消息，深宫秘闻什么的。

此刻芳儿正左拥右抱，仰着脖子喝着身边女人喂到嘴边来的酒。她们一个个卖力地笑着，一笑脸上的脂粉就纷纷下落，芳儿皱了皱眉头。

“这小兄弟还害羞呢。”

众人见小桃红尴尬地推开面前的酒，又厌恶地推开趴在她身上的女人，纷纷取笑起来。

“大家别逗他了，我这兄弟可是正经读书人。”芳儿看小桃红那脸红得快跟个猴屁股似的了，心里一阵乐，但又不得不上来解围。

“讨厌，你是说人家不正经？罚你喝酒！”身边的妓女笑骂道，芳儿敷衍的笑着，心里一直寻思着那位香香姑娘是什么样子。

“二位爷，这些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姑娘，芙蓉，荷花，好生伺候着二位爷。”老鸨过来赔笑道。

芳儿收了笑，推开身边的姑娘，冷冷看着老鸨。

“敢情你瞧着本少爷没嫖过雏儿吧！拿这些庸脂俗粉来糊弄本少爷？都给我退下去！”

“爷您说的是哪里话，在这里使银的就是主，我哪里敢糊弄您啊？”老鸨一愣。

“那我问你，你这里可有个叫香香的？”芳儿终于说到正题了，小桃红这才明白她家格格的用意。格格不是脑子坏了，是来会情敌啊！

“这位爷果然是行家，我们这香香可是京城的头号！”老鸨翘了翘大拇指。

第一章 扮男儿豪倾天下客(4)

“但是香香姑娘是不陪酒的。”

“这里是四百两。叫香香来。”小桃红倒吸了口凉气，四百两！格格可真是大手笔啊！平日里格格自己的月钱也不是很多啊。

“这……”老鸨咽了咽口水。

“这打开门做生意，哪里有不爱财的。但是这香香姑娘是卖艺不卖身的，这也是她肯委身这醉香楼的原因啊。”

怎么名妓都是卖艺不卖身的啊？芳儿满肚子不高兴，今天不是白折腾了吗？她拿着空酒杯，在桌子上当当敲着，生着闷气。

“怎么，这妓女还有卖艺不卖身的？听起来真新鲜！”

“这香香可不一样，要不是世道变迁，像她这样的名门之后，何故沦落至此。”老鸨叹息着说道。

“名门之后？”

“哦，没什么……香香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哪样不精通。这样的姑娘若卖身岂不糟蹋了！”

老鸨擦擦额头的汗讪笑着。

“这些庸脂俗粉就想骗本大爷啊，叫香香来见我，不然我就砸了你这醉香楼。”

另一个声音伴随着酒气从旁边传来，芳儿有些厌恶地捂着鼻子往声音源头看了看。只见一个小胖子，眼睛都被脸上的肉挤没了，醉熏熏的从那边走过来，威胁着老鸨。一旁的小桃红惊得闭不上嘴巴。

“格……格……少爷，是遏家的公子！”

“遏公子，就是借咱们一个胆，咱们也不敢糊弄您啊。”

老鸨委屈地说，这遏家可得罪不得。但在芳儿眼里，这小胖子可真是讨厌，越看越讨厌，芳儿打量着他。

什么，这个家伙就是她要嫁的？有没有搞错啊！她是不是上辈子得罪康熙了？康熙那家伙真不是好东西，居然想把自己指婚给这么一个败类！芳儿心里把遏家公子和康熙、索额图通通给骂了个遍！

第二章 倾国不忘故国恨(1)

“二位公子不必争执，香香下来便是。”正在闹腾间，只听得一个声音从楼上飘下来。

声音婉转动听，如黄莺，如布谷，再往上瞧时，一个女子从楼上翩然而下，身材曼妙，行动间有说不尽的风姿。

有没有听过大合唱？听过？那大合叹听过吗？芳儿可是听到了一回，醉香楼里所有人的集体赞叹！那就是香香出场。再看周围的人，半张着嘴巴，眼珠定定的，口水直接流了出来。再看那给朋友倒酒的，酒早就满出来了，他朋友吧，端着个酒杯，满手全是酒也没有察觉。再看这个，一块烤鸭怎么也塞不进嘴巴，弄得个满脸是油。

好家伙！这女人真漂亮得邪门！一身月牙白褂，下面是绣花白褶裙，好似那出水。一双眼睛，脉脉含情，干净得没有半点杂质。吹弹可破的肌肤，不画而黛的眉毛，不点而朱的嘴唇，超尘脱俗的气质，有如踏入凡尘的仙子。

芳儿找不出什么语言来形容她所看到的，眼前的女子如小龙女般脱俗，却不似小龙女般孤傲，活脱脱一个嫦娥下凡，把芳儿看得半张小嘴，语尽词穷。

“香香身体不适，招待不周，还请各位见谅。”

她盈盈拜倒，起身时，看见芳儿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脸一红，不由轻抿着嘴唇微笑。

“香香姑娘身体不适？那赶快上楼休息。”

遏家那小胖子从香香一出来就仿佛鬼上了身一样，死盯着她，这会儿才算是回过神来，眯着一双绿豆小眼睛讨好地说道。什么东西！刚才明明就是你要她下楼的好不好！芳儿朝他投去鄙视的眼神。

“香香多谢遏公子。”

香香微微叩首，声音轻细，眼中闪着泪花。真的是楚楚可怜，好一朵我见犹怜的解语花。难怪那么多男人为她神魂颠倒了。想不到，风尘中竟有如此佳人。

众人的目光追着香香的背影而去，直到完全消失，遏小胖口水流了一地，拉着老鸨不知道嘀咕什么去了。芳儿伸个懒腰站起身来，心里盘算着，这混蛋皇帝的品味还真够可以的，她要是真进了宫，那不得六宫粉黛无颜色了啊，算了算了，想这么复杂干什么！哎呀，不妙，肚子痛。简直是废话，谁让她刚才那么海吃胡喝的。

“小桃红，我……想去洗手间，有没有卫生纸？”芳儿咽了咽口水，强忍着肚子里一阵翻腾，拉着小桃红朝外面走。

“啊？”小桃红当然听不懂这位现代主子的话。

“不是，我想……哎呀，我肚子痛，我要大便啦！”芳儿憋得脸都青了。一面走一面郁闷，看来以后很多习惯都得慢慢改过来呢！

……

“格格，你是去左边那间，还是去右边那间啊？”

两人这会儿对着茅房直发楞，小桃红指着茅房为难地问芳儿。

“废话，我又不会站着撒尿去左边那间干什么？”

这古代的茅房真是臭啊，草纸也粗糙，芳儿这个时候极度怀念三百年后冒着香味的卫生纸。

“可是，格格，你这身打扮，会吓着别人的。我们还是回府再……”小桃红嗫嚅道。

“有便不拉会憋出毛病的！”有没有常识！芳儿白了她一眼。

“你在门口看着不就成了吗？这里哪有人啊。”

真是的，只有变性人才有的尴尬竟然会被她芳儿碰到！看来扮男人也有不便，会分不清要去男厕所还是女厕所嘛！不晓得古代女人扮男人的时候是不是和她一样麻烦。

芳儿冲进茅房，畅快地拉了一通，这才满意的走出来，和小桃红刚转过墙角，却看见老鸨和香香两人正在院子的凉亭里说话，她心里一动，忙拉着小桃红躲到墙角后。

“我说香香，妈妈可是过来人。遏公子对你的心意可看出来了，遏家可是这京城的大户人家，这门亲事可是别人盼都盼不来的。”什么什么？姓遏的还想娶香香？要是自己嫁过去，不是和人分老公？

“妈妈你这么卖力帮姓遏的说话，收了他多少好处。”香香低头用手绢擦了擦凳子上的尘土，一屁股坐下，摇晃着手绢扇着风冷冷道。

第二章 倾国不忘故国恨(2)

“天地良心，我可是为你好啊。”老鸨指天发誓，肥胖的身子一颤一颤的。

“你少拿这套来消遣本姑娘，那姓遏的是什么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家除了他那个妹妹还像个人样，其他的是什么好东西？哼！指不准，他们遏府还没这窑子干净呢！”

香香突地站了起来，漂亮的凤眼里一片冰霜，苗条的身子气得直抖。

骂得好！芳儿心里赞叹。

“瞧你怎么说话的，人家遏公子可是真心喜欢你的啊。”老鸨也来气了。

“真心？”

“这园子里两棵树都比他真。他们遏家都快给索家下聘礼了！要我香香给他做小，下辈子吧！我宁可一生一世待在这醉香楼，也不嫁那种人！”香香冷笑一声，细白的牙齿紧紧的咬着红润的嘴唇，捏着手绢，指着对面的树说，“不知好歹的贱丫头！多少人盼都盼不来呢。再说了，就那赫舍里几分姿色能比过你？到时候得宠的还不是你？”

老鸨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气恼地冲香香嚷道。一旁的芳儿听得心中起火，不是小桃红拉着，她早耐不住冲出去骂了。

“谁爱嫁谁嫁，辅政大臣又怎着？男人我也算见多了，这朝服一脱，一品大员和叫花子也没两样！要是真心喜欢我，跟着他要饭，香香也认了，不然给我皇后做，本姑娘也不稀罕！”

“你本来就是个婊子命啊！不嫁？好呀！我看到时候你上了这花台，给人开了苞还怎么嫁！”老鸨恶毒地说。

“我就等你两个月，看你找出哪个真心人！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还当自己是大家闺秀了。你别忘了，若不是我拼命给你兜着，要是有人知道你是张煌言的孙女，你早做了没头鬼。”

“给我兜着？还不是为了个‘钱’字。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我不怕死！这些年看够了你们这些人的嘴脸了，妈妈你有本事上衙门撞钟去，上法场香香我要是皱一下眉头，我就不是张家的子孙。”香香此时倒平静下来，优雅地朝凳子上一坐，一双秀目沉沉地盯着老鸨。

“好好好，你！你有种！看你得意到什么时候！我我我，我告诉你，两月之内要是没人来给你赎身，你这小妮子要么给我乖乖上遏家

的花轿，要么老娘找人破了你的瓜，别打量自己是红牌就动不了你，我呸！”老鸨受不了香香那目光中的寒气，赶忙扭着肥胖的身躯朝外走，一面回头气急败坏地吼着。

“妈妈，你好走，小心脚底！”

香香转过头来，对着老鸨的背影淡淡地说。下午的太阳照下来，将她的影子拉得老长，满院里再没有一点人声，香香拿起茶杯轻轻的抿了一口，仿佛刚才的争吵没有发生一样。但肩头因为气愤而颤抖，她咬着唇，嘴角抽动。最后眼里竟然有了晶莹的泪花。她抿着唇抽了抽鼻子，抬头看天，隐忍片刻，竟然淡然微笑起来。那笑容，夹杂着自嘲、自怜、讥讽和无奈，还有那么一点点固执和坚持。

芳儿的心突然痛了一下，轻轻的，莫明的。是女人共同的直觉吧，芳儿觉得那个在男人面前清纯可人，不染烟尘的香香是假的，那个在老鸨面前言语尖利的香香也是假的，只有眼前这个含泪却依然倔强微笑的香香才是真的。芳儿这才记得自己在古代，这个年代的女人咬着牙也争不过命啊！芳儿叹了口气，她是很少叹气的，自己的命又何尝不是未知数呢?

“格格，我没有眼花吧。这个真的是香香吗？刚才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啊。这么没有教养，怎么跟您比啊？万岁爷怎么会喜欢这个女人？”小桃红看着香香的背影说道。

“她可以拿最佳女主角了。”

看见小桃红不明白的看着她，芳儿又笑了。如果康熙喜欢的是这个倔强的香香，芳儿反倒欣赏这个男人，如果康熙喜欢的是那伪装清纯的香香，芳儿便看不起他。不管怎么说，她已经开始佩服这个风尘女子了。大家闺秀，沦落至此，不过至少她活着，再苦也活着。

第二章 倾国不忘故国恨(3)

……

（小树林）

“格格，我们不回家，跑到这荒郊野外干什么？要是老爷知道了，咱们……”小桃红见芳儿越玩越兴奋，还要去看什么日落，不由得担心起来。

“不要提他！难得出来玩一玩！”芳儿不耐烦地说道。

突然四周的树叶哗哗响了起来，几个蒙面人从树上落了下来。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如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是吧，太没有新意，你们这些劫匪啊，一点不专业。”芳儿说道，这台词早就淘汰了。她大大地打了个哈欠，真无聊。

“小子，偷了家里的钱学人家嫖姑娘，再等几年吧。”说罢所有人哈哈大笑起来。芳儿听罢大怒。小桃红紧张的护在芳儿前面，但是自己却吓得发抖。

“识相的，就把你身上的银票交出来。”为首的匪徒恶狠狠地说。芳儿冷冷站着，将小桃红拨到身后，拳头捏得咯咯响，努力压住自己的怒火。

“几位大哥，我家少爷已经没银子了。”刚才四百两都给老鸨了，小桃红从芳儿背后冒出小脑袋可怜巴巴地说。

“少装蒜！没钱会去妓院？快拿出来！”为首的大汉伸手去推芳儿，小桃红护主心切挡在芳儿的面前。哐当一声，撕扯当中似乎掉落了什么东西！

一枚浅红色的古玉从小桃红袖中滑落，芳儿怔怔地看着它。那不是……不是那锁心玉吗？她细细一看，这是一块完整的玉，并非自己以前看到的两枚紧紧相扣合的锁心玉。应该说，自己以前见到的那锁心玉扣在了一起就是这枚玉的样子。

那红玉，如时光中凝淀的粉漠红尘，带着些不真实的疏离感。姻缘、爱情、命运……，自己是被它带到古代的，现在它又出现，是预示着什么吗？芳儿的心仿佛被什么击中，变得空荡荡起来。完整的玉，却隐约透露着不完整的期待。

小桃红担心地看着芳儿，当初格格自杀的时候手中就握着这枚玉。这是夫人留给格格的，说给格格当嫁妆，是夫妻和睦的象征。怕刺激芳儿，她偷偷把这玉藏了起来。现在看到芳儿对着这东西茫然失神，想必又想起了伤心事。小桃红真后悔当初没丢了这劳什子！

第三章 乔装偶见真天子(1)

那强盗见这主仆二人，一个捡起玉发呆，一个扭着衣角做后悔自责状，全然无视他的存在。他咳嗽一声，想提醒两位，自己居然被忽略了。

芳儿这才回过神来，想起了强盗的存在，她将扇子插在裤腰带里，笑眯眯地把玉递给强盗。

“几位大哥，不就是想要这东西吗？小的……给就是了，大哥若不嫌弃就拿去。”

“不可以，那是夫人给格格的遗物啊！”小桃红喊着，突然捂住自己嘴巴！随即后悔得直跺脚。

“算你识相！”匪首瞪了小桃红一眼，伸手就去接玉，芳儿手一缩，出手就是一拳。

“空手道，艺员培训班学的。”

那匪首吃了一拳异常恼怒。

“给我宰了这小兔崽子！哎哟！”肚子又被芳儿踢了一脚。

“，大学兴趣班刚学的！”芳儿摆出了李小龙的姿势，大拇指在鼻子间一嗅，威风得一塌糊涂。

“喂！你干什么总打我啊？”匪首捂着肚子退了几步，委屈地说。

“因为你话最多。最厉害的来了，中国功夫！”

芳儿一个弹跳，飞身就是一脚。

“武术指导教的。”

“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愣在这里干什么？快给我上啊。哎哟，哎哟。”匪首胸口挨了一记重踢，趴地上起不来了。

小桃红还没有意识到怎么回事，她们家格格怎么会武功？其实芳儿这三脚猫的功夫要是碰上了高手是一定吃亏的，还好她碰上的只是蛮匪！

“我只会这三招，跑啊！”芳儿抓起小桃红撒腿就跑。

跑到岔道口，芳儿心里算盘一打，主意上来。拉着小桃红往身边的草丛一伏，周围都是高草，将两人隐藏得很好。

“大哥，我们是往左追还是往右追啊？”

“哼！以为这样本大爷就拿你们没辄了吗？分两路，你们往左，我们往右。逮着了非扒了他的皮不可。当心点，那小子还有那么两下子。”

看见人群远去，芳儿从草丛钻了出来。拍拍身上的尘土。

“笨死了！”

她得意洋洋的，古代的强盗都这么淳朴啊，真好骗！扯下头上的杂草，把身上的泥都拍干净了，主仆二人这才朝回家的路上走。

“格格，你怎么会功夫啊？”小桃红疑惑的问。

“你家格格会的多着呢。我告诉你小桃红，如果你被人围攻，一定要最先占据墙角的位置。如果没有墙角，你就盯住一个人打，这样不吃亏。我示范给你看，就这样……”芳儿又忍不住比划起来，这次她却没留神脚下。

“格格，当心啊……”

小桃红的声音还没落地。芳儿脚一滑，扑通扑通滚下了山。

……

（山下）

怎么自己总是这么迷糊啊，在山边上表演特技。上次被车子撞到了古代，现在不会摔去原始社会吧？好冷啊，冰凉冰凉的是什么地方啊？

一股清新的空气涌入胸中，说不出的舒服受用。芳儿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的鼻子被捏着，一张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嘴巴离自己越来越

近。

“哇！色狼！”芳儿不知哪来的力气，出手对着那张凑过来的脸就是一巴掌。

“你疯了，一醒就打人。”

一名男子的声音响起，芳儿睁大眼睛总算看清楚了那张脸。少年模样，双眉入鬓，漆黑的眼仁透着一丝威严，帅气中闪着般的硬质冷艳，只是白净的脸皮上有几点麻子，还有左脸上那巴掌印很不入眼。

“你为什么亲我？你为什么光着身子？”芳儿从地上跳起来，叉着腰，恶狠狠地瞪着这个少年。

“谁……亲你了，难道我会喜欢你一个大男人？如果不是我救你，你大概早死了。来，这位兄台把衣服脱下来吧，会生病的。”

此人当然正是出宫散心的康熙，他莫名其妙地挨了一巴掌，心里正郁闷着呢，见是误会，也没有太计较刚被打的事情。哪里知道，这话才说出口。

第三章 乔装偶见真天子(2)

“啪！”又是一个漏风巴掌结结实实地扇在右脸上。

“下流！”

哪有男人叫女人脱衣服的啊，芳儿把帽子一扯，黑色的长发披了下来，康熙这才看清楚，对面俨然是个俊俏的小姑娘。

“你姑奶奶我是你可以随便亲的吗？”

古代还有人工呼吸？芳儿气势汹汹地继续骂着。四周没有了声响，康熙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显然是极度愤怒。他白皙的脸上盖章似地印了两个巴掌，左右对称，很是滑稽。芳儿看了自己的杰作，本来很想笑，但看见这个少年眼神中流露出危险的信号，目露凶光，她硬生生把笑给憋住了。他不会想杀了她吧，芳儿又是害怕，又是想笑，脸上表情古怪又痛苦。两人就这么对起眼来。

“我说过，我是在救你，不是在亲你。”

康熙努力压下自己心中的火，笑话！堂堂大清的天子被一个小女子扇了两巴掌，他觉得自己已经很能忍了。但这副样子在芳儿眼里看起来还是那么恐怖。

“有有有有话好好说，你你你你想想干什么？”

芳儿看着他沉默的样子直打哆嗦，心里给自己打着气。镇定点，那么多强盗不都被你收拾了吗？不用怕！怎么舌头不听使唤？他的眼神好恐怖，好像也是这辈子第一次被人打一样。

康熙已完全平静下来，倒被着眼前这个小丫头逗得直想笑，见她披头散发，一脸惊惶，眨巴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自己，心里猛然冒出一个促狭的念头。在以后岁月中，两人斗嘴时，芳儿经常把这件事情当成罪证，一次次清算，直逼得康熙偃旗息鼓才算完事，此为后话。

“我现在教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吻。”

康熙上前一步，一把拉过手足无措的芳儿，一手托住了她的后脑，对着那张微微颤抖的嘴唇狠狠地吻了下去。时间停止，芳儿顿时脑子一片空白，他在干什么啊？自己可怜的初吻，自己拍戏都拒绝吻戏（实情是她根本没吻戏），居然就这么给一个不认识的古代男子给夺去了？

站在那里杵了半天，芳儿的思绪才算回来，她抬眼望着旁边吃了她豆腐的男子，他正似笑非笑的盯着自己呢，芳儿火冒三丈，抬起手就朝这个非礼自己的家伙打去，半空中胳臂却被抓住了。

“我不会在一天之内被同一个人打三次。”康熙脸上尽是坏坏的笑。看着这个丫头气得脸通红的样子他没来由的感到一阵畅快。

“啊——你……”

康熙笑眯眯地看着芳儿，身下传来一阵剧痛。是可爱的芳儿抬起膝盖朝他胯下就是一顶，那力道简直就是想他断子绝孙。

“你这死丫头，痛死我了！”康熙抱着小肚子痛得一跳一跳的。

“姑奶奶我再给你上一课，打人不一定靠手的。麻子脸还想占本姑娘便宜，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占她便宜，多学着点吧。

“你说我麻子脸！”康熙又痛又气，留下的印记一度让他很郁闷，在宫里时谁有这个胆子拿皇上的脸说事，今天还真是诸事不利，什么倒霉都让他赶上了。

“本来就是，你看，这里，还有这里，你肤质真差。”如果没这几点，这小子倒还真不错，芳儿心里想着，或许凭她多年经验，要是她来料理，他还有得救。

“少爷，我抓了一只野鸡和山兔。少爷，你怎么了，没有事吧？少爷，你捂着肚子干嘛？”

糟了，来帮手了！一个少年提着一只野鸡和一只山兔从草丛里走出来。

“公子……姑娘，你终于醒了。”

他惊喜地叫道，眉清目秀，一幅斯文的样子，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看上去很舒服，可比那个大色狼强多了。

“曹寅，你来的正好，给我把这丫头绑了。”康熙呻吟着说。她吃什么长大的，力气这么大，出手这么狠！

“你们不可以欺负一个弱女子啊。”芳儿吓得咻地闪到树后面，大叫着。

弱女子？康熙冷笑一声，曹寅看了看这两人，微微一笑，架了火，准备烤肉。芳儿躲在树后面，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忙碌着，一股肉香扑面而来，芳儿把嘴巴舔得吧唧响。

第三章 乔装偶见真天子(3)

“那个……江南织造曹玺是你什么人？”刚才那个色狼叫他什么，曹寅？不就是曹雪芹的爷爷？乖乖的隆！活宝啊！

“姑娘认识家父？”

曹寅很意外，将烤肉翻了一面。中了！这回发财了。古人，古代名人！等等，曹寅是康熙的伴读，他叫这个少年少爷，他不会是康熙

吧？自己不会是打了皇帝两巴掌吧？不会！皇帝怎么会这德行，会半夜在郊外欺负一个弱女子？一定不是！芳儿心下揣揣的。

空气里的肉香越来越浓郁，一股股直朝芳儿鼻子里钻，下午吃的那些东西早消化净光了，肚子咕咕叫起来，很明显，旁人都听到了。湿衣服贴在身上，风一吹，冻得她不由得发抖。饥寒交迫啊，怎么这么倒霉呢？

“姑娘，你一定饿了吧。”

曹寅撕下一只鸡腿朝她走过来，芳儿高兴得满眼星星，她简直快把曹寅当成救命恩人了，当然，她忘记了自己刚才怎么对另一个救命恩人的了。

“曹寅，回来！不给她吃！”

一声重喝，曹寅诧异的停住了脚。芳儿看着那只鸡腿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晃啊晃的就是吃不着。芳儿愤怒的瞪着康熙，他得意的抬起了头，脸上是胜利的微笑。

“你他妈的怎么这样啊！”芳儿的声音都带着哭腔了。

“你……你说脏话？”康熙觉得脑袋晕，这女子怎么这么粗野啊！正经人家的女子怎么可能说这种话。

“说又怎么样，一个大男人怎么这样欺负人啊，你他妈的，你他妈的，我就骂。呜——”

芳儿气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天地良心，被匪徒追得满林子跑她没哭，被一男的夺去自己的初吻她没哭，现在为了这一个仅仅能填填肚子的鸡腿她倒要开闸了，真是没骨气。

“哎！曹寅，给她吧。”康熙见芳儿马上就要放声大哭了。

“是”

芳儿破涕为笑，从曹寅手上一把抓过鸡腿，狠狠地一大口咬了下去，那吃相看得康熙直皱眉头。他可从来没见过哪个大家闺秀吃东西是这个鬼样子。

“喂，混蛋。你叫什么名字啊？”吃饱了的芳儿又是活力四射，把康熙当个物品似的上下打量着。

“你嘴巴就不能放干净点？你他妈的想知道？我不告诉你。”话音一落，曹寅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什么时候主子也说脏话了！

“不说算了，我睡觉！”芳儿悻悻地站了起来，独自走到树前。

康熙饶有兴趣的看着芳儿，他觉得这个小丫头有些面熟，但怎么也不会把眼前之人与贤惠的赫舍里联系在一起。他对赫舍里一直印象不怎么深，只是因为太皇太后有立她为后的意思，就一直不太喜欢她。

周围发出野兽的嚎叫，风冷冷吹着。芳儿独自睡在角落里冷得发抖，哪里睡得着。她眼睛朝康熙方向一看，他坐在火堆旁边，曹寅给他披上了紫貂皮衣，火烤得他脸通红的。不能让他看扁了，虽然睡不着，芳儿故意发出熟睡的鼾声。

真是没见过女人睡觉这么打呼噜的，康熙摇摇头。将衣服脱了下来，递给曹寅，嘴巴朝芳儿的方向一努，示意他给她盖上。

“皇上，您真的打算太皇太后不让香香姑娘进宫您就不回京？”曹寅给芳儿盖好衣服，瞅着她睡得挺香，便问起来。他哪知道芳儿早把耳朵竖得直直的。

“哪个香香？”康熙问道。

“就是，就是您坚持要娶的那个青楼女子啊！”他居然不知道香香？曹寅心里很奇怪。

“同意立赫舍里为后，朕已经是退步了。”康熙注视着火堆，冷言道。

“曹寅大胆问一句，皇上一定要香香入宫，真的是喜欢香香吗？”

“朕不认识什么香香。是不是京城很有名气的那个？”康熙说道。

“皇上既然不喜欢香香，那么……为什么？”

“朕就是不想什么都令人摆布！在朝中是鳌拜，现在连婚事都不能做主，做这皇帝也太没意思了！”康熙的语气渐渐愤恨起来。

第三章 乔装偶见真天子(4)

“如果皇上只是想气气太皇太后，为什么要找香香呢？她是汉人，而且是青楼女子，太皇太后自然不肯让她进宫。”曹寅越发搞不清楚这主子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正因为她是青楼女子!”康熙的话点到即止，不过曹寅却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只是想用一个妓女来抗争！

愤怒！想不到他竟然是这种人！一旁的芳儿当然也听明白了，盖上衣服后果然暖和多了，但现在她却感到周身发冷，呼地一下坐了起来。

“你什么时候醒的？”康熙猛然发现芳儿冷冷看着他。

“你听到什么了？”他惊问。

“你们这些肤浅的男人还配不上妓女呢！”芳儿将身上的衣服甩在康熙脸上。

“玄烨，你真他妈的混帐！”

芳儿气冲冲走到树边，解了马的缰绳，跳上马。

“驾——”眼不见为净，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

康熙将衣服从脸上扯了下来，莫名其妙！不可理喻！还没有人这样指着他鼻子骂过他呢。他看着自己的衣服，突然笑了出来。

“曹寅，她刚才叫朕什么？”

“她叫您玄……”曹寅突然意识到什么，忙闭上嘴。这女人也太大胆了吧，他小心的看主子脸色，还好康熙并不象是在生气。

“这一夜也折腾够了，曹寅，牵朕的马过来，我们去西边看看。”

“皇上……她刚才骑的是您……您的马。”

“什么！不早说！这死丫头！她去了什么方向？”

“京城。”

“把你的马给朕，走。该死，怎么会这样？”

“回京？皇上不是不愿意回去吗？怎么现在？”

“你愣着干什么，她出了事惟你是问！”曹寅突然醒悟，骑御马罪犯欺君，被抓住就难办了。

曹寅捡起大衣，一声脆响。康熙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块玉掉了出来，定是刚才的姑娘留下的，看来这个女子不仅仅粗鲁而且粗心。他微笑一下，捡起玉收了起来。

第四章 遇强臣马背逞英雄(1)

“驾！驾！吁！”

芳儿拉紧缰绳，马一抬腿，发出一阵嘶叫。幸好自己拍戏的时候学过骑马，不然就摔下来了。芳儿警惕地看着前方的人，这些不是强盗，而是官兵。马在原地踏着步子，转着圈。

“什么人？”守城官问道，这匹马是上等的好马，但是马上的人却神色慌张，而且浑身是泥土，甚是狼狈，他不禁起疑。

“我……”怎么办？自己是赫舍里，但是现在却是男装打扮，应该想个什么身份呢？她快速搜索以前看过的清宫戏，希望找到些线索。

“鳌大人。”

突然有一人从人群中出现，他身着藏青色朝服，双目炯炯，身上散发出天然的威严，令人不敢怠慢。凛冽的目光扫过芳儿，她不禁打个寒战，一贯的机灵仿佛都空了，芳儿紧张地看着此人，大气不敢出。可以说他样子并不凶神恶煞，甚至可以说年轻时一定很好看，但是却有一种霸气。芳儿见到了康熙史上最凶神恶煞的官人能不发抖吗？

“这是哪里来的。”语气很平静。

“我，我……我朋友的。”真是个烂借口。

“朋友？哼！”鳌拜冷笑一声，面色更加冷酷。

“姑娘如此装扮所为何事？”

“我，我……”

芳儿语塞起来，难道说是她打了皇帝一顿又骂了他几句后骑走了他的马，昨天晚上的事情说出来不是找死吗？他怎么知道自己是女

子？好恐怖啊！她可不知道鳌拜阅人无数，看身段力道自然就猜出她是女儿身。

“你可知道骑这匹马的后果？”鳌拜笑笑。他听说皇上赌气出京了，特地来追寻，没有想到却遇见这可疑女子。

“不就是一匹马吗？”干什么小题大做？他笑的样子更恐怖，芳儿声音不由得没有了底气。

“一匹马，可以判你弃市。”

鳌拜依然面不改色。不过他同样很意外，这个女人并没有害怕求饶，而是瞪着一双晶莹的大眼睛天真地看着他。芳儿不是不怕，她只是没有听明白鳌拜说什么。弃市，到底要把她丢到什么市场呢？还有这么可爱的刑罚？她要是知道擅自骑御马，是欺君之罪，要杀头，弃市并非把她丢到菜市场，而是要砍她的脑袋，早吓得从马上摔下来了，真是无知者无畏。可现在见她毫无畏惧，鳌拜竟然有些佩服这个女子了。就是男子听到这个，能够完全面不改色也是很难的。看来历史学得差没常识也是有好处的，不然芳儿就要尿裤子，丢尽脸了。

“来人，拿下。”鳌拜沉声喝道。怎么说变脸就变脸？

“住手！”

身后突然有一个声音喝道，空中飞来一个人，稳稳落在芳儿马上，坐在她身后，他的手握住她的手抓住缰绳。

“是朕叫她骑的。”那股讨厌的气味，那个恶心的声音又来了。芳儿挣扎一下，有些气恼。

“臣鳌拜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鳌拜拂了拂袖子，叩拜道。随即周围一片跪倒，万岁万岁叫了起来。芳儿咽了口唾沫，这排场！

“可以放行了吧。”这女人在他怀里一点也不安分，总扭来扭去。芳儿拼命想踢他一脚，可惜他在自己身后，怎么也踢不到，最后累得没了力气。

“皇上要带这来历不明的女人进城？”鳌拜丝毫不客气。什么来历不明，芳儿心里不高兴，她可是赫舍里。

“她不是来历不明的女人，她是……朕的女人！闪开！驾——”放的是什么狗屁！在这么多人面前毁她清白！但此时芳儿毫无办法，康熙骑马冲了过去，鳌拜迅速退到一边，动作老练。

“臣恭送皇上！”哼，如此任性，看来不用他鳌拜动手，他的皇位就要断送在他自己手里，望着远去的身影，鳌拜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放我下来，玄烨！放我下来！”一路上芳儿不断的闹着，难道要和他共骑一马进城？

“不要吵，嗷——你！”踢不到他，芳儿眼珠一转，灵机一动，伸手在康熙大腿狠狠掐了一把。没有掐很多肉，夹住一点，狠命掐，果然让她听到了动听的惨叫。

第四章 遇强臣马背逞英雄(2)

“放本姑娘下来！嗷——你懂不懂怜香惜玉啊？”这下轮到芳儿惨叫了，竟然把她丢下来，屁股痛死了。

“混蛋！”她低声骂道，摸摸屁股，康熙早已经骑马走了。

“你为什么敢叫我名字？”走到一半，他突然掉转马头问。

“不叫名字还取名字干嘛？你真糨糊！”芳儿想也没想便回答，爬起来头也不抬走了。康熙愣了老半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对呀，名字不用来叫还取来干嘛，他不自觉笑了。

……

（索府）

“格格，格格。”芳儿好不容易走到家，突然听见墙角有人喊她，是小桃红。

“小桃红，你怎么不进去？”

“格格，你没事就好了。格格摔下山，小桃红没有脸回索府，在这里求菩萨保佑格格没事。如果格格有什么三长两短，小桃红，小桃

红……呜——小桃红也不活了。格格，你受苦了，呜——”她说着竟然哭了起来。

“你——”芳儿看着小桃红，心里一阵温暖，她竟然对自己这么好。

“哟，这是谁啊？哎哟，是格格啊！昨儿个一晚上没见着人，瞧瞧，大清早的这身打扮，敢情是唱戏去了，这演的是哪出啊？”两人刚进门就听到一个尖利的声音。

“这还没过门就夜不归宿了，这没脸没皮的事要是传了出去，不要说你了，就是这索府也要被人笑话没有规矩了。”

“春花，你说谁没脸没皮！”

小桃红气愤地上前瞪着声音的主人，一个年轻的丫鬟。春花是专门伺候索额图的丫鬟，索额图对她异常宠爱，还打算收了她做偏房。春花恃宠而骄，平日里常以主子自居，赫舍里生性温柔，对她也颇为忌惮。芳儿是宁可和男人打架也不愿意和女人吵架的脾气，平日里见她不过也是一可怜女子，不愿和她计较。只是今天被气饱了，心里郁闷正没处发呢，这春花可是挑错时候耍威风了。芳儿冷笑，看来要告诉她谁才是这里的主子了。

“这索府里没规矩的事儿多着呢，不新鲜。不过这奴才拦着主子说三道四，问这问那的，倒是头一回，稀罕着呢！今儿叔父还没收你呢，赶明儿你做上了姨太太，怕是连太老爷都不放在眼里了吧！”芳儿回敬道。

“你……你，你这是在教训我……敢这样跟我说话。”春花气得打颤，指着芳儿的鼻子。

“教训你又怎么了？就你刚才这话，就该打。不过打你本格格还嫌手脏呢！小桃红，给我掌嘴！”

“是！”

小桃红平时就受够了气，难得今天格格竟然敢和春花对着干，赶紧伸手，啪啪就是两个巴掌，下手又狠又快，春花被甩了两巴掌愣是

没反应过来。芳儿不过两句气话，听见这耳边清脆的响声，见春花的脸立刻红肿起来，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见小桃红的手又举了起来，立刻拉了她的手，对春花说道。

“今天就到这，小桃红，我们回房！等等，今天的事，你最好管好嘴巴！”

爽快！一天的气都顺了！原来做坏格格也是不错的啊！

第五章 俏芳儿巧舌辩叔父(1)

“格格，我打听过了，昨夜太老爷和老爷都被传进宫了，整晚上没回来，咱们的事没人知道。格格，你这是怎么了？你都漱了一上午的口了！”房间里，小桃红诧异地看着芳儿。

“快再拿两壶茶来。”芳儿咕嘟咕嘟荡着口。

“你要是吃过比牛粪还臭的东西，你也和我一样。”该死的混蛋，居然强吻她！

“比牛粪还臭的东西？什么啊？格格，昨晚发生什么事了？”小桃红一脸疑惑。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快给我准备洗澡水，不知道那家伙身上有没有跳蚤。”

“格格，你都洗两回了，花瓣都放了双倍。到底你昨晚遇见什么了！”小桃红笑了笑。

“格格该不是紧张吧，听说出嫁前的姑娘都会这样。”

芳儿一个激灵，咕咚一声将漱口水咽了下去。

“出嫁，嫁谁啊？”

“当然是皇上了，奴婢听说了，太老爷这次进宫就是为了选秀女的事，看来是八九不离十了。如果这事成了，格格就不用嫁到遏家了。”

芳儿这才想起来昨晚上那个大色狼不就是他未来老公么！嫁给那个混蛋？NO 可不嫁给她就要嫁给另一个更混的混蛋？搞什么啊！

“芳儿。”一个苍老声音在门外响起。

正琢磨间，索尼进来了，芳儿立刻起身请安。

“玛父。”

芳儿眼睛一瞟，看了看索尼身后一脸怒色的索额图，她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看你干的好事，索家的脸都给你丢光了。你竟然跑到慈宁宫让太皇太后把你许给皇上，大臣们都笑我们索家讨皇后做！你……”索额图看见她，忍不住就骂了起来。芳儿可怜巴巴地往索尼身后一缩。

“住口！”索尼回头一声重喝，转过头来又看看芳儿，长叹一声。

“芳儿，你这是何苦？”

“玛父，芳儿问您，太宗皇帝和世祖皇帝对索家如何？”芳儿把索尼扶到椅子上坐下，正容对他说道。

“恩重如山。”

“那太皇太后急在这个时候立后，怕不是为了添几个曾孙吧。玛父，你应该知道太皇太后的真正用意。”芳儿意味深长地看了索尼一眼。

“没错，那是为了皇上早日亲政。”索尼点点头。

“好！只要皇上一大婚，鳌拜就没有理由阻止皇上亲政。”

芳儿很努力地把思索了很久的台词背了出来。

“这一入宫门深似海的道理芳儿是明白的，但是芳儿是满洲正黄旗子弟，赫舍里·芳儿不能只为自己！如果芳儿做了皇后，鳌拜看在爷爷的面子上也会收敛一点。叔父，您说呢？”芳儿盯着索额图。

“可是皇上想立香香……”索额图一时竟想不出什么来反驳芳儿。

“这样芳儿就更要进宫了，祖宗立下的规矩，汉人是不能选秀的，何况香香只是个风尘女子！皇上只是一时任性，但难保不会有人借机……”芳儿没有说下去，但是索尼已经明白她说的是什么。

“芳儿，你不愧是我索尼的孙女。我们索家的子孙命是皇上的，什么时候为自己想了。芳儿，不过这皇宫可不比外面啊，暗潮汹涌，处处杀机啊！”索尼语重心长。

“芳儿知道，不过芳儿定会把这后宫治理得和大清的江山一样稳稳当当！”芳儿此时真的佩服自己了，导演不让她演赫舍里，真是没眼光。

“好，从今天开始，在索府你不用向任何人行礼。”芳儿还没有听明白，小桃红却露出惊喜的神色。索额图听到这话脸色发青，瞪着芳儿。

“叔父，我今天去买了些古玩孝敬您，您看看喜欢不？”芳儿拉过索额图。

“还有这些字画是给玛父您的。”

“女孩子到处逛象什么话！”索额图教训道，不过还是受宠若惊，完全没想到芳儿会对他那么好。

“咱们满人女子哪那么小家子气，再说了，您以后可是皇帝的叔叔了，房里摆些珍品是应该的。”一席话说得他恍然大悟，对芳儿赔笑起来。是啊，有了个皇后侄女，他以后在朝廷上就更能挺直腰了嘛！

第五章 俏芳儿巧舌辩叔父(2)

……

“糟了，我的玉佩落在哪了！”

送走索尼爷俩，芳儿正换着衣裳，却发现一件要命的事，玉佩不见了，她摸着身上，一脸的懊悔。一定是那个该死的康熙，把她的玉佩给拿走了！那可是她的姻缘石，怎么能随便给人呢！

“姑奶奶，您找什么呢？”小桃红笑眯眯地问。

“什么姑奶奶啊？你发烧了？”芳儿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格格，现在大家不能叫你格格了。照祖宗的规矩，得叫您声姑奶奶！这准备入宫的秀女在府上是最大的，可以不用向任何人行礼。”小桃红兴奋地说。

“奴婢听说了，太皇太后答应让香香进宫，皇上也答应立你为后，以后你就是我大清的国母了。”正说着只听门外锣鼓声一片。

“有什么热闹看吗？”芳儿从床上跳起来。

“是使臣的纳彩队伍来了，老爷今天一直在准备纳彩宴，有两百桌呢。格格，格格，你干什么啊？”

芳儿已经换了男装，这个时候全家都在忙，不出去什么时候出去。

“小桃红，你在这里给我遮掩着，我走了。”说完，打开通向后院的窗户，跳了出去。小桃红急得直叫，但她已经走了。小桃红又怕叫得大家都听见，急得直跺脚，这格格怎么醒了就变个人似的！

……

（街头）

芳儿摇着扇子，四处逛荡。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老婆的皮肉钱你也拿去赌？”

一个女人嘶天喊地的呼叫声传来。芳儿停住了脚步，在醉香楼的门口，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正死死抱住一个男人的腿，男人踹了几下啐了口唾沫道。

“你少拦着老子发财！”

女人的哭声吸引了一群围观的人，人们都指手划脚地指责男人，男人恼羞成怒，狠狠踢着女人。

芳儿看得不由火起，拨开人群，冲男人就是一拳，使出不怎么标准的擒拿式，将男人胳膊一扭。男人没有防备，还真被芳儿偷袭成功了。

“欺负老婆，你还是不是男人？”芳儿喝道，另一只手夺过男人手中的银袋。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打老婆！”芳儿走到女人面前，将钱袋交给她。女人拿过钱袋，看了芳儿一眼。

“嘿嘿，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芳儿笑道。却不留神那女人推了芳儿一把，芳儿没有防备，差点摔倒，摇晃着好不容易站稳。

“你打我男人，我……我和你拼了。”女人伸手就往芳儿脸上抓过来。芳儿大惊，也顾不得形象了，惊慌闪躲。

“我在帮你！”芳儿边躲边说。

“咱们两口子的事用不着你操心！”人群里一阵骚动，指着芳儿议论纷纷。芳儿从没受过这样的委屈，鼻子一酸，就差眼泪掉出来了。

这时听见楼上有人冷笑一声，芳儿抬头，看见醉香楼窗户口有一个人影，正是香香。

“这位公子，我家姑娘有请。”醉香楼里缓步走来一个女子，对芳儿说道，周围的人见了她都自动散开了。这女子就是香香的贴身丫鬟，得罪香香就是得罪京城权贵，众人自然少惹为妙了。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刚进门就听见悲戚的歌声，只见香香抱着琵琶，扣弦而歌，歌声寂寞空寥。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代红妆照汗青。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最后一句，她尾音悠长，久而不断。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芳儿喃喃地反复念着这句唱词。

“都说她是红颜祸水，一个任人摆布的女子，怎担待得起如此的千古骂名？祸水是假，薄命是真。逃不脱的，终究女人二字。”香香放下琵琶说道。

第五章 俏芳儿巧舌辩叔父(3)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看刚才那个女人，那男人嫖也好，赌也罢，都是她的丈夫。这两口子过日子，就一个忍字。忍得了就百年好合，忍不了就一拍两散，不过这忍与不忍，做主的都不是咱们女人。”

“你……知道我是女人？”芳儿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从第一次看见你就知道，男人看我的眼神不一样。”香香放下琵琶，走到芳儿面前，冷笑道。

“他们见到我，巴不得立刻就往炕上去！”

“无耻！”芳儿拍案而起！突然想起某人来。

“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芳儿闷闷地骂道。

“香香一直想找一个真心人，可是男人哪里有不变心的？除非我们都立刻死了。”除非死了，这就是给爱情保鲜的方法？

“那就一辈子不嫁！”芳儿说道，又不是没男人不能活！

“再过几天，我就要上花台。”香香望着窗外，芳儿茫然看着她。“价高者得！”香香轻声道。

“我给你赎身，多少钱？”芳儿一愣，总算听明白了，拍拍胸脯道。

“妈妈买我是五两银子，不过现在我的身价是五千两！”

“五千两？”芳儿伸出指头数了数，瞪大了眼。

“姑娘的好意香香心领了，这不是小数目。”

“香香，香香，好事。好事！”楼梯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

“我有什么好事，没看见这有客吗？”香香微微皱了皱眉。

“可不是好事，有人给你赎身了！”老鸨喜孜仔地跑了上来。

“什么！你不是答应我让我自己选吗？”香香急道。

“人家出了一万五千两，这主儿到哪里找？这打开门做生意，价高者得的道理你不懂吗？过些日子你就没这价了，你不愿意，把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推，你这不是坑妈妈吗？反正银子我都收了，你快收拾东西吧！”老鸨道。

“你怎么这样啊！”芳儿有些气愤。

“瞧你这话！我说小哥，你要舍不得香香，那你拿一万五千两来啊！”

“你！你没良心！”芳儿给她一句话堵得说不出来。

“哈哈！这人啊就和这外头的鸟一样，有天上飞的林里窜的，也有关在笼子里给人看的，终逃不过一个字： 命！进了这里的姑娘，心都死了，还谈什么良心？”

“你……”芳儿语结。

“你也别怨，你看看这儿其他姐妹，枕尽千人臂，尝遍万人唇，哪个不比你苦！小哥，你要有良心，就把大家伙都弄出去。有清白女人不做，谁愿意做婊子？香香，妈妈跟你说掏心的话，这大道没有咱们走的份儿，咱也只有歪着斜着走了。快收拾东西，别人等不及了！”香香手撑在茶几上，咬着唇，流出鲜红的血，触目惊心！突然她手一挥，将所有东西摔得粉碎，芳儿吓了一跳！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弄银子！”芳儿安慰香香道，却见她双眼含泪没把她的话听进去。芳儿当下也不多说了，飞奔着就往府里跑。

……

（索府）

“格格，你总算回来了！急死小桃红了，你找什么啊格格，格格。”小桃红看见芳儿一回来就翻箱倒柜的。

怎么办，所有银票和首饰加起来不到一千两。

“格格，老爷喊你呢。说是苏州府送来的秀女撒宁儿，要格格过去呢。”

“关我什么事，我又不认识什么苏州人，撒什么的都和我没关系。”芳儿急得冒汗，不知香香给接走了没?

“格格，你还是快过去吧，老爷都喊几回了。”

“知道了，烦死了！”什么撒宁儿，她一路郁闷地走着，到了大厅，却见一个熟悉的背影，撒宁儿，她?

第六章 巾帼当效花木兰(1)

“小桃红，你说我是不是眼花了。那个撒宁儿是不是香香？”芳儿一回房就问。

“不知道，她们长得真的很像。”小桃红皱眉道。

“不是像，是一模一样！就双胞胎也没这么像啊！这香香不是醉香楼的妓女吗？怎么变成了苏州送来的秀女？你说这秀女送我们这干什么？”芳儿摸着下巴。

“格格，你一下子问小桃红这么多问题小桃红怎么回答，您那么聪明都想不明白，小桃红哪能想明白？”小桃红铺着床。不在意地说。

“都折腾一晚上了，格格，你也别想了。指不准她们就是长得一模一样，这天底下稀奇古怪的事情还少吗？还是早点睡吧。”

“她好像不认识我一样，你说爷爷为什么要让我见她一面？如果真是香香就好了。”芳儿托着自己的小脑袋呱呱说着。

外面一阵敲门声，小桃红忙到外院打开门。

“太老爷，这么晚……”小桃红疑惑地看着索尼，他走了进来，打量了四周，让小桃红关门，样子好像很紧张。

“玛父，你怎么……”芳儿也诧异地站了起来。

“嘘！小声点。你见过今天那个女人了，她不是什么苏州送来的秀女，是醉香楼的香香。” 索尼神情有些严肃。

“啊？”芳儿听了，疑惑似乎解开了，但又好像不明白。

“这是太皇太后的安排，让人今天给她赎了身，带来索府，明儿一早就和其他秀女一起进宫。如果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知道了这事，可就不得了了。太皇太后想好了，她就叫撒宁儿，是苏州知府的侄女，这就算是瞒天过海了。只是以后要为难你了，她是皇上喜欢的女人，可你还要照应着点。”索尼说道。

“真让她进宫，这事能瞒吗？不是存心为难太皇太后吗？这皇帝怎么当的！”混蛋，他以为这是过家家啊，哪里有半点皇帝的风范！

“住口！芳儿，我们做臣子的，哪里有挑主子的不是？主子就是要咱们的命，咱们也不能说主子半句！”索尼拍了桌子道。芳儿吓得退后一步，不用这么激动吧。那家伙成了主子，日子怎么过！

“芳儿，我知道你喜欢皇上，也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是索家的人，你做的事不是为自己，是为大清啊！”

索尼严肃的望着芳儿，一双老迈的眼睛里此刻却闪着精光。

“哦。”弄半天，他以为是自己吃醋啊，没品。看来这索尼还真是忠臣，深更半夜说台词似的讲一大堆。哈欠！困死了，太无聊了，那太皇太后也真是绝，这种招数都想出来了。撒宁儿，什么怪名字！比叫香香还土。

“格格，格格。”小桃红推推芳儿。

“玛父呢？”芳儿猛地睁开眼睛。

“太老爷见格格睡了就走了。”站着都能睡着，小桃红叹着气摇了摇头，把半睡半醒的芳儿搬到床上，盖了被，吹了灯。

……

清晨的索府笼罩在一层喜庆当中，四周都挂上了红灯笼。

“黄金二百两，白银一万两，金茶筒一具，银茶筒两具，银盆两具，缎一千匹，闲马四十匹，驮甲二十副……”太监拖长了声音念着大征礼的礼单，芳儿苦着脸跪在地上，本来听到送东西给她，她美滋滋的，但是跪了这么久，那礼单就是没有念完的意思，她是腿酸腰酸，琢磨着这皇帝是不是东西太多了没地方放。

“冬夏朝服各一件，貂裘各一领，上等玲珑带一束，钦此。”终于念完了，芳儿感觉自己跪了一个世纪。索尼磕头谢恩，站了起来，几欲跌倒。

“索大人，您悠着点儿。”那太监立刻搀扶，满脸笑意。这就开始巴结了？

……

这大征礼一完，跟着就是立后大典了。太皇太后放话，要办得比皇帝的登基大典还热闹。本来芳儿是很期待的，现在却是担心，今天就这么折腾，明天不累死。

“格格，你都躺一天了。”

“我快死了，宫里那么多规矩要学。我总算明白那些大臣接圣旨时站不稳，不是激动的，是累的！这样下去，你格格我非短命不可。”芳

儿躺在床上哼哼唧唧。

第六章 巾帼当效花木兰(2)

“呸！呸！大吉大利的，格格，明天就是你入宫的日子了，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早点睡吧，明儿一大早，福晋格格们就会来给您打扮了。”小桃红望着芳儿那要死要活的样子直笑。

“你格格我要上茅厕。”

芳儿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向门外走去。刚开始，她觉得这古代什么都新鲜。但是给关在这索府学习宫里的各种规矩，让她开始怀念自己那个世界了，有电视，有漫画，哪像这里什么都没有。正在恍惚间，她砰地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正要破口大骂，抬头一看，愣了半天，这个家伙怎么会……

那人看了芳儿一眼，同样是疑惑和惊讶，她怎么会在索尼的府上？

“我说这黑灯瞎火，鬼鬼祟祟的是谁呢！原来是圣驾光临啊。”芳儿没好气地说。

“见到朕也不行礼，你是头一个。”为什么每次这女人话里都带刺呢？康熙很纳闷她是不是缺心眼啊。

“如果你是皇帝，我自然给你行礼，不过你现在是乌漆麻黑擅闯民宅的贼。我总不能给一个贼行礼吧。”芳儿理理头发，不客气地说道。

贼？康熙脸一阵白。今天苏克萨哈上奏弹劾鳌拜，他连夜赶来和索尼商量这件事，本来就不想张扬，就着了便装。他为朝事所烦，独自来后院散心，不让曹寅跟着，却被人骂做是贼。

“你不是贼吗？你把我的玉佩还给我！”芳儿伸出手。

“什么玉啊？”康熙微笑着，心中隐隐发笑。不知为何，他把玉留在自己身边，像是怀揣着什么小秘密一样，也习惯了批阅奏折累了的时候拿出来把玩片刻。

“真不是你偷的？”芳儿凶巴巴地看着康熙。

“不是。”是捡的不算偷吧，康熙心想自己也不算撒谎。

“明天你就大婚了，怎么这会儿就等不及了要见子啊！”

“见她，朕像这么没品味吗？”这下轮到康熙没好气了。

“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我们家格格。不然你来干什么，来赏月？皇上真好兴致，抄着步子就上这后院来了，也不嫌天黑！我们家格格可是满洲第一美女，多少家公子想都想不来呢！”芳儿夸自己不脸红。

“以色侍君，岂能久长？”康熙冷道。

“你！我偏喜欢以色视人。我一向先敬罗衣后敬人的。瞧你这身衣服，啧啧，这个倜傥，这个贵气，真是越瞧越爱瞧。”康熙脸上露出笑容，她这么直白露骨地夸赞倒让他有些不习惯。

“不过就是这穿衣服的人，瞧着——败相！”芳儿话锋一转，看见康熙的脸色猛地变化，很是得意。

“哼！”

康熙不说话，径直走到长亭处，坐了下来。很奇怪的是，尽管他心里烦闷，但是芳儿骂他，他却不怎么生气，反倒有些期待。芳儿看见他不吭声走开，追到他身边，用手在他眼前晃荡了一下。

“喂，皇上，我说皇帝，玄烨！”她大喊一句。

“发什么呆啊？”康熙抬头看了她一眼。

“喂，你不会真的生气了吧！不会这么小气吧。我开玩笑的，你其实挺帅的，你不用自卑啊。别人说宰相肚子里可以撑船，你是皇帝耶，喂，你说话啊！”芳儿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康熙闻到了她身上若有似无的香味。

“皇帝？哼！”康熙一声冷笑！

“你见过像朕这么没用的皇帝吗？”

“见多了。”你们清朝有几个有用的皇帝，芳儿心道。

“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要别人来选的皇帝！哼！”为什么非要娶赫舍里，为什么不让他自己选妃。

“你这叫什么可怜？你到时候有的是机会娶自己喜欢的。女人才叫惨呢，只能嫁一个，还不让自个儿挑。”芳儿鼻子一酸，真是那个委屈啊……

“家事、国事都是任人摆布，不能由自己做主！”康熙没有注意芳儿说了什么，自言自语道。

“说吧，本姑娘替你做主了。”芳儿拍拍胸脯说道。

第六章 巾帼当效花木兰(3)

“你？”康熙笑着摇头。

“我问你。如果你身边有一只豹子，还有一只老虎。有一天豹子想杀了老虎，杀死了，你身边就只剩下豹子。但是，如果失败了，老虎就更加肆无忌惮，你就更危险了，你说你该不该让

Chapter_2

豹子杀老虎呢？”康熙喃喃地说着，像是问芳儿，又像是问自己。

“什么豹子老虎的啊？”说话不要绕弯子嘛。芳儿一脸不明白。

“笨！”康熙没好气，他都说这么明白了。

“你又想吵架了是吧！”芳儿跳了起来。

“朕都说这么清楚了，你怎么……这么迟钝！”在朝廷他根本不可能对别人说这些，只要他说，所有人都会知道他说的是苏克萨哈和鳌拜。

“我哪知道什么豹子老虎的，你身边怎么可能有豹子老……你说的老虎是鳌拜？哎哟，好痛。玄烨，放手！混蛋，你干什么这么激动？”康熙听见一个丫鬟如此轻巧地说出朝廷人人忌讳的事情，大吃一惊，脸色突变，一急之下赶忙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说老虎，好吧，我告诉你怎么办。讲个故事吧，在森林里有两个被老虎追赶的人，他们穿着皮鞋……”

“皮鞋？”康熙一头问号直闪。

“别打岔！换个说法吧。”

和古代人交流真是麻烦。芳儿脱下自己脚上的鞋子，结果没站稳，就在要摔倒的时候，康熙一把抱住了她。芳儿瞪着眼，看着他，气氛怎么这样古怪？她注视着他，脸刷地就红了。她脸红的样子真是可爱，他不自禁地俯下身子，想吻她，芳儿梭地闪开。

“比如说，他们穿的就是我这种站不稳、跑不快的鞋子。”满人的鞋子真是穿得不舒服，可怜的是到宫里还要继续穿。

“老虎就在后面追，于是其中一个人就停下来，换一双好跑的鞋子。另一个人就奇怪了，问： 你换鞋子干什么，不可能跑得快过老虎的……”

“对呀，不可能快过老虎的。”康熙被故事吸引了。

“笨！那个人说，我不需要快过老虎，我只要快过你就行了！”芳儿见康熙疑惑地看着她。

“不懂？智商问题。豹子和老虎打架，只要不打你就行了啊。不管他们打得怎样，你身边总可以少一个猛兽，赢了就太平，输了不就是少了个豹子吗！”芳儿打个哈欠。

康熙注视了她很久，不就是少了个豹子吗？棋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如何都必须下这一局。他豁然开朗，不禁仰天大笑。

“小丫头，你真是帮了朕了！”康熙感激地望着芳儿。

“不客气。”不吵架的时候他也不那么讨厌。其实做皇帝也是挺可怜的。

“皇上！”糟糕，是曹雪芹他爷爷！

“喂，皇帝老哥，我先走了。”她可真是倒霉，差点忘记上茅厕了。

“皇上，臣到处找你呢。是时候回宫了。”曹寅说道。

“为什么朕想不通的，她都可以想明白。每次给朕的感觉都不一样。”康熙自言自语道。曹寅看着康熙出神的样子，不知出了什么事。

“你干什么这个时候来。”康熙责怪道。

“走吧。等等，曹寅，你让杰书来见朕。”让杰书审苏克萨哈，杰书一定不敢不问，到时由他上本参鳌拜，形成围攻之势。赢了他就高枕无忧，输了，他不过就损失了一枚弃子。

“皇上，这事还是回宫再说吧。见王爷也不急在一时，明日就是大婚了。”曹寅小心地提醒道。

“哼！”康熙瞪了他一眼，一股无名火窜了上来。赫舍里，你等着！

第七章 呆君主怒饮交杯酿(1)

（花轿）

“哎哟，我说姑奶奶，这苹果不是给你吃的。”

“味道很好，没坏啊？”

芳儿嘴里嚼着苹果奇怪地说。这些福晋格格怎么表情这么古怪？今儿个大婚的日子，一大早就被这伙人围着打扮，梳洗，折腾到现在肚子早就叫了，中午还只发个苹果充饥？

“这苹果是你要带上花轿，保平安的。”福晋们七嘴八舌说道。

“哦，听说了。还珠格格里演的嘛！不过我饿了。等下次我肯定不会乱吃……”芳儿讪讪地笑。

“大吉大利，那有姑娘家嫁两回的啊。”福晋们望着芳儿直摇头，还从没有伺候过这样的主儿呢。

“那下一次我也不吃了。”芳儿抹嘴道。

“别乱擦！小桃红，快给你主子拿胭脂水粉来，瞧，又弄花了。”福晋们心疼地说。芳儿像个木偶一样让小桃红在她脸上擦来抹去的，心里盘算着带些古代回现代卖估计能发财。

她抱着沉甸甸的金印和金册，这结婚怎么这么麻烦，左磕头右磕头的，虽然她在现代也没嫁过人结过婚，但感觉没哪个和她一样辛苦。这金印是真金足银，古代人实在不会少斤两。抱在怀里够重的，这就是皇后的身份证了吧！太监们退了出去，在外面等待芳儿进宫。

“这是什么玩意儿，怪新鲜的。”芳儿把玩着手上的一柄如意。

“不能这么无礼，这‘御笔用宝龙字金如意’可是代表当今圣上。”

“这名儿真够长的，什么‘御笔用宝龙字金如意’，喂……”话还没说完呢，就给她盖盖头了，好香的盖头！不知什么时候，手中又多了个。她就这样一手拿苹果，一手持如意，给弄上了花轿。

芳儿在轿子里昏昏沉沉，就怪那家伙，昨天晚上害她聊那么久的天，天还没亮又给弄起来准备这准备那的。不对，他好像也结婚吧，不知道是不是也睡眠不足。糟了，结婚是要洞房的，那怎么办，自己不是亏大了。正担心的时候，突然听见外面锣鼓喧天，着实吓了她一跳，轿子停了。

……

（大婚）

芳儿被牵了出来，有人拿走了她的苹果和如意，塞了个瓶子给她抱着，真郁闷，不是给她抱这就是抱那。接着她就感觉自己那里走走，这里走走。真是的，这鞋子也不舒服，还不给坐轿子。她感觉自己进了个房间，有一个大手牵住了她。她明显觉察到从那只手传来的抗拒，她从一个火盆上跨了过去，来到一个马鞍前，一个趔趄，那只手用力地拉了她一下，她才堪堪稳住。心里不禁暗骂， 也不知道扶一下，不懂怜香惜玉的家伙！这里干什么放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存心想让她摔倒！

“满意了，你已经是皇后了，目的达到了，不过你不用指望朕会宠幸你，你就好好的一个人做你的皇后去吧。”一个冷淡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果然是那个家伙，一点都不尊重女人！哼，别指望自己会真心喜欢你！

“皇上，这可使不得啊。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皇上，您还没有掀盖头呢！”小桃红焦急地喊着。

“摆驾南书房，朕今天累了。”康熙的声音仿若从千里之外传来，带着一股冷冷的陌生。

芳儿肚子里的火立刻冒了上来。她招谁惹谁了，谁又想看他了。她一把扯下盖头，把身边的宫女和小桃红吓了一跳。可是此时只瞅到康熙离开的背影。

“算你溜的快！”芳儿气闷地说，看见身边宫女的盘子里有些点心，她眼睛立刻亮起来。太好了！她都饿了一天了。

“使不得娘娘，这些‘子孙饽饽’是必须和皇上一起吃的！”宫女跪了下来。

“他都走了，难不成他自己不吃还不让我吃啊！你要不要，小桃红，味道不错。”芳儿嘴里塞着东西，含含糊糊的说。

“主子，您心里不痛快您就哭吧。不要憋心里，当心身子骨儿啊！”小桃红脸色一变，只道芳儿是伤心过度了！咚地跪下。

第七章 呆君主怒饮交杯酿(2)

“有酒喝！”芳儿见宫女端交杯酒进来！看来这结婚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康熙那笨蛋有福不知道享。

“端出去，皇上都走了你端这进来干什么？”小桃红一声重喝，这时候端交杯酒不是存心让主子伤心吗！主子还强言欢笑，她看得心痛啊。芳儿心里喜欢皇上她是知道的，哪里知道皇上一点情面也不给。

“别，别……”芳儿嘴巴里塞满了东西，说不出话来了，见酒菜给端走急得脸通红。

“大家都出去吧，我歇了。等等！把酒菜放下……”

“是。”宫女们都退下了，小桃红看着芳儿欲言又止。

“小桃红，你也去休息吧。”芳儿嘴里吃着东西含糊不清。

“是。”小桃红走了几步，不放心的回头看了看芳儿。她轻叹了口气，把门合上。

太棒了！这里就是坤宁宫了吧。走了好，害她还为洞房的事情担心呢，他愿意睡书房随他！芳儿喝着酒，吃着菜，不一会儿就睡眼朦胧，醉态甚憨。只见她抱着鸳鸯枕头，扯过龙凤呈祥被褥盖着脑袋，衣服都没有脱，就呼呼大睡了。

……

（坤宁宫）

“啊——”坤宁宫东暖阁内传出一阵大叫。

“娘娘！”闻声进来的女子扑通跪在了地上。

“娘娘？你叫谁啊？你又是谁啊？”芳儿抓抓脑袋，一脸疑惑，眼睛眯着，似乎还没有睡醒。

“奴婢叫萍儿，是慈宁宫派来专门伺候娘娘的。”宫女跪着回答，她还不知道为什么刚才芳儿会惊呼，心里紧张，声音都在颤抖。

“主子，您醒了。”小桃红走了进来。

“能不醒吗？小桃红，你来的正好，这外面是谁尖着嗓门天还没亮就大喊大叫的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不怕叔父修理他啊！”芳儿打了个哈欠，说完又把头缩回被子里了。

“主子，这不是在咱们索府，这是在皇宫，主子忘了，昨儿个您大婚呢！”小桃红扑哧一笑。

“皇宫？”芳儿将脑袋探了出来，甩了甩头，眨巴眨巴眼睛。

“皇宫！”她咻地从床上弹了起来，昨天喝得脑袋都糊涂了。

“这皇宫怎么有人大清早的吊嗓子啊？还让不让人休息啊！”芳儿还在为被吵醒的事情恨恨的。

“太皇太后懿旨，每天早上天不亮都要叫皇上起床读书练武，早朝理政。怕是……太监以为皇上……他还在坤宁宫。”萍儿解释道。小桃红瞪了她一眼，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她说那家伙怎么脾气那么古怪，原来是睡眠不足啊。芳儿开始有些同情康熙了，当皇帝这么辛苦。不过她更同情自己，被他连累也没有睡饱觉！

“主子，起来吧。今天还要给太皇太后请安呢。”小桃红连哄带骗的叫她起床，自从上次寻短见的事情以后，她这主子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都睡到日晒三竿后才起床。

……

“这么多菜！这是早点？”

真浪费，做这么漂亮，都舍不得吃了。芳儿舔舔嘴唇，站了起来，正要用手抓对面的黄金福寿糕，萍儿已经将夹好的糕点递了过来，直接停在了她嘴巴边。她愣愣地张开嘴巴，让萍儿把糕点放进嘴巴里。不会吧，首长级的待遇啊。难怪要这么早叫她起床了，照这么发展下去，如果又睡又吃，不变猪才怪！太皇太后是想保持身材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我……我自己来。”刚说完，就见萍儿又跪了下来。

“你又怎么了？”累不累啊，索府那些丫鬟就够麻烦了，这皇宫里的宫女更多花样。

“奴婢该死，伺候得不好，让娘娘生气了。”萍儿惶恐地说道。

“不气，不气。起来吧。”芳儿郁闷地说。一边的小桃红捂着嘴巴笑，看来这里的宫女以后要多哄着点。

“娘娘用完早膳，就要去慈宁宫请安了。”小桃红给芳儿夹着糕点，提醒道。

“哦。”又请安，真是麻烦！芳儿心不在焉的把糕点往嘴巴里塞，心里真不痛快。

第七章 呆君主怒饮交杯酿(3)

……

（慈宁宫）

太皇太后（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庄皇后，她的号是死后康熙皇帝追溢的，本书中就先用着了）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女人，她穿得很简单，虽荆布不饰，却韵致嫣然。

“果然是标致得很，这模样倒让我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孝庄慢条斯理地问道。

“回太皇太后的话，香香穿不惯宫里的衣服。”香香毫不畏惧地注视着眼前这位权倾天下的太皇太后。

“苏嘛喇姑，你听听，这象话么？什么叫穿不惯，这宫里的规矩还要不要了。”孝庄沉下脸来，苏嘛喇姑在一旁忙给她捶背。

“老祖宗息怒，身子要紧。撒宁儿小主，你怎么这样跟太皇太后说话，而且还叫自己香香！”苏嘛喇姑瞅了瞅香香。

“香香本就叫香香，撒宁儿这名字叫着拗口，听着还是——不惯！”香香抬头回答，丝毫也不害怕。

“不惯也得惯！不过一秀女就这么横！”孝庄咳嗽得厉害。

“香香不是什么秀女，香香是个妓女！香香实在想不起来哪位客是皇上，更是弄不明白怎么就成了苏州秀女。这旗籍是什么时候抬的不知道，这撒宁儿的名字是什么时候赐的也不清楚。索老大人把厉害关系给香香说了，在宫里香香也就老实的做撒宁儿。不过今儿，这里没

外人，香香也就顾不得什么规矩了，得向太皇太后您讨个说法。”香香说话利索，字字清楚。

“这是太皇太后的恩典……”苏嘛喇姑在一旁抢先说道。

“恩典，这倒稀奇了。香香真是受宠若惊啊，这皇宫一群女人争一个男人，居然是恩典！香香倒觉得不如在窑子里，夜夜洞房换新人来得痛快！”香香笑着说，嘲弄地看着眼前人的反应。

“你……”孝庄大怒，站起身来啪地将手里的茶杯丢在地上。

“满嘴污言秽语！”

“呵，太皇太后想香香死，何必这么麻烦，弄这么一个套让我钻呢？直接在醉香楼，找个人杀了香香不更方便？”香香面对着孝庄的雷霆之怒丝毫没在乎。

“你……好，我不杀你！哼，哼！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能耐能留住皇帝的心！咳……”孝庄怒极反笑，狠狠地盯着香香，眼睛里闪着寒光。

“太皇太后，皇后娘娘来给您请安了。”苏嘛喇姑小声说道，转移孝庄的注意力。

“带这个女人回去，苏嘛喇姑，陪我去看看芳儿。”孝庄听到孙媳妇来了，心情似乎好了一点。恢复到以往那雍容端庄的样子。淡淡地对香香说道：“一入候门深似海，这里是皇宫，你安心呆着吧，若是老实本分，哀家自不负你，好自为之。”

“也不知道这皇上心里怎么想的，这香香除了相貌出众没半分教养！论才智、论出身、论人品这香香哪里及皇后娘娘分豪！”苏嘛喇姑搀扶着孝庄边走边道。

“苏嘛喇姑，你瞧着我给皇上挑的两家姑娘如何。”孝庄听了苏嘛喇姑的话，心里的气顺了些。

“老祖宗您给皇上挑的姑娘不会有错，那遏家的孙女，老奴倒没怎么见，不过这索家的，老奴敢打包票错不了，看着心里就喜欢。”

“你这话到说到我的心里了，这芳儿可真是合了我意，为人又和气，模样儿也是这八旗里数一数二的。论才气，哪家的姑娘比得过她，只是玄烨他……哎！他不是讨厌芳儿，他是不服我替他安排婚事啊。一个这样，两个也这样……”苏嘛喇姑心一凛，知道她说的另一个是前朝的顺治爷。

说话间到了后厅，芳儿早在那等得不耐烦了，见孝庄两人出来，忙迎上去。

“芳儿给太皇太后请安，太皇太后吉祥。”芳儿笑嘻嘻地拜倒。

“皇上怎么没有跟娘娘一起来？”苏嘛喇姑问道。

“他……”芳儿犹豫着要不要告康熙一状！

“你不用替他说什么，我全知道了。他昨儿个在南书房过的夜。”孝庄说道。这她都知道，以后可要当心点了！

第七章 呆君主怒饮交杯酿(4)

“真难为你了，不过，以后就是心里难过也不能喝那么多的酒。”孝庄心疼地望着芳儿说。天啊，这她也知道，那还有没有隐私啊！

宫女呈上来一杯茶，芳儿端起来就喝。这真是好茶，宫里的东西和外面就是没得比。喝了茶，好像精神都抖擞了许多。芳儿抬头看见大家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

“娘娘，这是给太皇太后敬的茶。”苏嘛喇姑说道。啊？糟糕，芳儿愣愣地看着已经空掉的杯子，看来想要留点给太皇太后也不行了。

“这宫里但凡是皇上吃的东西都有太监们先尝，祖奶奶您是真菩萨下凡，哪能让太监给您尝。芳儿不才，愿意常做老祖宗您的试茶人。”她眼珠子一转，办法就有了。甜甜的嗓音，说出一番话来弄得孝庄是眉开眼笑。

“瞧这孩子，多有心啊。苏嘛喇姑，这真是上天赐给咱们皇家的宝。”苏嘛喇姑连连称是。宫女们机灵，立刻又端上茶来。

“这杯才是芳儿敬祖奶奶的。”芳儿这才恭恭敬敬地端上茶，跪着走路真不方便，都说这日本人是中国古代过去的，看来没错了，都喜

欢跪着。

“皇上驾到——”

冷不丁听得门外太监们尖着嗓子喊道，芳儿差点没端稳茶杯。康熙走了进来，身穿一件蓝缎真丝衫，身上挂着蜜蜡朝珠，英挺挺的朝气逼人。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康熙朗声道，瞧也没瞧地上跪着的芳儿。

“哼，你还记得要给我请安。昨夜交杯酒也没喝就把皇后一个人丢在坤宁宫。皇上，你好得很啊。”孝庄面沉似水，声音中不带一丝感情。

“皇祖母息怒，孙儿昨夜国事繁忙才……”哇，真是撒谎不脸红，芳儿有种想揭穿他的冲动。

“国事繁忙就连家都不顾了？来人，端酒。今儿个，皇祖母做证，你们把交杯酒喝了。你今后得好好待皇后，回去再赔个罪，昨儿的事就算了。”

“是，皇祖母。”

康熙回道，不高兴地看了跪在一旁的芳儿一眼。真不愧是孝庄，办事这么利索，芳儿心里佩服起来，谁稀罕和他喝什么交杯酒，昨天她自己已经喝过了。

太监端上来酒，康熙拿了酒看也不看芳儿。没风度，臭男人，见康熙不瞧他，芳儿也没拿正眼看他。没礼貌，不温柔，和她学校那些不把她放眼里的男生一个样！她芳儿才不稀罕呢，芳儿不禁想起了以前在学校，别人都有人追，偏是没一个男生正眼瞧上自己一眼。她渐渐把眼前的康熙和那些目中无人的男同学合二为一了！

芳儿吧唧吧唧地喝着酒，康熙别过头，不打算瞧她。两人别扭地手挽手喝了手中的酒。这酒还没有昨天的好，芳儿心里正琢磨着。康熙一抬眼看清了眼前的人，芳儿刚好也把脸抬起。还没有反应过来，只听扑——的一声，她的脸就被对面那讨厌的家伙喷得全部是酒了。拳头捏得咯咯响，她已经忍不住要挥过去了。

第八章 俏皇后威震坤宁宫(1)

可怜的芳儿给喷了一脸的酒，她的小手在身后劈啪作响，混蛋！就在芳儿的拳头要挥出去的时候，突然听见耳边啪地一声，吓得她手缩了回来，愣愣地看着太皇太后。

孝庄猛地拍了下桌子，桌子上的茶杯滚了下来，溅起一桌子的茶水。芳儿心里有些发毛，这老太太生起气来真是恐怖。

“你是不满意皇后呢？还是不满意我这老太婆？你……你了不起了，是皇帝了！我这老骨头，你也……咳，我……咳，你也不放在眼里了……”

“咳——”

康熙也被酒呛得说不出话来，看见孝庄发怒，他的脸急得通红。这祖孙两一起咳嗽，还真有趣。芳儿低着头，想笑又不敢笑，也憋得一张小脸通红。

“孙儿不敢。”康熙总算缓过气来了，跪在地上惶恐地说。

“你不敢，你有什么不敢？当我的面你就对芳儿这样了，那要是我不在跟前呢？你要对她怎么样！”

“是是是，孙儿真的知错了，请皇祖母息怒。”康熙一个劲儿地赔罪。

“你该向皇后赔罪，不是向我！该怎么办，你这个皇帝看着办吧。”孝庄动了真怒。好象那酒是喷在她脸上一样，比芳儿还激动。

“老祖宗，回去休息吧。当心身子啊。”苏嘛喇姑捶着孝庄的背一边说。孝庄点点头，让苏嘛喇姑搀扶着走向内室，再也没看康熙一眼。

大厅里只剩下夫妻二人，康熙站起身来，冷冷地看着芳儿。瞅什么瞅？芳儿朝他丢过去一个白眼。

“喂，你想干什么啊？”看起来他的样子好像很恐怖。干什么让宫女都离开，干什么关门，想打架？芳儿纳闷。

“你满意了，都说赫舍里·芳儿是满洲第一才女，果不其然！”屏退了下人，康熙这才开口说道。

“你也不用这样夸我，嘿嘿。”芳儿笑得没心没肺的。

“你想方设法的接近朕，装作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引起朕的注意，真是处心积虑！”康熙努力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很尖利。

听到这话，芳儿悠地收了笑容，弄了半天是想找茬。

“你以为这样朕就会宠幸你了吗？你也太小看朕了。之前你就计划好了吧，真是使尽浑身解数啊！”康熙讥讽地说，朝她逼过去，他向前走一步，芳儿就向后退一步。直退到芳儿没路退，脚踢到了一张椅子，她二话不说，猛地站到了椅子上面。康熙低着头还在想词儿呢，抬头看看芳儿，一愣，竟然骂不出来了。

“你干什么？”敢情这女人被骂狠了要自尽？

“你不要以为长得比我高就可以这样欺负我了，我不怕你。什么处心积虑，你凭什么这样冤枉人。”芳儿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康熙。

“你又想耍什么把戏？”康熙皱着眉头。芳儿用眼角斜了他一眼，扭过头不说话。

“赫舍里，你给我听着。朕不会喜欢你，你的苦心白费了。”康熙说完甩袖离去，留下芳儿一人孤零零地站在椅子上发呆。

“莫名其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自恋的人？”芳儿长长地吐了口气，昏君！昏君！她摇摇头，当了皇帝的人都这样，没礼貌，没素质。

“主子，您没事吧？刚才，小桃红看见皇上出去，好像生气了。”小桃红溜进来，奇怪地问。

“你主子现在也在生气你瞧见了没？”芳儿好象忘了她还高高的站着，没好气地说，怎么他的想法总是那么古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代沟啊？一定是。芳儿心里闷得慌，平白无故被数落了一通，康熙的疑心竟然这样重，真可怜，当皇帝的这么没有

安全感。她叹了口气，暂时原谅他。她为康熙找到理由，然后自己心里也没那么气恼了，一个生活在怀疑中的可怜男人，她叹气道。

……

（御花园）

经过刚才的风波，芳儿觉得还是到处逛逛比较容易让自己高兴起来，她拿着纸扇，一摇一摇地走在御花园里。真是漂亮，豪华！突然她发觉有几个宫女看见她偷偷在笑，等她看过去却立刻就收了笑容。

第八章 俏皇后威震坤宁宫(2)

“你们在议论什么？”芳儿好奇地走过去随口问道。

“娘娘恕罪，奴婢再也不敢了。”她们呼啦啦跪了一地。自己有这么可怕吗?

“娘娘问你们刚才议论什么？还不快说！”一旁的萍儿骂道。

“没……没……没什么。”其中一个宫女颤幽幽地回道。

“没什么，没什么你们紧张什么！我可都听见了，快说！”小桃红在一旁帮腔。

“奴婢不敢说……”

“好一个不敢说啊，来人——”小桃红喊道。

“姑娘别喊，我说……听人说，说，皇后娘娘被皇上数落，皇上连洞房都没有就走了，娘娘心里难过喝了一晚上酒……”她抬头看芳儿的脸色。

什么！芳儿大吃一惊。

“好啊，你们敢取笑娘娘，来人啊——”小桃红护主心切。

“小桃红！算了，我们回去。”芳儿撅着嘴巴，满脸不高兴！都怪那家伙，弄得她被人当做笑话。

……

（坤宁宫）

“小桃红，把太监、宫女都给我叫到跟前来，把门给我关了。”芳儿一进来就吩咐道。

“你们心里一定在想，本宫到这宫里的日子还不如你们长，所以根本不把本宫放在眼里是吧！看来，本宫还得喊你们一声‘主子娘娘’是吧！”人到来齐了，黑压压的跪了一屋子，芳儿坐了下来，吹着茶水面上的茶叶，将盖子轻碰茶杯，不动声色地说。

“奴婢不敢，奴才不敢……”下面一迭连声地回应着。

“不敢，你们不是琢磨着我不得宠，这皇后做不长吗？等着你们的主子来做呢！”芳儿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语气里带着一股阴狠。

地上的奴才们吓得气都不敢吭一声，只听说赫舍里是出了名的和气，平日里也没看她怎么发火，都乐呵呵的。今天一开口就震得他们说不出话来。

“奴才该死……”

“好歹还记着自己是奴才，别嘴上说了，腿下跪了，心里却各自打着算盘！”芳儿把弄着指套，电视里那些恶皇后都用这个抓宫女的脸，不过这个她可做不出。

“奴才不敢！”

“别只会说这该死，那不敢的！你们通通给本宫听着，本宫不管你们以前是跟谁的，也管不了。今儿个，你们来伺候本宫，就只有一个主子。皇上生气也好，我喝酒也罢，你们最好管好自己的嘴巴。以前的事，本宫不追究了，今后要是听见有谁多嘴议论，或是这儿的事传到其他地方，这里的人谁都脱不了干系！到时候你们以前的那些主子可保不了你们！不愿意的，哪来的就回哪去！”芳儿冷冷地说着。

“萍儿，你是慈宁宫的，有些事情向太皇太后禀明也是应该的，你不用在乎这些，和他们不一样！”她又深深地望了一眼身边的萍儿。

“奴婢该死，奴婢不敢，娘娘，萍儿死都不敢有二心的。”听见芳儿这样说，萍儿吓得立刻跪下，声音颤抖。

“不敢就好！行了，本宫也乏了，都散了吧！以后，有谁不听招呼的，只管说去，我准能扒了他的皮。”芳儿看着这一干奴才哆嗦着退去，心里很满意。

“主子，你还真行。小桃红刚才都给您吓住了。”小桃红亮了个大拇指。

没办法，温柔贤惠的女主角没得她演，平时接的戏都是刁蛮跋扈的反面角色，天天演也熟了。现在连自己房里的秘密都保不住，看来这皇宫真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玛父说暗藏激流，的确是凶险。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进了宫了呢？

……

（养心殿）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皇宫还真不是一般的大。芳儿有些后悔没让小桃红和萍儿她们跟来，现在可好，迷路了！也不知有没有逛完整个后宫，大概是走到了最南端。看见有一处安静的院落，心里好奇心起，就走了进去。皇帝整天见不着，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到处逛逛，否则窝在坤宁宫那地方还不得长霉！

“什么破地方，这么隐秘。”这里的房子略显低矮，但是布局却很灵活，好容易找到一间没锁的门，一脚踹开走进去。

第八章 俏皇后威震坤宁宫(3)

“好多宝贝哦！年年吉庆，事事如意。”

翡翠，玛瑙，这么多好东西，芳儿不禁眼睛冒光。她四下瞧瞧，突地搂进怀里，转念一想，自己是皇后，这里的东西都是她的啊，干什么自己偷自己的东西！想着便又放了回去。看见炕几上有一张白玉棋盘，顿时兴起，摆弄起棋子，但是玩了没多久就兴味索然。难怪古代的皇后一个比一个短命，闷都闷死了！

出了门来芳儿继续四处逛荡，走到前殿似乎听见有人争吵。她嗦地闪到了门后，探出个小脑袋，转悠着眼珠子，张着嘴巴朝里偷看。嘿嘿，这不是康熙那小混蛋么，原来躲在这里呢。他前面那个大臣模样的人由于是背对芳儿，她不认识。

“苏克萨哈罪大滔天，企图谋逆！理当株连九族，皇上拟旨吧！”

芳儿听着倒吸一口气，原来是鳌拜！只见他一只手拿着笔上哗哗地写着什么。

“臣已经写好了，现在就可以交与刑部办了。”

“鳌少保，此事关系朝廷大员身家性命，不能如此草率吧……”

芳儿分明瞧见康熙一副不情愿的样子，白净的脸涨得通红，显是极为愤怒。

“皇上，这样的逆臣贼子留着有何用，臣看就这么办吧。”鳌拜不容康熙分说，竟然一手抓住康熙的手，一手拿起桌上的玉玺。

“请皇上即刻下旨。”他逼视着康熙，声音里透着一股不容违抗的意味。

鳌拜竟然飞扬跋扈到如此地步，芳儿心里不禁发毛。一紧张，不知道踢倒了什么玩意儿，发出砰地一声响，引得鳌拜朝她这边看来，这下完了，躲也不躲不了了，这回真是怎么死都不知道了。

“鳌拜你想弒君谋反吗？”

一瞬间芳儿脑子里转得飞快，看来只好这样了，她用生平最大的嗓门喝道。鳌拜被她的大嗓门儿一激。握着康熙的手上加力，康熙手中的茶杯被握碎了，瓷片割入他的手中，鲜血一滴一滴落在案上。

鳌拜看见康熙手出血，赶忙放了康熙的手。他刚才心里激动，一时竟然忘了君臣之分。被芳儿一喝，这才猛然发觉自己的举动已经是欺君，脑子里迅速琢磨着该怎么办。

“鳌少保怎么会谋反呢，只不过，学武之人没有文臣那么斯文罢了。”康熙也着实吓了一跳，这时回过神来。

“这圣旨，就请鳌少保交与刑部吧。”康熙冷冷地看着鳌拜。

芳儿瞪大了眼睛看着康熙，他帮鳌拜？但看鳌拜气势汹汹地样子，心里也有些害怕。转念之间，也大概明白了康熙的意图。

“是本宫情急言重了，鳌少保当然是忠臣。”芳儿赔笑道，心里却把鳌拜乌龟王八蛋的不知骂了多少遍。

“谢皇上，娘娘，臣告退。”

鳌拜看出是康熙给自己台阶下，说罢拿了圣旨转身走了。反正他目的已达到，苏克萨哈那匹夫是死定了，屋子里这位主子，慢慢和他玩儿吧。

“你坐过去点，让点位置给我。吓死我了！差点就尿裤子了，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凶的人！”

瞅着鳌拜的背影消失。芳儿一屁股坐在康熙身边，呼呼地喘着气，拿手绢扇着风。她晃荡晃荡脑袋，好像清醒了点，这时却发现康熙嘴角挂着冷笑，神情很是悲愤。手还握着那个碎杯子，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喂，你没事吧，被吓傻了？”没反应，不会真吓傻了吧。

“你干什么总握着这杯子啊？”芳儿伸手，慢慢打开他的手。

“你怎么会在这里？”康熙突然回过神，厉声问道。

“刚才我就在这里了，你干什么那么凶。”该凶的时候不凶，要凶怎么不对鳌拜凶?

“朕是问你，你怎么坐这里！”连她也要欺君！竟然坐他的龙椅！这皇帝没法当了。

“不坐就不坐，谁稀罕！这龙椅冷冰冰，硬邦邦的，坐得我屁股都痛了。这么大一张椅子，都舍不得给人家坐一点，真小气！”芳儿不高兴地嘀咕着，虽然这龙椅被她说得一文不值，但还是很不情愿地站起来。

第八章 俏皇后威震坤宁宫(4)

“如果刚才被鳌拜那厮看到，你的小命就没有了。”康熙听见她不服气的牢骚，不禁一笑，似乎心里没有刚才那么烦恼了。

“他？他刚才做贼心虚，哪还有功夫管我啊。”人走了她就不怕了，背后说人坏话她半点不心虚。

“你怎么到这里的，侍卫们没有通报？”康熙有些奇怪。

“一个人影都没有，你应该谢谢我。不是我，鳌拜把你杀了都没有人知道！”芳儿得意地说。

一个人影都没有，康熙不禁出了身冷汗，身边的人都是鳌拜的。鳌拜见他时，竟然支走了所有的侍卫！

“你没事吧！脸色这么差，你干什么还握着这茶杯啊？跟我来，我给你上药。”

芳儿早忘记了康熙刚才赶她起来的事，拉着他就走。

……

康熙看着她小心地挑走自己掌心的碎片，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受。本来他大可以请太医，但是此刻他却不愿意让太医来，而是看着她瞎忙活。

“呼——呼——痛不痛？”她朝他掌心吹着气。

“鳌拜也太过分了，还好我在这里找到了药，可以给你消毒。这里真是什么都有，这什么地方？”

“养心殿。”康熙回答。她咬着嘴巴，瞪着眼睛帮他处理伤口的认真模样真可爱。

“你不住乾清宫偷偷住养心殿！哦——”

“不行吗？”

“太皇太后不是不让你住养心殿了吗？你好像一点也不听话！太皇太后说了，皇帝住宫不住殿。”芳儿笑眯眯地说。

“听话，朕只会听话！”康熙猛地将手缩了回来。

“发什么脾气啊，你都做汉献帝了，有什么资格生气。”芳儿一扯，康熙的手又回到了她的小手中。

“你说朕……是汉献帝！”康熙大怒。

“我说错了吗？圣旨都让别人拟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你不服气也不行啊，别动，没包好伤口会发炎的。”芳儿抓过他的手，蹲在炕前，命令道。

“你身边连个亲信的侍卫都没有，你得想个法子。不要善恶不分，太皇太后是站在你一边的，她管你你得听。每次到鳌拜那儿受了气，

就欺负我来找自信，不过好在本姑娘出了名的大度。”芳儿将纱布用力一缠，康熙皱了皱眉头，却是忍住疼没吭一声。

“跟你说那么多，搞得我像老太婆。”芳儿扎紧了绷带，手上一用力，看见康熙龇牙咧嘴的表情，不禁失笑。

“大男人也怕疼。”她拍拍手，站了起来，才觉得腿已经酸痛。她向来是气得快，忘得更快的人，此刻见康熙受伤，把新仇旧怨都忘了。

“你会包扎伤口？”

康熙有些好奇，她的动作很麻利，根本不象养尊处优的大格格。

“像我们这种跑龙套的，有什么跌打损伤，还不都是自己处理。”芳儿随口说道。

“啊？跑龙套的？”

“没，没什么！我是说象我这种孤儿，没爹娘照顾，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芳儿眼一红，不禁想起自己的身世来。

一时间两人都不说话，呆呆的各自想心事，气氛有些沉闷。

“对了，旁边那间房那么漂亮，是谁住的啊？”才一小会功夫，芳儿就又快乐起来，兴致勃勃地在大殿里乱转。她望着旁边装饰豪华的房间，流着口水问。

“旁边？”

小时侯她没这么多话的啊？康熙只觉得脑袋晕，这是以前那个沉默寡言的赫舍里么？

“那间房是你的。”

“我的，我怎么没住过？”芳儿瞪大了眼睛问。

“是皇后侍寝的时候用的，怎么你想住？”康熙玩味地说，看着芳儿邪邪地笑。果然芳儿脸刷地红了，眼神闪烁。

“坏死了！早知不帮你包扎了！我回去了，小桃红肯定在找我。”芳儿那样子简直是落荒而逃。

“喂，你找些人陪你玩，这样鳌拜那家伙就不会怀疑了。他们可以保护你。”芳儿丢下一句话，混蛋家伙，就知道欺负她。

第八章 俏皇后威震坤宁宫(5)

原来这女人还有逃跑的时候啊，康熙不禁想起那晚上她打了他两巴掌又骑走了他的马。他的马性子很烈，不知为什么，在她面前却异常温顺。这女人！

对啊！找人陪他玩，他怎么没有想到？这样鳌拜就会认为他玩物丧志，对他放松警惕，他就可以暗中有自己的亲信。康熙细细地思索起芳儿的话来。他哪里知道，芳儿这法子也是从电视里的康熙那儿学来的！

第九章 自古红颜深宫误（储秀宫）

“这样就逃跑了，似乎、好像有那么一丁点……”芳儿心里琢磨，该死的家伙竟然说这么暧昧的话，侍寝？脑子里灌了水吧！敢占她便宜！

“给我，这明明是我们家主子的！”一阵吵闹声传了过来。

“什么你们家的，不要脸！啊，皇后娘娘吉祥！”这么厉害，她都不认识她们，她们怎么个个都认识她啊？芳儿不知道，在皇宫里的普通宫女，识别主子的服饰是第一步要学的。

“你们在吵什么？什么东西？”芳儿问道。

“皇后娘娘恕罪，这些皂角是我们主子的，可是春儿偏说是给她的。”宫女回答，大概是刚入宫不久，在芳儿面前不知道遮掩，也没有特别害怕。

“什么你们家主子的啊，我们主子的缺了一块儿，按数儿算当然是我们主子的啦。”对方也不甘示弱。还以为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做主呢！

“到时候我让小桃红给你们每人送一块过来，你们这块就送给我吧！”芳儿大大咧咧地说，却猛然看到对面一个熟悉的人对她笑。

“香……撒宁儿！”芳儿硬生生将香香两个字给吞到了肚子里，太皇太后也真是的，换这么个古怪名字。

“撒宁儿叩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香香盈盈一拜，芳儿回忆起自己在醉香楼嫖妓，和香香相对大笑。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啊，比起我那里小好多哦。不过比醉香……”

芳儿在香香的房间里四处望，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香香给捂住了嘴巴。香香四处查看了一下，将所有窗户都关紧，芳儿有些疑惑地看着她。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如果醉香楼的事情抖了出来，不仅香香会没命，还会连累娘娘和索大人。”香香一脸严肃。

“香香在这皇宫只能是撒宁儿，如果事情败露，太皇太后定然会将一切推到索家，说是索家欺君，来保住皇上。所以娘娘，说话千万当心。还好撒宁儿是娘娘的表妹，娘娘特别来看望撒宁儿不会有人怀疑。”

“哦，这样啊，那你过得怎么样，他有没有欺负你啊？”芳儿这才明白当初送香香进宫的用意。

“谁？”

“就是混……皇上啊。他有没有欺负你啊？”差点儿，好险，混蛋两个字就脱口而出了。

“呵呵，我们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这世界，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不是你女人说了算，是男人说了算。”香香轻笑道。

“得宠又如何？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再红不过董妃娘娘，不也同样红颜薄命？”

“六宫深锁万娇娆，多半韶华怨里消。灯影狮龙娱永夜，君王何暇伴纤腰？”香香叹了口气，轻吟道。

什么腰啊腰的，芳儿被她绕晕了，搞得自己好象很没文化。

“我看未必是男人说了算，这皇宫里太皇太后才最大。”芳儿已经打定了主意，只要讨好了太皇太后，不怕那混蛋不给她面子！

“如果你不是皇后，我想我们一定会是最好的姐妹。”香香幽幽地望着窗外。

“做朋友和身份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把你当好姐妹了！”芳儿想都没想就说道。

香香笑而不语，自己已经在走钢丝，离她近就是离事端近。赫舍里是一个好人，香香看了芳儿一眼，这皇宫里，以她的单纯迟早会掉进别人的圈套，但是自己未必能帮她。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人利用自己伤害她。

“娘娘，时候不早了。”香香看了看墙上的西洋自走钟。

第八章 俏皇后威震坤宁宫(6)

“我就到这里睡吧，我还有好多话要说呢！为什么不可以啊……”看见香香好像不太愿意，芳儿不高兴地撅起小嘴。

“娘娘，终于找到您了！”外面突然进来一个人，是小桃红。

“我又不会丢！”芳儿没好气地说。

“皇上驾临坤宁宫了！”小桃红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芳儿花容失色。

“他他他他……到坤宁宫干什么啊？”那家伙有什么企图？

“当然是过夜了。”香香笑道。

“过过过……夜？”芳儿瞪着大眼睛，眼皮一翻。此刻不晕更待何时，她整个人啪啦地软了下去。

……

（坤宁宫）

“皇上，娘娘她……”

望着床上晕着的芳儿，小桃红担心地说。康熙摆摆手。

“都退下去吧，这里有朕就可以了。”

“是。”小桃红退了下去，顺便带上了门。真是的，她这主子早不晕晚不晕，怎么这时候晕。皇上多难得才来一次！

芳儿悄悄睁开一只眼睛，妈的，我就不醒，看你耍什么花样。他要干什么啊？他，他居然朝床上爬？喂，不要上来啊，这是她的床啊，下去下去！她脚一抬，实在是忍不住了，用力一脚踹过去。

“嗷！”康熙给她一脚踢到地上，呻吟着爬了起来。

“他妈的，你想干什么！”芳儿问，被子一扯，将自己团团裹住。

“他妈的，朕来看你能干什么！睡觉！”康熙恼火地瞪着她。

“你睡觉到我床上干什么？下去下去！你快走开啊！”

芳儿已经缩到角落了，再退就没有位置了，他要不是皇帝她早揍他了！一着急，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说你哭什么啊？”康熙头晕晕，好像自己真哪里对不起她一样。

“你欺负人，呜——”芳儿抽泣着，真丢人，被他给吓哭了，边哭她边拿眼角瞟他。拜托，我都哭了，有点同情心好不好！

“要不……你到外塌睡，好不好？”芳儿试探地问道。

“你让朕睡外塌！”康熙再也受不了了，咆哮起来。

不要激动，他的反应差点害她把眼泪给吸回去了！

“你以为朕想来？是皇祖母非要朕来这里。去，让一半的床给朕。”好像这话今天她说过，他怎么总学她说话啊。

这样而已？她也不是这么小气的人！

“好啊，给就给。你最好老实点，不然皇帝我也揍。”

“你不是早揍过了吗？放心，就是想干什么朕也没兴致了。”

没错，太皇太后是让他来坤宁宫，不过真正让他来这里的是他听说宫里潜入了刺客。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放心不下这个女人。

呼噜——呼噜——她是猪变的啊，这么快就睡着了？这么大的声音。

吵死你，芳儿在肚子里拼命笑。突然发现自己的被子被抢走了，她手上一用力，又扯了回来。感觉对方又抢了她的被子，扯！一夜就在被子争夺中过去了。

……

“救命啊！”

一大早，该死的太监们就在叫门，芳儿被吵到不行了。

“我警告你啊！你以后再也不要到这里睡觉了，大清早那太监就喊个不停！被你气死了。我还要不要睡觉了！”昨天晚上那场被子战争已经让她睡眠不足了，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她的睡眠不可以丢！

“如果朕不起床，你就麻烦了！”不可理喻！

“你起不起来关我什么事啊。”莫名其妙！

“你有劝戒朕‘勿耽女色’的责任。如果朕与你缠绵朝夕，你可是要受祖训责罚的！”

“缠……缠什么绵啊？我和你……好像……什么都没有做过吧？”芳儿结结巴巴道。

康熙轻笑，起身，俯下身，出其不意地在她脸上啄了一口。芳儿愣在那里，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她回过神，他已经出房，由太监伺候穿衣。芳儿只觉得脸上火热热地，混蛋！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她心里升起。

第八章 俏皇后威震坤宁宫(7)

……

“皇上可真逗！那她是不是很害怕？她真的扯你的被子啊！”

什么玩意儿，他和那个女人说什么啊，是不是他们昨天的事情？走廊上，芳儿的心莫明地痛了一下，他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人？这也太过分了吧！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吉祥。”

语气中已是不满，连身边的女人向她行礼都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是注意到也当没有注意到，不知道为什么她浑身不爽！

“你先退下吧。”康熙注视着她，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她的怒气，对身边的女人说道。

“她是谁？”

芳儿问道。一双眼睛看向女人离开的方向，一张嘴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看来你应该多走动走动，谨妃她曾经向你请过安的，你忘记了？”康熙的语气似乎有些责备的意思。

“我哪记得！”

芳儿没好气地说，花心大萝卜，那么多老婆，例行公事一样的请安，谁记得那么多啊。虽然都漂亮，但是没有特色，好像是集体去韩国整容回来的一样，个个都长得差不多。满人的名字都是又长又复杂的，根本记不住嘛。

“你好像不高兴，谨妃她今天是特地来坤宁宫看你的。”康熙的语气加重了一点。

“我又没有病，有什么好看的。”芳儿觉得心里堵得慌，说不出是因为什么事情，总觉得很不高兴。

“你是皇后，要有母仪天下的气度，不能和妃嫔吃醋。”康熙看了她一眼。

“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妒妇的。”

“我，吃醋？你就是把这北京城的女人都娶回来，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什么东西，清朝的男人里就你最花心，老婆最多。吃醋，怎么可能，她芳儿会为一个混蛋吃醋？

“这样最好，朕对你的脾气也算是容忍了。你是皇后，理应要树立典范。”康熙也有些不耐烦了。

“以后你要对谨妃客气点。不要板着个脸。”

“偏不，你听着，我讨厌她！要我装喜欢，我赫舍里·芳儿办不到！”

芳儿被训了半天，一肚子气，鼻子酸酸的，什么时候感冒了，肯定因为昨天他抢走她的被子！

“你……你不要以为朕不会生气。如果你连朕一个妃子都容不下，以后怎么母仪天下！”康熙终于被激怒了。

“明明是你不对，凭什么还是你生气！”芳儿二话不说顶了回去。

“谨妃她……”

“我不想和你吵架。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亲过别的女孩子的嘴不可以再亲我。大度，我就不相信你那什么妃的看见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心里真的不难过，除非她根本不喜欢你！”

芳儿猛地捂住了嘴巴，自己在说什么啊，自己生气又是为什么，不是不喜欢吗？不喜欢的话，他和谁在一起又干她什么事啊？自己不会真的喜欢他了吧，一定是气糊涂了！

“你的意思是所有的人都在装大度，只有你是真心的。”康熙冷笑着讽刺道。

“难道你希望朕心里只有一个你？”康熙突然觉得不对劲，他心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女人呢？

“相爱本来就是一心一意的，爱情可以分享，那是虚伪！”好不了几天就吵架，她就不信，女人到了古代就会变的大度，不都是装出来的。

“你放肆！”

太可笑了，他的皇后竟然会有独享他宠爱的想法。康熙狠狠看了芳儿一眼，甩门而去！

“主子，你怎么和万岁爷吵起来了？”小桃红急得脸都红了。

“您怎么……您希望万岁爷的专宠，这话要是传出去……”

“哼！”

芳儿一声冷笑，自己干什么和他谈爱情，和一个混蛋谈感情还不如对牛弹琴呢！说不定牛还会叫两声！真是的，这后宫除了太监就是宫女，只有公公，却没有公的东西。只能看见他一个男人，自己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么一点点动摇的，有那么一丝丝，或许比一丝丝多那么半丝丝的喜欢他！

第八章 俏皇后威震坤宁宫(8)

“那个什么谨妃在哪里啊？”吵完了舒畅多了！

“在外房候着呢！”

小桃红小心地说道。候什么啊，自己带来的人怎么又不带走！要是自己真是什么妒妇，早把她修理了。看来他对她也不算怎么好，护花护一半自己跑了！她也挺可怜的。想着芳儿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些不对，亏待了那个什么谨妃。

“着火了，着火了！”

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嘈杂的声音，乖乖的隆，不会吧！芳儿冲了出去，看见大家乱成一团，这里又没有炉子，怎么会起火呢？不会是有人放火想烧死她吧！她看见大家跑来跑去，起火的是外房，这谨妃搞什么鬼，放火烧她的房子？不对，这烧外房是烧她自己，烧不着她。

“主子，当心！”

“里面还有人吗？”芳儿问。

“谨妃娘娘在里面还没有出来呢！大家已经奋力救火了。”小桃红被烟呛得直咳嗽。

“她还没有出来！”芳儿心里一惊，扑火哪里有救人重要！看见大家拿着水桶什么的跑来跑去，这样要救到什么时候。看来在古代生活还没有安全保障，消防员都没有。芳儿一把抓住了跑到身边的小太监，抢过他的水桶，哗啦，将水淋了个全身都是，太监惊得说不出话来。

“主子，您要干什么，危险啊。”

“里面的人更危险！”芳儿将鞋子一脱，手上提了桶水就往火场里面冲。

“你们继续扑火。”芳儿早将开始对谨妃的不满忘记了，只想着救人，太监们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的。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你们愣在这里干什么！进去救娘娘啊，要是娘娘有什么事，我们这所有人的脑袋都担当不起！”小桃红骂道。

“咳——喂，里面的人应一声！”好大的烟啊，看不清楚。

“那个谨什么的，你说句话啊！咳——你你你，咳咳，你”烟呛得芳儿快说不出话来了，突然发现房里的角落有一个人，芳儿欣喜若

狂，拉起她就跑。谨妃挣脱她的手，缩进角落里。

“喂，你不要命了，走啊。”这女人怎么这么麻烦。

“有……有火。”谨妃哭道，恐惧得根本不敢动。

“死不了的！”哗啦，芳儿将手里的水全部泼到了她身上。

“你不走真要死了。”芳儿拖起她就走。

“有刺客！有刺客！杀人啦——”不会吧，又放火又杀人的，这皇宫怎么会有刺客呢？

“喂，喂，美女，你不要晕啊，我背……背背不动你。”谨妃干脆晕倒了，把芳儿急得抓耳挠腮的。

那些太监都死哪去了，一点办事效率都没有，哐！横梁掉了下来，芳儿感觉脚有些发软，好像也要晕了，裤裆好像湿了，她有些不好意思，一定是浇在身上的水。早知道就不进来救人啦，谁烧死关她什么事？她不想死啊！

终于出来了，芳儿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太监哥哥们，救命啊，她不要当烈士！脖子上怎么冰凉的，妈呀——刀子！

“鞑子皇帝在什么地方！”一个阴冷地声音响起。又是那混蛋害的，这回是真的晕了。

“侍卫来了，走！”

芳儿感觉自己好像飞了起来，迷迷糊糊之间看见一个蒙面女子提着她的领子，把她带到了屋顶上，在房子间飘来飘去的，感觉像坐飞机一样。虽然这样被提着很不舒服，但是景色还是很漂亮的。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呢？那就好，是梦就不用怕了，女子的面纱飘走，清秀的面容露了出来。

“仙女姐姐，我难道死了？”

芳儿喃喃自语，女子瞪了她一眼，把她一丢，糟糕！摔死了！下面有人把她一接，好像打橄榄球一样，将她传进了一个马车里。

“走！”只听见有人这样说了一句，她的头就被罩住，四周黑乎乎的。

芳儿的心里开始有了些切实的恐惧，各种关于中东恐怖分子砍人质头的新闻电影在脑子里回闪。

坤宁宫外房烧得黑乎乎，皇宫乱成一团，先是太医给丢在地上的谨妃诊治，然后是皇太后听见有刺客放火的消息吓得旧病复发，更加严重的是皇后后娘娘失踪，皇上龙颜大怒！

第八章 俏皇后威震坤宁宫(9)

而芳儿被刺客抓去，却又是另外一番际遇了。

第十章 醉深不晓酒意浓(1)

（天地会）

芳儿伸长了脖子，瞪着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忽闪忽闪打量着四周。

“咿呀——脏死了！”

她用手摸了摸墙壁，愤愤地说道。这不是虐待俘虏吗？像这样没有职业精神的绑匪，不知道会不会撕票。看看可不可以逃跑再说。栏杆是木头做的，古代人没有环保观念！也不够安全，看这么大的缝隙！肯定以前是关男人的，自己这么娇小的身材也许可以逃跑！芳儿将脑袋探了出去，嘿，还真的出去了，可是等她的身子往外的时候，发现根本出不去。她沮丧地抽回脑袋，可是更要命的是，她发现她可怜的小脑袋被卡住了，出不来！不会吧！老天这样捉弄她。

“救命啊！救命啊！呼呼——救命啊！”她都快喊得没气了，口干舌燥的。

“有没有人啊，说话啊！着火了，抢劫了，杀人了！”

“吵什么！嚷什么！”一人不耐烦地声音响起。总算有人了，尽管对方凶巴巴，但还是很激动。

“大哥，你帮个忙，把我的头给拔出来吧，我这脖子好酸啊。”芳儿讪讪地笑。

“哪那么多的花样，老实给我待着！”那个人一点不买帐。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君子风度！芳儿气得眉毛翘。

“喂，那你至少给我点水呀饭呀，我饿死了！”

“是你关着还是我关着，还支派起老子我来了！”

“大哥——！”声音凄惨。

“大哥——！”柔情似水。

“大哥哥——”嗓子里都裹蜜了，连她自己都要吐了。

“行了，叫爷爷也没有用，我们天地会的不吃这套！”

天地会！！！不会吧，自己竟然被天地会给弄来了。但是天地会的都是好汉啊，怎么这德行。

“你天地会烧几柱香的？”芳儿眼珠子又转了转。

“你怎么会知道咱们天地会的规矩？”听她这么一问，那人还真吃了一惊。

“我知道的多着呢！告诉你，得罪了我你没有好日子过。”芳儿神气十足地说，可惜再神气这脑袋也被夹住了。

“莫非，你也是天地会的？”那人迟疑着，这人还真好骗。

“不客气，陈总舵主和区区很熟！”反正牛都吹了，继续吹吧。那人一惊，看了芳儿一眼，好像思索了什么，接着起身走出去。

“喂，不要走啊，你先把我给拔出来啊！”这样就吓跑了，还是不是好汉？回来，回来。没意思。

……

“呃，呃——呃——”芳儿一直用力，弄得自己满身是汗，就是拔不出她的小脑袋。

“你是什么人？”

正在弄着呢，外面进来一群人，听见她发出极其不雅的声音，为首的男人皱眉道。

“你连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他还真够坦白的。

“你都不知道我是谁，那抓我来干什么。”

有没有搞错，自己到古代来就够莫名其妙了，嫁给康熙就更奇怪了，现在还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香主问话好好回答！”

旁边的人喝道。香主？要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来了就好了，自己这么漂亮，他肯定会对自己好的。可惜了！这个香主一本正经的样子，好像不好糊弄。

“你是后宫的妃子？”那人问。

“不是不是，”芳儿立刻否认，天地会和朝廷势不两立，承认自己是康熙老婆，他们恨屋及乌可就麻烦了。

“不是，我只是普通宫女而已！”

“宫女？我们凭什么相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爱信不信的！

“那那那，你问那位仙女姐姐，她把我抓来的时候，我还在救火呢。你见过皇帝的妃子亲身救火的吗？”听见她称呼自己仙女，那女子笑了笑。

“那皇宫简直不把咱们宫女当人看，你们把火放得那么大，他们还要我进去救火，还好我命大，不是仙女姐姐人好把我弄这儿来。你们总没有见过妃子背宫女的吧，其实那天我救的那个人才是皇帝的妃子。我发誓，如果她不是皇帝的妃子，我不得好死，肠穿肚烂。”芳儿胡乱发着誓言。

第十章 醉深不晓酒意浓(2)

“那你这身衣服，看过去好像很名贵的样子。”有人表示疑惑，什么叫‘好像很名贵的样子’，是非常的名贵好不好，一群乡巴佬，没见识，没品味！芳儿在心里是逮着什么骂什么，这样才不吃亏。

“哦，这身衣服啊？这个嘛，是主子穿旧了，赏赐给我的。”

“原来如此！”众人做恍然大悟状。

这样的借口也可以过关？芳儿心里暗自高兴，他们还真是土包子，没有文化。皇宫里的等级制度那么森严，哪里是自己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的！奴婢穿娘娘的衣服，不想活了。

“那么你觉得鞑子皇帝怎么样？”那个女子突然问道。

“他不仅仅是个混蛋，还是一个笨蛋！蠢蛋，驴蛋，臭蛋、傻蛋、滚蛋、QQ蛋！”芳儿想起康熙，立刻火冒三丈。一连串的骂人话她几乎是脱口而出。

“哭哭蛋是什么？”女子疑惑地问。

“那是我们家乡话。骂人的。”芳儿顺口回道。

看她骂得这么顺口，平时一定没少生皇帝的气，那女子不免多信了几分。

“你那么恨皇帝，吃过很多鞑子的苦吧。”香主伯伯慈祥的问。

“呜——可不是吗。我从小就没有亲人，还被弄到皇宫里，每天过的都不是人的日子……”

芳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了一大通，在她的嘴里，她在宫里过的简直是比非洲奴隶还可怜的生活。芳儿很快就进入角色，很投入地痛哭，加上脖子很不舒服，想到自己的凄惨遭遇，更是泪如泉涌。这些天地会的汉子们也为之动容，有的干脆悄悄地用衣袖擦眼泪。

“回香主，属下已经让人进京城打听了消息，皇宫里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看见有官兵搜索什么人。想必这位姑娘真是无关紧要的宫女！”

听了这话，芳儿气得快晕了！混蛋这么不讲义气，无关紧要？好歹自己也是皇后啊！自己也卖命救了他小老婆啊！于是呜呜地哭泣，变成了哇哇地悲嚎！

“小姑娘，不要哭了。我问你，你说你认识陈总舵主是怎么回事？天地会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还问，她猛地收住了眼泪，脑子开始思考怎么搪塞过去。

“是那个金庸告诉我的！”

“纳格金庸？是满人？他怎么会介绍你给总舵主呢？”

“……”

她哪里认识什么陈总舵主了？早知道就不吹牛了，这下可好，要穿帮了，自己以前那些不白忙活了吗？满人？她真服了这些人了！

“问你话，你干什么不回答？说，不说宰了你！”怎么又这么凶啊。

“宰了我我也不说！”气死了，那混蛋竟然不派人来救她！

“好样的！不愧是总舵主亲自调教出来的！天地会的兄弟怎么能轻易说出总舵主的安排！机密事件连帮里兄弟也不可说，这可是铁打的规矩！哎！想不到，姑娘你小小年纪，却如此小心谨慎，难怪你这么小就见过总舵主，我也是当上了香主才见过一面。”这样也行？

“来人，还不快放这位姑娘出来！准备酒菜，快！”那老者连声说道，手一挥，一把匕首呼啸而出，旋转着将牢房的木头栏杆打断，芳儿的头总算解放了。匕首又旋转着回到了他手中，天啊！要是自己和他们硬拼，十个脑袋都不够砍！她摸摸脖子，疼死了！

……

（紫禁城）

“你们怎么办事的，刺客把皇后娘娘掳走了竟然没一个人能拦？朕养你们何用！”

大殿内，康熙朝着几个大臣，侍卫咆哮着。芳儿千万不要有事，他的心怎么也静不下来，突然觉得很烦躁，担心，还有恐惧。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害怕。

“还不让诏告天下去找！”

“臣认为不可！”一个冷硬的声音响起。

“鳌拜，你说什么！”康熙眼睛都红了。

“皇宫里有刺客不是小事，这皇后不见了更加不是小事。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外传。如果让刺客知道皇后的身份，娘娘会更加不安全。这天下也会大乱！”

第十章 醉深不晓酒意浓(3)

“那你的意思是为了稳定，不管皇后的死活！”康熙烦躁地在殿内走来走去。

“鳌大人说的对！这件事情只能暗访，不能明查。皇宫里有刺客的事情不能外传，告诉那些宫女太监们，谁要多嘴，就要谁的脑袋。然后我们再暗自查访。”

一旁的孝庄缓缓说道，看着康熙这样为芳儿着急，她心里感到很欣慰。

“皇祖母！”康熙急道。

“这事就这么定了，各位都回吧。”

孝庄阻止了皇上的话，虽然她疼芳儿，但是她更加在乎的是大清的江山。绝对不可以让一群乱党威胁皇室！哪怕用芳儿也不行。

一干人等散去，只留下康熙站在殿内发愣。良久，他咬咬牙，一跺脚朝外面走去。

……

“皇上，你这是……”

“曹寅，陪朕出宫，等他们查完，芳儿都活不了了！他们不找，朕自己找！”

“曹寅遵命！”

……

（天地会）

“啊呃，呃。”

芳儿摸摸鼓鼓的小肚子，吧唧吧唧舔舔嘴巴，好饱啊！芳儿看着周围的人，他们都没有动筷子，半张着嘴，愣愣地看着芳儿。芳儿又看了看桌上的菜，好像被自己扫荡得差不多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们，你们怎么不吃啊？”

“姑娘真对不住你，你饿坏了吧。都怪我们卤莽，没有打听清楚就把你给抓来了。”老香主愧疚地说。

“香主伯伯，你不要这么说。”

不被抓来怎么可以逃离那个闷死人的皇宫呢？这里有吃有喝，大家都把她当宝贝看待呢。不过想起那个混蛋竟然不派人找她，她就一肚子的气。

“咱们天地会几乎都是男人，好不容易找了这身衣服，你看，你每天穿这宫里的衣服也不太方便……”香主拿来了件布衫，并非名贵布料，做工却很精细，还有一双绣花鞋，芳儿眼睛都亮了，那宫里的臭花瓶底穿得她浑身都不自在，走路也不稳当。这才是正常人应该穿的衣服，不知道宫里的那群人什么审美眼光！

“我让弟兄们给你准备了洗澡水，我们先出去了。”

好，好，好！芳儿真是感激得鼻涕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虽然比不上皇宫里像在游泳池里一样的花瓣温泉浴，但是在这个小木桶里泡澡也是别有一番滋味，而且这个桶子也够大，只是在房间里洗澡总觉得很古怪。

这些天芳儿在天地会可谓是万千宠爱于一身，过得滋润异常。天地会本来女子就不多，平时碍于男女有别，那些女子也不会和这些男人说话。芳儿一来，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简直是如鱼得水。加上芳儿鬼点子多，一口一个“大哥”、“仙女姐姐”、“香主伯伯”，叫得香甜，大家对她的印象都很好。虽然她偶尔会想起康熙，但是不记得的日子比较多。她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些松紧带，编了皮筋教女孩子们跳，又自己做了军棋画了个破棋盘就和男人们下，每天都热闹非常。

平时和一个叫柱子的兄弟学功夫，只是学了一半就嫌累。绑着米袋练轻功，可惜，她一绑上米袋就抬不起脚。把剑挥得像刀，把刀耍得像枪。

……

（坤宁宫）

芳儿这边是日子过得飞快，康熙那边就是度日如年。至于为什么这么烦躁，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总喜欢在坤宁宫逗留，常常看着这里的一切出神，不敢想她是不是出了事。无论和谁在一起都快乐不起来，一种古怪的想法涌上心头，这女人什么时候变得不可替代了？

“皇上！皇上！小桃红求求您，想个法子救咱们主子吧。那些人都拿着刀子，功夫又好，主子的脾气您是知道的，吃软不吃硬，她要是和那些人对起来，一定凶多吉少！如果不是主子拼了命去救谨妃娘娘，她也不会给坏人抓走！”小桃红天天围着康熙哭。

康熙的心痛了一下，自己那天才骂过她小气的。她却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去救人，但是却不否认自己不喜欢这个谨妃。自己已经和曹寅偷偷出去打听了，根本就没有任何消息。不会……康熙为自己的想法吓出了一身冷汗，不会的。她的样子总在脑海里浮现，她发脾气的时候大声骂他混蛋，她难过的时候哭着说他欺负人，她撅起嘴巴不理他的时候，她那天晚上惊恐的看着他的样子，她在养心殿落荒而逃的狼狈，她和自己大谈爱情的一本正经，在索府和他谈天说地的晚上，细心为他包扎伤口的情形，睡觉时呼呼的响声，一幕幕在康熙脑海回闪，突然他发现，自己愿意用整个后宫来交换这样的女子。

第十章 醉深不晓酒意浓(4)

“赫舍里，他妈的，不要让朕找到你！否则我要你用这一生一世来偿还。”康熙望着星空，自言自语道。

第二部分

第十一章 耍诡计逍遥天地会(1)

（天地会）

芳儿虽然没有任何武功基础，勤奋是更加谈不上，但是天地会高手如云，她也学了些功夫。都是用巧劲，四两拨千斤。天地会并非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武林高手，也有一些街头混混，她最高兴的是学了些偷鸡摸狗的本事，例如巧开锁啊，摸钱袋啊之类的。真正的没有白

混。这个就叫完全投入到古代的生活当中，即便没有漫画和偶像剧，小日子也过得快活极了。

“一只小蜜蜂啊，飞到花丛中啊”

这天芳儿和弟兄们划着拳头。

“笨，喝酒。”

“香主！”大家突然严肃起来。

“香主伯伯！”芳儿回过头去。

“弟兄们，上次咱们潜入皇宫，非但没有抓到鞑子皇帝，还损失了很多兄弟。就是因为咱们不熟悉宫中的环境，这次不一样了。芳儿姑娘在皇宫时间长，有她带路一定可以抓到皇帝！”老香主话说得大家是激动异常，都兴奋起来。

“带带带带带路！”

芳儿吃了一惊，你们是好，到时候有事就跑，她又没有飞来飞去的本事，带路就等于死路。再说她在皇宫还不被认出来，要是宫女太监认出她的身份，就算混蛋他不怪她带刺客进宫，这些天地会的兄弟知道她是皇后，根本就不是什么陈近南器重的下属，她还不吃不了兜着走。她才不是笨蛋呢！

“对，到时候抓了狗皇帝就把他带去游街！哈哈！”有弟兄叫道。

“脸上画个王八游街！”又有人叫道。

“真的，那么好玩！”混蛋游街的形象在芳儿的脑海里出现，真正的有趣，但是会不会太过分了？

“当然，还要把那个皇后也抓来，游街完了卖进窑子里！”

又有人说，大家哄堂大笑，老香主听见他们的污言秽语虽然不高兴，但是这些汉人都有亲人被满人害死，心情可以理解，就不责怪了。

什么？她也要游街？还要卖到妓院去。芳儿惊出了一身冷汗，再也笑不出来了。还好，没有人知道她是皇后，不然就惨了！自己也是

包办婚姻下的牺牲品，这些人干什么要抓她这个无辜的弱女子，没文化就是没文化，一点道理都不讲！

“这个……其实皇后生活也是很可怜的。”芳儿刚想说些什么，但是大家齐刷刷将眼睛看向她。她本来就心虚，被大家一看就心里发毛，害怕自己一说什么就露了马脚。

“不过，满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这这个什么皇后也不能放放放过。”

这个才叫委屈，哪有自己说自己坏话的，哪有自己让人不要放过自己的，芳儿心里那个郁闷。

“香主，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事不宜迟，就今天晚上，狗皇帝杀了了事！不要生事端！芳儿姑娘就麻烦你带路了！”

“今天晚上？”

混蛋虽然不好，不过你们要抓芳儿就更不是什么好人了，绝对不能让他们杀混蛋！想到自己这么替他着想，以德报怨，芳儿心里不禁为自己感动。

“对了，皇帝会在什么地方？”老香主问。

“我哪知道？那里宫殿多，房间又多，皇帝爱到哪里睡就到哪里睡。他自己的宫殿就够大了，不要说他那么多老婆，今天睡这里，明天又换个地方，我只是个小宫女，平时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还怎么知道他在哪里。我听太监们说，他住的房子里好多间房，连太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每次都是喊着，听他的声音去找他的。”

芳儿已经打定主意了，养心殿是不能去的啦，平时他喜欢住昭仁殿，自己的坤宁宫那混蛋最近不知道搞什么也去住，干脆带他们去太监住的地方，反正他们都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看见太监住的房间都比他们香主住的大，肯定以为是皇帝住的，哈哈哈哈，芳儿越想越觉得自己聪明。

“你是不是不愿意。”有的兄弟心直口快说了出来。

“是呀，本来呢，陈总舵主是另外有安排，不过你们有更好的打算就听你们的吧！”芳儿眼睛一白。

第十一章 耍诡计逍遥天地会(2)

“芳儿姑娘是说总舵主还另有安排？”香主一听愣了。

“总舵主有机密任务让我在宫里，不过被你们上次给破坏了。现在你们打算进宫那就更好了，也不用我再冒着生命危险回宫办事了。”芳儿没好气。

“请芳儿姑娘明示。”老香主必恭必敬地拱手道。

“不敢当，总舵主说了，现在朝廷是鳌拜当权，皇帝不足为惧。等他们自相残杀后，咱们坐收渔翁之利，不然皇帝一死，鳌拜可就更加难对付了，总舵主他安排在我宫里，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危险总比大家都危险好，也是为了少死几个弟兄。既然你打算进宫行刺，肯定是已经想周全了对付鳌拜的办法，总舵主一定开心，好吧，让弟兄们休息吧，晚上好行动。”芳儿念台词的功夫这会儿体现得可着实不错。

“属下办事不周全，这些都没有想到，差点就误了大事。还好芳儿姑娘及时提醒，才没有酿成大错。上次的行动让姑娘你事没办成，是属下卤莽，属下定当思过半月，请求总舵主原谅！”老香主出了一身大汗。

真的可以，这样就OK了？看来没文化也有没文化的好处啊！那老头思过不思过和她无关，芳儿只要知道他们不用去皇宫，不会杀混蛋，不会抓她去游街她就心安了。自己的脚还抖得厉害呢。

“芳儿姑娘，既然你有要事在身，咱们不便久留。还请姑娘速速回京，总舵主的安排重要。”

晕，你以为出了宫想进就那么容易，土包子！听他这意思是这些天自己不务正业，没有办事，还不是你们给抓来的。回京？自己在现代就是路盲了，这里有没有车可以打，怎么走？哪边是京城她都不知道。原来想赶她走。

“这里是一些盘缠，芳儿姑娘您就带着上路吧。我让兄弟们给您备马。”老香主叫人送上一个包袱。

有钱？这么说又有得玩了，是真正自由了。自己有嘴巴还怕没有路吗？再说有谁规定她非得回京城，这走到哪里算哪里。芳儿越想越开心，巴不得立刻就走。可是哪里才是回京城的路呢？这里又是哪儿呢？

……

（宫门）

“你说什么？你有种再说一遍！”芳儿插着腰，牵着马，昂着头，瞪着眼，翘着嘴巴看着眼前的两个守卫。

“我说你要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大帝！”守门的士兵说道。

“呵，说他是玉皇大帝我还信，说你是皇后我可真是不相信！”另外一个士兵说道。两人同时笑起来。

“你你你你……算你有种！”芳儿气得呼呼地吐着气。好不容易到了京城，如果不是盘缠用完了，她才不回那个什么狗屁皇宫呢。现在她回来了，还不让进。

“我说小姑娘，冒充皇后的罪名可大了，赶紧回家，不要乱玩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皇后？”芳儿快气晕过去了。

“皇后娘娘在皇宫里面，怎么会在这里？再说了，哪里有这么落魄粗鲁的皇后？”守卫打量着芳儿，头发乱蓬蓬的，脸上还有泥土，身上更脏，那白色的马也变的乌漆麻黑的！

芳儿低头看了看自己，都怪那老头给她一匹特别难骑的马，害她摔跤。奇怪，虽然她没有学过骑马，但是混蛋的马她怎么骑得那么好，真是见鬼了。依着芳儿的个性，一路上是挥金如土，游山玩水，到处逛荡。银子早给她使了个精光，现在是饿得半死，巴不得赶快回宫，泡个温泉，洗个花瓣浴，大吃一顿，再好好睡一觉。

皇宫是进不去了，但是肚子实在是饿啊。对了，她看着对面走来的一个富家格格，心里一个机灵，计上心来。学了的技艺，总要练习练习吧，呵呵，马上就有银子花了！

……

（饭庄）

“好饱啊，真舒服！”看来自己学的本事还真管用！芳儿看着满满一桌子的剩菜，摸着小肚子。

“好吃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传来。

“真好吃，好久没有这样吃过东西了。”芳儿心满意足。

第十一章 耍诡计逍遥天地会(3)

“用别人的银子当然是花得开心了！”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那是，那是……”等等，什么？芳儿抬头一看，两个女子笑嘻嘻地站在她面前，那笑容好阴险恐怖啊！

“格格，就是她偷了咱们的银子！”旁边那丫头凶巴巴地指着芳儿说道。

“想跑？迟了！”那女子一把抓住了芳儿。

“好痛，好痛，放放放手。”芳儿痛得哇哇叫，在天地会学的那些功夫早丢爪哇国去了。

那女子看起来很瘦弱，但是力气却大得吓死人，她吃什么长大的。

“呵呵，你也不睁大你的眼睛看看，我们家格格是谁，我们家格格的功夫恐怕这皇宫里的侍卫都比不上。怎么，你是打算还钱呢，还是我们报官？”丫头都这么牙尖嘴利的，自己真是倒霉，碰到了古代不知道哪家的刁蛮格格了！

“还钱，当然是还钱。”芳儿忙不迭地说着。

自己不是一时饿得发慌吗？这叫饥不择食，不然她也不会偷钱了。要是送到官府吧，他们肯定不会相信自己这个贼是皇后。就算相信了吧，要是让人知道皇后娘娘当扒手给人逮着了，她还活不活了！

给混蛋知道了，他非气得七窍生烟，七孔流血不可！然后下道圣旨休妻再杀妻！

“可是……这位姑娘，我实在是没有钱，有钱的话我也不用饿得偷你的钱包了。不如你让我回家，我拿了钱给您送去？”

自己就是倒霉，在现代没工作，在古代也这么落魄，就是给打入冷宫也没有这样可怜。自己真是有史以来最倒霉的皇后了。

“那好，你家在哪，我陪你去拿。”

“是这样的，我家……我家在……在皇宫里，现在别人不让我进。”芳儿继续摇着尾巴。

“哦？原来是皇宫里的啊！”那格格冷笑。

“你摆明了耍本格格！”

“这样，我我我干活还你的钱，我一定好好干！”芳儿慌忙说。

“你真的什么都肯干？”那女子和身边的丫鬟交换了个眼神。

“愿意，愿意。”芳儿怕她反悔，把头点得象鸡啄米。

……

（鳌府）

“赶紧把这些给我抄十遍！”

芳儿看看满满的一堆书，十遍？有没有搞错？是谁让她干这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想出这鬼点子来整她？这里是鳌拜的府上，这女子不会是那人的女儿吧，难怪一个德行，让人看了眼睛都发毛。

“格格，老爷罚的有人替你干了，呵呵。”原来是那个家伙罚她的啊，难怪想出这么变态的方法。还能怎么样？抄吧。

“格格，她的字好漂亮，老爷看了会不会露馅啊？”

“字不要写这么漂亮！想不到你这女人还读过书，字写得比本格格还好看！”那格格眼睛瞪圆了。

嫉妒？谁让她变成了赫舍里呢？索尼的孙女肯定比鳌拜的女儿字要好了，鳌拜那种人向来看不起文人，真好笑，竟然罚他女儿抄书！对了，他肯定觉得抄书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你快点写，回来我要检查。”家长的语气，她班主任都没有这么啰嗦。

“你这里就一只毛笔吗？”芳儿问。

“啊？”

“把你这里的毛笔都拿出来，我保证马上都给你抄完。”芳儿得意地说。

“格格，她好厉害！”

她们看见芳儿将毛笔全部捆在一起，用一根长棍子控制，每写一个字，纸上就出现了一排字。芳儿耸耸眉毛，自己在学校总是闯祸，罚抄是经常的。这法子开始还不熟练，现在已经驾轻就熟了。罚抄，她才不怕呢，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世界上有谁比她芳儿罚抄得多？看来这个方法在古代还没有人用，她是创始人了。看见身边的两个女人有一些崇拜地看着她，芳儿得意洋洋。

“好了，抄完了。你自己说不要字很好的，所以我写得很快。”

“格格啊，她乱写都比你的字好！”丫鬟在旁边郁闷地说，那格格不高兴地瞪了她一眼。

第十一章 耍诡计逍遥天地会(4)

“你用这种方法，那我自己抄也很快啊！还没有完呢！现在给本格格把后院的桶子洗了，不准偷懒，本格格要检查！”

“那是李妈的活啊。”丫鬟道。

“叫她洗她就得洗，你去告诉李妈，今天不用忙了！”他妈的，把她当什么了，总要她干这干那的！鳌拜家里果然没有好人。

……

“臭死了！难怪这里跑得一个都不剩了，叫我来洗马桶，好歹我也是皇帝的老婆！混蛋虽然对我不好，但是不会叫我洗马桶。”

院子里芳儿憋着嘴，洗着马桶，一边心里胡思乱想。现在突然觉得康熙的形象比鳌拜不知道光辉多少倍了。自己怎么那么笨呢？就算进不了皇宫也可以回索府啊，怎么就想到去偷东西，偷就偷吧，怎么

就偷了他们家的东西？真是倒霉加郁闷，芳儿越想越气，妈的，她不洗了。大不了亮出身份，看鳌拜敢拿她怎么样，别人不认识她，鳌拜总认识她吧，反正都丢过人了，也不在乎这一下！于是她下定决心去找鳌拜。

“这里怎么比皇宫还迷糊？到底怎么走啊？”芳儿对着那又长又绕的回廊发起呆来。

“听说老三和曹寅两个人独自去找索家那女人了！”一个房间里突然传出一个声音。芳儿吃了一惊，看看四下无人，立刻闪到了墙角。

“当心隔墙有耳！”鳌拜粗豪的声音响起来。

“不用怕，我已经让下人走了。平时这里没有人敢进来！”难怪她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呵呵，你们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却被我给听到了。芳儿心里想到。

“我已经派人去了那个树林，等老三一到就可以抓人。到时候鳌公就可以称皇上病重，整个朝廷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了。如果老三老实就留着他，如果他不老实……”

“你要我弒君？”

“是取而代之！”

那个声音芳儿认不出，但是听得她混身一激灵，他们好大胆。混蛋去找她了，他们要杀他。不行，不可以！芳儿心里着急，自己一定要救他！可是，可是……

……

“你去哪？”

芳儿象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窜。冷不丁那个格格的声音在后面响起，吓得芳儿脸色苍白！

“我，我已经洗好那些马桶了，不信你自己去检查。”总是在关键时候碰到这些人。

“我才不去呢！脏死了！”就知道她不会检查。

“你出去给本格格买些胭脂来。”

“你自己不会去啊？”

“废话，天黑了，我要是可以出去还叫你干什么？”凶巴巴地。这叫龙卧浅滩，虎入平阳，等自己做回了皇后再算帐！

“格格，她会不会拿了钱跑了。”那丫鬟真是狗眼看人低。

“不会的，她要不回来肯定还要去偷东西过日子。本格格答应你，以后就让你帮本格格抄书，吃好的穿好的，是吧，她巴不得留下来呢！”谁稀罕，在皇宫里面虽然会被混蛋欺负，但是什么不用干都吃好的，睡好的。糟糕，混蛋！

“快去吧，不要让本格格等太久了！”

……

（小树林）

这么大的树林，到哪里找那个混蛋。他也真是，她是被刺客抓走的，到树林来找干什么，脑袋秀逗了！皇帝做到这么笨，真是没前途！

“哎哟！”

芳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鲜血从手臂流了下来，疼得她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但是找混蛋要紧，不然他要死了，她就是寡妇了。她漫无目的地搜索着，期望看到康熙身影。眼前的人怎么这么熟悉，看着不远处一个人。

“终于找到你了！呜——呜——”芳儿扑上去抱着那个人，激动得哇哇哭了起来，一路的辛苦都忘记了。

“姑娘——”给一个女人抱住，曹寅一时脑子空白。

“你是——娘娘！曹寅该死！”曹寅一把推开芳儿。

芳儿重心本来都趴在曹寅的身上，给他一推，一下子摔在了地上。芳儿一天之内摔了N次，屁股都摔肿了。

第十一章 耍诡计逍遥天地会(5)

“你干什么？”芳儿怒道！她吃了那么多的苦，借个肩膀靠靠都不许！

“曹寅该死！”见她摔倒，曹寅立刻跪了下来。

“你跪什么？拉我起来啊。”曹雪芹怎么有一个这么古怪的爷爷？

曹寅犹豫了一下，看见地上的芳儿脸上身上都又脏又臭，头发上还有杂草，身上的衣服很多地方都被挂破了，依稀还有血痕。她黑乎乎的脸上留下了两条泪痕，眼睛里还闪烁着泪光，楚楚可怜地看着他，一双眼睛忽闪忽闪的。他莫明的难过了一下，什么都没有想，立刻拉芳儿起来。她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皇上说你们在这里相逢，如果娘娘可以逃出来，一定会来这里的，想不到，娘娘真的来了。”

“啊？”什么东东？他也太自恋了吧，她从没想过来这里。

“他人呢？”

“皇上让臣在这里打探。他……”曹寅突然看着芳儿身后。

“他怎么了？”芳儿拉住曹寅的手，转身道：“我们去找他，啊……”

身后一双喷火般的眼睛，好像要吞了她一样。康熙怒视着他们两个。曹寅立刻甩开了芳儿的手，刚要下拜。

“曹寅，立刻给我回宫！”康熙喝道。

“走！”这么凶干什么，好像她做错了什么似的！

“你跟我来，我有话问你！”康熙一把抓过芳儿，拖着就走。曹寅看着芳儿的背影，眼神有些奇怪，但是很快，他叹了口气跳上马。恐怕主子和娘娘，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乎对方吧。

“喂，喂，你不要走，不能走……”芳儿喊道，康熙听了更加气恼，加大了手上的力度。“好疼啊，轻点，混蛋，你轻点……”

“你干什么在我后面不吭声啊？你想吓死我啊！”芳儿瞪着康熙，怏怏地说。

“你到底来多久了？”

“朕早就来了，只是你好像眼里只有其他人，没看见。”康熙也郁闷着呢。

“有吗？这么晚了我没有看见！黑乎乎的，黑乎乎……”

芳儿嘴巴里嘀咕着，心里琢磨着他不会是在吃醋吧！堂堂大清国的皇帝，为了她芳儿吃醋。哈哈，要是回去告诉狗仔队，这么一炒作，她不就红了吗？要知道在现代，她混得连半点绯闻都没有，就算她故意和那些男明星搭讪，那些记者也当她透明，把她剔除在新闻之外。

“这么大的月亮你看不见！恐怕是看见了别人没心思看朕吧！”怎么越来越浓的酸味呢？

“你看见我的指头了吗？”芳儿伸出拳头，在康熙的眼睛前面晃了晃。

“没有。”康熙没好气地回答。

“这就对了嘛，我伸手了，但是你却不见五指。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看不见你不奇怪啦！”发表谬论是她的专长，诡辩术是她最精通的。

“朕问你，你这些天去哪里了？朕每天都在这里等你！”

康熙上下打量着芳儿。从她那狼狈的样子看出这些天她肯定不好受。他哪里会想到这都是她自作自受。康熙有些心疼地将她凌乱的头发拨到耳后，帮她擦掉脸上的泥土。她身上的斑斑血痕，像颗尖刺扎在他的心中。

笨得像猪一样，如果她被刺客抓去了，怎么会到这个树林来嘛。就算被放了，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来这破地方，自作聪明的家伙。

“他们打你了？”康熙一把抓住她血迹斑斑的手说道。

“你这么凶干什么？”

是她自己挂伤的好不好！他们把她当菩萨来款待怎么会打她呢？要是他知道自己的遭遇肯定大跌眼镜！不对，古代人不带眼镜的。不过要装得可怜一点才可以。

“呜——他们让我洗马桶！他们都凶巴巴的，还好我机灵逃了出来，不过我又迷路了。他们都是反清复明的，一个个功夫都很高。还

想把我卖到妓院里去……”

“什么，他们还对你做了些什么？”当听众专业点好不好！不要总插嘴，都打断编故事的思路了。

“还做了什么？他们可能打算做什么，不过我跑了，就什么都没做！他们逼我带路去皇宫抓你，我宁死不屈，他们打我，饿我，我都没有答应！他们说只要我带他们去抓你就放了我，还给我银子。说他们的目标不是我，我还是不答应……”芳儿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说了很多，就是要康熙明白，自己是被他连累的，是她讲义气，替他受了这么多的罪。总而言之，就是他欠了自己的！

第十一章 耍诡计逍遥天地会(6)

“没事的，以后不会了！”康熙一把将她搂入怀中。他干什么，干什么抱着她？

“你身上什么味道？”康熙皱着眉头。

“我不是说了我逃跑的时候还在帮他们洗马桶吗？”

嫌脏就不要抱，都喘不过气了。自己还不是为了他才跑这来的。对了，来这里是要通知他鳌拜派人来抓他的！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对了，玄烨，我是要告诉你……”这才是要紧的事情啊，怎么每次都是最后才想起来呢。

“当心！”

树林里突然射出一支箭。康熙抱着芳儿几个连续转身，避了过去，她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妈

Chapter_3

呀，杀过来了！康熙眉头一皱，飞身向射箭人奔去，脚下一踢就将来人踢倒。一个侧身，他抓住了另一个人手上的弓，握弓的手向外一封，将他击倒。丢开弓，抓住面前人的手，右手出掌，向内突然的闪回，并指如箭，飞速点去，瞬间将那人击倒。他四面受敌，化守为攻，身如魅影。芳儿感觉自己像在看武侠剧，混蛋懂功夫？那他们第一次见面，他怎么会被自己扇两个巴掌？

哎哟喂，不得了了！不知哪里又射来只冷箭，从芳儿身边贴身而过，吓得她是抱着头，脚像筛糠一样。再下去裤裆就要遭殃了！看来这热闹是不能看了。早知道他功夫这么厉害，自己就不用报信了。看来这局势，最不利的就是什么功夫也没有的自己。那曹寅又被康熙给赶走了，连个保护她的人也没有。不要怪自己不讲义气了！芳儿见形势不对，转身就跑。却发现自己怎么也跑不掉，总在原地跑动，她心急之下竟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头一看，康熙正抓着她的领子。

“你抓着我干什么？”

芳儿苦着脸。看看四周的人竟然被他一个人料理掉了。她哪里知道，康熙从做皇子开始就每天练功，而且都是武林高手亲自指导，寻常之人根本不在话下。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不过你也不用溜得那么快吧。”康熙恨恨地望着芳儿，自己在那打了老半天，老婆倒想跑！

“你功夫那么厉害，我又帮不到你！”

不是她不讲义气，不过看这情形，他可能还可以跑掉，像她这样不会功夫的，现在不跑，更待何时？

“喂，我又没有说留下你一个，一起逃命吧笨蛋！这几个你是料理了，到时候万一来了更多怎么办！”真是麻烦！

“走！”康熙提起她的领子，又飞？这领子有没有这么结实啊？仙女姐姐提着她跑还可以，但是他至少是她的老公，理应温柔一点的。

可是现在看来想飞也飞不了了，一群蒙面人突然出现，拿着刀看着他们。康熙将芳儿移到自己的身后，冷冷地注视着他们。他有一种预感，这些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冲着他来的，他们不一定会要自己的命，但是芳儿却难逃灭口！

“小心！”

一只冷箭从身后直接向芳儿射了过来，康熙什么也没有想，伸手就挡了这只箭！

“啊——”

“喂，你没有事吧？”芳儿惊呆了，看见康熙满手的血。

“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笨蛋，呜——”她吸吸鼻子，这回不是演戏，是真觉得心里难过了。

“哪里有用手挡箭的啦！你有没有脑子啊！呜——”混蛋！害她难过。不对，他受伤她应该幸灾乐祸才正常啊！

“别哭，皮外伤。”

康熙拉着芳儿又想飞，却没留神脚下碰到了什么东西，只见树上掉下一张大网。捕鸟似的把这对苦命鸳鸯给吊了起来。

“笨蛋，你踩机关干什么！”芳儿拼命地挣扎着。

“死女人，你不要叫那么大声好不好！”康熙红着脸喊。这个时候了还要面子！哼！

第十二章 康熙首尝牢狱苦(1)

（牢狱）

“你不用看了，我们逃不掉的。”康熙看见芳儿在牢里走来走去的，有些不耐烦，晃得他头都晕了。

“如果不是你我会被困在这里吗？以我芳儿的聪明才智，早就脱险了！喂，你没事吧！”芳儿嘀咕着，却看见康熙脸色苍白，受了伤的手在不停地颤抖着。

“这箭有毒。”康熙说道，头上隐约看见汗珠溢出。

“真的？那怎么办，这里没有太医耶！不行咱们得想法子逃，不然你死了我就做寡妇了！”

芳儿紧张地凑了过去，最近好像和这牢有缘，怎么总被关进来。她看看这里，和天地会的构造差不多，脏得要命。不过这次她可不敢拿脑袋伸出去了。对了，学会开锁术还没用过呢！看来关键时刻还是这些旁门左道管用。

“等着吧，我救你出去。”芳儿看了一眼康熙，得意洋洋地说，康熙将信将疑地看着她。

“你想胡闹什么？”

“等着看吧！”芳儿拿下自己的发簪，伸进锁眼里捣弄起来。

“喀嚓……”一声脆响。

“嘿嘿，嘿嘿。”康熙看见芳儿一脸傻笑地转过头来。

“怎么了，你不是有办法的吗？”搞什么鬼？

“我被抓去了，这头上带的都由金子的变成了竹子的，不结实。”芳儿满脸赔笑。

“你到底想说什么。”

“断了。”她抓着半截发簪说道。

“断了？”

“我想用它来开锁，结果断了，嘿嘿。”芳儿已经笑不出来了。

“算了，朕也不指望你能开。你是皇后，以前是格格，这些江湖伎俩，你不会是正常的。”

“你不生气，还是你没有听明白？断了，只剩下这么多了，还有的那截在锁眼里！”他不生气，不会吧。

“你说什么！”康熙总算明白他这皇后干了些什么了。

“我……我说，就算他们想放咱们出来也打不开锁了。这锁被我给弄坏了。就是说，咱们可能出……出出出不去了。”

他的样子好像很恐怖，她又不是故意的。她本意是好的，只是技术不够嘛，第一次怎么可能很熟练？芳儿难过地坐在康熙面前，像泄

气了的皮球一样耷拉着脑袋。康熙已经不想再责怪她了。但她的小脑袋里全是自责： 怎么这么笨呢？当演员当到被导演开除，当皇后当到被刺客弄走，当小偷又被抓去洗马桶，最后想开个锁，结果弄到锁报废了。康熙看着她，噘着个嘴巴，时不时的叹气，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她不当演员是导演没有眼光，她当皇后被弄走是因为紫禁城治安不过关，她当小偷被抓是因为她本来就是良好市民，心地善良不是干坏事的料，她把锁弄坏是因为这簪的质量太差，芳儿转念一想，自信心马上又回来了！

康熙看见她又自个偷偷笑了起来，样子很是陶醉。他有些疑惑地看着身边的人，这个女人还真不是一般的奇怪。他的头有些晕了，看了看自己的手，如果毒不尽快治的话，恐怕……

“你没事吧，你不要吓我！”芳儿看见康熙的样子越来越虚弱，心里暗自着急。该死，他为什么要帮她挡那一箭！这混蛋真是个笨蛋。

“我怎么可能有事，你安静点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帮她挡箭呢？康熙自己也很疑惑，他只知道，她不可以死，不可以有事。

“你干什么！”手上传来一阵湿润的感觉。康熙看见芳儿突然低下头，给他吸毒血。

“你疯了，这样你也会中毒的！”他想推开芳儿，可是手上已经没有力气了。

“老实点！别乱动！”又没有口腔溃疡，不会中毒的！古人没常识，不过这样也可以树立自己舍己为人的光辉形象。

“就是不知道这种吸毒血的方法管用不。通常电视里的都是中看不中用！”她呱呱地说道。

她到底在说什么？康熙更加一头雾水。他看着芳儿一口一口地帮他把毒血吸出来，靠在墙上，突然觉得就这样在这里待一辈子也不会闷。他专注的看着芳儿，她的眼睛里还有刚才哭过的泪花。他受伤，她心痛了吗？

第十二章 康熙首尝牢狱苦(2)

“如果就这样过一世也够了！”康熙喃喃道。

“完了，毒进脑子里了。”

芳儿听他这样一说，用手摸了摸康熙的额头。她可没有觉得这样蹲在这里给他吸毒，浑身臭臭的也不能洗澡的日子可以过一辈子。

好容易血流得干净了些，芳儿蹲坐在地上，想着自己最近的遭遇感慨万千。自己被关在这里不会被杀掉吧，历史上也没说康熙和皇后死在了宫外呀。想到这里芳儿放心起来，一点也不担心了。可是虽然死不了，自己和这个男人关在一个小地方也不爽啊！

康熙哪里知道她的心里在瞬间有这么多的变化，只看见她一下子喜，一下子忧的。突然很开心，突然又叹气。他的想法和芳儿一样，她……不会是刚才帮他吸毒把毒弄进脑子里了吧。

“你怕吗？”康熙的手缓缓移到了她身边，覆上了她的小手。芳儿挣了两下，感觉到康熙的虚弱，她放缓了动作。

“有什么好怕的！”明知道自己肯定不会死在这里，那就不怕了。

“朕还记得小时候，那时候父皇心里只有董妃娘娘，只有他的四皇子。朕那时候病了，病得很厉害。他们说那叫，可是父皇都没有来看朕一眼。甚至……甚至不让朕住在紫禁城。朕那时候才几岁，朕真的很怕，很怕会这样死去……”康熙说着，微微地颤抖着，这些心事在他心里藏着。他是一个帝王，他不可以脆弱，他肩负着整个江山，可是谁又知道他也不过是一个年未弱冠的少年？谁又知道他也会有柔弱的时候？

芳儿握紧了康熙的手，之前她并不喜欢他。这个男人自大狂妄，不尊重女人，而且花心，老婆讨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想起他奋不顾身的救自己，她的心又软了。原来，他心里也有这么多苦。原来他和自己一样从小没有爸爸妈妈疼，一样要靠自己生活。

“以后不会了，我会保护你的。”芳儿拍了拍胸脯很仗义地说。

“你……”康熙笑了，她要保护他？每次遇到这个女人，他都失态。没有了平日里的内敛和孤傲，他也会赌气也会任性。他会和她争吵，会向她讲心事，难道……这就是爱？

“你干什么盯着我看？唔——”

芳儿瞪大了眼睛，那眼神好暧昧啊！却见康熙突然低头吻住了她，专注又缠绵。他搞什么，在这种地方……心脏在仆仆仆仆的跳，好像要钻出来一样，脸上火辣辣地。芳儿慌忙擦了擦嘴巴，心里却有些甜甜的滋味。

“你，你，为什么……为什么亲我？”她低下头轻轻地说。这叫什么问题？

“朕，朕……”他的心也在跳，为什么这么紧张？“赫舍里，他妈的，朕就是喜欢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芳儿滚到一边，捂着肚子笑个不停，什么叫“赫舍里，他妈的，朕就是喜欢你！”笑死人了，要说脏话就不要打官腔好不好，老朕啊朕的，再加一句他妈的！

“他奶奶的，你还真的……笑死我了。”

“他奶奶的，有什么好笑的！朕就是喜欢你！”

芳儿已经笑到憋气了，他还真能够现学现卖的！她笑到四脚朝天，已经忘记自己还在大牢里。最后笑累了，躺在地上喘着气，时不时地再爆出几声干笑。韦小宝教会康熙“你爷爷的”，她教会康熙“他奶奶的”，还附带一句“他妈的”。看来她是更加先进了，很有成就感！哈哈哈哈。

“你能不能不笑！”

第一次对人说“我喜欢你”，结果却是这样的反应，换了哪个男人都是很挫败的吧！看到康熙一副伤心的样子，芳儿只好勉强止住笑。

“你说的是真的？你还对谁说过？”

“你一个！”

“我不信。你再说一次！”

“赫舍里，他妈的，朕就是喜欢你！”康熙望着芳儿的小脸，一字一句地说。

“以后你也不准对别人说！”芳儿望着康熙，突然红着脸低下头。

“朕答应你！”康熙认真地想了想。

第十二章 康熙首尝牢狱苦(3)

“为什么犹豫？”芳儿心里暗暗笑，有些小得意。

“大家都说君无戏言，如果你违反誓言，我就会离开你，我说真的！”

她从来没有恋爱，也从来没有失恋。话要说在前头，就算是他变心，到时候也是她甩他！自己到底什么时候喜欢他的呢？难道是他冒死替她挡了一箭！他还真是赚到了。

“弱水三千，独取一瓢！”

有几个皇帝会有机会和自己的皇后在这种地方独处，在她帮他吸毒血的时候，他已经决定顺从这个小姑娘了。这些日子他发现没有了她即便是后宫脂粉无数也索然无味，特别是今天，有她一个，即便是身陷险境也是妙趣无穷！

“快，开门！”这声音好熟悉啊！是曹寅！是曹寅，他真是她的救星！

“卑职救驾来迟！请皇上娘娘恕罪！”

芳儿身上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

“曹寅，你来了！你不是回去了吗？”芳儿问道，嗓门大得根本不像是关在大牢里的。

“卑职看见树林里有凌乱的足迹，还有马蹄和车轮的印记，害怕皇上和娘娘会有意外就一路追寻！结果发现果然……卑职怕自己一个人不够，因此临时请动地方兵力，请皇上恕罪！”

“什么罪啊，曹寅你简直酷毙了，帅呆了！我还以为自己小命休已！你真是够细心，够聪明，够……”

“咳——”康熙发出了一声不痛快地咳嗽声，芳儿却没有尽兴。

“你这叫有勇有谋，智勇双全……”

“还不快开！”曹寅一声重喝打断了芳儿的滔滔不绝，他明显觉察出了康熙眼神中的不快。

“磨蹭什么！”

“这锁……打……打不开。”手下战战兢兢地说。

“少耍花样！当心我要了你的脑袋。”曹寅怒道。

“你杀了他也没有用，这东西早给我弄坏了，嘿嘿，他没有耍花样。”芳儿干笑两声。早知道曹寅会来，她就不用弄这玩意了。

曹寅冷冷看了眼手下。手上剑一挥，白光一闪，啪！锁就掉在地上了！芳儿张着嘴巴，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那凌厉的眼神，利落的动作，真是太帅了。

“曹寅，你刚才那招教我好不好，简直太完美了，太……”

“走！”

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康熙给拉住了手，他不是中毒了没力气，走都走不动了吗？怎么拉她的手这么用力。康熙毒已经去了大半，看见芳儿瞧曹寅那样，心里更加气恼。这个在现代叫——化悲愤为力量！芳儿后来回想总算明白了吃醋是怎么一回事，嘿嘿！

……

（坤宁宫）

“主子，你……”小桃红紧张地看着水里的水泡。

突地水里冒出个人，甩了甩头发上的水。只有沉到水底下，芳儿才感觉自己洗干净了。

“快，小桃红，继续，加花瓣，你帮我闻闻，这身上还有没有味道？”还没有等小桃红回答，她已经将手臂凑到自己的鼻子面前，耸着鼻子嗅了起来。

“继续，多放些花瓣。”真是一股的大便味道。该死的女人让她洗马桶，迟早她也要抓她来洗马桶！

“再放，把所有的花瓣都放进来，小桃红，你再闻闻，我身上还臭不？”

“主子，是香的。你身上很香了。”

“真的？不对，我怎么总觉得脏啊。你再加些花瓣！加吧，快呀！你怎么了小桃红，你哭什么？”难道她不在的时候她也被人抓去洗马桶了，在芳儿心里世界上最悲惨的莫过于她洗马桶的遭遇了。

“主子肯定吃了很多苦，他们还打主子了，还让主子干下人干的活儿。”小桃红呜咽起来，看着芳儿身上的伤痕她哭道。

“没，他们待你主子就像待他们主子一样，哦，我的意思是……”差点说漏嘴。

“嘿嘿，反正你主子我不是没事吗？”她身上的伤是摔得好不好，怎么会是被打的！天地会那些人巴结她还来不及！想来想去，还是那些日子逍遥快活。

第十二章 康熙首尝牢狱苦(4)

芳儿左右顾盼，好久没到皇宫里了。不过话说回来，这里果然不是那些乡下地方可以比的，没有像游泳池一样的洗澡池，没有香喷喷的花瓣飘满水面，这里的感觉就好像做SPA一样，简直是贵族级别的。

“皇上怎么样了。”那家伙一回宫就没了踪影。她一回来就赶着换衣服，泡澡。现在终于想起来了。

“皇上他，好像受了箭伤，太医们全部在养心殿诊治呢！主子，这次都亏了万岁爷才救了你回来，小桃红差点以为再也见不到主子了！”

“谁告诉你是他救我回来的？”

什么？简直是误传！什么他救她，谁救谁还说不定呢！自己明明是靠无比的机智加勇敢才回来的，如果不是去救他也不会弄这么狼狈，或者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得罪那么多的人就不会有天地会的人要杀他，鳌拜要抓他了！从头到尾，她都是无辜被连累的。可是现在的舆论分明将她的功劳和智勇抹杀了！唰，她从水里站了起来。

“小桃红，衣服！我要去养心殿！”

……

（养心殿）

“还好毒及时被吸了出来，皇上没有大碍了。修养数日就可以康复了。”太医说道。

“没事了？”

芳儿探了个脑袋问，当然没事了，也不看看她的牺牲多大！看这家伙精神奕奕的模样也不像有事，用得着召集所有的太医吗？这些医生也真是的，他有没有事靠眼睛看就行了，用得着劳师动众的吗？

“回娘娘，皇上没有大碍了。”

“他没事行了。轮到我了，这个……本宫觉得浑身都不舒服。”芳儿把袖子一扯。

“你们谁帮本宫把把脉，也不知道是不是中毒了。”

“你们退下吧！”旁边传来一个声音，床上的康熙已经坐了起来。

“喂！”怎么全都走啊，怎么这么没有职业道德？她还没……

“行了，朕看你精神着呢，是不是舍不得朕，所以到养心殿来了？”康熙问道，嘴角挂着笑。

“你这个男人太自私了！”芳儿郁闷道。

“你自己没事了就把太医轰走，我浑身是伤想找个医生看看都不行！”

“朕学过医术。”康熙笑容满面地盯着她。

“不要！”芳儿退后一步，她不想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皇帝庸医治死的病人！

“你们都退下吧！”康熙走到门口，对宫女太监说道。

“你去哪？”

“你不是说要退下吗？”芳儿说道。

“不是说你！你留下。”康熙咬牙道。

“那为什么他们要退下！为什么我要留下？”

“你哪那么多‘为什么’？”

“不明白就要问为什么啊！”

“因为我讨厌有人打扰。”他继续笑，走到芳儿面前，突然横抱起她。

“喂，你想干什么！喂——放我下来，你想……”芳儿懵了。

“朕想把朕的洞房花烛给补回来！”康熙微笑着说。

“这个……这个……会不会太快了，我们商量一下！要不……我说混蛋……喂，唔……”

芳儿还没来得及脸红，康熙已经低头吻住了怀里这个不停说话的丫头，她真是很吵。

……

“你在什么地方？”

“你找不到我的。”被子的另一头钻出来一个小脑袋。

“你又跑哪了！”怒气冲冲地声音出现在刚才小脑袋呆过的地方。

“你抓不到我的，嘿嘿。”另一头传出来一个声音。

“喂，你耍赖！不要动我的脚，混蛋，哈哈，好痒，哈哈哈哈。混蛋！”

……

芳儿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这里是什么地方。糟糕，昨天！芳儿悄悄用手指钳起被子，撅着嘴巴，眯着眼睛朝里面看了一眼，唰地红了脸。乖乖的隆，自己这个冒牌赫舍里的牺牲可不是一般的大！

这什么东西？摸到自己脖子上突然多出了个东西，她伸手拿出来一看。一块玉佩，这不就是上次自己掉的那块吗？该死的臭男人，还说没有捡到自己的玉，骗子！

第十二章 康熙首尝牢狱苦(5)

“象征着爱情与命运的芙蓉玉？”

芳儿想起了关于这块玉的传说，圣祖康熙送给赫舍里皇后的定情信物！难道历史上的赫舍里皇后真的就是她芳儿穿越来的？虽说芳儿

来了古代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她从来没有把自己也列入历史的一部分。看着这块玉，她突然紧张起来。莫非她的命运果真如此，在冥冥中已然注定？爱情？她抿着唇，看着手中的玉石，昨晚的事情又浮现在脑海中，这是他为自己挂上的？她一阵羞涩，潮红浮上脸庞。

把玉挂回脖子，伸手抓了旁边的衣服。穿上后，蹑手蹑脚走到门前。这里是养心殿，不知道有没有熟人，反正到时候回了坤宁宫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芳儿轻手轻脚走到门前，偷偷打开一条缝，用眼睛瞅了瞅，还好没有人，她拍拍胸脯，安心了。她先将脑袋伸出门，四下张望。

“主子，你起了！”

小桃红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了出来，出现在芳儿眼前！芳儿一惊，手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门就是一关。可是由于太着急，竟然忘记将脖子给缩回来了，门猛地往她的小脑袋上一夹。她痛得大叫，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呜，她这脖子招谁惹谁了，总是被夹，这个叫伤亡惨重。

“主子，你怎么了。”小桃红推门进来。

“主子，你这是干什么啊！”

“小桃红，给我看看，断了没？”芳儿流着眼泪说。

“什么断了？”

“脖子，还在没？”好像是断了。

“扑哧！还在，漂亮着呢！”小桃红忍不住笑了出来。

“是吗？没有像上吊过的一样给夹出红印？”要那样怎么出去见人，自己还真是倒霉透顶。

“你看看。仔细看看有没有。”

“啊！”小桃红看了看，顿时红了脸。

“主子，你脖子那些不像是上吊的，倒像是皇上昨天……”

唰！芳儿立刻扶好领子，搞什么啊！看见小桃红在一边偷笑。

“你怎么会在这里？”

“皇上让奴婢在这里候着呢，说是娘娘醒了给娘娘准备洗澡水。”

“大白天洗什么澡！你给我准备些吃的。奇怪，今天大清早怎么没有听到那太监鬼叫？”

“早叫了，皇上见娘娘睡得熟，吩咐不要吵醒娘娘。”小桃红又笑了笑，有什么好笑的。自己不是结了婚嘛！

“走啦，你去看看外面有没有人。”再不走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养心殿过夜，其实皇后侍寝又有谁会认为不妥呢？

“您不会就打算这样走吧，娘娘您还是洗个澡，换身衣服再出去吧。太医准备了止痛药，娘娘洗个澡会舒服些。”小桃红将漱口的茶水端上，给芳儿梳头。

“什么止痛药，你们你们……不要胡思乱想，我昨天其实……”

小桃红捂着嘴巴，忍着笑。芳儿低头看看自己皱巴巴的衣服。

“那个混蛋……那个皇上没有说什么吧！”

“皇上他出门时嘀咕了一句，呵……”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今天才发现这太监还真他妈的吵！’”

咕咚，芳儿猛一口将漱口的茶水给吞到肚里了。她摸了摸胸口，让它下去得快些，小脸涨得通红。

“哎哟，主子，您噎着了！当心点。”这叫人倒霉喝水都塞牙，芳儿心里暗暗道。

第十三章 操古琴素手唱繁华(1)

（养心殿）

芳儿手摩挲着茶杯，小心地用手绢擦去嘴角的茶水。她不动声色地看着杯子里的茶叶，浮沉不稳。

“鳌大人，知道是谁胆敢向皇上下手吗？”许久，芳儿终于抬头看鳌拜。

康熙有事出外去了，孝庄铁了心要彻查这次皇上遭刺，故而单独召见了鳌拜，而芳儿！这种场合能少得了她么。

“回娘娘，臣已经让人严加拷问，不过昨日那些刺客全部畏罪自尽了！”鳌拜拱手道。芳儿一声冷笑，“自尽了，这可就难办了。”芳儿一声冷笑，是畏罪自尽还是杀人灭口，不用想都知道！

“臣以为只要皇上留在皇宫就不会有危险，这事不必如此惊慌！”鳌拜说道。什么留在皇宫？她还指望他出宫的时候，她也赖皮的跟去呢。这鳌拜总是和她作对，拆台嘛！

“鳌大人的意思是不是事情就这么算了？鳌大人，皇上心系百姓疾苦，社稷苍生。故微服出巡，此乃体谅万民之举。”

“娘娘明鉴。”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他居然还这么镇定！

“有大人在，能不‘明鉴’吗？”芳儿放下茶杯，抬头正好撞上鳌拜凛冽地目光，她吓得赶忙把目光转移了，他怎么这么凶啊！

“这事还要不要查，还请大人给本宫一个说法。”只要不看他，芳儿就不会害怕了。

“不能就这么了了！刺客都到皇宫里来了，这皇帝出宫走走，回来就受伤了，这还得了！”一个声音在外边响起，孝庄走了进来，苏嘛喇姑扶着她坐下。

“这事要查个清楚！皇上忧国忧民，已经够辛苦了。大人可别再弄出什么岔子。”芳儿冷冷道。

“皇上年纪尚幼，朝廷的事情自然有我们这些臣子分忧……”

“恐怕是江山也要和你们分享吧！”芳儿啪地拍了桌子站了起来。

“年纪尚幼？如今皇上已经亲政，太宗皇帝这个年纪早就驰骋僵场南征北战了！难道皇上做什么事都要‘外人’批准才行吗？”刚才拍桌子好用力，手痛死了，芳儿瞪了鳌拜一眼，都怪这家伙！

鳌拜和孝庄同时一惊，芳儿话一出口，鳌拜不禁背后发凉。孝庄看了芳儿一眼，索家的孙女果然不一样！话不多，却字字都打在要害上面，康熙已经亲政，鳌拜却不肯放权。鳌拜本来就心虚，被芳儿说出来更是冷汗直流。

“鳌大人，皇上知道你是忠臣，处处为皇上和大清着想。不过这刺客的事，皇上让你去办，你没有查出来头，反而希望皇上不要出宫，只图好省事，一了百了。鳌大人，你可知道，这也是欺君！”芳儿继续说道。

“臣不敢。”鳌拜再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

“不敢？鳌大人当然不敢。只是以后皇上交代的事鳌大人可要尽心办了，主忧臣辱，主辱……”

“臣——死！”芳儿走到鳌拜身边，一字一句道。

鳌拜身躯不禁一震，孝庄对芳儿投去了赞许的目光。这孙媳妇的确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可以比的。

“臣这就去办。”

鳌拜无奈地一拱手，抹着额头的冷汗走出养心殿。这女人不是池中之物啊！想他鳌拜在大殿上连皇帝都不怕，这女人却让他有了想逃的感觉。不愧是满洲第一才女赫舍里·芳儿！巾帼不让须眉！

“芳儿，你怎么看鳌拜？”大殿里就剩下祖孙俩。孝庄嘉许地望着芳儿。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此人才不可多得。”芳儿顺口回答。好险啊，看鳌拜那样子，芳儿还以为他要翻脸呢。这句话是芳儿打算在情况不对的时候讨好鳌拜说的。

“难得你有如此眼光，更难得你有如此胸襟。”孝庄赞叹道。

“有你这样的皇后实乃皇室之福，大清之福！”不用这样夸她吧，芳儿已经开始飘飘然了。这老太婆是越来越喜欢她了，看来自己只要在她面前摆出一副识大体的模样，就不怕混不下去。

“芳儿，这些天你在外面受苦了吧！”孝庄爱怜地说。

第十三章 操古琴素手唱繁华(2)

“不苦！”

芳儿可开心着呢，除了洗马桶的遭遇以外，其他的比在皇宫里可舒服多了。看见孝庄奇怪地看着她，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应该尽可

能地表现自己的悲惨才行啊。

“不苦，芳儿这些苦不算什么。芳儿不在的时候，祖奶奶你一个人既要忧心国事，又要记挂后宫琐事才是真的辛苦。”自己都这样说了，你还不感动，她自己都感动了。

“这孩子，看着就让人心疼，和皇祖母说说，这些天你是怎么过的。”

芳儿眼珠咕噜一转，立刻拿出了周星星同学太师府前哭小强的本事来，各种表演功夫一齐用上。就看见孝庄时而紧张，时而微笑，时而激动，时而又伤怀。看来自己不仅仅能当演员，还可以当编剧了，到时候回去来个自编自导自演，哈哈哈哈！

孝庄抹着眼泪，自己真是越来越疼这个孙媳妇了。只是她那固执的孙子呢？哎，听说昨儿个，他还不让太医给芳儿瞧病。孝庄心疼的看着芳儿，真是可怜的孩子。昨天养心殿的奴才都给康熙赶走了，发生了什么孝庄也不知道，只希望自己那孙子不要欺负芳儿，这让她不禁想起自己的亲侄女——博尔济吉特氏。难道皇后的命都是如此吗？

……

（储秀宫）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幽幽。朝朝与暮暮，我切切的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

远远的歌声传来，凄婉哀扬。康熙不禁被歌声吸引了。他朝声音的方向走去。只见一女子正在抚琴而歌，绝色的脸上是淡淡的落寞与哀愁。

“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份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

女子已经完全投入到自己自哀、自怜的歌声当中，竟然没有发现有人已经注视她很久了。

“好曲，好词，好嗓！”听见有人赞叹，她吃了一惊，见是皇上，立刻参拜。

“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没发现皇宫里有这样的人物？

“撒宁儿。”香香答道。

“是苏州今年选送的秀女。撒宁儿不知皇上在此，惊了圣驾。”

“不碍。朕问你，这歌是你自己写的？”康熙回味着刚才的。

“不是，只是觉得好听就拿来唱了。”香香浅笑摇头。

“是宫里流传的？”宫里有如此人才，他倒想见识见识了。

“是皇后娘娘写的。”

“是那女人！”康熙一声惊呼，说是守门的侍卫都比她有可能！

“你说是皇后写的？是不是真的？”她能写出这么哀怨的调子？她脑子进水了？

“奴婢不敢欺瞒皇上。”

“你刚刚说你是哪里送来的秀女？”康熙忽然对这个美丽的女子有了兴趣。

“我是张煌言的孙女儿。”香香抬起头来，毫不畏惧地望着康熙。

“你说什么！”康熙脸色骤变。

“皇上可记得醉香楼的香香姑娘？”

“什么醉香楼？哪个香香？”

“就是皇上一定要娶的那个妓女，她就是撒宁儿。皇上从来没有到过醉香楼，也不认识香香，当时却一定要娶香香，呵。”香香笑了笑，她就这样进了宫，住进了这深门高墙中。

“你——”

康熙记起来了，当初香香的名气很旺，自己只是不想娶赫舍里，就说要娶妓女来难为太皇太后，早不记得什么香香了。难道这就是那个被弄进宫的妓女？那个婆娘怎么会认识她？她不会去嫖妓了吧！

“皇上记得了？香香以为皇上不会记得任何一个女人呢！”

语气一转，竟然是责怪了！康熙看着她，她也看着康熙。好厉害的女人，她竟然敢这样责怪他！

“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野草已占满山坡，孤芳自赏最心痛……”香香不等康熙允许，独自回到琴边，弹唱起来。纵然她怎么样不愿意，注定要在这里枯萎，她也不愿意争宠，因为不爱。当她听见这首歌，觉得就是为自己而唱。不错，为自己而唱，也为这宫里所有女人而唱。得宠也罢，冷落也罢，刹那芳华，弹指红颜，谁又能留住?

第十三章 操古琴素手唱繁华(3)

“撒宁儿，朕记住你了。”康熙点点头。

“你为什么告诉我你的身份，你不怕朕……”

“我不怕，如果皇上杀我，那是恩赐。”香香头也没回。

她为什么会写这么哀怨的曲子？他哪知道，整个皇宫的人都认为皇上讨厌芳儿。芳儿也懒得解释，到处摆出楚楚可怜地样子来博同情，同时败坏他的名声。芳儿已经打定主意了，如此安排，以后有什么事，就算是她不对，大家也一定会认为是他的错，这叫同情因素，哈哈。

……

（坤宁宫）

回到坤宁宫，芳儿咕咚咕咚喝完桌子上的热茶，长长地舒了口气。哇，今天真是惊险啊，自己竟然教训了鳌拜一顿！自己想起来还后怕呢！芳儿心里嘀咕道。有什么好怕的呢，我是皇后呀，应该是鳌拜怕我才对！老虎厉害吧，都被打绝种了，狗熊凶猛吧，都给泼硫酸了！他鳌拜再厉害最后还不是被弄到大牢里去了，嘿嘿，干什么要怕呢……芳儿正自我安慰着，突然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你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芳儿冲来人骂道。

“是谁边走路边自言自语的呀。你神不守舍的在干什么？”康熙问道。

“谁神不守舍了！”芳儿心里理亏倒也不说什么了。

“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份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康熙突然轻唱起了这几句歌。

这年头真是见鬼了，他竟然会唱这首歌，芳儿愣愣地看着他。自己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毛病。不过听见康熙这样一个古代的大男人哼唱《女人花》，芳儿背后的毛都立了起来，咿呀，真恶心！芳儿背过头，朝身后做了个狂吐的动作！康熙本来想看看她的反应，却发现她露出了厌嫌的神色。

“你听过这首歌？”这歌不是她写的吗？

“听是听过，不过这版本还真新鲜！呵呵。”她笑得很勉强，都跑调了！

“听撒宁儿说是你写的？”康熙怀疑地说，越看越不像她写的，一点对自己作品热爱的感觉都没有。

“我？嘿嘿。”原来他是听香香唱的啊，害她奇怪了半天，还以为这男人也是穿越来的。

“对，对，是我写的，胡乱写的。”芳儿干笑了两声，身在古代就有这样的好处，什么好东西都可以说是自己的，反正没人揭穿。

“胡乱写就有这样好的调子？还是什么高人指点的？”康熙不相信的看着她。

“要不，你现在也胡乱来一段？”康熙为难道。

“我现在没兴趣！瞧你那样，也不知道灵感是什么！你怎么这身打扮？你要出宫？”芳儿突然发现康熙身上的衣服换做了普通的长衫，顿时兴致来了。

“你要去哪里啊，带我去。”她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不行，你怎么可以出宫。”康熙皱着眉头。

“带我去，带我去，大不了我唱歌给你听，你要听什么？带我出去嘛——”她竟然会撒娇，是不是真的闷坏了。

“朕不是出宫玩的，是去索府，那里没什么好玩的。”

“好玩，那里我最熟了！”哪都比这里强啊，这里才叫没什么好玩的。

“对了，你去我家干什么？”芳儿眨巴着眼睛问。

“不行，你乖乖留在皇宫，哪里都不可以去。”

康熙去索家一来是关于刺客的事想和索尼商量，二来是有些汉人学士不愿入宫，但却敬重索尼，他便以索尼老来弟子的身份向他们请教，这事十分隐秘，索尼也没让外人知道，连他的孙女也不知道有位龙公子曾经在他们家和一群书生学习。

他怎么这样啊，没有人情味！她都快闷出病了，早知道当初怎么也不能回宫！还不如在天地会那些时候来得自由呢！芳儿挫败地坐到椅子上，叹起气来。她不时悄悄用眼角瞟康熙的反应，就不相信你不心软！康熙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芳儿那样子凄楚无比，梨花带雨。总算知道这女人讨皇祖母欢心的原因了，她还真能装啊！

第十三章 操古琴素手唱繁华(4)

“行了，甭演戏了，换男装，和朕出宫！”康熙撞了撞她的胳膊，一个人出宫有什么意思，看不到她，听那些老头子讲课也无聊啊。

“真的，你早说啊。”芳儿一下子跳起来，一把抹干净刚才卖力演出残留的泪迹，吧唧往康熙脸上一亲。

“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混蛋！”然后就是一溜烟跑到里屋，换衣服去了，剩下康熙半天摸着脸回不过神来。

……

“羊车望断又黄昏，懒卸新妆掩苑门。风逗乐声歌燕喜，不知谁氏已承恩……”一个女子淡淡吟道。

“皇上有多久没有来这里了？”

“娘娘，皇上怕是要料理国家大事，忙。”

“哼！忙，怕是被哪个狐猸子迷了吧！”那女子临窗而坐，细长的眼睛里一片冰霜。

“娘娘！”宫女小心地看了看四周。

“小心隔墙有耳啊！听说，皇上这些天在皇后娘娘那里……”

“怕什么，我进宫的时候赫舍里还没进来呢！我问你，昨天让你打听的那个唱曲的女人是哪里的，你打听得怎么样了？”

“回娘娘，好像是叫撒宁儿。”

“这些女人真是一个比一个会耍手段！”她恨恨的说。指甲掐入手掌里，许久没有再说一句话。

……

（索府）

索府倒是很热闹，翻书声不绝于耳。

房间里突然安静起来，可以听到均匀地呼吸声，正在滔滔不绝地讲学的老夫子也停了下来。他小心走到一张桌子面前，用手拿开竖立着的书本，看见一个耷拉着的小脑袋，正呼呼大睡。竟然会有人听他说话听到睡觉！多少学子都巴不得“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个年轻人却在此睡觉！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老夫子惋惜、痛心、惊诧、困惑地摇着头。

芳儿陪康熙出来听这些人之乎者也，果然是枯燥。不过让她待在皇宫她就更加不愿意，所以虽然知道很枯燥，也宁可到这里睡觉。芳儿手没有撑稳，啪嗒，整个人干脆就摊在了桌子上，竟然没有醒！看来是谁也不能阻止这个皇后娘娘会周公了。他们这些天都奇怪，勤奋的龙公子怎么会找这么个伴读？

啪，芳儿头一歪，帽子也滚落在地了，是个女人！老头儿大吃一惊，低头打量起来。标致的脸蛋上小鼻子一动一动，时不时还用手搓搓鼻子，嘴巴里吐出来的气，将老头的胡子头发吹的一飘一飘的。嘴巴吧唧吧唧咀嚼着，不会是梦到什么吃的吧？芳儿脸上露出了幸福陶醉的神色，老头儿也瞪大了眼，看得奇了，忍不住凑近来仔细研究，一副书呆子的正经模样。一边的康熙早受不了别人这样盯着他的芳儿看了，朝曹寅使了使眼色，曹寅悄悄的拉了拉芳儿的衣服。

“呃——”

芳儿不耐烦地转了个头，继续睡。老头儿也跟着她转头，继续研究起她来。曹寅无奈地看了看康熙，摊了摊手。康熙再也按耐不住，猛地踩了芳儿一脚。芳儿吃痛，猛然醒了，跳了起来，头撞在老头儿的下巴上。可怜的老头儿再也没有了夫子风度，捂着下巴哇哇直叫痛。芳儿迷糊的一手揉眼睛，一手摸头，只觉得头痛脚痛，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奇怪她没有叫痛，好像有人替她叫痛了。

第十四章 芳儿智考老夫子(1)

头好痛，脚也痛，谁踩她了？谁撞她了？

“你干什么？”芳儿看着眼前的老头儿，摸着脑袋问。

“还不给先生道歉！”康熙沉沉地声音传来。

“道歉？”

见康熙瞪着她，还迷糊的芳儿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哦——对不起，我太困了，所以睡着了。”不是这件事情道歉，是你撞了先生的下巴！康熙郁闷地扭过了头！

“你没事吧，下巴怎么了？”芳儿问道，极其关怀地样子。

“你刚才撞到先生的下巴了。”康熙说道。

“不会吧，对不起！”芳儿愧疚道，突然又觉得不对。

“可是……你的下巴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头上？”

“咳——”老头儿艰难且尴尬地咳嗽了一声，刚才盯着一个女子看实在有失礼数，被芳儿一问，更加难为情了。

“你是女子，怎么会在这里呢？”他问道，康熙一惊，开始思索怎么替芳儿圆谎了。

“你的问题怎么这么奇怪啊，我在不在这里和我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

芳儿更加奇怪了，芳儿心里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不让自己来了，以后混蛋就不让自己出宫了，自己就要无聊地留在皇宫里，日后的生活就没有乐趣了……总之这老家伙要坏她好事！

“芳儿，不可对先生无礼！”康熙喝道。

“这里是男人待的地方，不适合你，你不是睡着了吗？”康熙说道。

“我又听不懂你讲什么，怎么可能不睡着？”芳儿回敬道。

“这……”夫子拿着书。

“你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

“《中庸》啊。”芳儿甩手道。

“我问你，知行孰重？”

“当然是行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糟糕，这个崇尚程朱理学的老家伙不会宰了她吧！

“你认为呢？”他问曹寅。

“朱熹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行后。以功夫言，则知轻行重。”他不说芳儿错，也不说她对，倒是回答得很讨巧。

“你呢？”夫子问康熙，芳儿也看着康熙。

“毕竟行重，若不能行，知亦虚知耳。”康熙回答则是明显偏袒芳儿了，芳儿心里高兴，手悄悄地握住了康熙的手，觉察到他手一震，芳儿看向他，康熙冲她微笑。

“哼！”

夫子恼怒地看了康熙一眼，女人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把他最得意的门生都带坏了。芳儿得意地看着他，又看了眼康熙。康熙抓紧了她的手，眼中全是鼓励。

“你别总问我，我也问问你，老头儿！”她说道。

“芳儿！”康熙轻斥，芳儿冲他做了一个鬼脸“你能问出什么来？”先生的手在胡子上一捋，笑道。

“我问你一个简单点的问题，一条毛毛虫后面跟了一条毛毛虫，可是前面的毛毛虫说它后面没有跟毛毛虫，你说为什么啊？”芳儿问道。

“毛……毛？”芳儿一咕噜说了一大串，那老头儿就只听见什么毛啊毛的，还反应不过来她问了什么。

“因为前面的毛毛虫在撒谎！”芳儿话音刚落，曹寅忍不住笑出了声，康熙瞪了曹寅一眼，曹寅赶忙收了笑。

“因为在说谎啊。”老头一本正经地点点头，似乎学到了什么大学问。

“再问你，是木棍打头痛还是铁棍打头痛啊？”

“自然是铁棍。”

“错，是头最痛。这问题我问过的人中，你是唯一一个答不出来的！再来，你会数数吗？好，我问你，这是几？”芳儿伸出一根手指。

“一。”老先生毫不犹豫。

“答对了，继续。这是几？”芳儿伸出了两根手指，老先生对于芳儿提出如此简单的问题感觉有些不高兴。

“二！”声音有点不悦。

“一加一等于几？”芳儿伸出了三个手指。

“三！”话一出口，他猛然觉悟，芳儿早已笑到肚子痛。周围的人不免都佩服起这个女子来，康熙赞许地看了看芳儿，曹寅笑着看着她，不出声。

第十四章 芳儿智考老夫子(2)

“算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听仔细了。”芳儿肚皮都乐开了花。

“ 一等于五，二等于十，三等于十五，四等于二十，我问你五等于多少？”

“二十五！”老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

“狗熊是怎么死的啊？”芳儿看见大家一脸疑惑，很是得意，古代人果然好糊弄啊。

“笨死的！我不是告诉你，一等于五吗，那五自然等于一了！”

“啊？哈哈哈！妙，妙！这位芳儿姑娘以机巧考倒在下，果然是心较比干多一窍！”老先生没有责怪芳儿，反而开口称赞她道。

“先生太抬举芳儿了，她不过是有些小聪明罢了。”

康熙听见大家夸她心里很是高兴，但看见芳儿得意洋洋地样子不免又想打消她的锐气。

“论到真才实学，芳儿还差远了呢。”

“要不要再来啊？”芳儿磨刀霍霍，摩拳擦掌。

“芳儿姑娘果然，果然……”夫子擦汗道，一时钦佩得不知道说什么。

“这位芳儿姑娘是……”

“是索老大人的小孙女。”曹寅回答。

“早就听闻索大人的孙女，当今的皇后娘娘是满洲四全女子，大清第一才女，今日发现连小孙女都是冰雪聪明无人能及啊！”

干什么都一脸崇拜的？搞得她都要骄傲了。芳儿正得意时，发现康熙正看着她出神。她，为什么会和自己小时侯印象中的赫舍里相差这么多呢？

散了学之后，夫妻二人回到宫中，康熙又死皮赖脸地留在坤宁宫不走了，而且杵在茶几上望着芳儿发呆。

“在想什么啊，小混蛋。”芳儿被康熙看得直发毛。

“想你。”

他回答。芳儿脸一红，手往康熙身上拧去，却给他抓住不能动弹。

“不要离开朕。”他呢喃着将芳儿搂在怀里。

“好。”

“留下来陪朕。”不要拿胡子在她脸上擦，很难受的好不好！

“这里本来就是我住的地方啊。”芳儿忍不住道。

“对了，今天为什么要帮我。”

“你是说夫子那件事？”

“就是啊，你不是很崇尚那个狗屁学说的吗？”

“‘朱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于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这是你说的吧。”芳儿继续说道。

“是朕说的。”康熙笑道。

“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一家，非此……”

“求求你别再‘非此’了！”芳儿举双手投降，她古文学得狗屁不通的，他还对着她说些她不明白的话。

“也就是说你不是真的崇尚这个狗屁理学，也不是真的喜欢夫子的课，而是为了钳天下之口，避狄夷之称？也就是说，混蛋其实你不是脑子有毛病，你还是很正常的！”

“脑子有毛病？”康熙拉了脸看着她，早知道她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我以为你脑子坏了才听夫子讲课听得那么开心！”芳儿说道，康熙哭笑不得。

“所以说嘛，”她继续摇晃着小脑袋，“我们还是很配的。”

虽然不知道她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康熙心里还是一热，把她拥入怀中。

第十五章 装贤惠呆芳儿扮淑女(1)

（坤宁宫）

芳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能玩的都玩过了，能看的都看过了。自从上次把老夫子耍了以后，康熙再也不带她出宫，闷得都快生虫了。为这事她是脾气也发过了，娇也撒过了，康熙就是不肯放她出去。在古代电视也没有得看，她来古代的时候还在放《犬夜叉》呢，不知道结局怎么样了。

“主子，你又睡觉？是不是身子不舒服，让太医来瞧瞧吧。”小桃红哪里知道她心里的弯弯道道。

“小桃红，太医住什么地方，能不能让我去瞧瞧。”她就是不想待在宫里。知道为什么皇后那么短命了吧，这就叫积郁成疾！

“主子，哪有您去瞧太医的道理？”小桃红的话让芳儿更失望了。

“皇上呢？”

“主子，早上皇上才走的。主子，您别怪小桃红多嘴，这些天皇上都在您这里……虽说您是皇后娘娘，可是平时您也得劝着点皇上多去其他宫里走动走动，才不至于坏了规矩，落了别人口实。”

“劝他去别的女人那里！”芳儿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小桃红，有没有搞错，哪里有把自己老公往外面送的道理，她拦还来不及呢！

“不成，不成！那怎么成，小桃红，你这话什么意思。”

“小桃红知错了，娘娘您别生气。”见芳儿脸色大变，小桃红忙劝道。

“我不生你的气，可是我不喜欢他和其他女人在一起啊！”

“娘娘，您是六宫之首，要有容人之量。先帝的皇后就是因为嫉妒董妃才被顺治爷厌弃，废了后。董妃就经常劝顺治爷去其他娘娘那里，顺治爷特别喜欢她。”她这个主子什么都好，就是有些事太马虎了。

“她让顺治爷去别人那里？这女人厉害！等等，你说什么？废废废后？”芳儿打了个激灵。

看来以后要对混蛋好点，自己怎么忘记了那个什么皇后也是可以废了的。万一皇后当不了了，自己不是要被人欺负，现在怎么说自己还是这后宫的大姐大啊！

“对，先皇顺治爷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被贬为静妃的时候才十五岁。就住在永寿宫里，这永寿宫也就变成了一座冷宫了。”小桃红叹息道。

芳儿眼珠子咕噜噜的转了起来，当不当皇后不打紧，要让她住冷宫还不如杀了她算了，该巴结着点儿混蛋了，可是混蛋的品味好像不怎么样，不知道他喜欢哪一款的女人。万一他记仇的话，自己得罪他这么多次，不就要完蛋了。想着想着，她的心里不禁发慌，似乎那悲惨的日子已经来临了，自己正在冷宫里面一样。

……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吉祥！”

芳儿乖乖的拜倒，如果真的像想象中那么可怕的话，现在开始就要挽回了。真是的，怎么忘记了皇后也不是金饭碗，干得不好一样下岗的啊。早知道就应该表现得好一些，反正在芳儿心中，自己是不怎么讨这欢心。

康熙皱了皱眉头，平时一进来，她就直接喊他的名字。早已经习惯听她喊自己玄烨了。每次他都会让宫女太监离开，就好像普通的两口子一样，互相称呼，今天好像有些不对劲。

“皇上，您坐。今儿个早朝辛苦吧。”

芳儿特别殷勤的给康熙捶背，自己可以讨老祖宗欢心，自然也可以在混蛋面前当贤妻了。康熙更加疑惑了，警觉的看着她，她不会有什么更加厉害的招数在等着招呼他吧，还是真的在皇宫里闷出问题了。

“哦，臣妾知错了，后宫女子是不能过问政事的。”见康熙神色不对，芳儿以为是自己的话惹恼了他。以前问他什么事，他总用这样的理由拒绝回答。芳儿小心的赔罪，这皇后怎么做得这么辛苦啊。

“你没毛病吧！”康熙警惕的问。

“你才有毛……哦，没，臣妾谢过皇上关心。”

差点就白装温柔了，不过，为什么在别人面前都可以扮演好女人，到他面前就演不了了呢？

真是在皇宫里闷坏了，看来还真得带她出去走走。现在这个芳儿让他觉得有些毛骨悚然，极其诡异。

第十五章 装贤惠呆芳儿扮淑女(2)

“你到底怎么了？耍什么花样。”

“臣妾是东宫之主，日后会做一位好皇后，母仪天下。”回答依然是柔柔的。

“真的？那给朕洗脚吧。”

“你自己没有手啊！”糟糕，又说错话了。

“龙脚要龙爪子……不是，我的意思是您是千金之体，我是普通女子，怎么可以给您洗脚呢！”自己有手还要让她干这事，那臭脚……好好好，忍，继续忍。

“我给你洗。”芳儿嘟起嘴端上一盆水，开始狠狠地扯他的裹脚布。

这主不能得罪，虽然以前得罪得不少了。为了避免矛盾激化，自己就认倒霉了。谁让你穿越来当了赫舍里呢，要是当了康熙的话就没这么多麻烦，还有满屋子的美女收藏。

康熙忍住笑，小东西突然想装贤惠了。都露馅了还死撑。只是她突然转变有什么原因呢。他看芳儿眼睛里满是委屈，嘴巴里嘀咕着，很为难的给他洗脚。

“轻一些，你是给朕洗脚呢还是搓澡呢！”康熙故意板起脸。

“你你你你你……”气死了，是不是存心为难啊！

“您还有什么吩咐啊。这样的力度可不可以。”芳儿做了个深呼吸，展开了笑容。奇怪，董妃怎么能那么贤惠呢？芳儿对那些温柔多情的女人向来是心存神往，因为自己就是当一天这样的女人都好像骨头要散架一样。

“给朕捏捏脚。”康熙努力继续装酷，今天走什么运，竟然能得到他的皇后娘娘的细心呵护。

“还要捏脚？”什么东西嘛，难道他的其他嫔妃都是这样过来的。

“皇上，以后，您要经常去其他妃子那里走动走动。”

如果这样，她宁可把他赶到其他娘娘那。原来这就是董妃把顺治爷赶到别的宫里去的原因啊，不堪忍受，原来如此，芳儿终于有同感了。

这就更加奇怪了，完全不像她的作风。刚才康熙一直在观察她的表情。她根本就不懂隐藏嘛，一脸不情愿，但最后让他去别的女人那里倒好像是真心话，说得特别轻松，让他很恼火。

“你不想看到朕吗？”

“最好是不要再来了，”今天就够她受的了！

“啊，不是不是，臣妾是怕皇上总看到我会看腻了。”芳儿挤出笑容。

“如果说朕看不腻呢！”康熙托起芳儿的下巴说道。

“用力些，嗷——你那么用力干什么！”芳儿手上一使劲，听到康熙一阵怒骂。

“喂，你存心整我是吧！我都这样了，你还找茬！”芳儿猛的站起来，气呼呼的瞪着他。

“我长这么大还没给谁捏过脚呢！”这回完了，芳儿当当敲了敲脑袋，刚才不白干了！

“确切说是你存心让朕整。”康熙乐开了花。

“得了便宜还卖乖！”反正都当不了淑女了，她也不想当了。

“你干什么，喂！”看见她拿起洗脚盆，似乎要拿某样东西淋他。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他笑着按住了她的手。

“是小桃红说得罪了你，你会像你爸爸一样废了皇后嘛。”

“你怕朕废了你。”原来她也知道自己这个皇后当得不称职啊，古往今来只有他这个皇帝的皇后是这样的吧。

“你是皇帝呗，你想废谁就废谁。我就像那砧板上的肉一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芳儿厥着嘴。

“如果朕说即便你很没有皇后的样子，也不会废你呢。”康熙笑道。

“你说真的！你说过的话不能反悔，以后即便我做错事，你也不要把我打入冷宫！”芳儿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早知道就不用这样低声下气的了。

“君无戏言！不过如果刚才你一盆洗脚水淋了下来，朕湿辘辘的从坤宁宫出去，谁都保不了你！”康熙故意沉着脸说。

“那，反正你说了，我以后要真做错了事，你无论如何都不可以……”

“要不要下个圣旨，立个字据？”

“最好是这样。”芳儿心里嘀咕道。

第十五章 装贤惠呆芳儿扮淑女(3)

“如果有什么免死金牌免罪金牌尚方宝剑之类的东西……”

“免死金牌，哈哈！还有这种东西？”怎么没有，人家小燕子就有！好像还挺有用的，怎么到了康熙这儿就没了。

“喂——你干什么喂——”

“替你洗脚！如果朕对不起你，以后就罚朕这个皇帝给你洗脚，总行了吧？”康熙已经开始脱她的鞋子了。

“那太便宜你了，喂——你不要玩了！哈哈哈哈，不要动我的脚，水凉了——哈哈哈哈！”

……

“喂，他是谁？”

“谁啊，不要吵我睡觉！”

“你梦里叫的‘杀生丸少爷’是什么人？”愤怒的声音。

“是狗狗的哥哥。”梦里回到了《犬夜叉》时代，真幸福啊！

“狗？”

“哦，是我养的的名字，嘿嘿。”糟糕，又弄错了。她讨厌被叫醒，梦到一次杀生丸殿下容易么，继续睡。

“芳儿，芳儿，还真能睡。”

第十六章 孤单红豆吟相思(1)

（储秀宫）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曹寅的心突然像被什么东西给刺了一下，握剑的手颤抖起来。这后宫之中，哀怨之人本不少，可是……他搜寻声音的来源，看见一女子正坐在一明琴边，手指在琴弦间游走，声音有若滑锦，细腻又坚韧。

“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

她微微皱眉，眼神飘渺悠然。嘴角锁出一抹寂寞，眉梢微曲，眼神缱绻。曹寅注视她片刻，突然拔剑飞舞，震下片片落叶，散落四周。

“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啊——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绿水悠悠，绿水——悠悠——”

曲罢剑停，落英缤纷。那女子缓缓抬头，手指拾捡起一片落在琴上的叶子。

“曹大人好剑法！”她声音温婉。

“娘娘您的琴也弹得很好。”这个女子这样伤怀，让他莫明难受，心中有种想抱住她，好好安慰的冲动，一时间早忘记了两人间身份的隔阂。

“我不是什么娘娘，让曹大人见笑了。我叫撒宁儿，乳名一个香字。大人若不嫌弃，可以叫我香香。”香香淡淡地笑笑。

“主子始终是主子，曹寅不过一侍卫，不敢越了规矩。”

“曹大人身为御前带刀侍卫，常伴皇上左右，比起这后宫女子，不知幸运多少。”香香手在琴上抚过，滑出一串音。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啊——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绿水悠悠，绿水悠悠……”

她弹琴的手指有些不听使唤，因为刚才她唱的时候，曹寅也在轻声相和。而且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她。深坐蹙娥眉，但见泪痕逝，她的心是苦的吗？自己怎样才可以给她保护。

“曹大人原来也是知音人。”又一曲结束，香香妩媚的眼睛静静的凝望着曹寅，一时间两人都不说话，仿佛时间都停止在这一刻。

……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这首歌不是《红豆曲》吗？前面两个深情注视的人！天啊！香香那女人居然把她教给她的曲子唱给曹寅听！

“娘娘，您去哪，当心一点！”宫女们见芳儿猛地朝那边跑，吓得连忙追上去。

“你们俩发什么呆啊！你们……”

看见芳儿来了，香香和曹寅同时煞白了脸。等到他们看见芳儿身后的人的时候，脸色就更加难看了。

“皇上。”曹寅当即跪了下来，冷汗淋淋。

“你们俩在这里干什么！”康熙面无表情。

“臣……臣……是臣一个人的错！”曹寅惊道。

他怎么那么怪的表情，香香怎么把他孙子写的词提前唱给他听，这什么跟什么啊？芳儿咬着唇想。

“你很会弹琴嘛，弹首《春江花月夜》给朕听！”康熙看看跪在地上的曹寅，又望望站在一旁的香香，她依然是那副淡漠地样子。

“《春江》这么华丽的曲子只能用箏弹，这把明琴弹不起！”

香香抬头，毫无畏惧地和康熙对视。康熙和曹寅都是一震，曹寅诧异地望着她，这样的女子，骄傲的守着自己的尊严，偏偏却又处在最无视尊严的地方。

芳儿注视着呆呆的曹寅，据她后来分析，曹寅当日的表现叫做“书呆子式的色眯眯”。（据不可靠消息透露，曹寅自此后经常哼唱此曲。曹雪芹从小目睹爷爷唱曲时的专注，爱好写作的他便将爷爷的形象加于他第一男主角身上。还听爷爷描述过一女子： 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比西子胜三分。在曹雪芹幼小的心灵中形成了极大的震撼，对这样一位有着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的女子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神往，并将此形象记录于自己的小说中。）

第十六章 孤单红豆吟相思(2)

“你怎么站在我身后一声不吭！曹寅怎么会在这里？他给你办事的对不对。”气氛好诡异，芳儿不得不出声来打破这尴尬的僵局。

“你这个女人这么多问题，要朕回答哪一个？陪朕走走！”康熙当然也觉察出来，顺水推舟叫道。

“不行我赶时间。很晚了！拜拜！”芳儿却急冲冲地跑了开去，回头给康熙来了个飞吻。周围的宫女太监都奇怪地看着她。

“拜拜？”什么玩意？这女人怎么这样！

……

（慈宁宫）

话说芳儿自从得到康熙的承诺，无论她做错什么都不会被打入冷宫之后呢，是高枕无忧，日子过得自在逍遥。

“芳儿给皇祖母请安。”每天给孝庄请安是必需的，讨好孝庄这叫双保险！还好没迟到！

“皇后娘娘，您可来了，昨天的故事讲到一半就走了，老祖宗惦记了一天了。”苏嘛喇姑说道。

“什么故事啊？”

“就是那个郭靖有没有发现黄姑娘是女人啊？”苏嘛喇姑问道，激动得犹如怀春的少女。

“肯定没有发现，就他那呆样。我都发现了。”孝庄说道。什么叫你都发现了，是本格格告诉你那乞丐是女的好不好，你们古代人不是从来分不清女扮男装的吗？

“我就喜欢他那呆样，老实，瞧着就可靠。”苏嘛喇姑说道。

“他才不会看上你呢，我猜那黄姑娘换上女装肯定是一美人！”孝庄争辩着。

看到了没，谁说老太太不可以娱乐了，别人‘玉米’里还有很多老奶奶呢！

“芳儿，你快讲啊，急死我了！”孝庄已经等不及了。一天看不到芳儿就睡不着觉，这些故事她整天惦记着，比那些唱烂了的戏好听多

了，新鲜着呢！

“好，继续讲。昨天讲到有一位英俊潇洒，帅到掉渣的翩翩佳公子在比武招亲赢了穆念慈以后不愿意娶她……”芳儿清清喉咙。

听过《天方夜谭》吗？知道《一千零一夜》吗？知道那王后是怎么保住小命的吗，就是靠每天没有结局的故事，吊住那皇帝的胃口。想不到这招在这里也这么管用啊。看来不管外面流行趋势是什么，经典就是经典，恒久不变啊！芳儿暗自得意，讲完了《射雕英雄传》，就是《神雕侠侣》接档，后面还有《倚天屠龙记》跟着。不要说一千零一夜了，就是一万一千夜她也有东西讲，讲完了金庸就讲古龙、梁羽生、还珠楼主、王度庐……嘿嘿，还怕这太皇太后不把她当宝贝宠着！

“后来啊，道士对郭靖说如果不在一天之内找到这几味药材他就会残废……”芳儿继续讲道，她是学表演的，边讲边演，好像自己就是里面的人物一样，看来张纪中没有找到她来演黄蓉是天大的损失。

“哟——！”

“哈——！”

“啊——！”

“哇——！”

“……”

听故事的人时不时发出各种各样的感叹声，听得是津津有味。不能怪她们啊，这古代娱乐方式本来就不多，不是唱戏就是说书，哪里有这样生动新颖的故事加表演看呢。

“郭靖找遍了全城的药铺，心里着急吧？”

“急！”下面异口同声。

“对呀，急！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小朋友递了封信给他，他的黄兄弟约他。他立刻就去了，这个时候，看见湖中心的一个小船上面，一个天仙一样漂亮的女子在喊‘靖哥哥，靖哥哥’，一看，可不就是黄兄弟嘛。这时郭靖觉得自己就快要死了……”

“为什么觉得自己要死了呀？”苏嘛喇姑立刻问。

“我口渴了。”芳儿砸砸嘴。

“还不快给娘娘倒茶。”孝庄喝道，她急着听下面的呢。

芳儿喝了口茶，继续说道：“你们不知道，那郭靖的妈妈告诉他贺兰山上有很漂亮的仙女，一些男子看到仙女舍不得走，就这样冻死在山上了。这郭靖看到黄蓉以为自己也看到仙女了，这不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嘛！”芳儿解释。身边的人连连点头，连旁边的宫女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探长了头，瞪大了眼，半张着嘴巴，竖直了耳朵，聚精会神听她的故事。

第十六章 孤单红豆吟相思(3)

孝庄满面红光，真是喜欢这个孙媳妇。要是没了她，这生活还有什么意思。这个人人敬畏的孝庄皇太后，看着芳儿，就变成了慈祥的老奶奶。加上芳儿“老祖宗”、“皇祖母”、“祖奶奶”是一个比一个叫得亲，一个比一个喊得甜，哄得她眉开眼笑。

“……”

“后来呢？”

“什么后来？”

“黄姑娘和那个白衣男子不是文斗吗？他们谁出了那个圈子啊？”孝庄着急地问道。

“谁赢了啊，这个嘛……”芳儿眼珠子转了转。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义——从今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痴爱所依——”芳儿顿了顿开始唱。

“完了？”

每次听见她唱这首曲子，就知道今天到此为止。所有人都开始郁闷起来。

“明天继续。”芳儿笑了笑。还不完吗！主题曲她都唱了，不完还想插播广告不成？

“把糕给娘娘端上来！”孝庄一迭连声吩咐下面。

苏嘛喇姑对身边还陶醉在故事里的宫女喊道。孝庄怏怏地坐着，撅着嘴巴，似乎还想再听。

“谢祖奶奶，苏嬷嬷。”芳儿接过，吃了个精光，说书也是体力活啊。

“芳儿，听说皇上这些天都在你那里是不是？”孝庄忽然想起了什么。

“这个……”这个也问，回答起来多不好意思啊。

“你是个好姑娘，想必皇上他也发现了。”用得着发现吗？她不是好姑娘谁是好姑娘。

“只是这祖宗的规矩，月与后妃其象，卑者宜先，尊者宜后。这……如果皇上一直留在这坤宁宫怕是不妥……”

芳儿忍住笑，如果真像孝庄说的那样，那皇帝成什么了。每天排得满满的，还规定谁谁谁几个人一个晚上，太可笑了吧。她肚子都要笑破了。

“芳儿，你可知道这承乾宫的事吗？”

“芳儿不知。”有故事听了，太好了，可是孝庄的神色好像不对，痛心疾首的样子。

“你知道这承乾宫是哪位娘娘的住处的吗？”

“请祖奶奶指点。”

“哎！她也是个好姑娘啊。当时福临对她又何尝不是百般呵护呢。他们……哎……”孝庄叹了口气。

“我哪里会不喜欢她呢，只是苍天弄人，红颜薄命，福临他也……”

“皇上他不会像先帝一样的，他……”他要是有顺治一半痴情就好了！芳儿知道孝庄说的是谁，也知道孝庄担心的是什么，她才不相信混蛋有那么喜欢她呢。她要死了，混蛋也不会跟着走的。那段千古绝唱自然不会在她这里上演。

“不会就好啊——”

孝庄是亲眼见过自己的儿子的事情，而今天的玄烨就和当年的福临一样，这叫她怎么不担心呢。如果玄烨对芳儿也这样了，那么万一芳儿有什么事情，玄烨他……满人净是多情郎，多尔衮愿意为她放弃皇位，福临愿意为董妃舍弃江山，谁知道玄烨会为芳儿做出什么来。

“您放心，芳儿绝对不会让这世上多一个先帝的。”就算她想多一个也不行啊，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自己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芳儿，我知道你不是普通女子，你是我们大清的骄傲。你是索尼的孙女，是……”孝庄没有说下去，她看着芳儿，多讨人疼的孩子，连自己都开始离不开她了。

……

（坤宁宫）

从慈宁宫回来，芳儿一直闷闷的，她撑着脑袋，无聊地翻着画册，把宫女太监都遣了出去。有时候她还真羡慕那个被顺治爱着的女人。至少有一个人这样待她，她此生无憾。而她呢？在现代被人看不起，在古代也没有人爱。想着，眼睛不禁有些潮湿。孝庄虽然喜欢她，但是她始终比不过江山重。混蛋虽然对她好，但是她终究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皇后。索尼待她不错，可是如果他知道自己不是真正的赫舍里，恐怕就不会喜欢她了。

“玄烨，你来了！”看见门开了，芳儿揉了揉眼睛，挤出一个笑容。

第十六章 孤单红豆吟相思(4)

“芳儿。”康熙一把将她搂在怀里，似乎很依恋。

“怎么了？”不对劲。

“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鳌拜欺负你了！”芳儿见康熙有些神不守舍的，心里一紧。

“芳儿，索大人他……”康熙声音有些哽咽……芳儿推开他，看着他，他想说什么？

“索大人，今天去了……”康熙眼睛红红的。

“你说我玛父他……”眼泪从芳儿眼睛里流出来。来了古代的日子，索尼一直像亲爷爷一样对她的呀。她从小就是孤儿了，从来没有谁对她那样好。尽管有时候她觉得他有些迂腐，有些愚忠，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离她而去。

“玛父走了，世界上没有人疼芳儿了……”芳儿呆了半晌，猛然大哭起来。

“朕会一辈子都疼你的，相信朕！”他轻轻吻着她的头发。

“你不会的！”她哭着说。他不会的！为什么她脱口而出的是这个？为什么她这样不安？她为何如此肯定他不会疼爱她？

“朕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像有骗过，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芳儿边哭边说，郁闷！

“这是索大人给你的。”康熙递给芳儿一封信。

“芳儿，无论皇上如何，索家人都不可有怨言。切记，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芳儿放声大哭，索尼大概平时看见了芳儿和康熙斗气，遗书里竟然特别嘱咐说就算皇帝不对也不能有怨言，否则死不瞑目。还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不是让她以后委屈都往肚子里吞吗！顿时丧亲之痛，加上千般委屈都放声哭了出来，那架势真是气壮山河！康熙见她如此伤心更是心如刀割。

第十七章 光阴飞度红颜尽(1)

（慈宁宫）

“皇后娘娘，这是太皇太后特别赏赐给你的‘锦麟玉如意’。”苏嘛喇姑将如意端到芳儿面前，芳儿看了一眼，摇了摇头。

“芳儿，你看这点心，是照西域的方式做的。”孝庄和颜悦色说道，芳儿看了一眼，还是摇了摇头。

“你说这可怎么办啊，方法我都想遍了，她就是不喜欢。”孝庄急道。

“你说这索尼怎么说走就走呢！”

“娘娘，我知道您心里难过。您就笑一个给太皇太后看吧。”苏嘛喇姑推推芳儿。

芳儿瞧了瞧孝庄，又瞧了瞧苏嘛喇姑，苦着脸笑了笑。这索尼为什么到死了留给她的遗言还护着混蛋呢，自己才是他的孙女啊，真是越想越难过。万一自己不想按遗言干呢，索尼就死不瞑目，说不定阴魂不散。芳儿真是越想越担心越想越为难。再说了，这索尼爷爷死了，皇上就不会经常去索家了，那她出宫玩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这个就叫祸不单行！

“你瞧瞧，这笑比哭还难看啊！”孝庄着急呀。

“苏嘛喇姑，你快想个法子啊，芳儿要是不开心，我这老骨头也开心不起来了！”

“我说老祖宗，能哄的都哄了，这慈宁宫可以赏赐的宝贝都翻出来了，娘娘可是看都不看一眼。您瞧娘娘遭遇这么大的变故，这心里肯定难过的呀。”苏嘛喇姑眼眶也红了。

“那你也想个法子哄哄她啊，都这么多天了，她不笑又不哭，闷在心里别闷出毛病来，你瞧瞧这孩子，让人瞧着心里就难过。”孝庄独自抹起眼泪来。苏嘛喇姑也跟着哭。

“皇上呢？他在干什么？”孝庄突然想起来。

“索大人一去，鳌拜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大人尸骨未寒，他就提出要去狩猎……”苏嘛喇姑恨恨地说。

“什么狩猎，这不是明显让皇上难做吗？这让索家的人情何以堪！鳌拜当这朝廷是他们家的啦！芳儿，你放心，这事……”

“这事没那么简单，玛父这一走，鳌拜就开始行动了。”芳儿终于出声了。

狩猎，一定很有意思！芳儿就好像黑暗之中找到了光明一样，这比在索家晃荡有意思多了。看样子孝庄是要阻止他们去狩猎，那不成，不是坏她好事吗！得想个法子，芳儿抓了抓脑袋。

“玛父久病，终究还是躲不过。现在朝廷出现变故，局势未定。我们不宜直接和鳌拜作对，这事顺着他，好让他放松警惕，咱们也有时间从长计议！”

“这会不会助长这厮的志气？他以为朝廷真的怕了他。”

“就让他长一时的志气吧！这事他提出来也就是想威风威风，顺便看看皇上的态度，我们没有十足把握，实在不应与他硬碰。鳌拜就够难对付了，谁能保证螳螂捕蝉，后面还有没有更厉害的黄雀呢？”芳儿缓缓说道。

“你是说……”

孝庄一惊，朝廷所有人都把鳌拜作为康熙最大的敌人，可是万一真的像芳儿说的那样，还有些狼子野心的人，那的确是防不胜防。自己当初排除万难将玄烨扶上皇位，那些叔王们怎么想的，她心里清楚。

“芳儿的意思是……韬光养晦，忍一时之气。这次狩猎一定要去，芳儿愿意陪皇上一起去。朝廷虽然少了个索尼，但还有我这个索家的孙女——赫舍里·芳儿！”话都说这份上了，怎么也得让她去吧。

“娘娘要陪皇上一起去狩猎？这后宫嫔妃……”

苏嘛喇姑插嘴道，不会吧，又要讲什么规矩。孝庄摆了摆手，示意苏嘛喇姑不用说。

“当年福临每次狩猎，婉如也都会以女儿之身常伴左右。只是这事难为你了芳儿，索大人他刚刚……”孝庄有些为难。

“形势所逼，玛父在天之灵也会理解的。芳儿实在不放心皇上一个人去，芳儿在身边万事有个照应。芳儿虽是女儿身，到底是八旗子弟，这马背上的苦还是吃得来的。”感动吧，这下可以出去玩了吧，呵呵，她还没有打过猎呢！

第十七章 光阴飞度红颜尽(2)

“皇上身边没有几个信得过的人，鳌拜又不知道有什么打算，芳儿不能不去！”说得好像很委屈一样，她是为了你们家玄烨才跟去狩猎

的，可不是为了玩。

“后宫里面就你最识大体，看来当初我没有选错人。也好，有你在皇上身边我就放心了，你聪慧过人，胆大心细，又懂得大局为重，比那些不中用的侍卫强了百倍。只是千万当心，照顾好自己的身子。”孝庄关切地叮嘱道。

搞定了，看来要回去带些换洗衣服，挑些会做菜的厨子，再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一起带去，嘿嘿！

“娘娘？”苏嘛喇姑欲言又止。

“什么事啊苏嬷嬷？”难得有这么高兴的事情。

“那个……那个……那个黄姑娘和你说的白衣公子的比武到底谁赢了，那个圈子那么小，你说这个……”苏嘛喇姑笑着问，好不容易看见芳儿脸色好了些，她才敢问。

“这个……”原来她们还惦记着啊，她说干什么这么卖力哄她开心呢！

……

（储秀宫）

香香手轻轻抚过琴弦，手指滑出一串音，她皱了皱眉。

“这声音好像不太对。”一个声音响起。

“曹大人。”香香吃了一惊。

“这琴怕是用不了了。”香香望着他皱皱眉。

“让我看看。”

曹寅不自觉地走进了香香的房间。他知道这样不合规矩，他不该在后宫逗留，更加不该进她的房间。况且这里如果被谁看见，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他还是进去了。

“没想到曹大人还会修琴。”看着曹寅边修，边拨弄着琴弦，专注的样子让香香心底有些感动。

“调子对了。”香香拨弄琴弦，手触碰到曹寅的手，她脸一红，又缩了回来。

“那曹寅先告退了。”曹寅说道，很有分寸。

“不听撒宁儿献唱一曲？”香香笑着问。

“卑职不敢。”

香香没有理会他的回答，手指勾出几个音，试了试音之后，她的手在琴弦上游动起来。

“《春江花月夜》！”曹寅脱口而出！

“你……”

“弹什么曲子不在于乐器，而在于听曲之人。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曹寅大人是知音之人，这曲撒宁儿非弹不可。”香香淡淡地说。

曹寅怔怔地看着她，直到她的脸清晰又模糊，亲近又遥远，他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曹寅你会修琴啊！刚好我的也坏了，帮我修修。”

一个清脆的笑声出现在他们身后，是芳儿。

“走，帮我修修。”

香香和曹寅都没有回过神来，愣在那里。只见芳儿拉着曹寅的手，曹寅看着香香，香香有些尴尬。

“你们在干什么！”

曹寅被芳儿拖着，康熙迎面而来，跟随的宫女太监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怎么了，我让曹寅帮我修琴。”芳儿看着怒气冲冲的康熙说道。

“琴坏了换一张就是了！曹寅，朕让你去养心殿，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来人，送娘娘回坤宁宫！”

“喂，我我我……”她好不容易甩了那些跟屁虫一个人出来的！！！死混蛋！

第十八章 射雕引弓妃子笑(1)

（围场）

芳儿在马上已经是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了。可是她的马就是不听使唤，那些男人们早就奔驰起来，她的马还懒洋洋地低头吃草，芳儿拉了拉缰绳，用脚轻轻踹了踹它，它似乎没有感觉，依旧很悠闲。

“喂，喂，你到底走不走啊？该死的混蛋竟然分匹老弱病残加听觉失常的马给我！”刚说完，马动了。芳儿心情激动起来，开始想象驰骋围场的情形。可是那马一路小跑，慢吞吞的。

“我自己走都赶上了，看来要抛开动物保护主义的思想了！”

芳儿啪地举起了鞭子，本来还想利用人与自然间的友谊和默契让它自觉跑的。马吃痛，发力狂奔起来，芳儿还没有心理准备，在马背上摇摇晃晃，她紧张地抓着缰绳。

“马老兄，你慢点啊。”

这回惨了，摔下来就完蛋了。一路颠簸，马已经赶上了康熙，果然是匹。可是芳儿眼看也要摔下来，她已经是挂在马上跑的了。

“救命啊，救命啊——”已经顾不得形象，她开始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吁——”

康熙停了下来，看见芳儿的狼狈模样不禁失笑，他掉转马头，朝她的方向骑去。就在她快要掉下来的时候，一跃而起，将她揽入怀中，几个虚踢，空中一个翻旋，又回到了自己的马上，不过怀里多了一个人。

“驾——”

他嘴角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芳儿挣扎扭动了一下，看见马跑了起来又吓得不敢动了。

康熙笑笑，看见天上一只大雕飞过，立刻拿出弓箭瞄准。

“哇！”

芳儿睁眼看见康熙射雕引弓，咽了口唾沫。好帅啊！

康熙刚射完，后面一支箭射了过来，精准地射中了一头飞奔的鹿，芳儿回头一看是鳌拜，心里嘀咕要是他朝自己这么来一箭，就算

是奥运会短跑冠军的速度也得拜拜。这时马上的曹寅不动声色，已经张开了弓却迟迟不发。他凌厉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前方，最后眼神凝在了一处。屏息。芳儿好奇地看着他，他到底在干什么，摆POSE?

突然手松，弓放，箭发！只听耳边一息风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箭的方向看了过去。

“快去看看。”芳儿激动地扯了扯康熙的衣服，康熙眉头微微一皱，看了一眼曹寅，曹寅平静地注视着他，目光如剑！

“厉害！不愧是百步穿杨！”

鳌拜发出了声赞叹。芳儿朝箭看去，箭精准无误的落在了一条细蛇的头上，蛇还在扭动着身体。

“曹寅，你太棒了！”

想不到曹雪芹他爷爷还有这样的本事！芳儿一脸兴奋。

“娘娘过奖了。”

曹寅浅浅说道，身上依然是儒雅的书卷气息，完全不像刚才那样凛冽。他腼腆地笑了笑，嘴角轻微上弯。

芳儿一把拿过康熙的弓箭，自己也来露一手。这弓还真重，拿起来就不怎么方便，设计不合理嘛，一点也不考虑她们女孩子。人家紫薇那把箭多好用！她吃力地拉弓，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弓才微微张开了一点点。芳儿挫败地皱起了眉，康熙笑着环过她的身体，握住了她握箭的手。

“朕来教你，想要射什么？”

“和你射一样的！”芳儿朝天上努了努嘴，好不容易来古代一回怎么也要体验一下射雕的感觉吧。

康熙握着她的手，抬头，看天。张弓，射！

“中了！你太帅了！”芳儿高兴得拍手大叫起来。

康熙看着怀里欢蹦乱跳的芳儿，然后朝曹寅冷冷看去，嘴角扬起了一丝嘲笑。曹寅不以为然地望向了别处。

……

夜里，围帐内的几个男人，团团坐在桌子前。

“今天是向老三下手的最好机会！”

“你是说……”

“以鳌大人的骑射技术，不会失手的！”

“但是，如果……”

“老三喜欢骑射的时候不让侍卫贴身跟着，除了曹寅。我已经找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鳌大人就说和皇上去那里狩猎，到时候下手，就算后面的队伍赶上来，见到的也只是老三的尸首。我们已经准备了别的弓箭，到时候鳌大人一口咬定有刺客，然后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登上皇位。就算朝里的大臣有怀疑，他们没有证据也不敢说什么！”

第十八章 射雕引弓妃子笑(2)

“妙计！看来还有几个时辰，大局就要定了。”

黑夜笼罩着大账，眼看着一桩阴谋就要上演。

……

“朕去传太医，你怎么突然就不舒服呢？是不是昨天累着了？”康熙摸摸芳儿的额头，“没关系的，我休息一下就好了。”芳儿眨巴着眼睛。

“朕今天不去狩猎了，留下来陪你。”康熙心疼地说，自从索尼去世后，他想方设法地希望芳儿恢复往日的神采。

“不要。我要吃野鸡肉。”她撅着嘴巴说。

“朕派人去打不就可以了，小傻瓜。”康熙捏了捏芳儿的小鼻子。

“不要，我要吃你亲手射的。别人的我都不要！”芳儿搓了搓鼻子，眼珠子咕噜一转。

“小东西，真调皮。”康熙看了她一眼，低头给她一个深长的吻，眷恋地看了她一眼。

“朕早点回来，你好好睡。”说罢有些不舍的离开。

芳儿瞅了瞅，确信他已经离开。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太没意思了，自己又不会射箭。不过有人说过只有用箭才可以狩猎吗，她这么聪明自然会亲手抓到猎物的！她已经找到了一处隐蔽的地方，哈哈！

……

“这里哪有野鸡啊？”康熙焦急地打听，看来芳儿是又要失望了。一行人骑着马满山乱逛。

“臣知道有一处地方有很多野鸡出没。”鳌拜说道。

“真的，这样就可以给芳儿带回去了！”康熙喜道，完全没有想到鳌拜的计划，他立刻扬鞭策马，朝远处的林子深出去。后面的队伍努力跟着，但是康熙和鳌拜的马自然不是普通的人可以比的，加上康熙心急，一下子就没了踪迹。

……

“听过陷阱这种说法吗？”

芳儿乐滋滋地看着眼前自己挖的两个陷阱，上面盖上草，草上再洒上薄土，肉眼看过去和其他地方没有区别。芳儿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这才是真正具有智慧的专业猎人，不像他们有勇无谋，只知道射呀杀呀的，她这样就可以每天等待猎物自己上钩，方便得很，还可以重复利用，经济环保！

“行了，两位大哥谢了，回头请你们吃饭！”芳儿叉着腰，挺着肚子，悠然自得地看着两个累得气喘吁吁的侍卫。

“娘娘……”

两个侍卫擦着汗，要是被皇上知道她不是来养病，而是来刨坑，她倒没什么，自己就完了。怎么会这么倒霉，到这里来偷懒都会被她撞到，懒没偷到，还累个半死！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我会当没见过你们的！！”她摆摆手，侍卫感激地走了。

“我自己不会挖啊！”芳儿开始勤劳地挖起第三个坑，想着到时候可以拿着上钩的动物向混蛋炫耀就很开心。

……

这边一行人还在辛勤的寻找着野鸡呢，鳌拜故意落在康熙身后，悄悄张开弓，眼看马上就可以成功了，曹寅在康熙身边，也不知道后面是谁放的箭。他松开手朝康熙射了过去，脸上是得意的笑容。

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鳌拜瞅着突然间康熙不见了，似乎突然一矮，就到地下什么地方去了。正疑惑的时候，身子一空，自己也连人带马的掉进了什么东西里。

曹寅发现康熙掉进了陷阱，万般惊奇。这时发现一支箭正向前方，目瞪口呆的芳儿飞去。芳儿已经完全被眼前的变故惊呆了，她看见鳌拜张弓朝康熙射箭，康熙扑通地掉进了自己挖来捕猎物的陷阱里，然后鳌拜也骑马掉进了自己的陷阱了。那箭便没有阻碍的朝她这里来了，妈呀，她的陷阱要害她。小命休已！曹寅来不及多想，也顾不得井里的两个人了。飞身而起，朝芳儿掠去。

箭不偏不倚射在了她的头发上。曹寅抱住了芳儿。芳儿在他怀里看了看他，眼珠咕噜咕噜地上翻，我的妈啊！最后她眼皮一翻，晕了过去。

“娘娘。”曹寅焦急的喊到，是不是受伤了！

快箭！还有很快的影子飘到自己的面前，然后那支箭留在了自己头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的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像出了错的电脑程序一样。她一定死了，被射死了。

第十八章 射雕引弓妃子笑(3)

……

康熙端详着芳儿，用手指拨开了她的刘海。她闭着眼睛，却可以看见眼皮底下眼珠子骨碌碌地转悠着。今天他刚刚从那倒霉的马身边爬起来，就发现坑外曹寅抱着芳儿，真是火不打一处来。后来发现芳儿晕过去了，更加是焦急万分，结果太医说她是惊吓过度，没什么大

碍。到底自己怎么会被一个浅坑弄得这样狼狈，这坑是哪里来的，芳儿这女人怎么会被吓晕他是根本想不通，也没时间去想，就一直陪在她身边。

“我要吃肯德基！发片酬，发片酬！嘿嘿！”

梦里的人发出了笑声，嘴巴舔得吧嗒吧嗒响。她不是要吃自己打来的野鸡吗？

“坑得鸡？”

是什么玩意？哦，了解了，那个坑一定是她挖的，用来捕野鸡的，捕来的野鸡就叫“坑得鸡”了

Chapter_4

。那种坑也想用来抓鸡，亏她想得出来，自己的马是被绊倒才摔了一交，一爬就能爬起来的能够叫陷阱吗?

好香的鸡翅膀啊，还有嫩黄色的薯条加上一点红艳的番茄酱。将吸管搅拌在可乐里，冰块发出清脆的碰撞声音。芳儿将鼻子凑在一串烤肉串上，嗅了嗅，这简直太美妙了！自己到那鸡不下蛋、鸟不拉屎的地方以后，就再也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了。就在她酝酿完了，准备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变成了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有些惊喜的看着她。

“你醒了！”

“你为什么要弄醒我！”芳儿愤怒地喊道。枕头啪地打在康熙的脸上。

“朕帮你盖被子，怎么了？”

“我的！”她哭丧着脸说。

“朕让厨子准备了，烧鸡块。”

“不要！”芳儿气呼呼地。

“那算了。朕自己享用了。”康熙笑着说。

“混蛋！呜——”

芳儿撅着嘴巴，一脸委屈。香！真香！一股香味让她直流哈喇子。看见太监端上来热腾腾的菜。肯德基有什么好的，没营养，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芳儿偷偷看了康熙一眼，吞了口唾沫。

“你闻闻，味道还真不错呢。”康熙夹起一块在芳儿面前晃了晃。

“啊——”

芳儿张开了嘴巴，康熙笑眯眯地送了过去，就在芳儿嘴巴要合上的时候，康熙立刻收回了筷子，送进了自己的嘴巴里，在芳儿恼怒的时候，他早已经笑到肚子痛了。

“混蛋！”

她又骂了一句，眼睛却不争气地看着那碗热气腾腾的东西。

“逗你的，一起吃。”

康熙坐到了床边，芳儿也没有记仇，笑颜如花。

“我要这一块，啊啊，”她手指着，张开嘴巴。

“怎么了？”

康熙看见她盯着自己看，芳儿伸出手，用手绢小心替他擦去了嘴角的油渍，然后冲他笑了笑。康熙呆了呆，出神地看着她，她每一次笑，他心里就像孩童一样的欢喜，他想看见她笑。他害怕她像上次索尼死时一样哭泣，他永远不希望她哭泣。一种可怕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如果自己失去她，会怎样。他曾经恨过自己的父亲，认为他不配做一个君王。但是现在他似乎感觉到了当初他的父皇的心情，弱水三千，独取一瓢。不是因为她需要他，而是因为他已经无法失去她了。

“你在想什么，老实交代！”

芳儿疑惑地看着康熙，他一直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

“你一定在想什么！”

“朕在想，好好爱你。”康熙低头吻住了她。夜色淹没在月色里，爱溶解在缠绵的吻里。

……

因为出现了刺客的意外，此次的狩猎被迫提早结束了。芳儿也吃够玩够了，没有骑马，坐在马车里东张西望着。

鳌拜闷闷地骑在马上，莫名其妙的一个陷阱让他的计划完全落空。更加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让他摔了个跟头的不过是个小坑，根本不能充当陷阱用，不知道是什么无聊的人挖来做什么无聊的事情，坏了他的好事。还弄得他的爱马扭伤了腿，自己只有骑别的马了。莫非自己的计划有人知道了，那么这个挖陷阱的真是个高人，不过他不直接告密，看来只是不想明着和自己为敌。错过了这样一个好机会，真是可惜了！以后再想对老三下手就难了！

第十八章 射雕引弓妃子笑(4)

曹寅骑马走在芳儿的马车前面，冷冷地不发一言。他，是骄傲着的，倔强的骄傲着。这样的骄傲让他有着帝王平起平坐的气势。他警觉地扫视着四周，一手牵着缰绳，另外一只手从来没有离开过腰间的配剑。曹寅看了看康熙，他眼中只有皇后吗？那她呢？那个骄傲如霜的女子又该如何？

康熙挺直了身子，他明显感觉到了身边传来的挑衅的味道。一丝讥讽的笑在嘴角扬起，一样的傲然。他又何尝不是骄傲着呢？只不过比之曹寅决绝的孤傲不同，他的傲多了一份霸气，更多了一份贵气。他牵着缰绳，手没有放在佩剑上，这就是他和曹寅的不同。他是君，他是臣。即便是有危险，出手的只会是曹寅。他的尊贵，没有对手有资格受他一剑。他的目光朝曹寅射去，交会到对方的眼神。两个男人心领神会的各自回过头，朝前方骑去。

芳儿没有觉察到曹寅和康熙之间的气氛有什么不对的。她看了一眼鳌拜，她知道第一次是鳌拜派刺客抓了她和康熙，也看见了昨日鳌拜朝康熙射箭。真后悔没有做个深点的陷阱，摔死那个家伙。如果不是曹寅功夫好，自己的小命就没有了。陷阱的最后一个步骤没有来得及完成，就是机关了。不然鳌拜怎么可能逃得了。自己不能当寡妇啊，回去就和混蛋商量，来个先发制人！她突然看见康熙回头看了自己一眼，目光如火。又发现曹寅也回头看了自己一眼，眼眸似水。他们怎么有些奇怪啊？芳儿只觉得自己有些疲倦，靠在马车的窗户上，没有再想。

第十九章 名花倾国两相欢(1)

（御花园）

草色如花，花色如环。

澄瑞亭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射下更加富丽堂皇。

绿荷红锦，清水见底。

亭、池、楼、阁、山、花、草、蝶、石，没错，这就是御花园。说处处成景，景随步移并不夸张。

扣弦而歌，余音绕梁。

美景要衬美人，亭中之人，娥眉微蹙。她抚琴而坐，对景而歌。康熙远远地注视着香香，这个女人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气质，似桂如兰，这种气质叫做沉淀。没有丝毫的浮躁，却有着固执的坚持。落花，寂寞。

她，很懂得收敛！她和芳儿不一样，芳儿是简单的，她是复杂的，或者说是深邃的。她坦然时语中带刺，嘲弄中带着讥诮，她沉默时心静如止水。哪一个她才是真的？她是聪明的，确切的说，她比芳儿更会保护自己。

“大人已经站了一个时辰了，撒宁儿也弹了一个时辰了。”不知什么时候，她已来到身边。

“……”

曹寅脸一红，让出身后的一个人。香香脸色一变，是康熙！

“见到朕，你不行礼？”

“会行礼的妃嫔很多，不差撒宁儿一个。”香香冷冷道。

“你经常在这里弹琴？”对于她的无礼，康熙并不意外。

“撒宁儿只会弹琴，在醉香楼每日也就是弹琴。这里的景致很好。”香香回答，顺手理弄着一架盆景。

“你喜欢这些石头？”

“瘦、透、皱、露、秀，见烟绕，听雨音，吹锣声，这是最好的太湖之石。”香香说道。

“都说张煌言是一位圣人，想不到他的孙女也如此多才。你可知何为上品？”康熙问道。

“清、丑、顽、拙，此为上乘。”她对答如流：“我也没有料到，皇上会称赞一位前朝旧臣！”

“好厉害的嘴巴，朕开始欣赏你了。”康熙道。曹寅脸色一变，香香的脸色也一变。

“朕开始欣赏你了”这句话，意味什么？

……

芳儿给孝庄请完安以后，独自到御花园散步。在这里可以经常听到香香的歌声。突然她立住了，康熙玩味地盯着香香看。香香脸上微微泛红。香香看见了她，神色突然变得慌张起来。芳儿心里有些闷，却说不上是为什么，人也开始有些烦躁！

“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啊？”

“皇上和撒宁儿讨论这太湖石呢。”

康熙不知道芳儿什么时候来的，心不知道怎么紧张起来，不知道如何回答，香香已经开口了。

“好漂亮的石头啊！”芳儿拿过来赞道。

“你就知道漂亮和不漂亮！”康熙看了芳儿一眼。

“这是很名贵的太湖石。”香香补充道。

“一堆石头而已。”

芳儿怏怏道，再名贵也变不成，不就是一些被溶蚀后的石灰岩吗？

“真够俗的。”

康熙低声道，很快他就感觉有一只小手在他身后狠狠地拧了起来。他用手抓住了那只不安分的小手。不错，这个女人才是他的宝贝。虽然她也会撒谎，会耍些并不高明的小手段，很狡猾，但是心却是单纯得犹如孩童。

“走吧。”康熙伸手想拉芳儿。

“走什么啊，我来找朋友，才刚到，你自己走。”

芳儿甩开他的手。康熙看了一眼香香，她微笑着看着两个人。如水明眸，透着让人猜不透的光泽。芳儿睁着大眼睛，清澈如同琉璃，光泽有如水晶，让人一眼望到底。

“那朕在养心殿等你。”康熙弯腰在芳儿耳边说道，他望了香香一眼。捕捉到康熙的目光，香香低下了头。才不可外露，她又做了件蠢事。

“你听我说啊，那围场好玩极了……”

芳儿拉着香香，就叽里呱啦地说了起来，这个她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先是在太皇太后那里，后来是在谨妃、惠妃、良妃那里，现在是倒背如流。当然围场关于陷阱的故事被省略掉了，鳌拜射杀皇帝的事情她也只字未提。

第十九章 名花倾国两相欢(2)

“娘娘这次同皇上出宫狩猎，真是羡煞旁人。娘娘，这后宫里明枪暗箭很多，宠不得外露。”香香抿着嘴微笑着看着芳儿说得唾沫星子直飞。

“放心吧，我和她们关系好着呢！”芳儿笑道。

“是吗？”关系可能好吗？

“当然，香香，我们关系不也好着吗？”芳儿有些得意地说着，宫里的女人只要不和她抢康熙她就都喜欢。

香香目光望向了曹寅，芳儿随着她目光看去，看到的却是康熙。她心里一阵烦闷。

“我不舒服，先走了。”芳儿冷淡地说。搞什么！自己怎么突然不开心了？

……

（养心殿）

“鳌拜病了。”康熙一见到芳儿就说。

“他病关我什么事啊？”病了最好。

“你说他怎么会突然病了呢？”康熙问道。

“装的呗！这还要问。”

他壮的像头牛，怎么会病呢，说到病，她倒觉得自己有那么点儿，最近好像很容易累，吃东西也没什么胃口。不过她又不愿意叫太

医来，他们只会开中药，苦得要命。还是现代好，吞那么几粒小东西就好了。

“你也认为他是在装病，不仅仅是他，朝中的大臣接二连三的称病！朕怕他是耐不住了！”康熙沉沉地说。

“集体生病？我看说身体不适，其实是在观风色吧。鳌拜那家伙早就等不及了！他不是已经行动了吗？”芳儿也严肃起来，平日里嘻嘻哈哈，现在两人说的可是军国大事。

“你说什么？”

“在围场啊，他放箭射你。你要谢谢我的陷阱救了你！”

“你说他要杀朕！你怎么不早说？”康熙心突地一跳。

“我以为你很聪明早就知道了。”芳儿回答，这意思就是其实你也不像想象中那么聪明。

“看来朕要去给鳌拜探探病了。”康熙思索着说。

“我也去！”芳儿一下子精神抖擞起来。

“不行，你知道多危险吗？”康熙吓了一跳。

“知道危险，才要陪你去呀。”她回答得不假思索。没有半点犹豫。

“你……”

康熙看着她，一直看着，突然将她拥入怀里，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好吧，去鳌拜那里。上次让她刷马桶地仇还没有报呢！

朝廷暗潮涌动，在芳儿看来也不过是一场游戏，波澜不惊，从容不迫。鳌拜算什么，还不是一样掉进了她地陷阱里了。

什么声音？咕噜——咕噜，康熙看着她，她摸了摸肚皮，好像是饿了。

“你地肚子还真能叫。”康熙忍不住笑出声。

“这是正常地生理反应好不好，有什么好笑地。”芳儿抓了抓脑袋难为情地说。奇怪，怎么这么容易饿？搞得自己和饭桶一样。在古代

还是不错地，比自己以前跑龙套有一顿没一顿好多了。混蛋对她倒也挺好地。

“去吃东西吧！”

“好啊！”

听到吃，芳儿地眼睛突然亮了一下。康熙看着她，好像很简单她就可以快乐。是不是他自己把一切想得复杂化了，芳儿有她自己地办事规则，但是很奇怪地是，她每次地奇思妙想总能够解决问题。连惠妃和良妃都开始没事往坤宁宫跑了，真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怪招。

芳儿瞄了眼康熙，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了，看到香香那么出色她就浑身不舒服。心里闷闷地，总想干出什么来证明自己不只会吃会喝会捣乱。还有那个曹寅，一副干了亏心事地样子，看到康熙脸色都不对。大家怎么都怪怪的了？

第二十章 装家丁芳儿巧换毒酒(1)

（坤宁宫）

“小桃红，这些东西良妃，惠妃都有吗？”芳儿东翻翻，西翻翻。

“回主子，凡是嫔以上的主子都有。”小桃红小心地点着数。

“嫔以上才有啊，那你给香香送些去吧。”

“小桃红知道了，哪一次没有给宁主子备一份啊，已经叫管事的姑姑去送了。”

“等等，给她们院子里的都送些。这么多用也用不完啊。”芳儿说道。

“就知道主子是菩萨心，这后宫的娘娘哪个不说主子好的。”萍儿说道。这话听得芳儿笑眯眯的。其实这些东西她太多了，要是不够用会不会这么大方送出去，那她要好好想想了。

“娘娘，这是按您的要求做的，您看看合不合适？”一个太监拿了件衣服过来。芳儿顿时两眼放光，抖了抖那衣服，欢喜得不得了。

“主子，这……这衣服不是下人穿的吗？”她这主子整天不知道在想什么！

“嘘——”芳儿将手指放在嘴巴边比画了一下。

“不要声张，这不是普通的下人衣服，是鳌拜家下人的衣服。”她沙哑着嗓子怪着声音在小桃红耳朵边说道。

“嘿嘿嘿嘿！”芳儿奸笑着，上次她可是把鳌拜家下人的衣服什么样子看了个清楚，想不到也有用得上的时候。

康熙看着穿得圆滚滚的芳儿，真不知道这女人在想什么！

“你怎么穿得像刚出炉的包子？”康熙上下打量着她。

“我怕冷，这身太监装太单薄了，我加了件衣服。”芳儿看了看自己，这样子很臃肿吗？

“但是朕怎么看你直冒汗啊？”脸红扑扑的，不像冷倒像是热着了。

“是虚汗，我们去鳌拜家，我紧张。”芳儿随便找了个借口。

“朕说了有危险，让你别去的呀。”

“君无戏言啊，喂，你到现在想反悔啊！”芳儿急了。

“呵呵，三哥哥，有你在身边保护我，我怎么会有危险呢？”她扯着康熙的袖子撒娇道，心里却嘀咕，还好曹雪芹他爷爷也去，不然还真指不准有危险。

“你刚才叫朕什么？”康熙看了看她，问道。

“咳咳咳，我们该走了，嘿嘿……”已经很肉麻了，怎么叫两次啊。

……

（鳌拜府）

“请恕臣不敬之罪，没有办法给皇上行礼了，咳——”

鳌拜挣扎着似乎要站起来，但最后还是瘫倒在病榻上了。这老家伙装得还挺像的嘛，自己也就这演技啊。如果在现代没准儿还一大腕呢。芳儿低着头，将脸埋在太监帽子里。

“鳌少保，这礼就不用行了。”

康熙搀扶着鳌拜，用一种近乎关怀地语气说道。他也挺能演的嘛。芳儿心里一阵疑惑，平时他对自己的关心不会也是装出来的吧。她眼珠转悠着，平时对自己好像也差不多呀，说不定也不是真的。自己这样想算不算那个以什么什么之心度什么什么之腹啊？不对，自己是女人，不是小人，多疑，谨慎是女人的美德。

哐当！一声响，一把刀掉在了地上。四下皆惊！曹寅手已经放在佩剑上了。所有人只有芳儿很镇定，面不改色。这个场景，她看电视电影里演得多了，小说里也出现得不少。不是在鳌拜床上发现了匕首就是大刀要不就是剑，更有甚者，还有写发现了龙袍的呢，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康熙无意中看了芳儿一眼，见她一脸坦然，没有半点惊慌，从容不迫，自己刚才咯噔一下的心仿佛也安定了下来。

“我们满人刀不离身，不足为奇，大家要多向鳌少保学着点，这才是不忘祖宗的规矩嘛。”康熙哈哈一笑。

鳌拜没有血色的脸也开始红润起来，刚才的状况让他出了一身的冷汗。只要有一人站出来说一声他图谋不轨，事情就难办了，没想到这倒还大度。

曹寅也收了剑，手心满是汗水。只有芳儿无聊得想打哈欠，怎么连对白都和史书上一样，一点创新精神都没有。

第二十章 装家丁芳儿巧换毒酒(2)

看见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在刚才的事情上面，好像惊魂未定的样子，芳儿蹑手蹑脚地往后退，旁人好像没有发现她的举动。一个转身，大功告成，她出来了，哈哈！

……

芳儿躲到墙角里，三下五除二扒了身上的太监衣服，露出了里面的家丁服。现在她就由大内太监变为鳌府内奸了，嘿嘿。

“什么人！”

一声脆喝，芳儿吓得差点没站稳。完蛋了，这回是真的完了蛋了！

“是你。”

“格格格格格……格”她口吃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本格格上次叫你给我买胭脂水粉，你倒好，拿了银子一去不回！”

她拧着芳儿的耳朵说道，芳儿疼得龇牙咧嘴。

“小小……格格，我怎么敢溜啊，我就是敢也舍不得溜啊。这里好吃好住的，我巴不得一辈子都在格格身边伺候格格呢！上次是这里的家丁不让我进来，也不给通报，”

好像上次是守城门的侍卫不让她进紫禁城吧，不是鳌府的家丁。

“我日思夜想，有格格这么体恤下人的主子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格格你秀外慧中，知书达理，我最后打算冒险扮成男子，潜入这里，就是为了永远做格格身边的丫鬟啊！”

“你真的这么想？”看样子鳌拜的女儿果然没脑子。

“珍珠都没有这么真。”还是马屁好用，最好当时把周星星同学电影里那个卖身葬全家兼死亡的人的悲惨身世拿来用用，好博取她的同情。

“那好吧，你自己到后院去把马桶都给刷了吧！”

“啊？”

什么呀，又让她刷马桶？他们这里除了叫人刷马桶还有没有别的活？

……

怎么可能老实到去刷马桶，这武将的家里养出来的女儿就是头脑简单！芳儿骂骂咧咧地来到后院。

“这包东西到时候就放老三的茶水里，保管他……”又是上次那个声音，又是那间房。

又被她听到什么秘密了，芳儿一个机灵，闪到了门背后。眯着眼睛，舔了舔手指，将窗户弄了个洞。古代的东西质量就是不好，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啊。她鬼鬼祟祟凑到窗前，看见里面有两个人。那是一包什么东西？芳儿集中了精神，有一种007的感觉了。

“这是什么？”

“无色无味的合欢散，要等他回宫才会发作。中了毒过不了几天就能要他的命。到时候我们大事已成！”真狠。竟然下毒！这么下三滥的方式也用！芳儿心里骂道。

“真的是无色无味？”

“保证不会被发觉。”那人回头看看外面，芳儿立刻将脑袋缩回了墙角。

这时一个人走了出来，芳儿闪到一边。哼，混蛋，我又要救你一命了。刚想着，里面另一个人也出来了。嘿，她还在想怎么引他出来的，他怎么自己就出来了。芳儿看着他走到远处，松裤腰带。真懒，不是有茅房吗？

芳儿忽地闪进门，看准了那包东西，立刻拿了出来。正准备走时，她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旁边的药壶。嘿嘿！鳌拜，你得罪我你死定了，她心里说道。看了看那人还在忙活，她将那白色的东西一点不剩的倒进了那里面。又查看了一下厨房，最后她的眼睛落在了一罐子盐巴上。她唰唰几下，勺了一些，用纸一包放在了原来放毒药的位置。一边干，一边还留意着外面那人的动静。天地良心，她可不是好色，偷看男人小解，不过那家伙还真能撒的！看见他提了提裤子，芳儿立刻溜了出去。那家伙吹着口哨，一路哼哼过来。鄙视你！芳儿心里说道。那人看也没看，就将盐巴倒进了待会要送给康熙的茶里，连晃都没晃一下。

……

任务完成就是溜回去看好戏了。她在开始换衣服的地方套上了太监服。

“什么人，鬼鬼祟祟的干什么！”一个男人喝道。

“我是皇上身边的公公，你是什么东西！”芳儿叉着腰尖声尖气地说道。太监本来就是娘娘腔，她不用怎么学也像了。

第二十章 装家丁芳儿巧换毒酒(3)

“皇上身边的又怎么样，你可知道这里是鳌大人府上！”

“谁在吵，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人吗？你什么人？”又一个人走了过来。

“我是宫里的公公。”

“宫里的？怎么会在这里。”

“我去小解，找不着地儿了。那那，那一滩就是我干的。”芳儿拿手朝前面乱指。

“你在鳌大人府上……你……”

那人皱着眉头，捏着鼻子说。突然像看到了什么大人物似的点头哈腰。

“曹大人，您怎么出来了，一定是这家伙吵着您了。”

“这小兄弟是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太监，小方子，太没规矩了，怎么自己走了呢？皇上正找你呢！”曹寅走了出来，看也没看他们。

“原来是方公公啊，久仰久仰，失敬失敬，方公公请——”刚才的人立刻变了嘴脸。什么久仰啊，方公公？怎么听起来那么奇怪哩！她看了眼曹寅，他正憋着笑，故意严肃地站在那里，那样子看着还真别扭！

……

“皇上，老臣让人泡了上好的龙井茶，您尝尝和皇宫的比如何。”

下人端了碗茶水上来，康熙迟疑着拿起来，喝？还是不喝？他在鼻子面前嗅了嗅。

“果然是好茶，恐怕贡茶都比不上了。”康熙称赞道。

“皇上喝过了喜欢，老臣这里还有。”

鳌拜用虚弱的嗓音说。康熙皱了下眉头，他看了看鳌拜，他会不会在茶里下毒？如果这茶有毒该如何是好？

“皇上，这龙井要趁热喝。”

鳌拜说道，顺便接过了下人端来的汤药。芳儿嘿咻嘿咻地在肚子里笑了起来，喝吧，喝吧，喝死你个老乌龟！

“曹寅刚好口渴，皇上可否将这杯茶赐予曹寅。”

曹寅看出了康熙的犹豫不决，上前说道。康熙看了曹寅一眼，点了点头。曹寅也冲他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就赏给你吧。”

康熙将茶碗交给曹寅。两个眼神交会，他们已经读懂了彼此的意思。这碗茶，曹寅是抱了必死之心喝的。

曹寅端起碗来就要朝嘴里送，芳儿气急败坏地拉了下曹寅的袖子想阻止他。她低头站在两人身后，鳌拜没有发现她的小动作，但是康熙却看了个一清二楚。曹寅回头，看见芳儿冲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喝。他心头一热，她这样关心他，他报以一笑，安慰她没关系。康熙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自己要喝的时候她为什么不阻止？

芳儿精心设计的计划就被曹寅那家伙给搅和了，明明将毒药换了盐巴就是想看看康熙的反应，哪里知道是他来喝。她瞪大了眼，死盯着曹寅的反应。曹寅喝了一口，眉头锁了起来。芳儿眯起了眼睛，一副不忍心地模样。时不时的她还歪头偷看他的反应，这么难喝他竟然没有喷出来，还真是敬业。不晓得盐巴泡茶是什么味道，同情中……

曹寅当然觉察出了味道不对，但是这时候绝对不能说出来，不能和鳌拜翻脸，因为康熙还在这里，他只有硬着头皮喝下去。他看了眼芳儿，她的表情复杂的变化着，好像是责怪他喝了这茶。芳儿正懊恼曹寅将她的盐水茶给喝掉，但是当她看见鳌拜将那有毒的药喝得半点不剩的时候，又开心起来，慢性毒药，你等着发作吧，死老头！

……

回宫路上，康熙一直闷闷地骑着马走在前面，谁也没理。

“娘娘……芳儿！”曹寅走到芳儿身边，看了看前面的康熙，突然猛地抓住了芳儿的手。

“啊？”

芳儿正混在太监周围，他这样下马和自己说话不太方便吧。

“娘娘，曹寅有一事相求！”

“你说……吧。”芳儿被他抓得有些尴尬。

“如果曹寅不在了，曹寅想请您……请您照顾撒宁儿小主。”

他小声说完，芳儿奇怪的看了他一眼，他眼中深情宛然。她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心底竟然有些羡慕香香。只是为什么曹寅说他以后会不在了呢？哦，他以为自己喝的是毒茶。曹寅的确是一个好男人。她重重地冲曹寅点点头。曹寅笑了笑，翻身上马，追上了康熙。

第二十章 装家丁芳儿巧换毒酒(4)

“小方子，给朕过来！”

康熙叫道。康熙回头看见曹寅和她说话，神秘的样子，脸色突地沉了下去。

“喳——”他是骑马耶，自己是在走路耶！要跟上速度多不容易啊！

……

芳儿一路小跑，跟在康熙的身边。进了紫禁城，康熙突然将她揽上马背，后面的太监都面面相觑。

“你疯了？”

“你走路太慢了！”康熙笑笑。

“我有个提议，将护城河种些莲藕之类，比这样浪费好。”走到护城河的时候芳儿突发奇想。

“好。”康熙回答。

“那收入你打算怎么处理？”

“当然是提交国库。”

芳儿立刻耷拉下脑袋，还以为他会说：“当然是给你啦。”

芳儿郁闷了几分钟后又想起那老家伙喝了慢性毒药，立刻开心地笑了起来。看来大清江山还是靠她这个伟大的皇后娘娘撑着啊！原来历史也有她这个伟大皇后的一份，呵呵。

第三部分

第二十一章 当向东南争半壁(1)

（街头）

“娘娘……”面前的男人欲言又止。

“你烦不烦啊！”芳儿瞪了他一眼。

“你已经在我耳朵边啰嗦了很久了！”

“娘娘，天色不早了，我们……我们还是回宫吧！”

“你知道我多久没出宫了么？”芳儿嘴巴一翘，伸出指头掰了掰，也不晓得是不是回古代思路也复古了，怎么数也数不清。

“反正我也数不清了！总之是很久没出去了！”

“曹寅带娘娘混出宫已经是死罪了！”曹寅抹着头上的汗。

“你是皇帝跟前的红人，御前带刀侍卫。没有你我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进出神武门？你没看见，跟在你后面，他们连问都不问！”芳儿得意地说，曹寅却始终眉头不展。

“娘娘……”

“你想说什么！你要是惹恼了我。我就把你那天对我说的话告诉皇上，如果皇上知道你对撒宁儿小主这么关心，他一定很感动！”

曹寅立刻停了口，他的生死不重要，可是要是连累了撒宁儿……

“曹大哥。”

芳儿突然甜甜一叫，挽过他的手臂。曹寅身体一僵，猛地立住，紧张得脸发白。

“曹大哥你看，前面有卖糖葫芦的！”芳儿喊道，兴奋得脸通红。

“臣替娘娘买！”曹寅如释重负地甩开芳儿的手。

“曹雪芹爷爷不怎么聪明嘛！”芳儿咬唇一笑。

曹寅捧着两串糖葫芦回来，却猛然发现她不见了。他吃了一惊。四周张望，他确信，这个女人——跑了！

甩了曹寅的芳儿，换回女装，吹着口哨。手里掂量着银子，宫里的月钱那么多，不出宫又花不掉。只有出宫才是正确之举！知道了曹寅小朋友的秘密可真的不错哦。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芳儿手指滑过面前的货物，老板两眼发光地看着她。

“这几件通通不要！剩下的，我全包了！”她冲老板笑了笑。

“好好！”老板鸡啄米似地点头，芳儿有了VIP的感觉。身为中国第一夫人的自豪感开始涌上心头。可是谁来拿呢？身边连个丫鬟都没有的格格恐怕只有她了吧！曹寅又给她甩了。

“等等，帮我留着，我到时候来拿！”芳儿想了想说道。可惜不能送货上门。

这里是哪里，怎么走到巷子里来了。要是被人家知道了她在京城逛街逛到迷路，她还要不要混了！

这是什么！血！芳儿后退了一步，顿时觉得四周冷飕飕的，这才发现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血的啊！是不是闹鬼还是别的事……芳儿天生胆子就不大，想回头却发现脚动不了。她的目光搜寻着，顺着血往前看。她看到了一个人，一个男子。她松了口气，还好不是鬼。她壮着胆子往前走去，他半躺着。胸口一滩鲜血，却依然有规律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他的脸因为失血，有些苍白。头发有些凌乱的散落在脸前，他……没有落发！这么个性！难怪被修理得半死不活了。

“你看够了没有。”那男子突然张口说话，声音有些柔软沙哑，却很冷淡。

“我……我……”芳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好意思，我先走了！”一看就是不良青年，少惹为妙。

“站住！”只听那男子一声暴喝，芳儿像着魔一样，立住了。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把今天看到的说出去！”他的声音像阵阴冷的风让芳儿背部发凉。

“那那那那你你你想怎么样？”芳儿哆嗦着说。

“杀了你。”

“什么！你开玩笑的吧。”

杀她？他自己还半死不活的。突然她说不出话来了。他手指一动，射出一尾短箭，芳儿看到空中盘旋下降的断发。她手颤抖着摸了摸耳朵边的头发。

他嘴角勾出了一丝玩味的笑，手缓缓抬起，手中是另外一尾箭。跑还是不跑，可是速度怎么可能快过他？难道要死在这里？他眼中透出凛冽地杀气。芳儿不自觉的往后退，头顶渗出点点汗珠。

第二十一章 当向东南争半壁(2)

“我不会说出去的，我保证！”芳儿举起手。他摇摇头，手握紧了那尾短箭。

“啊！”

芳儿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等了很久，没动静。她睁开半只眼睛，看了看，还没动静。她小心地睁开眼睛，却看见他已经没有力气，吐了满地的血。

“你没事吧。”芳儿冲了过去，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固执的家伙她居然没办法扔下他。

“你流了很多血，我去找大夫。”她转身离开，却被他死死拽住。

“不准走，你敢再告诉谁，我就杀了你！”他咬牙道。

“你没有新鲜点的话？懒得理你，都快死了还不肯请大夫。”芳儿低头，手轻轻触碰到他的衣服。他身体吃痛往后缩了缩。却发现芳儿嘲弄地眼神。他倔强地挺直了身体，不肯示弱。

“吞下去。”芳儿掏出一颗丹药，是太医给她的。

“这么多血，要止血。”芳儿从怀里掏出止血药，还好她救命的东西不离身。

“你干哪行的？土匪？你长得挺斯文的啊，不像！”她自言自语说着话，没有发现他气得发紫的脸。

“你不能在这里，我扶你去看大夫。”

“走……走开！”他挣扎着说，却使不出半点力气。

“你怎么这么沉啊。你是猪啊！”芳儿一松手，他又跌在地上，狠狠地瞪着她。

“我不是故意的，你等等。”芳儿提起脚就跑。

“回来……”他只觉得眼前一黑，身子软了下去。

“这位公子喝醉了，你们把他抬回去吧。”芳儿对找来的两个挑夫说。

“这……他不像喝醉了……”这哪里是喝醉了，这分明就是……

“我说醉了就是醉了，废话那么多，还不抬。”芳儿拿出银子在他们眼前一晃。

“是，姑娘。”这女人怎么和泼妇一样。两个脚夫垂头丧气的抬起了那个神秘男子。

在路上捡了一个来历不明，帅到不行的男人，芳儿开始反思自己的举动了，她咬着唇看着面前的人，丝毫不认为他们以后还会有什么交集。

……

（客栈）

“大夫，我朋友的伤势怎么样了？”

“姑娘，你朋友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大夫叹了口气。

“怎么，很难治吗？”

“他身上的血止了，外伤倒没什么。只是他受了很重的内伤。好像和内力极强的人斗过。”大夫又叹了口气。

“如果有千年灵芝他或许有救，只是这么名贵的药材只有宫里才有。”

“宫里有。”芳儿突然眉开眼笑，宫里有就是她有！

“这个好办，这个好办，他还能拖多久。”

“拖不了几天。”

“时间还长，时间还长。”芳儿安慰似地拍拍大夫的肩膀，大夫惊奇地看着她，不知道她怎么这么开心，似乎一点也不在乎这个朋友的死活。

……

这玉箫很漂亮，芳儿爱不释手地抚摩着它。当然价钱也很漂亮。买回宫中也不错。

“你还好吧！”她推开客栈的门，发现救回的男子斜倚在床边，冲她点点头，温润的脸庞，没有了之前的杀气。

“气色好多了，看来我弄来的狗屁灵芝还很有效。”芳儿说道。

“我给你带了些汤，你趁热喝啊！”世界上有她这么好的人吗？恐怕没有吧，芳儿得意地想。

“你的话怎么这么多？”他缓缓开口，有些烦闷地说。

“不识好歹！你叫什么名字？”芳儿好奇地问，她打量着这个男子，真的好帅哦。

“你不知道比较好。”声音有点硬。

“小气。”

芳儿拿出洞箫，放在唇边，轻轻吹奏。

“好箫，可惜被不懂吹的人糟蹋了！”他微笑。

“你胡说什么！气色好点就开始嚣张！”芳儿怒道。

“这么凶，当心没有人要。”

“我已经……”

芳儿刚想说自己有了混蛋皇帝老公，却住了口，为什么告诉这个怪人，偏不说。

第二十一章 当向东南争半壁(3)

“关你什么事！本姑娘乐意没人要。”她翻翻白眼。

却见这男子拿过她手中的洞箫，轻摇头，放在唇边。一阵悠扬的乐音传来，芳儿愣了愣。他身体刚好，气息却很稳。真的很好听，芳儿闭上了眼睛，有些困了。

男子注视着熟睡的芳儿，她的睡相可真不怎么好。他看着窗外，天色已晚。他的手指滑过她的鼻梁，唇，下巴。睡得可真熟，她为什么要救他？救一个不值得救的人？他的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不是吗？

“你叫什么？”他轻问，她已经熟睡，自然不会回答他。

“什么人！”

听到外面有异常，他喝道。一个飞身，冲出了房门。被动静惊醒的芳儿揉了揉眼睛。他呢？芳儿偷偷跟了出去。

月下，只见他长袖飘飘，和几个人对峙着。

“大公子。”

他冷冷地看着众人，风扬起他的长发。月光洒在他冷俊的面容上。

“您没事吧？”

“我受了些小伤，鳌拜比我想象中难对付。不过他也受了伤，可能这些天都不能用武了！”只听他说道。

“我们是特地来接公子回去的。”

“你们来得倒很是时候。”他冷笑。

“走吧。”

他握紧了手中的洞箫，似乎想到了什么，回头想还回去。他嘴角上弯，看着手中的洞箫。脑海中是那个稚气未脱的面孔，他不自觉的扬起唇，他已经改变了主意，将箫放回了自己衣里。

他就这样黑了自己刚买的洞箫？太过分了！躲在一边的芳儿恨恨地想，等等刚听他们说什么？鳌拜那家伙最近不能用武？那不是说……嘿嘿！糟糕！天黑了，这回真的是死定了！

她叫什么名字，是什么人？普通官家格格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自己要杀她，她却一心救他。这个女人和他身边的女人那样不一样，仅仅一天，她赌气的面容就刻在他脑子里，只是，他们还有机会见面吗？一路上，这个男子不停地想着。

……

芳儿可没想过那么多，她只是心疼跑了的帅哥，和花银子买回来的箫。她郁闷地找到曹寅回宫，这个傻家伙怕这个路痴娘娘找不到，愣是呆在原地傻站一天。

“娘娘，您……”

“嘘——你小声点，要是被皇帝知道了我就实话实说，说我用什么来威胁你，所以你带我出宫。”

她蹑手蹑脚地走回去。换了男装还方便些，不然穿花瓶底还真不好这样走路。

“娘娘……”

“你能不能安静点！噢！”芳儿一屁股坐在地上，疼死了。

“娘娘，臣想提醒你，地上有一滩水。”曹寅忍住笑。

“你怎么不早说！还不快扶我起来。”芳儿喝道，笨死了！

“遵命。”曹寅隐笑着，扶起芳儿。全天下最倒霉的皇后怕就是她了，芳儿揉着屁股哭丧着脸。

……

（储秀宫）

此刻康熙并不知道他的宝贝老婆不止一次溜出宫玩儿，他正出神地看着手中的诗篇，香香跟在他后面走着。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康熙捧着手中的纸卷。

“你当真不怕死？”

“这是爷爷留下的诗句，是首好诗。”香香道。

“他是个忠臣。”

“皇上果然有容人之量。”

“可惜……”康熙叹了口气。

“可惜什么？”

“我说你爷爷死得可惜，愚忠！他忠于的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康熙望着院里的青竹。

“崇祯帝不是输给你们，是输给天。我对爷爷虽然印象不深，却知道他口中的崇祯帝绝非你们所想。他常告诉我先帝的故事。他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香香摇摇头，笑了笑，娓娓道来。

第二十一章 当向东南争半壁(4)

“才女出风尘，看来没有错。”康熙赏识地望着香香。

“皇上过奖了，皇后娘娘是满洲第一才女，撒宁儿怎么比得上？”

“她？算了吧，她连你的一半都比不上！你让她背背三字经试试！她……”

说起芳儿，康熙似乎有没完没了的牢骚，看着前方他突然说不下去了，笑容在他清冷的脸上凝结成冰。他们！怎么会在一起？曹寅还扶着芳儿，芳儿怎么会是男装？一股无名的怒气涌上心头，康熙握紧了拳。

香香看着曹寅，脸色突然惨白。她又自作聪明了，香香啊香香，你为什么总是那么骄傲？你可知你一身傲骨，累你一世。皇上越赏识你，你离自己的幸福就越远。曹寅神色有异，躲过香香的目光，他有资格难过吗？

他说自己不如她！他在别的女人面前贬低她。芳儿狠狠地瞪着康熙。心开始疼了起来，初识情滋味的她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吃醋。她只知道自己不喜欢看见康熙和香香在一起，每次听到康熙说她坏话她的心都和刀割一样难受。但是她也讨厌自己，讨厌自己没有香香的才

华，没有香香的美貌。混蛋心里一定是喜欢女人温柔贤惠有才气的，但是她芳儿就是没有。刚才康熙还一直说她不如香香，想到这里，她心里一阵难过，扭头就跑开。

第二十二章 人似秋鸿无定住(1)

“你往哪跑？”

康熙在后面喊住她。芳儿喘了喘气，狠狠地回头，瞪了康熙一眼。几个太监宫女惊讶得张开嘴，说不出话。

“你追我当然跑了！”她怏怏地回答。

“累死我了，都快断气了！”

“回去，朕有话问你！”

“等我缓过来再说啊！”她弯腰低首吐着气。康熙看着她，摇了摇头。这个女人是不是没有脑子啊？

……

（坤宁宫）

“你去哪里了？为什么穿成这样？你见过什么人？曹寅怎么那么大胆敢带你出去。你……”

到厅里一坐下，康熙就连珠炮地朝芳儿轰过去。

“你慢点说好不好，我一下子哪里记得住你的问题！”芳儿嘴巴里叼着面条，咻——地一声，吸进口里。

“你能不能不要不停的吃啊……”康熙怒道，突然却骂不出来了，芳儿夹了就往他嘴巴里送。

“尝尝看，很好吃的，比你那个满汉全席好吃多了，我亲自煮的。”芳儿说道，继续狼吞虎咽地扫荡。

“你今天去哪里了？”

康熙放慢了声音，语气也没那么急躁了，他嘴里还机械地咀嚼着芳儿塞给他的面条，她煮的，难怪那么难吃了。

“逛。”她含糊不清地回答。

“为什么和曹寅去？”

“因为你不陪我去。”芳儿继续含糊不清地回答，嘴巴还在咀嚼。

“你能不能等等再吃？”康熙快急疯了。

“不能！”她放下碗。

“我不吃东西就会想到你在别人面前批评我，我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才能暂时忘记你的错！”芳儿猛拍桌子。

“你……还是继续吃吧。”康熙吓了一跳，她拍桌子起来的样子真的很凶啊，有点皇祖母的感觉了。恐怖！

“被你这个混蛋弄得没胃口了，那个香香有什么好。”芳儿边吃边郁闷，嘴里不停嘀咕，康熙听着却暗自好笑，她吃醋证明她在乎他。

……

（储秀宫）

康熙和芳儿走了，剩下香香和曹寅却更加尴尬。

“曹大人，对不起。”香香吐出几个字。

“为什么对我说对不起？”曹寅冷冷地说，看到康熙和她一起，曹寅的心里烦闷异常，却又明知道康熙和她一起才是名正言顺，他自己又算什么东西？

“你知道的。”

“哼，小主的心思岂是我们下人能够知道的。”曹寅冷笑。

“曹寅。我们……还有得选吗？”香香欲言又止。

“我们？是臣，和‘您’。”他知道自己这么说会伤他，可是却又赌气，不知气她引诱康熙还是气自己没用。

“你一直都知道的。”香香走近他。

“我不叫撒宁儿，我不是康熙的妃子。我姓张，闺名一个楚字，我祖父是前朝重臣张煌言。他常对楚儿说，‘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所以他给我取名叫楚。”

未等她说完，曹寅冲上去捂住了她的嘴巴。

“你不要命了，胡说什么！”看他紧张地样子，香香扑哧笑了起来。她玩味地看着他，曹寅见她笑得古怪，涨红了脸。

“后来他死了，我们全家都死了，我被人带着逃，逃到了醉香楼。我常想，要是当初我也死了，岂不干净利落？醉香楼老鸨给我取名，叫香香。再后来，太皇太后又给我取了名字叫撒宁儿。哼，亡国之人，连名字都不配拥有了。”她笑得很轻佻，愁得很妩媚。

“你……想报仇？”曹寅惊出身冷汗。

“报仇？为谁？先皇还是故主？只有自己能做自己的主。我希望，你也可以！”香香凝视着他。

“我也可以？”曹寅喃喃自语。

“你可以的，你不是谁的曹寅，你就是你。”

香香望着眼前这个俊秀的男子，他是骄傲的，和她一样骄傲，她不会看错。因为只有他，能听懂她的琴，能读懂她的心。

第二十二章 人似秋鸿无定住(2)

“曹寅忠心耿耿……”

“如果皇上要你死呢？”

“那曹寅死就是了！”

“如果……有一天，他要我死。要你……杀了我，你也会……”

“我……”

曹寅一下子恐惧起来。

“我……臣还有事先告退了。”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死就是了，你何必那么为难。”香香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轻轻说道，那抹痛楚的目光消散在夜的深处。

第二十三章 多情却似总无情(1)

“是真的，鳌拜这时候最好对付了！”芳儿追在康熙后面一蹦一跳的。

“你怎么知道的？”康熙不理会她，她未免太胡闹了吧。

“是观音菩萨托梦告诉我的！”总不能说鳌拜喝了她掉包的毒酒，活不长了，又被她救的怪人给打成重伤吧。

“菩萨？哼，朕是真命天子，她为什么不告诉朕啊！”亏她想得出。

看到康熙一脸鄙视地样子，芳儿气就不打一处来。

“不相信算了，后悔死你！”她气鼓鼓地。

“承你吉言。”康熙笑了笑。

“笑，以后有你哭的时候！”她怏怏道。

“朕哭，有你替朕擦眼泪啊。”他宠溺地看着她，她摇头晃脑，左顾右盼装做没有听到。”

“真小气。”康熙拧了拧她的鼻子。芳儿扭过头，瞪了康熙一眼。

“我很小气的，所以你要是对不起我，我肯定……肯定……”

“肯定什么？”

“你怎么那么吵，我先想想嘛——被你吵得忘记我要说什么了！气死我了！我肯定不见你！睡觉了，不要再说话了！”芳儿唧咕着朝卧房走去。爬上床，往被子里一钻。

“你干什么！”芳儿惊讶看到康熙居然也爬了上来。

“你说睡觉的呀！”康熙邪笑着朝她怀里挤。

“下去！不下去踹你下去！别吵我睡觉！”芳儿一拳揍了过去。

“你这女人谋杀亲夫啊，每次睡觉都虐待我。”

“混蛋，不要吵！”

……

坤宁宫每天都热闹，储秀宫却是寂静无声。这后宫，能热闹几处？

“福儿，墨太淡了。”

“回主子，没有放多少水。”福儿轻声说道。

“我自己来磨吧，你搁这就行了。”

香香将画纸揉成一团，丢在一边。福儿应了一声，后退数步，突然撞到一个人，回头一看，惊出身冷汗。康熙示意她不要出声，悄悄拾起地上的纸。展开一看，是一副栩栩如生的水墨画。他抬头看着正

在作画的香香。她专注于手中的纸笔，丝毫没有察觉有谁到来。她和芳儿是如此不同，她沉静内敛，芳儿热情奔放。她是神秘的，对他冷淡异常，弄得他想探个究竟。这个女子，让他越来越有兴趣了。

曹寅站在康熙身后，看着她笔墨游走。他也只能这样看着她，跟在另一个男人身后。她是属于皇上的，不属于他。

芳儿一蹦一跳地走到门口，正打算喊香香，却发现康熙和曹寅立在房间，而他们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香香。香香耐心做画，她的心突然有种失落的感觉。香香会画画，会弹琴，会唱歌，会跳舞。她虽然也可以写，可以跳，可是那些本事都是赫舍里有的，真正的她是没有的。有些东西，是骨子里的，装也装不出来。她不过是一个披着天鹅外衣的丑小鸭，真正的公主在面前。

芳儿在门口沉默许久，终于还是决定转身离去。

“让朕替你磨吧。”

熟悉的声音，让芳儿停住了脚步，可是现在听起来觉得那么刺耳。

“皇上。”香香刚要下拜，被康熙扶住。

“才女就是才女，这画里风光半点不输朕的锦绣河山！”

“皇上见笑了。”香香轻轻说道。

“哪里，芳儿平日和你要好，要是她能学你一半本事也是不错的了！”怎么又想起那个女人，康熙眉头一皱，有种挫败的感觉涌上心头。难道他被那女人吃定了？

“撒宁儿岂可和皇后娘娘比？”

“怎么不能？她不过是索尼的孙女，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朕已经打算册封你为贵人。怎么，不谢恩？”康熙嘴上刻意的诋毁芳儿，他有些害怕自己心虚，忙掩饰着。

“皇上？这不合规矩……册封……”

“朕难道连封个贵人的权力都没有？”康熙冷笑，突然想起了鳌拜来。

香香的目光触及曹寅，是什么，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芳儿在门后握紧了拳，他的话在她耳边盘旋。混蛋！全是骗子！

第二十三章 多情却似总无情(2)

“皇上怎么会想到来这里，您不是该在忙正事吗？”香香垂下眼帘。

“你不欢迎朕？朕今天有些不舒服，想到你这里散散心。”康熙靠近她。

他不舒服？是病了吗？昨天他被子都被自己扯掉了。芳儿有些紧张，正想去问问，刚才生气的事情也不太记得了。

“皇上是为某人的事情心烦？”香香一语点破。

“你……”她怎么这么大胆？知道鳌拜？

“聪明的女人。”康熙赞许道。

“有些事情，当断即断！快刀才能斩乱麻！”

“你的意思是……”

“皇上明白！”香香不再开口。

“朕是不是该相信你的话，好！朕就信你一次！事成，你这个贵人，是封定了。”康熙思索了一下，大笑起来。

香香惊讶地望着康熙，看来她又犯傻了，她又望向曹寅。他转过脸去，不看她。她为什么总是这样？那样的骄傲，不甘心一身才华就这样埋没，可是却把自己弄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芳儿停住了脚步。自己对他说鳌拜的事情，他当笑话，可是香香说的，他却肯听！自己到底算什么？为什么要这样？香香说过不想争什么的，却要和她争。自己根本争不过她的，她天生这样优秀。

“娘娘。”

曹寅发现了芳儿，芳儿冲他勉强挤出一抹笑。

“芳儿！”

康熙也吃了一惊，她怎么会在这里？要是被她听到了，那可就麻烦了。这个女人这么小气，肯定记仇！

“曹寅，你看看你，脸脏了，别动。”

芳儿拿出手绢，轻轻帮他擦去鼻子上一点灰。曹寅本想躲开，突然看到香香的目光，他一下子不知道想赌气什么，居然就没有躲，而且还笑眯眯地任由芳儿擦着。

“多谢娘娘了。”

“不客气。上次让你给我买糖葫芦，你买的我还没吃着呢。”芳儿瞟都没瞟旁边沉下脸的康熙一眼，依旧笑嘻嘻地注视着曹寅。

“那下次。臣再买给娘娘吃。”曹寅也笑着道。

“曹寅！”

康熙喝道，又朝芳儿望去。

“回坤宁宫去。”

“不要，我是来找撒宁儿，不对，是宁贵人的。”芳儿笑眯眯地。

“朕让你回去！”

康熙气急了，上来提着她就走，曹寅不离康熙左右，紧紧跟随。

“你别跟来！”康熙回头冲曹寅喝道。

“不要提着我领子走，我自己会走！混蛋！”芳儿挣扎着，感觉有些喘不过气来。

“安静点！”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康熙只觉得混身都是火，有种要杀人的冲动，这个女人总是让他失控。

……

“曹大人……”

“小主不必这么客气！”

“你在生气？”

“曹寅不敢，也找不到生气的理由。”

“你在生气。是我不对。”香香温言道。她居然道歉！这么骄傲的她居然道歉！

“我是个坏女人！看来恨我的人，以后会很多。”香香望着窗外苦笑，想起曹寅的目光和芳儿的愤怒。

“小主为什么这么说？”曹寅的心又开始疼了。

“皇上不明白自己的心，他根本不喜欢我。他只是，只是想征服。想证明自己，什么女人最后都会爱上自己。所以他选了我，来证明一切。终有一天，他会明白，世界上有一个人的爱就足够了，不需要太多。”

“你……”曹寅心里叹道，她真是冰雪聪明，可这又见得是好事吗？犹豫了片刻。

“臣告退了。”曹寅不想走，可他不能不走。

香香心中一阵失落，仿佛有些东西正一点一点离她远去。

“楚儿……”曹寅突然回头叫道。

香香惊喜地抬起头，冲他用力点头。他也点头，两人相望片刻，一个欣然离去，一个对月轻笑。

可是坤宁宫那边就没那么好解决了。

第二十四章 山色江山共寂寥(1)

（坤宁宫）

“喂！喂！”

康熙追在芳儿后面直叫，这女人居然就是不理她！

“没聋，叫那么大声干什么？”

芳儿理着床铺，不耐烦地叫道。

“为什么不理朕？”

“我困了，想睡觉！”

“你每天除了吃就是睡还睡不够？”康熙有些气闷。

“关你什么事！我乐意！”芳儿眉毛一挑。

“蛮不讲理！”康熙嘟囔。

“要不……带我出宫玩？”芳儿回过身来眨巴着眼睛。

“想得美！”康熙想都没想就拒绝。

“我说混蛋，你觉得曹寅怎么样？”如果能够说服混蛋把香香嫁给他，成全了他们，又可以少些担心。

“为什么问他！朕警告你！朕的宠爱不是让你得寸进尺的！”康熙脸色一沉。

芳儿一愣，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在警告自己，无论如何他始终是君王，她始终是皇后，他们是君与妃而不是夫妻？那么一直以来都是她错了，她的自以为是！她以为她可以叫他玄烨，她以为她可以骂他混蛋，她以为她和所有的妃子不同，以为他们之间没有等级，只有爱。很多时候她真的以为，他们之间是爱，是和所有人一样的爱情。现在才知道，在他心目中，她从来不过只是一个妃子，一个得宠的妃子罢了，世界上少她一个，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妃子。

“你怎么了？为什么朕不高兴提到曹寅，你脸色就这么难看？”康熙一肚子的气，她怎么总提那个男人！她把他当什么？

“不敢。我有些不舒服，早点睡吧。”

芳儿躺到床上把自己从头到脚蒙起来，不在和康熙说话，从来没有过的冷淡让康熙感觉到了芳儿身上传来的陌生气息。

这一夜，两人都没睡着，都睁着眼睛望着天边清冷的月亮，第一次感到彼此之间出现了不可恢复的裂痕。

……

（储秀宫）

“主子，您听说了吗？曹大人出事了！”福儿急冲冲地跑进前厅。

啪！画笔掉在了地上！

“曹大人怎么了？”香香脑袋里轰地一声响。

“也不知道皇上是怎么了，曹大人今天不过打碎一个杯子，皇上就大发雷霆，说不准曹大人再踏进养心殿一步！”

不能踏进养心殿，也就是不能再在后宫行走，他们从此不能再见面了？

“主子，您去哪里……”

“坤宁宫！”

……

（坤宁宫）

“什么！他把曹寅给……”

不可能吧，那家伙也就曹寅这个死党吧。难道他知道了他和香香的事情？他不会真的喜欢香香，所以迁怒于曹寅吧。芳儿咬着嘴唇，心里酸溜溜地，十万分的不痛快。

“你自己不会跟他说啊！”可是让香香拉下面子求她，芳儿却更加不愉快。

“平日里，皇上对娘娘是有求必应。曹大人对皇上忠心耿耿，绝对不会有异心的，娘娘千万给曹大人求情啊！”

求那个混蛋，她还没气完呢。

“皇上驾到——”

太监尖着嗓子喊道。香香紧张地看了眼芳儿。芳儿没好气地背过了脸，好吧，帮就帮一次。

“进来……”

康熙刚踏进门，就被芳儿的小手拉进了房，她搞什么啊！

“你是不是把曹寅处分了！”芳儿巴巴地看着康熙。

“消息传得挺快的，他就知道让你来求情。”康熙冷笑道，芳儿这样帮曹寅，他心里十万分不痛快。

“你什么意思！曹寅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就是一个杯子么！”碰了钉子，芳儿郁闷地喊道。

“闭嘴！朕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还发脾气，曹寅那家伙值得她为他发脾气吗？

“你把他赶走了，谁保护你！”芳儿嘟囔着。

“他走了自然有人替代他！你操心什么！”康熙扯大了嗓门，她认准了他需要曹寅的保护，笑话！

第二十四章 山色江山共寂寥(2)

“皇上！”门外一声轻唤。是香香。

“什么事？”康熙止住了火气。

“撒宁儿有几句话想和皇上谈谈。”

“进来吧，你，出去！”康熙冲芳儿说道，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她为曹寅求情，他会这样生气。

“这是我的房间……你……你们……”芳儿睁大了眼睛，混蛋，居然为了香香赶她出自己的坤宁宫。

“出去！”

芳儿猛地抬头注视着康熙，康熙嘴巴里吐出那两个字，是如此坚决。芳儿咬着唇，含着眼泪，委屈地看着康熙，又看了看香香。一步步退到门口。她隐忍着不哭，回头，远远看见两个宫女偷笑。明天所有人就会知道，皇上为了宁贵人，把皇后赶出了房。

芳儿不顾众人奇怪的目光，独自坐在石阶上，抱着腿。许久，门开了。康熙和香香走出来，芳儿依然抱着腿默默地看着远方。

“朕就给你一个面子，不怪曹寅，一起回去吧！”康熙故意将说话的声音放得很大，看了看蹲坐在地上的芳儿，见她毫无反应，不由得火起，拉了香香就走。芳儿看着他们离开，终于，两行清泪滚滚落下。

“混蛋！混蛋！混蛋！”她狠狠地骂道，但远去的两人已经听不到了。

……

芳儿仔细检查了下自己的男装打扮，这身太监装有些宽。该死的，和混蛋在一起，居然瘦了，真可怜，她心里想到。收拾了行李，决定回娘家。做别人老婆还能走，做他老婆还要冒险溜回去。芳儿蹑手蹑脚地走出坤宁宫。

“什么人！”一个声音喝道，糟糕，给发现了。

“我是……噢！轻点轻点，好痛啊！”

一只手扭住了她胳膊，她感觉胳膊都快要断了。那人放松了手，她低下头，看见他身上的腰牌，是曹寅以前的。原来是替曹寅的家伙，要是曹寅肯定不会这样扭她的手，都怪那个混蛋！

“你是女子？”

那人低声问道，借着月光，他看见眼前的人清秀异常，瞪着大眼睛看着他，身上透着清香，宛然一个美貌少女。

“你笛子好好看哦。”

芳儿见他腰间别着枝短笛，翠绿晶莹，是上好的玉。好奇心起，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把康熙的事情也忘记了，手不安分地玩弄起他的笛子来。这个男人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有些尴尬地看着她，要他发脾气，却也发不出来。只是肌肉绷得紧紧地，看着她。

“你这么晚了，这身打扮要去哪里？”

那人板了脸，低沉着声音严肃道，如果不是他发现她，被大内总管发现，她就没命了。

“我想回家。”

芳儿喃喃说道。他心突然一震，这里的宫女，有几个不想回家？眼前的女子却这样勇敢地站在他面前，背着行囊说她想回家。

“你这样会没命的。很晚了，回你自己宫里吧。”

“打死都不回去！你谁啊！我不认识你。你凭什么管我！”芳儿气呼呼地说。

借着月光，她看到一张俊俏的脸，实在很难把他和刚才那个扭得她手生疼的人联系在一起。她从行囊里掏出茶壶，不理会他的诧异，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她逃跑还带这些东西？

“你叫我容若吧。”他说道。

“噗——容若！！！！”芳儿喷了一地的茶水。

……

容若皱着眉头看着这个神智不怎么清楚的女人，她正笑眯眯地拽着他的衣服，嘴巴里嘀咕着些他不怎么明白的话。

“容若，给我签名啊！没带纸，就签衣服上好不好？”芳儿的眼睛挤成了两颗红星。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消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芳儿屁颠屁颠地念道。

“好词！姑娘……你会写词？”容若有些吃惊。

“这不是你写的吗？”芳儿见鬼似的看着他。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消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容若重复道，若有所思，轻轻取了笛子，横于唇边，细吹起来，正是那首《画堂春》。芳儿眼睛一斜，奇怪地看着他，见他没有停止的意思，她把行囊放下，揉了揉肩膀，打算等他吹完了，要到了他的签名再离宫出走。

第二十四章 山色江山共寂寥(3)

“有了！”容若优雅一笑，放下了笛子。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消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

他欣喜地看着芳儿，却发现芳儿一脸的不耐烦，见他看向自己，勉强挤出些笑。有没有搞错，吹了半天就写出这么没有新意的词来，她都会背了好不好！

“你怎么了？”容若问道。

“我问你‘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是不是你写的？”

“好词！姑娘文采飞扬，容若三生有幸……”

“你到底是不是纳兰性德啊？”感情自己是拍了半天冒牌的明星词人马屁啊！

“在下纳兰成德。”容若纠正道。

“纳兰明珠是你什么人？”难道是她搞错了，纳兰成德，那纳兰性德呢？

“是家父。”容若有些奇怪，一个小宫女怎么敢直呼父亲名讳？

“纳兰性德是你哥哥还是弟弟？”

“容若并无兄弟叫此名字。”

“那你……”

突然他捂住芳儿的嘴巴，一把把她搂到暗处，芳儿刚想骂。突然看到一队人马往坤宁宫的方向去了。糟糕，这下子，混蛋发现自己跑了，让人搜起来她可跑不掉！就怪这个狗屁容若！耽误她时间。

“我要走了。你快回去吧，不要想出宫了，逃不出去的！”容若交代道，突然解下腰间的一块玉。

“这个你拿着，有这个，宫里的下人对你要客气些。”容若看了看康熙的队伍，一个飞身，轻飘飘地追了上去。

哇塞，轻功不错嘛！想到自己还要慢慢走回坤宁宫就一肚子火，她把那块玉放在月下照了照，又放牙齿里咬了咬，质量还不错，应该值些钱。

……

（坤宁宫）

刚走到坤宁宫就感觉气氛不对，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她怎么爬进去。躲在树后面的芳儿咬着指头看着窗户。

康熙看着跪在地上的小桃红，目光冷冷地扫过放在枕头边的绝交书。

“奴婢真的没有注意到娘娘走了。”小桃红磕得头都快破了。

“她没有说走了，只是去宁贵人那里了。朕的意思是，不管娘娘去哪里，你们都应该跟着。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干什么！如果传了出去，别人还真以为坤宁宫出什么大事了！容若，你带侍卫们撤了。”

“是。”

真不知道这个皇后娘娘是什么样子，皇上这样袒护她。容若看康熙的神色就知道这信上写的东西绝对不是什么去宁贵人那里，只是，这个皇后敢留书出走，也真是前无古人了。

好像他们都走了，芳儿小心地走到窗户前，顾不得形象了，往里面一爬，咕咚一声，滚了进去，摔了个底朝天。

“哎哟——”刚疼得喊出来，芳儿自觉地捂上了嘴巴。

“什么人，什么声音！”

“没什么！都退下吧！”

谁在说话，芳儿挣开眼，发现康熙的脸距自己不到一尺，似笑非笑地看着她，眼神中恼怒夹杂着嘲弄。

“啊——”

如果不是这个混蛋及时地吻住她，恐怕坤宁宫里要传出历史上最恐怖的惨叫声了。这回惨了，不知道混蛋要怎么修理她了。她恐惧的等待着，他只是吻得更深了，抱得更紧了，好像害怕会失去她一样。她怎么这么可怜啊！

……

（慈宁宫）

“皇祖母，依朕看，鳌拜快坐不住了。”

康熙说道。是不是要行动了，芳儿有些激动，表面上却装做不动声色。

“祖奶奶，咱们要先发制人才好。”

芳儿甜甜一笑，给孝庄敬上一块蜜瓜。康熙冲她做了一个鬼脸，芳儿狠狠瞪他一眼，别以为昨晚对她好点她就可以原谅他，花心大萝卜！

“皇上有把握吗？”孝庄慢慢问道。

“只是为保万一，还是请皇祖母和芳儿暂时离开紫禁城避避，等到大局一定，孙儿再派人去接你们。”康熙点点头。

第二十四章 山色江山共寂寥(4)

“我一把老骨头，什么场面没见过！芳儿，你怕吗？”孝庄看看芳儿。

“其他人可以走，芳儿不能走。芳儿是大清的皇后，理当要留下来，哪也不能去。”芳儿说道，走到康熙面前，这场面怎么这么熟悉？哦，自己好象演过赫舍里，因为说了那么句台词丢了个角色。

“芳儿也是你的妻子，任何时候，都会在你身边。”她轻声道。康熙一震，紧握住了她的手。这么好玩的事情没有她怎么行，不过理由要说得伟大一点，自然不能说自己是留下来玩的。

“芳儿，你还是和祖母避一避吧。”康熙感激地望着她。哼，要避带着你的那些老婆一起去避！想把她弄走，没门！关键时刻怎能逃跑，还好昨天没走，不然就错过好戏了。

“皇上不必担心，你是真命天子，上天自会庇佑。”孝庄道。

是有她芳儿庇佑才对。鳌拜喝了她的毒药，到时候发作起来肯定呜呼了，就她芳儿一个都可以对付他了。还有他被上次那个神秘人打得少了半条命，就更不用担心了。想到全世界只有她知道这件事，她就乐滋滋的。

“芳儿，你看，这仗，我们有多大的把握？”孝庄转向芳儿。

“绝对把握。”芳儿笑着回答。

担心什么啊，不管哪个版本的小说电视电影，最后鳌拜都这么拜拜了。看来在所有人都紧张的时候，只有他们这个皇后半点不紧张。她正在考虑是不是去哪里弄一把洋枪来，放一群白鸽，然后像电影《纵横四海》里那样酷的解决掉鳌拜呢。

康熙有些奇怪地看着她，她这个既怕死又怕痛还怕鬼且怕贼的女人怎么可能不害怕。还坚持留在宫里，她到底想些什么啊！

“对了，叔父和将领们联系了。兵我们也有了。”芳儿道。

“你们索家真是我们的福星。”孝庄赞道。芳儿得意地冲康熙示威似地挤了挤眉，康熙更加纳闷了。

第二十五章 设诡计皇后狡胜狐(1)

月黑风高，正是干坏事的时候。

一棵树后探出了个小脑袋，鬼鬼祟祟地张望着。芳儿换了身太监的衣服，连夜混在太监群中到了这里，人多且杂。禁军也没有盘问怀疑。她伸着脖子，四处看着。

南书房外大铜鼎后一个脑袋晃来荡去，见形势不错，连着身子咻地闪了进去。正为自己感到自豪的时候，芳儿发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瞬间人影已经移到了面前，黑乎乎地看不清面貌，也不知道他怎么到了跟前，好似鬼魅一般，没有声响，快且静。来人显然身怀绝技，不过芳儿可不这么想，她的想法是——遇见了鬼，传说中的深宫冤魂！她白眼一翻几乎昏倒。

“啊——”

芳儿睁眼看了看扶住自己的鬼，当即吓得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刚发出一些声音，脖子就被掐住了，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果然是鬼，最喜欢掐人脖子！这回完蛋了，康熙的漂亮皇后半夜被某个妃子的冤魂给勾引走了！

“什么人？”

声音好熟悉，是谁？她吓得砰砰跳地心脏开始稳定下来。借着微弱的月光，芳儿看到了一张同样惊讶的脸。

“冒牌容若！”芳儿张着嘴巴惊叹道，还真巧啊！

“冒牌容若？”什么东东？容若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你吓死我了，这么晚了，你跑这里干什么？”芳儿抱怨道，松了口气的她按摩着自己倒霉的脖子，摇晃着脑袋“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容若一口气说出来，紧张地看着芳儿。

“嘘——不要那么大声。”芳儿瞪了瞪他。

“你知道这里……如果有人……如果你被发现……”容若说着，芳儿叉着腰，上下打量着他。

“你说完了没有，还不快来帮忙！”芳儿开始挽袖子。

“帮忙？”容若一头雾水，只想赶快把这个女人带走。

“到时候鳌拜就坐这里吧？”芳儿没有理会他，独自走到一把椅子旁边。

“鳌……”容若一时不知怎么回答，额头隐约可见点点汗珠。

芳儿早已经掏出了一把匕首，在椅子腿上咿呀咿呀地切了起来。容若更是看得目瞪口呆，不知她到底要干什么。他确信，她的确是宫里最奇怪的宫女。仿佛天不怕地不怕，置生死于度外。看着她专心地忙着用匕首锯椅子脚，容若有些好奇了。芳儿咬着唇，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杰作，眯着眼睛，很是陶醉，容若看她可爱的模样不自觉地笑了。

“嘿嘿，到时候，鳌拜坐上去，你看准情况踹这椅子一脚，保管他摔个狗啃泥。”芳儿吩咐道，容若这才明白了她的用意，她还真的鬼点子多！

“姑娘你……你和他有仇？”容若好奇地问。

“没仇就不能害他吗？本姑娘乐意！”芳儿眼珠一转。

“喂，冒牌家伙，你是混蛋身边当差的吧？”芳儿头一昂问道。

“混蛋？谁？”容若一愣。

“和你说话闷死了，你怎么都不回答的啊？”他不是文采飞扬吗？他怎么不和自己说话啊？容若斯文地笑了，芳儿无聊地看了看他，就知道笑！

“我问你是不是玄烨身边……”又捂她嘴巴干什么！

“你疯了！”容若喝道，她是真的不怕还是无知？

“你是哪个宫的宫女？”怎么像混进宫的？一点规矩也不懂！

“坤宁宫的啊。”芳儿绕着南书房转悠了一会儿，打量了一下。摸了摸龙椅，一跳，一屁股坐了上去。

“你……你……”容若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

“这里还没有养心殿那张椅子坐得舒服。”芳儿自言自语道，随手翻开了奏折。

“你……你……”容若确信他见到了这辈子最恐怖的事情。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人家有名字，你你的叫什么叫？我叫芳儿！记住了，过来过来。”她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什么？”容若走过去，芳儿抓起一块糕点就塞进了他嘴巴。

第二十五章 设诡计皇后狡胜狐(2)

“原来藏在这里啊！混蛋口福不错！怎么样，好吃吧。我不能再和你说话啦，到时候混蛋他找不到我就麻烦了。拜拜！冒牌容若！”她摇了摇手。

拜拜是什么意思？混蛋？是谁让她一直惦记？容若嘴巴里塞了东西说不出话来。她说话怎么这么奇怪？他看着她离开若有所思。不一样的女子。突然他笑了起来，自己一个男人，怕这怕那，反倒不如她，来去如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

（坤宁宫）

“芳儿，你真的不怕吗？”康熙看着她说。对付鳌拜不是件简单的事。

“吵死了，还让不让我睡觉啊。”芳儿烦闷地拿被子捂住脑袋，今天碰到的男人都那么奇怪，一个闷得像没熟的瓜，一个吵得像下蛋的鸡！

“如果，如果朕输了，到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你把所有的事都往朕身上推就行了，你虽是索尼孙女，想来鳌拜也不会为难你。”康熙道。

“你放心好了，如果出事我一定把责任先往你身上推的。”她迷迷糊糊道。

“什么！”听见她的话，康熙怒道。

啊？不对，自己怎么可以说这么没义气的话呢？虽然可能是她的作风，不小心把真心话说出来了。

“九门提督是自己人，八旗明日也可到京，我们一定可以赢的。如果你有事，我也陪着你。”她转了个身，看了康熙一眼。反正最后是鳌拜输了，讨好他就没错。好比知道了底牌的赌局一样，没理由出老千还输啊！

“朕答应你，绝对会打场漂亮仗！”康熙抱紧了他。

“什么漂亮啊？齐藤姐姐的真漂亮……”她呢喃，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芳儿……”她睡了？

“哦……”回应的声音很小，是轻微的呼吸声，她已经进入梦乡了。她真的一点也不怕？还是她根本将她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完全的信任他，他感激地看了芳儿一眼，熟睡中的她，纯净如婴儿。

……

（储秀宫）

坤宁宫的皇后娘娘高枕无忧入梦乡，储秀宫的宁贵人却辗转难眠。

“主子，您还不睡吗？”福儿给香香披上了一件外衣。

“你先睡吧。”香香沉思着。

“您还在担心曹大人吗？皇上既然答应你不计较了，就一定不会再责怪曹大人了。”

“他不过打碎一只杯子，皇上怎么……”

“主子，您别怪奴婢多嘴，皇后娘娘似乎知道些什么。皇上和娘娘在一起的日子比较多，要是皇后娘娘提到了主子您和曹大人……”

“福儿，你胡说些什么！”香香喝道。

“这后宫里，我这脾气，把妃嫔得罪尽了，如果不是皇后娘娘处处照顾，我们日子能这么轻松！”

“福儿该死，主子您宅心仁厚，可是这后宫处处杀机。哪里有谁是真心对待别人的。主子您对她们掏心掏肺，她们对您可是笑里藏刀啊。皇上爱才，主子您才貌双全，现在封了贵人，难保日后不会升贵妃。皇上对您好的时候，福儿两只眼睛瞧着皇后娘娘的脸色，她心里是在乎的。主子您是好人，这后宫……好人都不长命。福儿今儿就是被主子厌嫌，也要说。娘娘，您可得当心皇后娘娘。”福儿磕着头说。

“你别说了，她不是那种人。”香香皱眉道。

“主子，防人之心不可无。您想想曹大人，如果不是皇上听到什么风声，他至于吗？他那样子……是在吃醋。主子您那么聪明，看不出来？”福儿压低了声音。

这……香香犹豫了，康熙提到曹寅的表情，的确是……她惊出了身冷汗，难道真的是芳儿出卖她，不会的，一定不会！

这后宫还有什么是她值得相信的？

……

（坤宁宫）

坤宁宫的早晨异常热闹。

“萍儿，你看这块布料的颜色是不是很适合宁贵人？她穿起来一定很漂亮！”芳儿得意地指着自己精心挑选的布料说。

第二十五章 设诡计皇后狡胜狐(3)

“都宁贵人了，再漂亮一点就是宁贵妃了！”萍儿漫不经心地说道，一面收拾着东西。芳儿一愣，刚才的笑容没有了。

“你胡说什么！”芳儿小声说，自己也没了底气。

“娘娘，我都说你太心善了！她每次在皇上面前卖弄，摆明了就是要和您争宠！”

“……”芳儿不做声。

“这后宫有不希望出人头地的妃嫔吗？您现在是娘娘，大家都恨不得巴结您，谁把‘争宠’两个字写在脸上啊？哪个不是面前一套背后一套。亏得娘娘你对她那么好！我萍儿就是看不惯那种装腔作势的人，要争明着争，别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高傲样子！”

“别说了，萍儿。”芳儿心底有些自卑，难过道。

“娘娘，那个女人比宫里哪个女人心机都深，她那么漂亮，又有才华。皇上他又爱才……”

“我让你别说了！”芳儿喝道。

“你把小桃红叫来，你先出去！”郁闷，好心情都没了，为什么她觉得那么不安呢？

……

“主子，您到底在干什么啊？”小桃红疑惑地问。

“不要吵，我在干正经事。”芳儿回答。的确要找些事来做才不至于那么郁闷。

“您不煮茶，煮空茶碗干什么？”小桃红问。

“不要吵！看着就行了。鳌拜他到南书房了没有？”多煮会儿吧，嘿嘿。

“这个宫里的事情，您问小桃红，那小桃红问谁去？”小桃红翘着嘴巴说。

“嘿嘿，会顶嘴了！行了行了，我自己去瞧！”

“娘娘，你不要命了。现在大白天，您去南书房，要是给人发现了……”

“呵呵，你倒说说看这朝里谁敢要我的命啊！”芳儿得意地晃了晃脑袋，对！换衣服，就不怕被发现了！她自我陶醉的想。

……

（南书房）

“哎哟！走路长不长眼睛啊！”被人狠狠撞了一下，芳儿摸着脑袋，气恼地骂道。

“你……你怎么进这里来了！”她到底想干什么！这里是南书房，现在康熙就在里面，要是他知道有宫女假冒太监溜进这里，谁都保不了她！

“就是这样进来了啊！”芳儿笑嘻嘻地摇了摇腰间的玉佩。容若定睛一看，竟然是上次自己送给她的那块。

“想不到，冒牌容若你的这个玩意还挺好用的，嘿嘿。”芳儿低头玩弄着玉，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容若哭笑不得的表情。为什么混蛋不送个免死金牌什么的给她用呢？

“快回去吧，这里不是玩的地方。”容若压低了声音说道。

“不要！”芳儿伸长了脑袋想法子瞧里面的动静，容若的脸色很难看。

“鳌拜是不是就坐昨天我弄断了腿的椅子！”

“你快走吧……”容若懊恼极了，自己怎么会送了她那块玉呢？这女人一次比一次过分了！

“都说不要了，你真烦！”芳儿也不耐烦起来，很不安分地要往里面走。

“容若，怎么那么吵？”是混蛋的声音。

“哦，小太监送酒来了。”容若定了定神回答。

“让他端进来吧。”

芳儿得意地看了容若一眼，昂了昂头，把帽子一扯，挡住了半个脑袋，然后摇头晃脑地走了进去。容若只好跟了进去，这个女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啊！

……

康熙扫视了一下所有人，神情很是悲壮。

“鳌拜身为托孤重臣，却欺凌同僚，杀害辅臣，践踏朝纲，咆哮金殿。专权欺主，涂炭生灵。朕每念及，食而无味，寝而不安。今日朕当借天地之正气，擒拿鳌贼！各位壮士，朕今日就与你们结为兄弟！日后敬尔母为朕母，待尔妻如朕妹！拿酒来——！”

一个个子矮小的太监低着头，颤悠着端着碗酒过来，似乎是很激动，又似乎是从没见过如此场面很紧张。康熙没有注意到小太监的异常，拔出匕首，将手割破，鲜血滴入碗中。

第二十五章 设诡计皇后狡胜狐(4)

“皇上如此信任臣等，臣等怎能退缩！各位兄弟，臣等岂可与国贼共戴天！”容若大声说道，也接过小太监端来的酒，指头用匕首一划，血注入酒中。

“卫我朝纲！靖我社稷！卫我朝纲！靖我社稷！卫我朝纲！靖我社稷！……”大家都斗志昂扬，叩了头，咬破手指头，将血滴入酒中。

芳儿端着这碗血酒，低着头，回到康熙的面前。这些人有毛病么？十指连心，他们不痛啊？要是她，破了点皮都要叫了。居然自己咬自己的指头，芳儿低着头做着鬼脸。康熙端过血酒，将血酒轻洒了少许，然后喝了一口。

“咿阿……脏死了，这些男人真不讲卫生。”芳儿心里骂道，肚子里开始反胃。一阵阵的，好像要呕吐一样，难受！容若也喝了一口，都是疯子，芳儿心里继续骂。

“等等，小兄弟，你也来一口。”

康熙突然抓住了芳儿的手，芳儿低着头不敢说话！不是吧，要她喝这个血酒，不要吧，好恶心的！不知道会不会有病菌。芳儿哭丧着脸，向容若求援。容若见康熙抓住她的手，背上已经被汗水打湿。似乎鳌拜要来也没有这么紧张！他担心的看着芳儿，却什么也不能说。

“来，小兄弟！大家同生共死。过来，今天你来是缘分！以后就是好兄弟了！”说完，康熙举起芳儿的手，拿匕首在芳儿手上一划，血猛地涌了出来，滴入了血酒中。

“喝一口。”康熙豪迈地对她说。

“好……好。。。。。好，痛痛痛，呜，哇——”

芳儿当即眼泪奔涌而出，停顿了几秒钟，只听呜地一声，芳儿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哭声！她猛缩回手，小心地吸吮着。心里混蛋臭蛋笨蛋的骂了几千回了，眼泪还是不停的流。泪水滴答滴答地落在地上，哭得那个伤心啊。自然是死活都不肯喝那混了很多臭男人血水的酒了。

这些志气激昂的侍卫太监们见她如此，顿感羞愧。这小太监简直就是灭他们威风嘛。还哭得像个娘们儿一样，就差没有在地上打滚了！容若已经惊得面色惨白，不知道皇上会怎么处理？可他瞧着皇上脸色很是奇怪，注视着芳儿，料想已经发现了她是女子了。他手心全是汗，他该怎么救她？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在乎一个女子的死活？

康熙惊讶地注视着芳儿，心里暗叫不妙，自己怎么这么卤莽呢？得罪这个女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康熙听着她“嚎叫”似的哭声，眯着眼睛，伸长了脖子，恨不得塞了耳朵躲起来。不用这么激动吧，不过是把她的手割了一个口子而已，哭成这样，让他很没面子，好歹也是他的皇后！

容若见康熙脸一阵红一阵白，不知道在想什么，着实为芳儿捏了一把汗。虽然芳儿是调皮了点，贪玩了些，有些莽莽撞撞，不分轻重。但是就这样被砍了脑袋，他倒觉得过意不去。况且如果不是自己把身上的玉佩送给她，她也没法子装成小太监溜进南书房，这样一想，容若更加自责了。

芳儿斜瞪着康熙，疼得忘记了自己为什么会在南书房，只知道这个混蛋把她的手割破了，给她放了些血。然后把那脏兮兮的，浑浊不堪的血酒端到她面前，故意和她套近乎，称兄道弟要来个歃血为盟！而她则成了这些不太正常、思维结构很特别的男人的牺牲品。这把水果刀不像水果刀，屠刀不像屠刀的刀，沾了那么多人的血，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艾滋病毒或者肝炎或者SARS什么的！如果是这样她死得也太冤枉了！芳儿心里骂着混蛋，只想着到时候回去怎么收拾康熙，眼中满是委屈的泪水，哭得是梨花带雨，楚楚可怜。

那些侍卫本来就不怎么看得起宫里的公公，认为他们不男不女不阴不阳，芳儿这么一叫，这么一哭，他们就更加鄙视太监们了。太监的嗓门本来就细，平时和后宫宫女嫔妃接触多了，倒添了些柔媚气质。所以除了容若和康熙，没有人发现芳儿是个假太监。南书房里那些豪气万丈的太监们，本来想树立威风，争回面子。给芳儿这么一闹，顿觉面上无光，丢人现眼，低着头，巴不得皇上一声令下，把这个给他们抹黑的小太监给料理了！

第二十五章 设诡计皇后狡胜狐(5)

“容若！”

“臣在！”

“把这个小小，小……把他带下去！”康熙命令道。

什么！她牺牲这么大，还挂彩，流血的！苦肉计都用上了，他居然一道命令就把她赶走了！芳儿立刻停止了哭，擦了擦眼泪，吸了吸鼻涕，睁大了眼睛看着康熙。

“喳！”

容若答应道，上来拉芳儿，拽了半天，却发现芳儿不肯走。巴巴地看着康熙，嘴巴唧唧歪歪的动着，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暗示了半天，嘴巴动了这么久，混蛋都没有让她留下来的意思。康熙看着她满是委屈抗议的眼神，装作不知道。

“容若！”

他喝道，芳儿这个女人平时就爱胡闹，不过胡闹也要看场合。待会鳌拜要来，成败就在今天这一举了。鳌拜是满洲第一勇士，武功深不可测，连他自己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今天这里凶险未定，芳儿要是有半点闪失，可就麻烦了！可是这个小女人似乎一点也不了解他的苦心，一副要和他拼命的样子。

好不容易连拖带拽的把芳儿弄出了门外，容若总算松了口气。

“喂，你干什么！不要命了还想进去！姑奶奶，我拜托你，你的命是捡来的！现在皇上有正经事办，办完了或许就不记得你了！求求你，快走吧！”

“他不记得我，我可记得呢！他敢忘记！”芳儿吸了吸手，又甩了甩！这个仇，她一定要报，臭混蛋！

“你刚才说什么？姑奶奶？天啊！”

芳儿有些惊喜，纳兰性德居然会说姑奶奶，那个写“一味相思，准拟相看似旧时”的纳兰容若居然会说姑奶奶。

“你笑什么？”容若目瞪口呆。

“冒牌容若！你好可爱哦！”芳儿笑得不怀好意，容若一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说实话，你一点也不像容若！脾气急噪，动不动就凶我！”

什么叫“一点也不像容若”，他就是容若好不好！容若有些气急败坏的看着这个稀奇古怪的女人。

“不过，你长得倒有那么点容若的优雅气质，仪表堂堂，有些抑郁，眉头深锁，对对！就是这个表情，加上腰间的那只笛子，真的很像容若了！”

容若叹了口气，有些焦急，希望她快点离开这里。至于她发表的言论，他听不懂，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又听说了一个，或者见到过什么容若。

“容若！”

是混蛋在叫他，芳儿又想跟进去，容若瞪了她一眼，露出生气的表情，见芳儿一脸失望，他心里觉得有些好笑。这个女人其实挺可爱的，他生平第一次遇见这么难缠的女人。

“你主子叫你呢，你还不快进去。”

芳儿挤眉道。容若看了看芳儿，又看看了南书房。他要是走了，这个女人的个性，不知道又会到哪里乱闯了。要是真惹出什么杀头的罪名来……

“曹寅！你来得正好，你帮我看住这个女人！皇上传我了！”

容若突然看到芳儿身后出现一个声音，高兴地喊道，然后朝南书房走去，突然又想到了什么，回头说道。

“把她带走！”

曹寅有些意外，见到眼前的女人转身，大惊。也不知道容若那小子怎么敢在皇后娘娘面前那么无礼，又见芳儿笑得阴险，不由得后退了半步。

“曹寅，你不是被玄烨给抓起来了吗？”芳儿奇怪。

“皇上只是想让鳌拜放松警惕而已。让娘娘担心了！”曹寅解释道。

“我有什么担心的呢，只不过，有的人，可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啊！”芳儿叹了口气说道。

“宁贵人怎么了？”曹寅冲口而出，却突然意识到上当了。
“曹大人可真关心宁贵人啊！”
“臣只是尽本分。”曹寅无奈地答道。
“好一个尽本分。那你是听宁贵人的还是听本宫的？”
“这个……自然……

Chapter_5

自然是娘娘你！”

“bingo！”芳儿打了一个响指。

“现在本宫呢就让你带我进……”芳儿手指了指里面。

第二十五章 设诡计皇后狡胜狐(6)

“这个……娘娘……”曹寅为难了。

“你可以拒绝啊！我可不知道会在皇上面前说什么了，比如说你和宁贵人什么什么……”芳儿坏笑道。

“你……好！跟我来吧。”曹寅屡次被芳儿威胁，此时着实没办法，强压下心中的火，冷冷地说。生气了，不威胁你也没有别的方法了。芳儿讨好似的跟在曹寅后面。

……

（鳌府）

“鳌大人，您真的要去？老三不知道会不会……”

“曹寅打碎了一个杯子，那小子就生气，你信？”

“这……”

“一定是上次，曹寅替他喝了那有毒的茶，发作了，老三为了掩饰才这么做，为的是不让咱们发现！现在就他一个人怕什么？”

“明珠的公子可不好对付！”

“哼，乳臭未干！”鳌拜嘲笑道。

“时候不早了，老三等急了！”鳌拜换好朝服准备上朝，这一次他可想不到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

（南书房）

“鳌大人到——”

外面一个尖细地声音通报，芳儿喜出望外，他终于来了啊，真是等得急死了！

“鳌大人，朕等你很久了。这些日子您病了，这朝里少了个人和朕对着干，朕还真不习惯。来人，赐座。”康熙强压住心中的兴奋，沉声说道。

太监搬来椅子，容若张嘴想说什么，最终没说。芳儿看到鳌拜坐在已经被自己动了手脚的凳子上面顿时乐不可支。太监在旁边给他扶坐。芳儿低着头，站在康熙身后。

“来人，上茶。”

康熙说道，心里却想着下手的时机。鳌拜笑呵呵地看着他，等着看他能耍什么花样。芳儿下去端着茶上来，手还疼着呢。她看了看这茶，可是自己早上的杰作。鳌拜漫不经心地拿过茶，只听砰地一声茶碗掉在地上。芳儿心里暗笑，这茶杯她用开水煮了这么久，你用手拿，不烫死你才怪！

“鳌拜！你大不敬！来人——”康熙大喜，故作怒态。

说时迟，那时快。假扮为太监的芳儿猛地往椅子脚踢去。椅子脚断裂，鳌拜没有防备摔在了地上。

“哈哈！摔死你！”芳儿乐得直拍手，笑出了声。突然发现康熙紧张地看着自己，不禁吐了吐舌头。

“你……”

鳌拜发现了芳儿，顾不得手疼。一掌朝芳儿劈过来！

“妈妈啊！混蛋！曹寅，冒牌容若！救命啊——”芳儿喊道，突地闪到了门后，伸长了脖子，看着动静。

“曹寅，你不是……”

鳌拜一抬头，发现一儒雅英俊少年含笑看着他，不是曹寅又是谁！

“鳌大人的毒茶，曹寅怕是无福消受了。”

曹寅冲身后的人点点头，一干人等全都冲了上来。鳌拜也放开了手和他们搏斗起来。这些玩“布库”的少年个个身手敏捷，容若和曹寅

又经名师指点，身怀绝技。虽然鳌拜是满洲第一勇士，但也渐渐不支。

“甲鱼鳌！你喝了我掉包的毒药，不久又挨了一掌，怎么还能支持这么久！”芳儿在旁边看了半天，这老家伙怎么还那么精神？她奇怪地喊道。

鳌拜听她一喊，大惊，运气，发现胸闷才知确是中毒。她怎么知道自己被人暗算？芳儿见鳌拜表情痛苦，汗水直流，心中已经知道他是毒发了。当即“勇敢”的跳了出来，摇晃着脑袋研究了一下，确定鳌拜处于弱势了，这才冲了上去，混在人里，伸出脚，往已经站不起来的鳌拜屁股上踹了两脚，然后就乐不可支，完全忘记自己手上的伤了。原来历史上擒拿鳌拜还有自己的一份，而且自己还踹了鳌拜的屁股。鳌拜怒极，无奈喝了芳儿掉包的毒药，一运功，血液流动，加速了毒发，登时吐了口鲜血。曹寅他们哪肯放过如此机会，十多人上去就把他按倒在地，捆了个结实。

“鳌少保，可曾想到有今日么？”见大事已定，康熙长出了一口气，望着鳌拜的眼中闪着胜利者的光芒。

第二十五章 设诡计皇后狡胜狐(7)

“鸟尽弓藏！我鳌拜早料到有今天！你好！你好！不愧是大清的圣君！”鳌拜凄厉的大叫道，目光凶狠地盯着康熙！芳儿有些害怕地跑到康熙身后，把头往外伸着，康熙忙用手护住身后的她。

“当年有多尔衮的前车之鉴，鳌少保，你虽料到，可惜，却做不到！”容若，把他带下去！”康熙说道。

“我鳌拜无愧于天地！”鳌拜挣扎着还在咆哮。

“哼。”康熙不以为然地笑了一声。

“你自然无愧于天地，如果不是你，朕怎么知道怀柔？怎么知道韬光养晦？怎么知道忍辱负重？怎么知道如何做一个君王！”康熙猛的拍了一下桌子。

“朕要和你……”康熙还想和鳌拜说说什么，却忽然见芳儿从他身后伸出个小脑袋对着对面又是吐舌头，又是做鬼脸的。一滴汗水从他脑门上流下来。

“将国贼押下，着刑部会同都察院及各王公大臣严加审讯，听候发落！”康熙忽然有些沮丧，挥挥手道。

芳儿吓得震了一下，看到鳌拜苍老的面容，突然有些不忍心。她看看康熙，意气风发，真的像一个君王了。那种魄力，凛冽地目光，无情地眼神，都表示他是一个真正的皇帝了。那样的他，很遥远。不是那个会刮她鼻子，和她顶嘴，抱着她撒娇，给她洗澡的混蛋了。

康熙处理完鳌拜，他的目光转到芳儿身上，甚是怜惜，又有些责怪。

第二十六章 楚宫慵扫眉黛新(1)

“当时的情况真是千钧一发，我告诉你啊，当时那个勇猛地小太监就冲了过去，往鳌拜屁股上一踹，鳌拜就给踹到了地上。那勇猛地小太监见鳌拜大势已去，就不动声色地退了出去，把功劳让给了其他的太监侍卫。”

芳儿比画着，表演出来。当然那个什么勇猛地小太监就是说她自己了，见鳌拜大势已去把功劳让给其他人就是她自己编的啦。

“果真是个勇敢地小公公！”香香赞道，芳儿心里听得美滋滋的。

“皇上让皇后娘娘到养心殿去一趟。”正聊得开心的时候，有人通报。

“吵死了，我跟你说，当时啊，鳌拜力大如牛，什么人都对付不了他，只有那个勇敢地小……”

“主子，皇上传您呢。”见芳儿还想说，小桃红扯了扯芳儿的袖子。

“等等……”芳儿不耐烦地说，正在兴头上呢！

“我跟你说啊，当时鳌拜……哎呀别吵！”小桃红拽了拽她，她甩开了。

“我跟你说啊，当时的情况简直就是，简直就是……形容词想不出，反正就是很惊险！连皇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勇猛地小太监啊……”

“怎么说得像某人亲身经历了一样！”谁在说话，芳儿呆立片刻，见香香抿嘴笑。

“主子，都提醒你几回了，皇上就在你后面。”小桃红小声说。

“朕传你，你怎么不来？”康熙看了看芳儿，眼神中多了些许温柔。

“我……”芳儿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你说来就来，把她当什么了。

“朝来临镜台，妆罢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唐太宗能等徐惠，难道皇上就不能等皇后？”香香在一旁笑道。

“好厉害地嘴巴。”康熙看了一眼她，很是赞许。

“芳儿，你要多向撒宁儿学学，一句话就让朕无话可说了。”

“哦。”芳儿闷闷地回答，无精打采地，心里却不知道闷什么！

“是撒宁儿向娘娘学才对。”见芳儿那样，香香忙打圆场。

“她，有可以学的地方吗？呵呵！”话语中却全是宠溺。

“这是朕送给你的。”康熙递给芳儿一本书。

“什么乱七八糟的？”芳儿随手翻了翻。

“长孙皇后的《女则》？”香香扫了一眼问。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芳儿纳闷。

“还有呢，这些也是给你的。古今贤后的传记，你可要好好读。”康熙从身后拿出又拿出几本来。

“我不已经是贤后了吗？”芳儿嘟囔道，把书翻了个乱七八糟。

“撒宁儿先告退了……”香香见时机不对，忙辞行出去。

这一堆什么东西？她都这么贤惠了，还要读这个干什么？芳儿翻了翻白眼，拿起其中一本书，犹豫着翻开，看看里面写什么。她们那些皇后有没有她当得好！

“怎么就不看了？”

“我手还疼呢，现在头也疼了，哎哟，哎哟！”

芳儿一边喊着，一边用眼角斜扫着康熙的反应。心疼地看着自己手上的伤口，本来计划里没有受伤的，结果……还真是倒霉！康熙在一边抿着嘴巴笑，一幅“疼死你活该”的表情，芳儿气乎乎地嘟起了嘴。

“朕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胡闹！”康熙半怒着说。

“这点小伤算什么？我是什么人啊，我是大清国的皇后，是赫舍里·芳儿，是……”芳儿昂着头。

“那个哭得像宰猪一样的太监是朕眼花了？”康熙忍住笑问。

“什么什么？什么宰猪？我是没有准备才……才流了两滴眼泪，这是本能反应。”芳儿脸一红，的确，当时所有的人只有她在哭。

“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不顾危险了。”康熙轻斥道。

“哦。”受伤是你弄得好不好！本来很完美的计划！

……

（慈宁宫）

孝庄半躺在椅子上，斜着眼看苏嘛喇姑。苏嘛喇姑玩弄着棋子，犹豫着该怎么下。

第二十六章 楚宫慵扫眉黛新(2)

“哎！”两人齐声叹气，又互相看了一眼。

“我说这芳儿怎么还不来啊？”孝庄问道。

“娘娘她昨天不来了么。”苏嘛喇姑回答。

“可是今天她还没来啊。这一天看不见她，心里就不塌实。她和后宫里那些女子相处得好么？”孝庄殃殃地问。

“好着呢！听说皇后娘娘那儿平时可热闹了。别的娘娘都天天往那儿跑。还听说，这皇后娘娘不仅仅会说书，还会唱曲做词，会做各种好吃的，还懂很多新奇的玩意儿呢！这些天啊，听说皇后娘娘在玩西

洋扑克，可比咱们这围棋稀奇多了。”苏嘛喇姑一脸羡慕地说。才听着，孝庄突然笑眯眯地看着门外。芳儿正走进来。

“哎哟，娘娘您可来了，老祖宗惦记着您呢。”苏嘛喇姑一拍掌，“来来，娘娘，您陪老祖宗下一局。”说完就起身。芳儿瞟了眼桌子上的棋盘，看了看孝庄。

“祖奶奶，咱们坤宁宫都不玩这个了。”

“那你们都玩什么？”

“比如说……黑白棋。”芳儿拿起一颗棋子。

“黑白棋？”孝庄瞪大了眼。

“再比如说……。”

“五子棋？”苏嘛喇姑张大了嘴。

“我来教您，很简单的。像祖奶奶您这么聪明，一定一学就会。”芳儿乖巧地说。

……

“活四，哈哈，芳儿，你输了。”孝庄笑道，这东西还真好玩。

“芳儿，你真是老天送给咱们的活宝贝！”

“芳儿以后不能陪祖奶奶玩了。”芳儿苦着脸说。

“为什么？怎么不能玩。”孝庄把脸一沉。

“芳儿最近在读长孙皇后的《女则》，知道作为一名女子，要知书达礼。皇上也要芳儿平时多待在坤宁宫，多看些书，不能玩乐。芳儿觉得很有道理，决定以后在宫里像长孙皇后学习，不过问政事，不贪图享乐，以后还是多看看书，少玩些。免得皇上责怪。”

“他敢责怪！看什么书？女子无才便是德，况且这皇宫上下哪家的女子比得上你索家！赫舍里·芳儿乃全满洲第一才女，还用得着天天读书吗？你甭管他，就说我说的，你照样来这儿，陪老太婆下下棋，再讲讲那故事。”

孝庄话一说完，芳儿心里就乐开了花，不是她不好好看混蛋给的书，是太皇太后不让看，她总不能抗旨吧！

……

（坤宁宫）

“香香，你可来了。快坐。”芳儿自己搬了椅子给香香坐。

“撒宁儿来了，朕可真是赶得巧啊。”门外突然传来了康熙的声音。芳儿嘴巴一撇，这男人阴魂不散，总是来煞风景！

“他们怎么没有通报？”芳儿伸头看了看外面，连礼都懒得行了，倒是香香站起身，行了礼。

“朕让他们不用通报的。撒宁儿，你在看什么书。”康熙说道。

“‘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怜为断发，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是说邓皇后的书。”香香回答。

“什么邓皇后？你刚刚说了一大堆什么东西？”芳儿一头雾水。

“汉和帝邓皇后，六岁能读《史记》，《汉书》，十二岁通《诗经》，《论语》。刚才那段话写的是她五岁时，祖母帮她剪头发，伤了她，但是她忍痛不吭一声。这书，是娘娘您这儿的啊。”芳儿心里暗叫不妙，露馅了！康熙向她投去怀疑的目光。

“朕问你，可知东汉明帝马皇后？”康熙问芳儿。

“错了，马皇后是朱元璋的老婆！是明朝的！”芳儿纠正道，却发现康熙的脸色越来越不好。

“东汉明帝马皇后，先为贵人，好读书。喜欢《易经》，《周官》，在后宫非但不争宠，还将后妃推荐给皇帝。”香香说道，康熙点点头。

“她疯了吗？”

芳儿听得瞪大了眼问道。把后宫妃子推荐给皇帝，那什么皇后是不是有毛病？康熙怒瞪了芳儿一眼，鳌拜已除，他自己也亲政了，他心里急切希望芳儿能够母仪天下，同她一同掌管江山，可是这女人却半点不懂他的苦心。

第二十六章 楚宫慵扫眉黛新(3)

“撒宁儿知道这些，你知道有哪些贤德的皇后？”

“梁武帝之后，幼而明慧，擅隶书，读史传，女工之事，无不娴习。陈后主，沈皇后，性端静，寡嗜欲，聪敏强记，涉猎经史，工书翰。金显宗皇后徒单氏，好诗书，喜老庄，持正明理。宋高宗皇后吴氏，善墨，习史。明成祖徐皇后，好读书……”

“知道这么多，皇后让给你当得了。”芳儿小声嘀咕，浑身不痛快！康熙有些不悦，芳儿什么时候也会说这种刻薄话挖苦人了？

“皇上，撒宁儿还漏了一个，就是赫舍里皇后。艳而不俗，美而不娇。德冠后宫，才倾天下。”

“好一个‘艳而不俗，美而不娇。德冠后宫，才倾天下’。”康熙哈哈大笑。

“撒宁儿哪里知道这么多了，都是皇后娘娘这些书上写的。娘娘想多向以前的皇后学习，看这些书，娘娘的一片心意，实在感动。”香香想把刚才的话圆回来。

“她？朕让你看的书没看吧！”提到书，康熙板了面孔正色问起芳儿来。

“我……”芳儿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

“那你就待在这里好好看这些书吧！”不能再宠她了！她是他的皇后也就是大清的国母，无人可以替代，他要她与他比肩而坐。芳儿，你能明白朕的心吗？

“我……你……”芳儿抱着一堆书，她不知道康熙怎么杀了鳌拜就变了，变得一点不象以前的他，以前他会打闹会开玩笑。现在的他越来越陌生，他不喜欢自己这样的皇后了吗？他喜欢上香香了吗？芳儿觉得自己的心在往下沉。

“皇上，这……”香香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

“撒宁儿，我们走！”芳儿见他们离开，一时缓不过神来。

“娘娘，都说让你当心她了！你看看，哪一次她不是在你面前装做一脸无辜，然后把皇上的心一点点抢走了。”萍儿没好气地说！

“不就是看这些书吗？我看就是！”芳儿赌气道。本来就不是什么才女！当不了好皇后，她还不稀罕当呢！历史上被废掉的皇后大多没有做什么错事，真正做错事的皇后，独揽大权，才不会被废呢！难道混蛋真的被她们培养得品味下降，竟然要她学那些女人！

……

芳儿撑着脑袋望着窗外发着呆，脑子里全是混蛋的影子，家伙好像把她给忘了。

“娘娘，天寒了，您披着点儿衣服吧。”小桃红心疼主子。

“天寒？”芳儿迟疑了片刻，接过衣服。

“皇上多久没有来了？”

“也就这两天吧。”小桃红说道。

“我怎么觉得好像很久了，皇上最近好像对宁贵人很感兴趣。”芳儿闷闷道。

“娘娘，您多心了。皇上这些日子为削藩的事情苦恼，不是在宁贵人那里。”小桃红安慰道。

“娘娘，我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可是这后宫的妃子，特别是皇后，一定要有容人之量。”

“我看就不是！她明显就是想和娘娘争！她啊，跨过常在，直接从答应做了贵人还不能说明什么？别说皇上没宠幸她了，要是皇上宠幸了她，再添一个龙种，还不骑到咱们头上来！”萍儿插嘴道。

“我一个人出去走走，你们不要吵了！”芳儿说不出的郁闷。

……

（御花园）

秋风吹尽花已残。

夜深，露浓。

月光下，一女子颔首垂眉，单薄的衣裳随风飘飞。她手滑过琴弦，散落几个音符。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俛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一个声音随琴相和，歌声婉转悠扬。

“翡儿，是谁在唱歌？”

“回静妃娘娘，是宁贵人。”

“这宫里面倒还有知音人，让她过来。”

香香有些紧张地看着这个女人，刚才听到她弹琴，琴声中有萧索之意，颇有感触，便与之相和。

第二十六章 楚宫慵扫眉黛新(4)

“撒宁儿见过静妃娘娘。”香香盈盈打千。

“平身吧。”静妃说道，轻微咳嗽了一声。

“哎呀，宁贵人真是花容月貌，一副好嗓子。”她打量着香香，隔帘照影，柔媚动人。

“静妃娘娘您也是沉鱼落雁之容，撒宁儿不堪一比。” 香香也在打量着静妃，她也不过才年近二十。

“在这宫里，今年你还算年轻，明年就会有更年轻的，你就老了！前两年皇上还宠幸我，后来，他有了端妃，良妃，谨妃，还有那么多答应贵人，就不来我这了。”

“静妃娘娘。当心……”翡儿提醒道。

“当心什么？难道在这里比死强吗？我宁可死，也比在这地方好。到老了也不会有人记得你！”静妃的话里带着一丝愤恨。

香香吃了一惊，但心底却生出几分同病相怜的好感来。

“万千宠爱于一身，又如何？宠得了一时，宠不了一世。妹妹和我一样，都是这林里飞不出的鸟。”

“出不去的又何止你我？”香香深深地看了静妃一眼。

“妹妹来的时间短，想得也未免天真。在这，你要是爬到了顶就可以出头。”静妃摇了摇头。

“哼！被关在顶楼和关在地底有什么区别？”香香冷笑一声。

“至少，你可以看到天。”静妃缓缓道。

“看到天，会更痛苦。”香香叹了口气。

“妹妹，你愿意绝色姿貌就在这皇宫老去？我不甘心，现在不为自己着想，日后等到容颜枯萎，谁还记得你。你不觉得，太……可怜了吗？”静妃的话在夜空下显得更加凄然。

“我……不愿意。”香香回答。

“我也不愿意。谁又愿意？成全了你，便成全不了她。这是咱们的命。”

“娘娘您是个好人。会有好报的。”

静妃愣了一下，眼眶湿了。她是第一个说她是好人的。好人？呵，好人！

“从来没有人说我是好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其实不是好人。”

“你爱皇上吗？”两人沉默了会，静妃冷不丁问道。

香香沉思片刻，摇头。

“你很坦白，这后宫的妃子有几个是爱他的？她们爱的不过是荣耀。可是我，我是真的爱上了皇上！”

“你爱皇上，我不爱。爱则沉沦，不爱就洒脱多了。他是皇上也好，是玉皇大帝也好，在撒宁儿心中都不过是一个不爱的男人。”香香凝望着窗外的夜色，缓缓说道。

“爱则沉沦……”静妃喃喃重复着她的话，眼神中是落寞。没错，她是个女人，但不是好人。康熙曾经是对她好过的，难道对一个个抢走自己爱人的女人，她不可以恨？她必须包容？她想要回一颗心，就非得歹毒？

她真的很想做一个好人。可是她恨，她恨那些女人，是她抢走了自己的幸福不是吗？为什么她不可以恨？是这些女人毁了她应有的幸福。

夜已深，月高悬。两个命运相同却心境不一的女人各自对着天边的冷月想着自己的心事。

……

（坤宁宫）

芳儿蹲坐在花园里面，抬头看着月亮，心里生出一些不安。回头看了看坤宁宫，那里一样灯火通明，她却感觉自己仿佛游离于世界之外，和一切都没有了关系。她无聊地拔着草，想着属于自己的那个遥远的地方。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一个清朗地声音在身后响起。

“是你啊。你可以在后宫随意走动的吗？你就不怕你那个皇帝老板炒你鱿鱼？”芳儿没好气地说。

“啊？”

“跟你说也不明白，笨得要死！”芳儿将草丢在地上。

“这些花草招惹你了？怎么说我也是一等侍卫，你一个小宫女不行礼也就算了，还这么嚣张？”容若在她身边坐下来。

“怎么，心情不好？”他微笑着拿出短笛轻吹。芳儿托着脑袋斜看着他。一曲《长相思》，婉转悠扬。

“你有喜欢的人吗？”芳儿喃喃问道。容若放下笛子，看了眼芳儿。

第二十六章 楚宫慵扫眉黛新(5)

“或许吧，她并不知道。”

“如果你喜欢的人喜欢的东西你不懂，你怎么办？但是其他人懂啊！”她苦恼道。

“她喜欢的东西我还真不懂。”容若自嘲地笑了笑。

“爱一个人是要牺牲的，为他改变也是爱的一部分。你不懂，可以学，重要的是你爱的人开心。”容若喃喃道，像是对自己说又是对芳儿说。

“好深奥哦。”芳儿皱眉道。

“问题是他喜欢的东西都很有难度。不行，我不能这么快放弃的！容若，你教我做词写诗好不好？”

“啊……”容若看着她，实在搞不懂她到底在想什么。那个人，会是谁……

“求求你了！”芳儿拽着容若地胳膊摇晃着。

……

“词全以调为主，调全以字之音为主。音有平仄，多必不可移者，间有可移者。仄有上去入，多可移者，间有必不可移者。倘必不可移者，任意出入，则歌时有棘喉涩舌之病。故宋时一调，作者多至数十人，如出一吻。今人既不解歌，而词家染指，不过小令中调，尚多以律诗手为之，不知孰为音，孰为调，何怪乎词之亡已。”

芳儿撑着头，打着瞌睡。容若的声音若有似无地在她耳朵边响起。她算是好学了吧，让容若来教她古文。哎，赫舍里怎么不留点大文豪的特质给她。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么香香这个风尘女子便算是最无德了。

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开始嫉妒香香了。她嫉妒香香比自己漂亮，比自己有才学，嫉妒康熙欣赏香香，嫉妒是不是代表她变坏了？芳儿皱眉想着。

“遇事命意，意忌庸、忌陋、忌袭。立意命句，句忌腐、忌涩、忌晦。意卓矣，而束之以音。屈意以就音，而意能自达者，鲜矣。句奇矣，而摄之以调，屈句以就调，而句能自振者，鲜矣。此词之所以难也。”

容若看了看眯着眼睛睡着了的芳儿，笑了笑。这女人明明对这些没有兴趣，还死缠着要他教。那个人，真的那么重要吗？他仔细地端详着芳儿，她鼻子冻得通红，迷糊的睡着。身上单薄的衣服在风中鼓动。

芳儿正睡得高兴，发觉身后有响动。一回头，原来是容若，他将披风解下，给她盖上。

“我们讲到哪了？”芳儿惊醒。

“词中对句，须是难处，莫认为衬句。正唯五言对句、七言对句，使读者不作对疑，尤妙，此即重叠对也。你好像没有兴趣。” 容若回答道。

“你也为你喜欢的人改变吗？”芳儿瞪着大眼睛，期待地看着容若。

“我已经改变了，我违反规定陪她深夜在后宫聊天已经是死罪了。”容若自言自语道。

“什么？”

“哦，没什么！时间不早了，皇上批完奏折要去乾清宫上朝了。我也要过去了！”容若不敢看芳儿，一溜着想跑。

“什么！他批完奏折就上朝，叫他住乾清宫嘛，也可以休息休息，偏要住养心殿！这样身体怎么吃得消？迟早累病了，不行，回去给他炖些燕窝。”芳儿气呼呼地跺脚说。

“你说什么？喂——你跑那么快去哪里？”她真厉害，撑了一夜还能跑那么快！

第二十七章 细数君恩谈功过(1)

（南书房）

皇上的书房就是比普通人的大，这书也多，找又不好找。这么多书是真的看呢，还是摆得很好看。就好像她那个半吊子导演一样，书房塞得很满，其实都是摆设！芳儿踮起脚，勉强够到顶层，椅子也摇摇晃晃。韦小宝不认识字都可以找到四十二章经，她没有理由想找些书都找不到啊！芳儿咬着自己的辫子，小心地留意有没有人进来，她是看打扫的太监都走了，确定这儿没人才进来的。妈的，自己怎么说都是皇帝的老婆，这里应该就是她的家啊。自己在自己家走动，还不方便。

自己怎么不长高点呢？踮着脚真不舒服，确切的说，这书架怎么不矮点，或者说这椅子为什么不高点？再这么下去，她不当演员了，

当芭蕾舞演员算了！自己在大一选修了芭蕾舞，结果差点挂！

这时，门动了一下，芳儿吃了一惊。糟糕！她脚下一滑，连人带椅子，满手的书，全部翻倒在地上。她的嘴巴正咬着自己的辫子，喊都喊不出，却发现自己倒下来的时候身下软绵绵的。奇怪，一点都不痛哦。

“啊……”身下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呻吟，莫非这里闹鬼？

“喂，你怎么……”容若看见自己怀里从天而降的小太监竟然是芳儿，更是吃惊。

“我想多看些书，这里书最多，我来找找看。”看书？要是康熙知道她来看书一定会奇怪几天的。

“你到这里找书？你知不知道……”容若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你怎么每次都问我知不知道，我知道这里是皇帝的书房嘛！但是，这么多书借几本有什么关系呢！对了，你怎么在这里？哦！你也来偷书！”轮到芳儿问他了。

“皇上让我来取些书。你运气好，每次都是我碰见你。要是别人，一定没命！”

“拿书这种事情叫太监干嘛！这么使唤你，你应该是派大用场的！”芳儿打抱不平。

“那你还不快去！行了，我找到书自然会走的。”芳儿捡起书本，用仙鹤迈步的姿势，蹑手蹑脚地继续找。

“怕你了，你要找什么书，我拿给你。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我就行了。不要再在宫里乱跑！你主子不安排你干活的？怎么这么闲？”容若拿这个女人实在没办法。

“我在坤宁宫干活的嘛！皇后娘娘人贤惠大方，对宫女太监出奇的好，怎么会为难我让我干活呢？就是要这些书了！”芳儿把写了书名的字条给容若。

“也对，听说她整天除了吃就是睡，要不就是玩，的确比其他主子好伺候。”容若顺口道。

“你听谁说的！”芳儿突然提高了嗓门，容若一惊之下捂住她嘴巴。怎么突然生气？

“是皇上告诉我的。”容若神秘兮兮地靠近她，说完古怪一笑。

“他还告诉谁了？”芳儿紧张的问。这混蛋怎么这样败坏她名誉。

“我们就像兄弟一样他才说的，他说他这个皇后很难料理。告诉你一个秘密，他每次宠幸妃子，翻了谁的绿头牌，都不能让她知道。”

“是是……吗？”该死的容若，也是一个大八卦！

“那……喜欢一个人不是要专一吗？她应该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嘛！小说里都这么写的啊！他应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妃子赶出皇宫才对！”芳儿气呼呼地。

“那要看什么人了！不是每个人都能专一的。那个人是皇后还好办，如果是其他人，皇上一旦万千宠爱了，太皇太后说不定会赐死她。其实做皇帝的苦外人怎么能明白？皇后娘娘永远不会懂皇上的苦心。”容若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碰到这个小宫女话就特别多。

“苦心？”

芳儿喃喃道，她睁着水汪汪地眼睛看着容若，难道玄烨他宠幸其他妃子都是为了她？

“要保护自己爱的人不是把她留在身边，而是把她藏在心里。皇上这段时间减少了去坤宁宫的次数，就是不想让娘娘锋芒太露。他不希望她被人嫉恨，不想让她受到半点伤害。”容若继续爆料。

第二十七章 细数君恩谈功过(2)

“这也是他告诉你的吗？”

他故意宠幸其他的妃子，故意不来坤宁宫是为了保护她？他原来不是气自己没有读那些书，芳儿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他没有说，可是我懂。”容若看着芳儿若有所思道。

“你懂？”

“我和他一样，都有一个比自己生命都重要的人要放在心里。或许我永远都不会让她知道我爱她，哪怕我就在她的身边。说出口会为她

带来麻烦增添烦恼，不说会更好。”

“好象很深奥，你有喜欢的人吗？如果是我喜欢一个人，我就会不准他和其他女人在一起，才不会这么复杂呢。”芳儿怏怏地说。

“谁不想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呢？可是你心里的人心里只有其他人。她可以为了心爱的人冒险来偷书，你只能默默地保护她。”容若低声道，芳儿心里只想着康熙是不是真的为了她才宠幸其他妃子，没有留意容若说什么。

“皇后娘娘很幸福了，爱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这里……无论皇上选谁侍寝，他这里永远只放一个人。只有那里，才是最珍贵的。”容若指指自己的心。

“对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些书？”容若把找到的书递给芳儿。

“就是这些了。谢谢你，冒牌容若！”芳儿抱起书本，无论和谁在一起，只要心里想的是她就够了，芳儿似懂非懂，懵懵懂懂，可是心却一阵温暖。

“咳——你这个男人真过分！在背后说人是非很不好！特别是说皇后娘娘和皇上，今天这些话不要和别人说了，当心你脑袋！哼！”芳儿摇晃着抱着书朝外走，下巴压在书上。容若见她突然严肃起来，真是变化无常。他耸耸肩，不和她计较。

“我来帮你吧。”他看着芳儿走得呼哧呼哧地。

“你不是要拿书给你主子吗？”

“没关系，让他等等吧！”

“不像你啊！容若，你不是每次都说‘你知不知道……’什么的吗？”芳儿上下打量着他。

“为喜欢的人改变啊！”他说道。

“喜欢的人？谁啊？告诉我啊，我一定不告诉别人！”芳儿冲他眨眨眼，以后写本书什么的，八卦也没什么不好。

“芳儿，其实我……”容若突然看着她，“其实我……呼——我想皇上等我等得急了！我还是先把书拿回去！”他把书又转交给芳儿，芳儿

木讷地托起书，只觉两手一沉。

“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冒牌容若！”太过分了！是不是朋友啊，只不过想知道他喜欢谁啊！八卦心愿没有实现，芳儿有些气闷。

……

（坤宁宫）

芳儿坐在一张摇椅上，手上拿着一卷书。椅子悠闲地摇着，偶尔听到翻书的声音。康熙坐在旁边看着她，她一声不发，始终专注地看着手中的书。

“小桃红，晚膳准备得怎样了？”康熙问道。

“问过了御膳房，准备好了。”

“直接端来这吧。”

芳儿依然在看书，似乎对食物没什么兴趣。满桌的菜肴透着热气。她闻到了一股香味，咬了咬牙，继续装作漠不关心。

“吃饭了。是不是想朕喂你啊？”康熙凑到芳儿身边。

“臣妾想看完这些书。”

芳儿礼貌地回答，手中的书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她放下这卷，又拿起桌子上另外一卷。康熙无精打采地一个人吃完了饭，看了看芳儿。奇怪，她能坚持这么久？

“小桃红，给我备些点心来。”

芳儿边说边翻书。康熙看着芳儿，见她时不时地抓起一块甜糕塞嘴里，边吃边看。样子专注而投入。他此刻却已经耐不住了，一把将芳儿手中的书抢了过来。

“你干什么！”芳儿一惊。

“以前你不看，现在你又拼命看，你存心的！”康熙叫道。

“人家听话嘛，你让我看就看罗！”芳儿妩媚地瞟了康熙一眼。

“行了别看了，朕告诉你今天上朝……”

第二十七章 细数君恩谈功过(3)

“后宫不可干政，皇上早朝的事情还是别告诉芳儿了吧。”芳儿一句话堵得康熙直翻白眼。

“喂！小家伙，你敢抗旨？你看那么多书干什么！”他终于忍不住了。

“你不是喜欢有才华的女孩子吗？比如说宁贵人，良妃娘娘，惠妃娘娘，听说她还是大学士呢……”芳儿漫不经心地说，手上又翻过一页书。

小女人在吃醋！这回可不好办！康熙倒吸一口凉气。

“那……这些是什么书？不是《女则》啊。”康熙无奈地又凑到芳儿旁边。

“是史书，我自己找的。你的那些我已经看完了。这些书，是给你准备的！”芳儿伸出手指点着康熙的额头。

“给朕看的？朕需要看的是什么书。”康熙大笑。

“教你怎么爱，让你看看一些懂感情的皇帝老儿是怎么做的。”芳儿笑眯眯地。

“朕难道不懂感情？”康熙发问，走到芳儿身后，将她反锁在胸前。

“不要说唐明皇和杨贵妃是千古绝唱了，就是你的皇帝爸爸也比你懂。论政绩、治国，怎么样，我说了不算，后人说了算！不过论到‘感情’，作为你老婆的我，我最有发言权了！比起古代的君王，你呀！顶多就是个‘陪以末座’！”芳儿扒开康熙的手，指着自己鼻子冷笑道。

“陪以末座？”

康熙一愣，她竟然这么评价他！他怎么比不过古代君王了，难道他对她不够好？

“想不想听故事？从前有一只老虎，是森林之王。但是他的老虎老婆一直不满意他。有一天，他听说狐狸宰相和他的狐狸老婆关系很好，就叫他来，” 芳儿笑得阴阴地。

“老虎？狐狸？”康熙纳闷。

“老婆讲话不要插嘴！狐狸告诉他和妻子相处的诀窍后，老虎回家对老婆百依百顺，细心体贴。原来狐狸告诉他，想老婆对他好，就要对自己老婆好！”

“你到底想说什么？”康熙更糊涂了。

“我的意思就是，你把你老婆当皇后，你就是皇帝。你要把我当丫鬟，你就是太监！”

“太监？喂，朕哪里不把你当皇后了？”康熙嘟囔。

“老婆说话不准顶嘴！”芳儿放下书，站了起来。

“朕让你看《女则》你就给朕看这些？报仇？这书是从朕那里偷来的吧！”康熙坐下，把芳儿拉过来放在他腿上。

“不要打岔！看完了才准睡觉！”芳儿嘟着嘴巴，眼睛斜了斜他。

“毒妇。”康熙感叹，看芳儿瞪了他一眼，糟糕，他惧内了。

“喂！婆娘！我不是好皇帝，你不是好皇后，咱们是不是越来越配了！”康熙突然想到了什么。

“知道说‘我’了！每天就是朕啊朕的，打什么官腔！贼汉子，赶快看书，看完了对我好些！”芳儿说着打开门。

“喂，小桃红，赶快叫人再做些饭菜来，饿死了！”她冲门口喊道。康熙笑了笑，随手翻开了一本书。

“恶婆娘！”他摇头叹息道。以后他这个皇帝的日子怕又要回到被压迫的境地，女鳌拜诞生了。

……

（养心殿）

康熙翻着奏折，心事重重。突然把奏折摔在案上。容若诧异地抬头看着康熙，不知道他为什么发脾气。康熙烦躁地推开奏折，眼睛瞟到了桌边的几本书。他翻开芳儿找来的书，边看边摇头。亏这女人想得出来！给他找来这些书。他突然笑了笑，把书放到了案上。容若的目光落在了书的封面上，吃了一惊，那些书不是……

“皇上。”太监端来了妃嫔的玉碟。

“今儿个什么日子？”康熙顺口问道。

“回皇上，今儿个初八，再过些日子就是十五了。”

康熙点点头，随手翻开一张玉碟。他并没有看上面的名字，摆了摆手，太监退后几步。

“容若你怎么了？”康熙注意到一旁的容若，他面色苍白，似掉了魂一般。

“没什么，这些书……？”

第二十七章 细数君恩谈功过(4)

“朕突然有些兴趣，拿来看看。”

容若没有再说话，心中隐约觉得不安，却又说不清哪里不安。

“皇上。”门外进来一个人。

“曹寅你来得正好，朕有些东西给你看。你看这些，吴三桂，请旨撤藩！”康熙把一张奏折甩到了桌子上。

“你二人如何看此事？容若，你说？容若！”

容若一震，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桌上的书上面，她偷来的书怎么会在皇上手中？她还好吗？

“曹寅还是你说吧！”康熙有些不悦地把目光转到曹寅身上。

“曹寅！”

那玉碟上的名字，是她！是香香。曹寅无意看到了翻开的玉碟。他的心莫明地难受起来，虽然他知道，她是皇上的人。她是贵人，可是那种感觉还是生生地刺痛了他。

“皇上，时候不早了！”太监端着那些玉碟，小心地说。

“来人，摆驾坤宁宫！”康熙突然说道，一个飞身，跃过案台。他顺手抄过桌上的那些书，有些期待和兴奋。

“皇上，可是……还没有到十五……”端着玉碟的太监在后面追赶道。

“只有十五才能去坤宁宫吗？朕现在就想去！”康熙笑道。

“皇上……”太监擦着汗，跟在后面。

……

（坤宁宫）

“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混蛋皇帝。”芳儿昂着脖子问。

“怕太久不来看你，贼婆娘皇后，坤宁宫会被你掀了！”康熙宠溺地揪揪她的脸蛋。

“切，还以为你良心发现呢！”芳儿心底笑开了花。

“朕需要良心发现吗？难道对你还不好？”康熙一把搂过她。”

“我不拿你和你的皇帝爸爸比，你也比不过。”芳儿怏怏地说。

“讲唐玄宗吧，也是悲剧。我问你，我给你的书你看过没有？”

康熙忙点头，他敢不看么。

“你比起书上说的隋文帝和明孝宗怎么样。”早知道不来这里了，芳儿已经开始发牢骚了。

“别无所宠，弱水三千，独取一瓢。朕确实比不过。”康熙搔搔脑袋。

“那那那，‘弱水三千，独取一瓢’是你对我说的，说得容易。他们虽然是皇帝也只娶了一个妻子，这个才叫独取一瓢！算了，你老婆都讨那么多了，要休也不人道。”芳儿撅起嘴说。

“你看看这页写的，虽然羊氏是亡朝的皇后，刘曜却继续让她当新朝的皇后，可见用情之深！”芳儿拿起一本自己找来的书，翻开指给他看。康熙笑着看着她指手画脚，一副委屈地样子。

“这些书，朕都看过了，你不用一页页再给我念一遍吧！”

“还有，南朝宋孝武帝，殷氏死了，他每天都饮酒痛哭。唐代宗，还守着独孤氏的棺木三年，要是我死了，你会不会掉眼泪……”

“朕不会让你死的。”康熙突然吻住了她，在她耳边呢喃着。

“我要真死了你又能怎么样呢。”芳儿垂下眼睛小声嘀咕。

“那你说，这么看来，你是不是亏待我了？”康熙有些头疼地望着这个小女人。她黑漆漆地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照你找来的这些书上写的来看，的确是……有那么点亏待你。”康熙被她看得底气不足。

“那你怎么补偿？”有他这句话就好了。

“这样吧，也不用很多，你让我到各地旅游一下，去西湖啊，杭州啊，大理啊，啊……，来个几日游之类的。”芳儿开始噼里啪啦说道，很期待的看着康熙。

“你想出宫？对了，上书房的书，怎么会在你这里”康熙看了看桌上的书，随手翻了几页。突然想起了什么。

“这个嘛——”糟糕，被他反咬一口。

“我叫太监帮我拿的。”

“哪个太监？”康熙追问。

“就是……就是那个……太监都长得差不多，声音也差不多，名字也差不多，我忘记了。”芳儿糊弄道。

第二十七章 细数君恩谈功过(5)

“哪个太监这么大胆子？除了朕的小芳子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了吧！”康熙哈哈笑起来。

“对，就是你的小芳……”芳儿点头，转而有点觉得不对。

“你说什么？不不不……不是我偷的。”

康熙端详着她，她眼神游离，显然在说谎。

“就算是我拿的，但是也不能算偷啊，总之……嘿嘿，我累了，你也不用看了，这些书你顺便带回去吧。那个……出宫的事情，就当我没说过。”芳儿翻了翻眼皮，计划又失败。她钻进被子里，伸头出来看了看康熙。他似笑非笑地看了她一眼，芳儿一扯被子，连忙把头缩进被子。

“喂，你把被子都扯走了，朕盖什么！”康熙忍住笑，走到床边，拉了拉她的被子。芳儿不情愿地分出了一半被子。

“身子啊，你不挪一挪，朕睡哪啊？”芳儿在被子里皱了皱眉毛，往里移了移。

“还有枕头，你一个人枕那么多，朕枕什么？”

“你不是自己有枕头吗？枕头本来就是一个人枕一个的！”芳儿终于忍不住了，回头冲他吼道。却看见的是康熙抱着自己的枕头，眨巴着眼睛看着她，一脸无辜的样子。

“朕想和你枕一个。”他孩子似的笑了笑。

芳儿吸了口气，又重重地呼了口气。犹豫了一会儿，咬着嘴巴，将枕头分给他一半。

“你到底想干什么，什么都分给你了，你还挤我？”

“抱在一起睡就不会冷了嘛——”

撒娇撒的肉麻死了，哪里还像一个君王。算了！就让他做一回孩子吧，在这多事的紫禁城，也只有在坤宁宫他才不是一个帝王。在外面他必须是皇上，必须面对三藩，必须摆出这个年龄不该有的威严，谁又知道……他还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呢？

“我本来就不冷。”芳儿闷闷道，很不情愿地挣扎了一下子。

“可是朕冷啊。”

“不要乱动好不好。”

“朕喜欢你……”他呢喃的声音淹没在夜色里。如果就这样，一辈子不分离，多好！

“我不喜欢你……”

“朕喜欢就够了……”

“……”

第二十八章 贪皇后巧骗糖果(1)

“你说那些西洋使臣都送给我们些什么呢？”

一大早，几个妃子聚在一起叽叽喳喳。昨儿个大内进了一些西洋国贡上的礼品。这不！几个闲着没事的女人对着那一颗颗圆滚滚的金箔纸包着的东西正好奇呢。

“惠妃，你说你懂洋文的。这都说了些什么？给看看。”

“这个嘛——你别问她，她就知道一句YES，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良妃说道。

“这洋文扭来拐去的，哪里那么好学！”惠妃撅着嘴。

“要不问皇后娘娘吧，她会洋文，她还教了我些呢！”谨妃说道。

“你会？”

“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谢谢就是三个NO。是皇后娘娘教的，好像很简单。”谨妃的小宫女插嘴道。

“轮到你说话了吗？洋文谁不懂啊！这圆圆的，小小的，黑不溜秋的。啊！我知道了，一定是老鼠药！”惠妃说道。

“不对啊，这皇宫里没有老鼠，皇上赐这些老鼠药给咱们是什么意思？”

“肯定是那些洋人家里老鼠多，你看看，老鼠药都做这么大一颗！”

“还真够大的！你看那些洋人个头那么大，他们那的老鼠肯定更大了。”

“真吓人。”

“几位娘娘，咱们主子说最近坤宁宫老鼠特别多，皇上赐的老鼠药都用完了，想向各位娘娘讨些来。”

正闹着呢，突见小桃红从门外走进来，笑眯眯地给几位主子请了个安。几个人相互看了眼，她们说皇上怎么突然想到送老鼠药给她们，敢情是坤宁宫里老鼠多啊。

“哎哟！人和人就是不能比啊。坤宁宫一有老鼠，皇上就立刻赏了老鼠药了！”惠妃撅着嘴甩了甩手帕。

“瞧娘娘您说的。这东西是西方使臣献给皇上的，怎么会是皇上特地准备的呢！”小桃红赔笑道。

“这东西咱们留着也没用，既然皇后娘娘想要就全拿去吧。”谨妃道。

“小桃红替主子谢过几位娘娘了。”

任务总算完成了，这些‘老鼠药’是她主子要她务必讨到的。可是，坤宁宫哪里有什么老鼠了！也不知道自己那主子整天想什么，谁也猜不到她葫芦里卖什么药！小桃红拿着这些‘老鼠药’，一路纳闷着到了坤宁宫。

……

（坤宁宫）

“主子！”

听到小桃红的声音，床边的女人捂着嘴巴跳了起来。眼睛警觉地瞧了瞧四周，将手中一包东西放在枕头底下。然后若无其事地抚平了被子。一屁股坐在床上。

“主子，你在吃什么？”见芳儿神色紧张，小桃红皱眉问道。

“没，我什么也没吃。你看错了！东西要来了不？”芳儿笑得贼兮兮地。

“要来了，可是主子，咱们这里没老鼠啊，这些……”

还没等她说完，芳儿眼睛冒光地抢走了她手中的‘老鼠药’，宝贝似的抱在怀里。那模样仿佛抱着比黄金还珍贵的珠宝。

“主子……”

“你可以出去了，还有，不管谁来了都要先通报，皇上来了也不例外！”芳儿正容道。

“是。”

小桃红不放心地看了芳儿一眼，芳儿一副你还不走的表情，她只好退出。反正对这个神经兮兮地主子也见怪不怪了！

在古代还能够吃到这样的巧克力真的是幸运啊，这当作贡品的巧克力就是不一样，味道醇厚。德芙都没有这样的口味。芳儿可没有打算把这些东西和大家一起分享，反正宫里的娘娘都把它当老鼠药了，她就自己留着慢慢吃。现在终于深刻体会到了加菲猫的哲学，巧克力最大的坏处就是吃掉了以后没有了。还好，这次她弄来了不少。可以享用一段时间了。

“皇上！”

见小桃红拦着他，康熙心中有些奇怪，看了眼房门，二话不说就推门进去，这死女人又想玩什么花样。

糟糕！该死的玄烨，臭混蛋！什么时候来不好。芳儿听见声音，嘴巴猛地嚼了几下，把手里的东西全部塞到了枕头底下，屁股往枕头上挪了挪。

第二十八章 贪皇后巧骗糖果(2)

“你在干什么？手上拿了什么？”

康熙见她鬼鬼祟祟地样子，眼神飘忽不定，一双手在身后不知道捣弄着什么。

“没……”

不能让他知道自己骗来了他送给大家的巧克力，康熙怀疑地目光一直移到她的身后，芳儿脸上保持着僵立的笑容。康熙凑近了她，似乎要发现了。情急之下，芳儿飞速跳起来吻了他一下。康熙愣住了，闪电之间，她将赃物丢到了地下，冲康熙笑了笑，康熙也笑了笑，似乎领悟到什么，俯身给了她一个长吻。看来这小子是误会了她的意思了。她用脚将地上的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往床底下踢。她的巧克力安全了，眼珠一转，推开康熙。

“我饿了，我们去吃饭。”

“吃饭？”对方恼怒地声音传来，糟糕，她不安全了！

“朕现在不想吃饭。”康熙坏坏地笑道。难不成他想吃她的巧克力？不成，不成！

“不想吃也要吃。”芳儿警觉地说。

“你说什么！”

“哦，我的意思是，我饿了！”

“你再吃就是变猪了。”这女人除了吃就是睡！

“你要是过了没爹没妈，没吃没喝，晚上冻得睡不着，有上顿愁下顿的日子就知道了！”她说道。

“这么说来，你还经历过这种苦日子？”她不是在索府长大的贵族格格吗，怎么说得自己好象孤儿一样。

“呵呵，我被刺客抓过嘛！嘿嘿。”芳儿僵硬地笑了笑。终于知道以前看的穿越言情里面的主人公为什么都是她一样的孤儿，老天是看准了这种人没人疼没人爱没人惦记，世界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也不知道自己跑到这里来，认识了清朝老婆最多，麻烦最多的皇帝是好还是坏。没有动画，没有。没有CD，上不了网，整天对着一些没有情趣的宫女太监。偶尔过过现代人的生活，还被当作不守规矩。真想回去，好歹自己还考上了大学！说不定以后还是影后！但又害怕自己什么时候突然回去，然后一切都成了一场梦。混蛋和太皇太后，还有香香，曹寅，容若都化为烟。连赫舍里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存在过。天知道她怎么会弄成这样，进退两难。

“想什么呢？”见芳儿脸上阴晴不定，康熙奇怪地问道。

“没什么！如果，我不在了。你会怎么样？”芳儿抬起头勉强笑了笑。

“多讨几个老婆，从此耳根清净。后宫太平。”康熙笑嘻嘻地。

“你敢！”芳儿气得差点没给他一拳。

“朕给你带来了好东西。”康熙抓住她的手。

“什么东西？”

“看看。”巧克力！天啊！

“这个你没见过吧！是西洋玩意。你懂西洋文字不？有空朕教你！”康熙得意地说，“呵呵，呵呵。”谁教谁还不一定呢，皇帝又怎么样，过了CET不？

“之前朕给你送了些来，你放哪里去了？”

“哦，那些，那些当老鼠药用掉了，还有些当樟脑丸用掉了！”难道说她早就知道了，还把他那些老婆的全骗来了？这不影响她这个皇后的形象么！芳儿接过巧克力，公然地放到了桌子上。又多了些，可以吃很久了！

……

经历了巧克力事件后，芳儿感觉自己更加聪明了。只是这些巧克力要不要和香香分享，正头痛着呢，福儿送汤来了。

“宁主儿亲自熬的汤，带来给皇后娘娘尝尝，说是养颜的。”福儿端过汤说。

“嘿嘿。”

芳儿伸手接过，真是惭愧，自己的巧克力舍不得给香香吃，她有什么好吃的都想到自己。正在胡思乱想，很是自责的时候。却不料福儿手一晃荡，汤泼了一身，芳儿一惊，条件反射似地一避，但脸上还是被烫伤了。她一时忘了痛，倒是福儿吓得一脸惨白，扑通跪在了地上。

“萍儿，你怎么做事的！福儿拿汤来，你怎么不接过！”小桃红心疼地给芳儿擦着脸，回头怒喝道。

“我……”萍儿被骂了，面上挂不住，脸色一沉。

第二十八章 贪皇后巧骗糖果(3)

“福儿，你什么意思！你去告诉你主子，别在这里玩这种阴招！要是娘娘有什么事情，头一个不放过的就是你们！”

“是福儿不好，不关我们主子的事，娘娘明鉴！”福儿头磕得砰砰响。泪眼朦胧地。

“别吵了！快拿凉水来，萍儿，你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传太医！”小桃红走到一个太监面前。

“快去告诉皇上，娘娘出事了！”

我是不是毁容了？”芳儿紧张地说，此刻觉得脸上火辣辣地。

“烫伤了些，没大碍的，主子您漂亮着呢！”小桃红安慰道。

芳儿看看跪在地上的福儿，她颤抖着身体，但神色间却似乎有一丝得意。芳儿心中咯噔一下。刚才难道不是没有拿稳，而是……她不敢朝下想了。

“你先退下吧。”芳儿淡淡说道。不会的！香香不会害她的！

第二十九章 清歌一曲酒十千(1)

（储秀宫）

“行了，起来吧，朕知道你是无心的。”康熙把跪在上的福儿扶起来。

康熙听香香弹琴正高兴间，见到福儿眼泪滚滚地回来，得知芳儿受伤，心里慌着就要过去。他生性仁慈，这点小事并不放在心上。

“芳儿不知道怎么样了，朕现在去看她。”康熙道。起身离开储秀宫，刚走出房门，房里传出的对话却让他停住了脚步。

“主子，真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说！奴婢给娘娘端汤，明明就是她自己故意掀翻的。”福儿的声音。

“福儿，别胡说。”香香有些气恼。

“不是胡说，现在万岁爷走了，奴婢也就实话实说了。皇后娘娘是满洲第一才女，她可不是咱们想得那么简单。这回是苦肉计，让万岁爷担心，顺便灭灭您的威风，设计陷害您。下回，可不知道会弄出什么花样来。您瞧着吧，她保准跟皇上说，是咱们故意泼她的！”福儿扬着嗓门儿。

“都叫你闭嘴了，娘娘绝对不会这么说的！”香香愤怒地呵斥道。

“娘娘，赫舍里·芳儿是什么样子，谁都知道！可是为什么她一进宫，和以前就不一样了呢？端庄稳重不过是选秀时的伎俩，现在机灵古怪，自然又是讨皇上欢心的谋略。一个人怎么会变化这么大，一个从小安静贤淑的女子怎么可能突然在进宫那段时间性格大转？这些不是我发现的，是以前索家伺候她的人就发现了的！她真的是城府很深！蓄谋已久啊！”福儿继续大着嗓门儿。

“奴婢听说，这些都是太皇太后在后指点的。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您知道不知道，之前皇上本来打算把她赐婚给遏必隆老爷家，后来她自己就跑到太皇太后那里去，亲自求太皇太后让她进宫！这事儿就变了，奴婢真怀疑，她这功夫下得深！”

“这些话，你要是敢在皇上面前说，我绝不饶你！”香香厉声道。

不会的，芳儿不会这样做的。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和她争宠，她为什么要害自己。一定是她不小心没拿稳汤，不是福儿说的那样，香香在心里安慰着自己外面的康熙一字一句都听在耳里，像被什么震住了一样。赫舍里·芳儿，那个他从小就见过的女子。那时的她，的确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子！他所知道的赫舍里也不该是这个样子。难道从他那次出宫，在树林与她相遇就是计划好的？不可能，那样的她那么真实。他看了容若一眼，容若听到了门内主仆的对话，有些尴尬。康熙不愿意多想，疾步往坤宁宫走去。

……

（坤宁宫）

“疼啊！轻点轻点，小桃红，再轻点。”刚进门就听见芳儿杀猪似的嚎叫。康熙眉头一展，真是又心疼又好笑。

“让朕来吧。”小桃红见康熙突然出现在身后，吓得手一抖。

“哇啊——小桃红！你想谋杀你主子啊！”芳儿怒叫，她可没发觉已经换人了。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容若透过康熙，看到了那个半躺着，满脸泪痕，表情夸张痛苦地小脸，身体猛地一僵，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

“容若，你可以先退下了！容若！”见他一直看着芳儿，康熙不由得有些恼火，喝道。容若思绪回来，面色苍白，点了点头，静静地退了出去。

“让朕来吧。”康熙接过小桃红的活。

“这样还痛不痛？”芳儿点点头，眼泪朦胧地看着他。

“这样呢？还疼吗？”芳儿继续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到底怎么样？”康熙哭笑不得。

“现在好多了。”芳儿轻轻说。

“那么大碗汤对着娘娘泼过来，娘娘怎么可能好？”萍儿在一旁嘟囔道。

“你刚才说什么？”康熙心里猛然一跳，不想来的到底还是来了。

“皇上，你可要给娘娘做主啊。咱们娘娘心善，自然不会多说什么！可是咱们在旁边看着，说是给娘娘熬的汤，其实是想害娘娘！那么烫的东西往脸上泼，还说不是故意的！”萍儿气不忿，继续告状。

第二十九章 清歌一曲酒十千(2)

“都退下。”康熙的脸色有些阴沉。

“皇上！”萍儿还想说什么，给小桃红拉着退下。

“朕问你，是福儿故意的？”康熙有些期待地看着芳儿。芳儿有些犹豫，说不说实话？可是如果告诉康熙，那么他不会迁怒于香香？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啊！

“朕问你话呢。”语气有些不耐烦了。

“我们不说这个，我好痛，先让我歇歇好不好。”芳儿温柔地望着康熙。

“是她故意的？” 康熙心软下来。

“是……。”

见他追问，芳儿吐出一个字，可转念一想又怕康熙怪到香香头上。

“可是你不要怪香香，她……”

“亏她还替你掩饰，你却这样嫁祸给她！”康熙的表情很是失望，一字一句的从口出吐出来。

“你说什么啊？”芳儿一脑子糨糊。

“您瞧着吧，她保准跟皇上说，是咱们故意泼她的！奴婢听说，这些都是太皇太后在后指点的。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您知道不知道，之前皇上本来打算把她赐婚给遏必隆老爷家，后来，她自己就亲自跑去求太皇太后让她进宫！这事儿就变了，奴婢真怀疑，她这功夫下得深！”

福儿的话在康熙耳边回荡，他的心一阵阵的抽畜着。

“当初真的是你向太皇太后提出，要当皇后的？”康熙脸色越来越暗，沉沉的问。

“这个嘛——当时……谁叫你把我赐婚给遏家？”芳儿脸一红。

“为什么？为什么？”康熙猛然抓住她问，眼里一片激愤和迷茫。

“放手，很痛呀！”芳儿挣扎道。

“混蛋，你搞什么！你到底想问什么？”

“以前你不是这个样子的！以前的赫舍里·芳儿，贤淑大方，诚实本份。”

“那你喜欢以前的，还是现在的？”他知道什么了，知道她不是真的赫舍里？他为什么那么生气，难道他心里只有赫舍里，而不是她？芳儿愣愣地看着有些疯狂的康熙，一颗心朝下沉着。

“说……”声音听起来那么的冰冷。

“呵呵，人是会变的嘛！”芳儿傻笑道，难道告诉他，自己是被车撞飞到赫舍里身体里了，其实生活在三百年以后？

“好一句‘人是会变的！’好一个苦肉计，你说是福儿故意的，分明就是你在演戏。故意弄洒了汤，然后害撒宁儿。”康熙冷笑。

“我为什么要害她？”芳儿算是明白了他在说什么。

“是不是那个女人在你面前说了什么？”她果然是太天真了，还把她当朋友！

“为什么，朕不过是在你面前夸过她几次。她什么也没有说，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你一样只知道说人是非，只知道陷害他人！她一直为你说好话，可是你呢，向朕说她故意叫人泼汤到你身上！”

“哼！她为我说好话？我不需要，说我害她，假惺惺真恶心！”芳儿往后挪了挪，和康熙保持距离，语气冷淡下来了。

“那你告诉我，是之前的你是真的，还是现在的你是真的？”

“好，我告诉你。我是从三百年后来的！我不是赫舍里，也不是索家的大格格。不过是一个没爹养没娘疼的孤儿，从小都是孤儿院的修女把我带大的，十八岁不能在孤儿院了，要自己赚钱供自己念书读大学。工作又找不到，一天只能吃两顿。我捡到这块玉，他们告诉我这东西代表姻缘。它把我带到这个根本不属于我的地方，我变成了赫舍

里，然后嫁给你这个混蛋！然后喜欢上你，还很傻的以为自己很幸福，以为自己很幸运！”芳儿一口气说完这一长串，这次没有落泪。

“朕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三百年后？你的故事编得简直是荒谬。”康熙嘲讽地笑了笑。

“知我者，信我。”芳儿一字一句道。

“哼！”康熙鼻子里发出不屑地声音。

“也好，我不用担心哪天突然会回到属于我的地方，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就算真有那么一天，也算和你道别了。”芳儿冷冷地说。

第二十九章 清歌一曲酒十千(3)

“你还在演戏？还用这样无聊的谎话来当借口？朕对你太失望了！”康熙默然。

“对不起，我嫉妒撒宁儿，所以设计陷害她。我故意弄撒那汤，故意把脸烫坏。故意在你面前暗示，是她干的！”芳儿一字一句继续说，他要的不就是这个么？

“你终于承认了？”

“我故意装做很开心，故意装做喜欢你，故意装做很善良，皇上，你要怎么处置我？打入冷宫？白绫三尺？”芳儿努力不让眼泪涌出来，脸上露出讥诮地笑。

“朕不想看见你。”康熙回过头恨恨地说。

“我还不想看见你呢！骗子，都是骗人的！”

芳儿扯下胸口的玉，狠狠地朝康熙摔去，玉石砰地碎了，就好象她的心，一点一点破碎。她在盒饭中发现了这块玉，它带着她的灵魂带到这里。他在树林捡到她遗失的玉，她以为这个男人真的是她命中的真命天子，一切都是缘分，却不料也有缘尽之日。都是骗子，一切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那玉还是碎了，不可能回到从前。

康熙看着那块玉，心中有些不舍得。他犹豫着捡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混蛋……跟你的宁贵人过日子去吧，最好废了我这个皇后，封她做皇后！呜——”芳儿终于大哭起来。

……

（假山）

芳儿被康熙冤枉，气得肚子痛，干脆坐在外面不睡觉，可怜的容若老老实实地坐在她身边守着她。

“很好听的歌，能再吹一遍吗？”芳儿失神地望着天空。

“娘娘。”容若收了短笛。

“你还是叫我芳儿吧！”叫芳儿不用和那混蛋扯上关系。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

“学林黛玉啊。”芳儿说道。

“啊？”容若张大了嘴巴，这主子花样还真多。

“葬花！或者说‘大扫除’。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芳儿念着容若的诗，慵懒地往树上一靠。

“为什么在这里吹曲子？”

“祭奠。”容若答道。

“祭奠？”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才子就是才子，出口成章！好一个‘清泪尽，纸灰起，再寻个他生知己！”芳儿喃喃地说，随即苦笑起来。

“娘娘笑容若酸？”容若看着芳儿失魂落魄地样子心里一阵疼痛。

“酸？你在祭奠什么？”

“心。”

“心？呵呵，祭奠心？心已死，当然要祭奠。葬花若葬心。给。”芳儿递给容若一杯酒。

“这……”容若犹豫着。

“怕？心都死了，留着命有何用，刚才那首金缕曲真好听。”

“臣不怕。只是想娘娘伤势刚复元……那就舍命陪君子。”容若笑笑，接过酒来一饮而尽。

“是陪女子。”芳儿纠正道。

“祭奠怎么能不烧纸呢？太不恭敬了。你等等。”芳儿拿了叠不知道什么东西来，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这这这……”

“这个叫‘焚稿断痴情’，跟你这呆子说你也不明白。”

芳儿把它一甩，甩在地上。（据不可靠消息，容若把芳儿今晚举动告诉了好兄弟曹寅，曹寅再讲给了曹雪芹听。曹雪芹幼小心灵极大的震撼了，把这段葬花的感人故事记录下来。后来高鄂把曹没有记录的‘焚稿’段落在《红楼梦》中补上了）

……

（坤宁宫）

第二十九章 清歌一曲酒十千(4)

“心已死，我的心还没有死，怎么办，我不甘心，不死心……”背上的女子哭着说着醉话。

“混蛋！臭蛋！欺负人！”

芳儿和容若对月频频举杯。自然，容若是不敢多喝的，一坛子酒倒有一大半都进了芳儿的肚子。借酒浇愁愁更愁，还容易发酒疯，这会儿芳儿正在容若的背上乱叫着。

“纳兰大人，没有人看见吧。”小桃红紧张地说。

“放心，我们在假山，那里没有太监和宫女在。”容若抹着脸上的汗。哎呀，她可真重。

“娘娘醉酒的事，千万不要说出去，不然娘娘就麻烦了。”小桃红把芳儿放到床上。哎！这主子，一天都不让人省心。

“容若知道，这里的……”容若看看周围。

“都是自己人。这么晚了，大人若还在坤宁宫怕惹闲话，让人看见就不好了。”

“我这就走！”容若将刚才那叠没有烧完的纸收在怀里，是她的字迹吗？

“混蛋，混蛋，混蛋……”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所有纸，容若不禁回头看看那个正倒在床上睡得死死的皇后。

“混蛋。”芳儿发出一阵阵梦呓，泪湿了半边枕头。

……

（乾清宫）

那边芳儿喝得烂醉，这边的康熙在乾清宫也不安稳。

“芳儿！”康熙发出梦呓，身边的女子给他擦去了汗水。一连多少天了，他睡觉总是这样。

“芳儿！”

为什么，为什么整个紫禁城都找不到芳儿？到处是混沌的黑暗！

“皇上，您说的是谁？赫舍里氏在您大婚前就自尽了……”宫女太监说法出奇一致，从来没有赫舍里·芳儿，芳儿早就死了！是他疯了还是周围所有人都疯了？

北京城还是模糊，一切都不是他所熟悉的世界，陌生得可怕。所有人都在，唯独没有她。他依旧是他的君王，他依旧坐拥天下，唯独没有她。他注视着坤宁宫，里面的摆设那样熟悉，可是主人却是陌生的脸。宫里所有人都依旧喊他皇上，只是她不在了。一阵熟悉的曲声传入耳帘，是那首《女人花》。他追寻着声音，一路追去。他注视水中倒影，那个衣袂俱飘、群舞飞扬的女子，是她吗？

“混蛋。”她轻嗔道，半怨半怒地看着他。

“朕一直在找你……”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芳儿，你怎么找得到呢？”她看着康熙，深情宛然。突然，水波荡漾，水中倒影消失不见，只剩下一弯凄冷的月光。

“芳儿……”康熙大叫着。

“皇上怎么了？”端嫔坐起了身。

“皇上怕是太操劳国事，睡得才不安稳。”她望着又沉沉睡过去的康熙，叹了口气。

昨日，她在树阴深处吹奏那曲《女人花》，听说是宁贵人谱的曲。皇上恰好路过，当晚翻了她的牌子。

“皇上，您干什么？”

端嫔正要躺下，却见康熙已经坐了起来，脸色很难看。刚才的梦境太真实。

“摆驾坤宁宫！”他披了衣服迫不及待地往外走。

“皇上，三更天了……”端嫔急喊道，什么事这么急？

他要确定，确定那不是真的，芳儿还在，只要她还在。他害怕那种感觉，一觉醒来，身边的人告诉他，芳儿不过是一场梦，那不是真的。他要确信，刚才的梦境不是真实，他真的怕了，怕自己翻遍皇宫却不见她的那种感觉，怕她的倒影化做一抹虚无的感觉。太监们跟着康熙，大气都不敢出，不知道皇帝究竟怎么了。

第三十章 小别方知相思痛(1)

“娘娘，您还不睡吗？”小桃红看着主子消瘦下去，很是心疼。

“睡不着。”芳儿淡淡说道，斜倚在窗前，半抬眼眸。死混蛋，居然真的不来看她。

“娘娘，您都一天没吃东西了，要不我做些吃的给您？”芳儿白天装做没事人一样。照样给太皇太后请安，照样有说有笑，还给下人打赏。可是小桃红知道，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这样一夜熬到天明。

“我没胃口。”

“要不，给我熬些粥。”见小桃红担心，芳儿苦笑了一下。咕咚，肚子还真叫了，臭混蛋，害她不吃东西皮肤也不好。

“好，我这就去。”小桃红松了口气，跌跌撞撞地跑出去。

“万岁爷，你怎么……”小桃红惊喜地声音。

芳儿一震，还没回头就被人紧紧抱住。脖子上是他的呼吸，小心却又急促。

“混蛋，你怎么了？是不是朝里有人欺负你了？还是吴三桂又耍什么花样了？或者是……”

芳儿见康熙定定地看着她，一时也忘记了他们还在冷战，关心地问了一大串。康熙低下头吻住了她，让她把后面的话都吞到了肚子里。

“不要离开朕。”康熙呢喃道。

“我一直都在啊，说，哪个大臣欺负你了，本娘娘收拾他替你报仇！你先放开我好不好，你这么抱着我，我骨头都碎了！”芳儿咬着唇笑道。

“朕刚才梦见……”

“梦见我了？你终于知道我的珍贵了！”她突然想起这男人前几天才欺负过她，嘴巴一翘，讽刺道。

“朕的梦里没有你，朕到处找都找不到你……”

“哦？你有没有找御膳房？估计我在那里偷吃呢！”

“朕不能没有你，别离开朕。”康熙又抱紧了她，芳儿心中一沉，轻轻将头靠在康熙肩上。

良久康熙推开她，就着月光静静打量着芳儿。这个小女人，尽管她依旧笑着，一脸的疲倦和憔悴还是掩饰不住。

“你瘦了。”康熙心疼得要死。

“好意思说！还不都是你害的，什么味道好香啊！小桃红，粥熬好了？快端进来！”芳儿吸着鼻子，一副陶醉地样子。

“我说混蛋，你要不要来一点？”芳儿嘴里抿着小米粥笑眯眯地望着康熙。

“看到你就饱了。”康熙一直看着她狼吞虎咽地样子，柔声说道。

“什么？我这么让你没胃口？”芳儿有些恼怒。

“是秀色可餐。”

他笑着用手指弄去了芳儿鼻子上的污渍。

“可是为什么我看到你就饿了，还很困。”芳儿喝着粥含糊道。

“你知不知道，朕找不到你的时候真的很害怕。”

康熙又抱住芳儿，下巴抵住她的额头，声音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疲倦。

“朕很害怕失去你。”

“你活该做噩梦！我每天都难过得失眠，你睡得倒香，还做梦！”芳儿气愤地丢了个枕头砸过去。

“你说你是三百年后来的，朕怎么感觉你是三百年前来的。好像几百年没吃过东西一样！”康熙轻巧地接住。

“三百年以后？这你也信，我说我是太上老君的干孙女你信不？”芳儿眉毛一挑。

康熙忙抱紧了她，看来自己真是着了魔，这个又笨又懒又凶的的小女人已经牢牢的勾住了他的魂。

“送给你。”康熙把上次摔破的玉拿了出来。

“什么东西啊？”

“你说过，这代表朕和你的姻缘。朕让人把它做成了锁心玉，两块凑成一个完整的心。你一块，朕一块，我们永远不分开。”芳儿出神地看着那两条交缠的链子，那不是……不是她在现代的时候看到的玉吗？芙蓉锁心玉……，原来它真的是赫舍里那块玉做成了，原来那一摔……也是命中注定。

……

暴风雨过后的的海面总是平静的。康熙对芳儿是更加宠爱。芳儿则又恢复了她的本性，到处闲逛，瞎玩。那个没心没肺的样子让康熙有些怀疑自己的老婆是不是脑子没长全。

第三十章 小别方知相思痛(2)

“一，二，三，四，五……”

每天晚上临睡前芳儿都要数数巧克力，天天都要少好多，以后要省着点吃了。每次数都要难过一阵，怎么吃得这么快呢？见康熙进来，她将东西忙往怀里一抱，塞到了床底下。人往床上一躺，假装睡着了。

康熙瞅瞅她，吹灭了蜡烛，也侧身躺下。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最近特别的不对劲，好像在藏什么东西。虽然他这个皇后根本没对劲过，不过，这次好像她又干了什么坏事了。

芳儿早知道康熙会怀疑，为了使巧克力的事情不被暴光，必须想个办法才行。她翻转了个身子，心里打起了小鼓。要命，这皇后当得可真不舒坦，每天都要想这想那！想着床底下的宝贝，芳儿辗转难眠。

……

夜深人静。窗外几声鸟叫。

芳儿突然睁开了一只眼睛，半眯着，悄悄看向康熙。接着睁开双眼，四下张望。

“呼——”她吹了吹身边的康熙，见毫无反应，便蹑手蹑脚地从他身边爬了出去。别说，这动作难度还真大。一不小心弄醒他就不好了。真冷啊，死混蛋，每次来坤宁宫都不打招呼！害得她半夜冻死了还要干活！

搬了个小椅子，小心地爬了上去。此刻，床上的男人也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他睁开眼睛，看着他的皇后娘娘正爬得高高的，在柜子上藏着什么东西。真是的，不知道爬那么高危险吗？什么东西那么宝贵，该不会是哪个相好的写的信吧。

芳儿踮着脚，仔细检查了一下，确定安全了。又小心翼翼地爬下来，再摸回康熙身边，继续睡觉。康熙也翻了个身，装做什么都没有看见。此刻两个人都露出了不经意地笑容。这个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等着瞧吧，有好戏了。

……

（储秀宫）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素手扶琴，扣弦而歌。

“好一曲《佳人曲》，妹妹的歌声的确是让姐姐我折服。”静妃听得很陶醉。

自那晚一见，静妃就常常来香香的储秀宫坐坐，两人每次还都要对琴而歌，日子虽然平淡倒也快乐。

“是姐姐送来的琴好。”香香谦然。

“当年的李夫人让汉武帝爱不释手，妹妹比起李夫人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静妃拍手赞道。

“姐姐过奖了，撒宁儿不过是普通女子，哪里能和绝代佳人比。当今皇上心里只有皇后娘娘，撒宁儿是比不过的。”香香心里猛地有些难受，坤宁宫那个主儿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

“妹妹不敢自称李夫人，皇后娘娘未必不把自己当成卫子夫。”静妃惋惜道。

“撒宁儿对争宠一直没有兴趣。”香香敏感地瞟了静妃一眼，她当然读出了弦外之音。

“你不是局外人，怎可置身事外？”静妃叹息道。

“就算你肯，她未必肯。上次的事情，还好皇上明断。否则，你十个脑袋也不够砍。设计谋害皇后，罪名可大可小。”

香香愣了一下，她真的可以超脱吗？好像有个力量在推她，现在开始每一步都不是自己走的了。她出落风尘，经历了太多，对什么都

不信任。尤其是在爱情面前，朋友也是会变的。

“这皇宫不是你我做主的，我们的命，早已经是泼出去的水了。”静妃拿起笔，走到香香面前，轻轻给她画眉。

“可惜一张绝色倾城的脸。”静妃惋惜道。

“姐姐你……”香香往后一躲。

“你现在叫我姐姐，因为你我都不是得宠之人。现在自然可以相安，他日你若凤占高枝，姐妹也就成了空言。”静妃一笑。

“撒宁儿就是喜欢姐姐的坦白。不知道为什么，你我如此投缘？”香香笑道。

“一身傲骨，累己一世。我们太相似了，姐姐我如今已经看开，不甘心也认了。只是妹妹日后必定福泽三宫，龙恩无限。太出色，是福？是祸？就看命了。”

第三十章 小别方知相思痛(3)

“姐姐的意思是……”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天生丽质，哼！在后宫，你不犯人，不代表人不犯你。我是过来人，只是提醒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今天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日后和人交往自当小心，宫里宫外送来的物品小心查看，宫女看紧点儿。”静妃言之凿凿。

“姐姐是不是太紧张了，那姐姐你送来的东西要不要查？”香香被她的话弄得心里七上八下的。

“要。”

静妃走到香香身边，手往琴上面一拍，琴啪地裂开了，她取出一帕丝帕。

“这上面写的东西就可以要你的命。这是我送给你的琴，要知道，在后宫，笑里藏刀是经常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一样嫉妒，一样可恶。”她转身离开，说到最后一句，妩媚一笑。

香香呆呆地看着那毁了的琴，她还可以相信谁？

……

（乾清宫）

乾清宫安静得连针掉下来的声音都可以听道，索额图看了眼康熙，他托着腮望着窗外不知道是喜是怒。

“皇上，为臣认为削藩之事……皇上？皇上？”索额图看见康熙正怔怔地出神，心里突然觉得很奇怪，又不敢声张。康熙没有发现自己的失态，他还在琢磨着芳儿昨晚上放在柜子上面的神秘东西呢。索额图咳嗽了一声，康熙回过神，有些不高兴！还不就是你们家那位惹的祸，害他整天神不守舍的。

“不削他们要反，削藩他们也要反。这事没有选择的余地。”

康熙心里寻思，但一时却不敢轻易下决定。芳儿的脸又浮现在眼前，一副很欠揍的模样。他看了看索额图，都怪你，到哪里整来这样一个姑娘，弄得他寝食难安。索额图见康熙端详他，眼神变化莫测。他心里忐忑不安，君威难测啊，指不准什么时候就把你脑袋弄没了。

这索尼和索额图也太奇怪了，怎么也不像可以教养出芳儿这种女子的人。思量之时，早已经忘了在干正事了。

“皇上……”

“芳儿她，一直都这样？”康熙突然问道。

“啊……”索额图张大了嘴。

“算了算了，瞧你那德性！”芳儿是不是他们家的，怎么索家人和她就那么大差别呢？

“是不是芳儿她，做错了什么？”索额图紧张地问。

“朕连她到底想做什么都不知道！”康熙懊恼极了。

“其实皇后娘娘……”该死，这个小祖宗又给他添什么麻烦了，该不会得罪了皇上要满门抄斩吧！

康熙不乐意地看着索额图在那擦汗，芳儿怎么就比他有意思那么多呢？真是闷死了。

“朕乏了，有什么以后再说吧！”

“这个……削藩之事……”

“朕去坤宁宫看你家芳儿去。”康熙突然站起来笑道，说完自顾自走了，把个康朝第一宣力大臣晾一边傻站着。

……

（坤宁宫）

“小桃红，你说这是怎么了，坤宁宫越来越不热闹了！”芳儿摊在椅子上，无聊地说。

“您总约那些娘娘们在这里玩闹，最近皇上白天也来，一不小心就碰上了，要是给皇上知道你们每天在坤宁宫这么闹，娘娘您是没什么，别的娘娘怎么也要顾及在皇上心中的形象。”一边的萍儿插嘴道。

“也对……”芳儿突然看着萍儿，点头赞同。

“不对，什么叫‘娘娘您是没什么’，难道在你们心中我就是那种不顾及形象的人？”芳儿猛地回过神来。

“事实也就这样。”萍儿小声嘀咕，看见芳儿看着她，连忙赔笑着端上清茶。一边的小桃红也禁不住捂嘴巴。

“娘娘，不是您不顾及形象，是无论娘娘怎么样，皇上心中的娘娘都不会变的。”小桃红嘴巴甜，说得芳儿轻飘飘地，眉开眼笑。

“这样还差不多！哼！”芳儿嘴巴一歪。该死的混蛋，白天来干什么！害得那些娘娘都不敢陪她玩了！

“静妃娘娘到——”

第三十章 小别方知相思痛(4)

“有人来了！”

芳儿一咕噜从椅子上弹了起来，顿时精神抖擞。静妃？哪个静妃？怎么没有印象，不知道是混蛋的哪个老婆，这样一想，刚才的兴奋劲没有了，心里混蛋臭蛋的又骂了一通。

正在胡思乱想，静妃已经走了进来，芳儿忙正容请安，哇！这女人一开始就有一种气势，将自己压了下去，好像她才是皇后一样。或者说，她朝那里一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谁是皇后，谁是小妃子了。

静妃有些挑剔地打量着芳儿，眼睛里有着不卑不亢的傲然。她确定了一件事情，这个女人不比她漂亮多少，而且很不会打扮。她甚至有些同情起芳儿来，一个不知道怎样打扮的女人，还能算什么女人。芳儿给她看得发毛，总觉得浑身不自在。静妃轻笑了一声，不知道是笑自己，还是笑芳儿，或者是笑天下痴情人。

“静妃娘娘今日驾临，芳儿不胜荣幸。”芳儿干笑了一声。

“皇后娘娘客气了，我当年进宫的时候差一点也就住了这坤宁宫，那时候娘娘还在家里呢。”静妃细细打量着四周。

“啊？哦！”敢情是来示威的？不像，没惹她啊！

“这后宫的妃子啊，就好像这些柜子桌子，喜欢的时候，摸一把，不喜欢的时候，就算落上十年的灰，他也不会看一眼。”

最后一句不像是对芳儿说，倒好像是自言自语。芳儿愣了愣，心中突然涌出一股惆怅。进宫这么长时间，也听人说起过这位静妃的故事，她好象是最早进宫的的妃子啊。芳儿有些同情起眼前的女人来，她似乎有着和香香相同的气质，却仿佛多了些什么，那是被岁月打磨的痕迹，心如止水的漠然。

而此时的静妃突然盯着芳儿看起来，皇上，到底……喜欢她什么？一直以来，她始终相信康熙对芳儿不过是一时的迷恋，她对赫舍里没有任何一丝好感，以前那个温柔端庄的没有，现在这个古灵精怪的也没有。她骄傲地拒绝来探视皇后，虽然不合规矩，她也固执地坚持。但是今天，她却忍不住了，想来看看这个女子。她心中有些悲哀，一身傲骨，累己一世啊！她这么说撒宁儿，自己哪里又不是这样了？

“静妃盯着我看干什么？”芳儿抓起镜子张望起来，难道她吃东西又忘记擦嘴巴了？静妃嘴角上扬，浅笑而笑，她端详着芳儿。芳儿头发凌乱，脸上还有一块黑，不知道是不是在地上和人打过一场。

“嘿嘿。”

刚才和宫女玩捉迷藏还没梳洗呢，芳儿有些不好意思，难怪别人总盯着她看了。

“真像，真的很像。”静妃喃喃道。

“像什么？”

“像‘和硕柔嘉公主’，皇上没有告诉您，您长得很像她吗？”

“和硕柔嘉公主？谁啊？乱七八糟的？”怎么又来一个？

“是顺治爷的养女，从小便在宫里住。以前是安郡王岳乐的二女，六岁许给了耿精忠。皇上和她关系很好，当时还真舍不得呢。”

“《少年康熙》！有没有搞错？”芳儿一喊，立刻捂住嘴巴。静妃疑惑地看着她，她嘴角勉强弯了弯。糟糕，康熙的初恋不是电视剧瞎编的吗？死混蛋，那她，不就……芳儿郁闷起来，不会吧？

“樽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静妃轻声吟道。

怎么突然念起诗来了？古代人都这样的？容若有这个爱好，曹寅有这个爱好，怎么这个静妃也有这个兴趣？芳儿打着哈欠，仿佛就她没有这种风雅韵致一样。拿着以前背过的古诗来古代凑数，只有恶俗的穿越言情里面才有的啊，她芳儿才不会这么做。那首《女人花》是她不小心才用的。

气氛突然的变化，芳儿发现有一道目光直直地看过来。

“娘娘这儿可真是热闹，白天我们来，晚上皇上来。”静妃的声音听着空洞洞的，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第三十章 小别方知相思痛(5)

“不过，现在连皇上是白天也来了。”静妃语气中更带上了些许促狭。芳儿听她这么说，脸红得更厉害了，恨不得一脚把混蛋给踹出去。

“静妃今天来这有何事？”刚进门的康熙愣了一下。

“自从皇后娘娘进宫还没来得及过来看看，今儿个是来补上的。”

“还好，皇上还记得我是谁，不至于完全忘记。”

静妃凄然注视着对面这个还小着自己几岁的少年皇帝，他们也曾有过花前月下，可如今好容易见到面却感觉如此的陌生。她到坤宁宫来不就是想见他一面，可真正见了面又能如何呢？不是想费尽心思讨好他留住他的心么，却一出口就是尖酸刻薄的语气。她……到底还是甩不开她的骄傲。

“皇上既然大白天都忘不了这坤宁宫，那就不打扰皇上和皇后娘娘了！”

静妃转身走了，连跪安都没有。芳儿愣在那里，哇塞！个性！她眼睛斜了斜康熙，她见到康熙也有些纳闷的样子。这个女人真是酷毙了！长长地吐了口气，感觉那种压力没有了。

“说，和硕柔嘉公主是什么人？”芳儿开始清算了。

“是朕的御妹。”她又搞什么？康熙有些头大。

“这么简单？”

“你以为应该是什么？”她不会连兄妹的醋都吃吧。芳儿可不这么想，古代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乱伦的！

“那你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像你妹妹就喜欢我了？”

“不会吧，谁说的。朕妹妹比你好看多了，怎么可能长得像你？谁这么没有眼光，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康熙不以为然！

“……没有没有，嘿嘿！”看到芳儿目露凶光。危险，危险！康熙这

Chapter_6

才反应过来，倒吸了口气。

“朕昨天梦到一个人。”他连忙转换话题。

“谁？”

“你梦见谁了，快说。是惠妃还是德贵人，还是良妃，或者是……宁……”芳儿猛地抓住康熙的胳膊。

“朕梦见……你啊！”她在吃醋？康熙肚皮里笑得直滚。

“朕梦见你往柜子上藏些什么东西呢。”

芳儿警觉地看了看柜子，又看了看康熙，连忙跑到柜子面前，用身体挡住柜子。

“嘿嘿，是做梦，不能当真的。”

“朕倒真想看看柜子上有什么呢。”康熙继续说。

“不行，柜子那……不能动！”芳儿紧张地说。

“为什么？”捉弄她真的很有意思，看她的脸急得通红，极力掩盖，他就更加想知道她的秘密。

“总之，那没什么好东西，你……最好不要看了。”芳儿心里开始暗笑。康熙已经站到柜子边，往上看。

“但是朕就想看看……啊！”

康熙飞身跳了起来，打开最顶上的门，突然听见一声呼喊。芳儿早已经笑出声来了。

“都说了不能动了，瞧吧，把我好不容易收藏的马尿都撒了。”芳儿捏着鼻子说。

昨天他醒了的事她其实早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是螳螂谁是黄雀还不一定呢。看以后康熙还敢不敢乱动她的东西，这下她的巧克力就安全了。

“你……你干什么藏这些东西！”康熙跳下来恼火地看着她。

“避邪啊，我听说马尿可以避邪，但是又怕会弄脏万岁爷，所以藏得高高的，盖好了，关牢了，气味也透不出来。这东西不雅，臣妾也不好告诉万岁。小桃红，还不快进来，给万岁换身衣裳！”

芳儿喊道，极力忍住笑。康熙瞪着她，傻子都知道这是她故意安排的！死女人，连皇帝都敢耍！自己还那么笨总被她耍！

谁叫你讨那么多老婆，以后要教会他所有的老婆怎么对付他，他就好受了。芳儿心里暗暗想，看着康熙狼狈地样子，她甩甩手，还真臭。康熙瞪了她很久，突然扑哧一笑，自己还真就上当了！

“那朕……”康熙说着就要朝芳儿那凑。

“停，你别过来！小桃红，快带万岁爷去梳洗梳洗！”芳儿捂着鼻子。

第三十章 小别方知相思痛(6)

“朕偏要过来。”康熙笑得坏坏地，人开始往芳儿那里靠拢。

“不要，不要，混蛋。”芳儿躲在桌子角。

“停！停住！别往前走。”

小桃红端着干净衣服，焦急地看着房间里两个人，一个追，一个逃，都是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哪里还看得出哪个是皇帝，哪个是皇后娘娘。她叹了口气，到底还是两个长不大的孩子。

第四部分

第三十一章 恶不恶明枪易躲(1)

夏季将过，天渐渐转寒，芳儿也不知道怎么了，无精打采地就想睡觉。除了例行公事的给太皇太后请安，她恨不得每天窝在被子里不起来。倒也不用藏她的巧克力了，反正康熙是再不敢乱动她的东西。她咳嗽两声，这天气真讨厌，千万别病，病了就要喝中药，苦得要死。古代医学水平又不怎么地，搞不好感冒一场，小命就呜呼了。

“主子，您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叫太医瞧瞧。”萍儿小心地问。芳儿一听，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可您的脸色好像很不好，这些天您也不和其他娘娘们……”萍儿也说道。芳儿干脆将头埋到被子里。

“你要是叫太医来，我就不出来。”

被子里发出沉闷地声音。不吃药，打死也不吃。萍儿无奈地看了眼小桃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小桃红摊了摊手，和这个孩子娘娘讲道理是没用的。

“娘娘！”

小桃红甜甜地声音响起。被子动了几下，芳儿把被子全捂在脑袋上，屁股翘老高。

“别闷在被子里了。”萍儿担心的推了推芳儿。

“不出来，要是叫太医来，打死都不出来。”芳儿喊道。

“娘娘，您看这些。”小桃红神秘地说，引得芳儿好奇地探出头来，好漂亮啊！

“这枕头是每个娘娘都有的吗？”芳儿简直有些爱不释手了，抱着那些花枕头直笑。

“都有，不过咱们这要多一些。”

“那香香有没有？”

“宁主儿应该也有吧。”小桃红笑了笑。

“要不咱给她送去。”芳儿点点头，这做工还真好，抱在手里和洋娃娃一样。

……

（储秀宫）

“宁主儿，这是皇后娘娘送来的枕头，是苏州刺绣的花样。您瞧瞧。”福儿拿过枕头。

“那你谢过了皇后娘娘恩典吗？”香香问道。

“谢过了。”福儿也挺喜欢这些东西。

“给我瞧瞧，果然是苏州的手艺。”香香赞叹道。

“手法一流。啊，，，，，，”她手一滑，枕头在床边勾出一道裂缝。

“福儿，不是让你跟管事的公公说这床边的钉子松了吗？”香香责备道。

“我说了，可管事的公公说，皇后娘娘那儿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坏得特别快，要先修她的。”福儿委屈地说。

“原来是这样，那就等等吧。”香香释然。

“主子就是心眼好，我看就不是。分明是皇后娘娘故意安排，才会这样！东西怎么可能坏得那么快呢？她这就是故意的为难主子您呢！”福儿又有些忿忿不平了。

“皇后娘娘怎么会……算了，不和你说了，福儿，拿针线来，我自己缝。”

香香叹息道。接过针线，准备缝枕头，去发现有一处地方，捏起来虽然是软的，力度却不对劲。她用力捏了几下，抽出东西来看。是个玩偶。这么精致的玩偶是哪里来的？难道是芳儿给她的玩具？香香笑笑。

“宁主，您手上拿的是什么！”福儿苍白了脸，似乎十分惊恐。

“这东西……”福儿抢过玩偶，翻过来。香香这才发现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小针。

“贵人你怎么会有这个？这个……这个是诅咒皇上的，您……，您不要命了？”福儿脸色苍白。香香惊出了一身汗，怎么会这样。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她喃喃地念道。

“在后宫，你不犯人，不代表人不犯你。我是过来人，只是提醒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今天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日后和人交往自当小心，宫里宫外送来的物品小心查看，宫女看紧点。”静妃的话在耳边回响。为什么会这样？香香深呼了一口气，她已经让步了？难道还不可以？福儿点着火，将玩偶丢进去，惊得冷汗直冒。

……

“都搜仔细点儿，不要落了哪处！”太监尖细的嗓音听起来格外的刺耳。外面一阵喧闹。

第三十一章 恶不恶明枪易躲(2)

“这是怎么回事？”香香掀帘子到了门外。

“没什么，只是这园子里丢了些东西，太皇太后的吩咐，所有地儿都得查。”一群太监正闹哄哄的四处盘查着，其中一个管事的忙回道。

“宁贵人，得罪了。”那人使了个眼色，后面几个小太监低头就要进屋。

“哼，原来是怀疑我偷了东西啊。”香香冷冷道。

“不敢。都是太皇太后的吩咐，咱们做奴才的也就只听主子吩咐。”太监低头说。

“你也知道自己是奴才。”香香盯着他的眼睛。

“回总管，搜到了。”

一个小太监抱着个绣花枕头出来。香香一愣，这是刚才那个枕头。她看了看福儿。福儿眉头一皱，似乎想说什么。

“这东西不是我偷的，再说这种东西，我要了也没用。这是皇后娘娘赏的。”香香忙说。

“回宁主儿，这些话还是留着向太皇太后解释吧。”总管的话有些阴阳怪气的。

“不过是个枕头罢了，用得着惊动太皇太后吗？”香香猛然警觉，有人故意要把事情弄大！

“这枕头不稀奇，各位娘娘都有，可是这枕头里的东西，可就不简单了。”那总管看看枕头，递给小太监。

“公公，里面什么也没有。”小太监翻了翻。

“什么！你看仔细了？”那总管又惊又怒。

“回公公，真的什么也没有！”

“总管大人，还要搜吗？”香香已经明白他们的来意了。

“这……”那总管有些为难，怎么会什么都没有？

“要不要把这储秀宫都搜一遍？这个枕头里没有，或许其他地方会有您要的东西呢。”香香冷笑一声。

“发生什么事了？”远远传来一声问话。

“静妃娘娘。”那总管忙上前打千，客气道。

“不敢，这么多天没见，妹妹似乎瘦了。”静妃拉了香香的手。

“奴才不敢打扰两位主子，先告退。”

“刚才辛苦公公了。”静妃冷笑道。

“奴才告退。”那太监浅浅一笑，转身带人离开了。

“到底是过世的凤凰不如鸡，一个失宠的妃子，在宫里的地位，连一个得宠的常在都比不上，现在奴才们都不把我眼里了！罢了，谁叫咱们在宫里呢。”静妃幽然道。

“这是苏州的针线，果然是精巧。”静妃拿过枕头看了看。

“姐姐好眼力。”香香称赞。

“苏州知府是家兄，家乡的东西，自然亲切些。”静妃叹道。

香香闻听脸色一沉，自己当时进宫是以苏州秀女的身份，那么知道她身份不明的，自然也有苏州知府了。这位静妃娘娘……，香香隐约想到了些什么，却又不确定。

静妃看着香香，像看着当年的自己。她叹了口气，似乎在惋惜什么。

“时候不早了，我先走了。”静妃告辞而去。

香香犹豫着，刚才的搜查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她刚刚从枕头里发现了玩偶，就有太监来搜查。说是掉了东西，怕真正的目的就是那玩偶。有人想至她于死地。这个玩偶是小桃红亲自送过来的，福儿拿给她看，中间没有经过其他人的手。那么……猜测的结果让她不寒而栗。

“姐姐留步。”香香唤住快要走出宫门的静妃。

“姐姐，撒宁儿想知道，在皇宫里面如何相安无事？”

“凡事不可太露。锋芒毕露，必惹来杀身之祸。”静妃微笑着回答，转身又要走。

“锋芒已露，势如外泼之水！姐姐，撒宁儿请姐姐教撒宁儿自保之法。”香香咬了咬牙，屈膝跪下。

“妹妹刚烈，如此屈尊求我，我怎可隐瞒。不是我不教你，而是我也不知道自保之法。在这后宫，根本就没有自保之法。能保护你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上。” 静妃停住脚步，走到香香面前，扶起她。

“姐姐的意思是……”香香沉吟着。

“妹妹是聪明人，凡事一点就通。可是，宫深似海，一切就看你的造化了。”静妃说完，摇摇头走了。

第三十一章 恶不恶明枪易躲(3)

香香呆在那里。后宫，根本就没有自保之法。能保护你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上。皇上，她闭上了眼睛，浮现的却是另一个人，儒雅微笑，深情注视。难道，这真是她的命？

第三十二章 曲终人散恩难散(1)

芳儿趴在桌子上，把巧克力滚来滚去，无精打采地打着哈欠。

“娘娘，这好玩儿么。”小桃红已经习惯于主子的莫名其妙了。

“娘娘，您怎么把这些老鼠药滚得满桌都是？”萍儿奇怪。

“不好吃啊，腻死了。”芳儿闷闷地说。

“您说什么？主子，这是太皇太后吩咐人送来的虫草汤，您趁热喝了吧。”下人呈上来一碗汤。

“今天早上给皇奶奶请安的时候已经喝了一大缸子汤了。”芳儿嘴巴一翘。

“娘娘，不要任性了，您这么瘦弱……”萍儿哄道。

“端下去。没胃口啊。”芳儿猛摇脑袋。

“娘娘，还是叫太医来看看吧，以前您胃口很好的。”萍儿也跟着晃。

“你敢！吩咐御膳房以后的菜味道放浓点。我怎么觉得都吃不下，还有，今天喝粥，给我来两坛子泡菜。”

“这怎么行啊，上次娘娘和皇上闹别扭，瘦了那么多。皇上特别吩咐要加强营养。”小桃红抢白道。

“我现在什么都吃腻了。对了，他最近跑到哪里去了？我病了也不来看我。”芳儿气愤地踢了踢桌子。啪！桌子脚断了一截，芳儿吓了一跳，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娘娘，这都第几回了。这坤宁宫的东西就差这张桌子没修过了。现在……别的娘娘东西坏了想修修，人手都排不过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娘娘您和谁过不去呢。”小桃红无奈地看着摇摇晃晃的桌子。

“那是东西质量差，修什么修。这里的东西不是坏了就换新的吗？”皇帝也那么小气！哼！

“那奴婢吩咐人把这破桌子抬走。”

小桃红笑眯眯地说。芳儿皱了皱眉头，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做什么也没有心情，胃口也差了很多。她眼珠一转，掐指一算，糟糕，不会那么巧吧。芳儿越想越心慌，她还这么小，难道就要……不成，她还没有准备好呢！又不能请教太医，还是装成小太监溜去太安全点。芳儿咬了咬唇，就这么决定了。换衣服，去太医院看看。

……

（御花园）

康熙看着手上的丹青画，韵致悠然。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老臣心。”他轻轻念道。

“好一个大胆的撒宁儿啊！”

康熙走进后花园，香香正皱眉，思索着什么似的。他停住了脚步，没有走近。见她嘴上轻哼，手在纸上画着什么。时而抚琴，时而扣弦。她突然起身，转了一个圈。

“右一，左三……啊……”香香脚下一滑，康熙冲上前扶住了她。香香抬头看了看康熙，自己正躺在他怀里。她脸一红，挣扎着起来就

要参拜。

“免礼，你在干什么？”康熙兴致勃勃地拿起桌上那张纸瞅着。

“臣妾闲来无事，写了些唱词，想配成歌舞。这琴的音色差了些，我已经调了很多次了。”香香回答。

“朕送你一张新琴吧。舞曲编完了吗？”康熙坐了下来。

“曲子编完了，臣妾唱给皇上听吧。”香香走到琴边坐下。

“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怯怯兮风露凉……”

树后的芳儿狠狠拽下一片柳叶。这首曲子，分明就是曹雪芹的，是自己逗她玩告诉她的。她却用来讨好混蛋，早知道就自己用了！一点原创精神都没有！

“可是皇上，臣妾始终想不通，这舞步，是不是转三圈太多了？”

真难看，她会不会跳舞啊！要跳舞下次她跳街舞给混蛋看就是了。芳儿嘴巴动个不停，一肚子的不高兴！

“这个‘连转’没有问题，可是这是唐舞，你穿满服，自然跳不出轻盈地感觉。”康熙笑道。

“对了，这梅花是你画的？”

“是。”

“你好大的胆子，可是画给史可法的？”

第三十二章 曲终人散恩难散(2)

香香沉静地点点头。

“你是张煌言的孙女之事，如果被人知道，你的脑袋可真没有了！”康熙心里不禁佩服她的勇气。

“可是皇上不会让臣妾的脑袋没有啊！”香香笑着说。康熙倒一愣，心里对香香的好感又多了一分。

张煌言是谁啊？芳儿眼珠哗啦哗啦地转了起来，死活都想不起来。早知道上历史课的时候就不睡觉了。他们两个人一定有什么瞒着

她，真是越想越气！

“我的身世，皇后娘娘知道吗？”香香突然问道。

“她？咳——咳——……朕怎么知道她知道不知道。”康熙嘴巴一撇说道。

“她最近没精打采的，你们关系那么好，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皇后娘娘千金之体，自然娇贵些。皇上以后还是少来些撒宁儿这里，多陪陪皇后娘娘，她身体自然会好些。”香香抿嘴一笑。

“你想说什么？”康熙觉得她话里有话啊。

“撒宁儿不过一个贵人，这后宫里的娘娘，撒宁儿开罪不起。”

“芳儿对你做了什么？”康熙收了笑容。芳儿伸长了脖子，竖直了耳朵，她想说她什么坏话？

“撒宁儿不敢说娘娘什么。”香香垂下眼帘，那副柔顺地样子看得康熙心中一动。

“朕一直视你和其他女子不同，朕当你为知己。朕相信你不是争宠之人，但是，朕不希望任何人伤害到芳儿。”康熙站起来，皱着眉头来回走着。

还是混蛋好！芳儿喜滋滋地想。

“臣妾不敢说什么。只求平安，至于皇上的厚爱，当免则免。”香香从康熙眼中读出了警告的意味，淡淡地笑了笑。

康熙看着她，半点不像在耍弄心机。难道芳儿……

芳儿很不满意的瞄着香香，自己把她当朋友，她却在话里总是针对她。

……

（坤宁宫）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芳儿狠狠地踹了踹椅子。小桃红看准她的脚，赶在她踹之前，把椅子抢救出来了。

“小桃红，你！”芳儿一脚踢空，差点没摔倒。

“娘娘，别伤着身子。”小桃红安慰道。

“连你们也欺负我。”芳儿不高兴地说。

“我看就不是，那撒宁儿分明就是勾引皇上，平日里装得什么似的。在皇上面前还不是卖弄才华，什么唱歌写曲的！呸！”萍儿火上浇油。

“气死我了！她那些话分明就是针对我！”芳儿气愤地叫起来。

“娘娘，这后宫哪位主子娘娘不想出头？又有哪个不想得到皇上宠幸？您别往心里去，这宁主儿再超脱，也是个人啊。”小桃红安慰道。

“你还帮她说话，亏我还当她是好朋友。”芳儿闷闷地说“主子，皇上对您怎么样您是知道的。宁贵人就是那脾气，本来就捉摸不透，您何必较真呢？或许真是咱们什么地方对不住人家。您想想，您虽然对宁主儿特别关照，但这后宫其他人或许就排挤她了。”小桃红替香香解释道。

“主子还是放宽心，别往心里去。这讨好万岁爷是正常的啊，别的娘娘更离谱呢！”

“别的娘娘不会暗地里使阴招！娘娘，您可要防着点她。上次那个什么福儿拿汤泼你，差点害你破相，还恶人先告状。您还为这事和皇上闹了几天别扭呢！”萍儿有些不忿小桃红袒护香香。

“萍儿！别总火上浇油了！那事不都过去了吗？都是误会，皇上不也和娘娘和好了吗？”小桃红喝道。

“桃红姐，您怎么总护着外人。宁贵人什么意思谁都知道啊。也不怕瞒着娘娘了，这后宫人都知道，她整天就弄些什么诗词歌赋的给皇上请教。皇上偏又是风雅之人，这不明显着吗？”萍儿颇不服气。

“那咱们娘娘不懂风雅……”小桃红刚要说。

“喂……”芳儿打断了她，又想起自己真的比不上香香，没她漂亮，没她有气质，没她那么有才华，没她……

“皇上驾到——”太监尖刺地嗓音传来，小桃红和萍儿都住了嘴。乖乖退到了一边。

第三十二章 曲终人散恩难散(3)

“是谁惹朕的皇后娘娘生气了？”康熙看着芳儿那气呼呼地样子就想笑。

“谁？你的那些爱妃呗。”芳儿的拳头开始落在康熙背上。小桃红和萍儿看着想笑又不敢笑。

“打够了，气消了？你想谋杀亲夫啊？”康熙咧着嘴。

“很痛吗？没有用很大力气啊。让我看看。”芳儿心疼道。

“咳——”小桃红咳嗽了一声。

“奴婢下去给皇上和娘娘准备晚膳，萍儿！”两人一边走一边偷笑着。

“你不生气了？”康熙笑道。

“生气什么，我是什么人。温柔贤惠机智勇敢勤奋宽容……”芳儿还没有说完，康熙已经开始擦汗了。

“对了，混蛋。张煌言是什么人啊？”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

“没什么，突然想到的。”

“一个忠臣。”康熙说道，并没打算再透露什么。芳儿见他如此维护香香，也不说什么。他不说，她不会问别人啊，哼！

……

（御花园）

“什么！你说张煌言是前朝臣子！而且，是混蛋派人干掉他的！”芳儿嘴巴里快塞下一个鸭蛋了。

“也不能这么说，皇上当时还很小。是剿灭……”容若话还没说完，芳儿就哈欠连天了。

“不要讲历史，我最讨厌上课了！”

“娘娘怎么想到问臣这些？”

“随便问问。嘿嘿！”

难怪混蛋不告诉她了，她这张大嘴巴万一说出去，香香真的就有危险了。香香是张某人孙女的事情一定不能传出去！香香真可怜，如

果不是忠良后裔，怎么会沦落风尘。如果不是混蛋当时和太皇太后闹别扭不肯娶她，香香也不用受困皇宫了。

容若见芳儿神游太虚，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你为什么这么痛苦的样子！和我站在一起很无聊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上次我喝醉了不小心骂了你？”芳儿一把拽过容若的衣服，扯着问道。

“娘娘，这是在御花园！请娘娘自重。”容若退后一步。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我说我是宫女是逗你玩的。谁叫你那么笨，那么好骗。你真生气了？我在宫里闷死了。我一直把你当兄弟的。”芳儿委屈地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宫里人多口杂，你我身份悬殊……”见芳儿耷拉下了脑袋，容若有些不忍。

“小桃红把人都支走了，你就叫我芳儿吧。再吹首曲子给我听啊！”

芳儿眨巴着眼睛说。容若犹豫片刻，始终狠不下心看芳儿失望的样子，他拿出短笛，轻启薄唇。

“主子，怎么有笛声？”福儿说道。

“咱们过去看看吧。”香香点点头，这笛声若短若长，哀怨断肠，这皇宫中居然有这样的人才，把短笛吹得出神入化。

难得今天天气不错，香香主仆二人也逛到了御花园。

“宁贵人，您不能过去。皇后娘娘正在休息，不喜人扰。”小桃红手一拦。

“算了，福儿，咱们走吧。”香香没了兴头。

“为什么，让万岁爷来评评理。这御花园……”

“福儿，没规矩！”香香喝道，朝小桃红低了低头，算是赔礼。

“怎么那么吵啊！香香？”

芳儿听见争吵忙跑了出来。容若收了笛子跟上去。见到她二人，香香和福儿都露出了诧异地神色。

“我说怎么不让人进呢！”福儿低声嘀咕道。

容若尴尬地站在那里，芳儿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古怪的表情，她那个粗神经可没有料到事态的严重。

“撒宁儿告退，福儿，咱们走。”香香神色微变。

“不能走！”小桃红出言，喊出来了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怎么了，桃红姐。来不准来，走不准走。是不是要请宗人府来断这事儿啊？”福儿冷笑道。

“你那边是皇后娘娘，咱们主子不过一贵人，可是，这园子里也不是没黑白的！”

第三十二章 曲终人散恩难散(4)

“福儿！”香香怒道。

“皇后娘娘放心，今天撒宁儿当自己从来没有来过御花园。福儿，咱们走！”

“喂，喂……”芳儿急道，自己做错什么了？

“容若也告退！”容若脸色有些苍白。

香香怪怪的，冒牌容若也怪怪的，连混蛋也怪怪的。自己这些天没精神，也怪怪的，搞什么啊！

第三十三章 机关算尽卿性命(1)

“娘娘，咱们要想一个对策啊。”萍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是啊，要是宁贵人在皇上面前说了昨天的事情……”小桃红和萍儿难得意见统一。

“什么事情啊？”芳儿漫不经心地剥着橘子，小桃红忙抢过来替她剥好。

“昨天您和纳兰大人……”萍儿欲言又止，不知道怎么开口。

“混蛋知道又怎么样？我又没欺负容若。”芳儿嘀咕道，接过橘子，放入口中，皱了皱眉。

“是不是酸了？”

小桃红拿过盂盆，芳儿把橘子吐了。芳儿摆摆手，深呼吸几次，总算缓过神来。

“太甜了，腻得我都要吐了。”芳儿吐着舌头。

“甜了？您不是喜欢甜吗？”小桃红奇怪。

“谁说的，我喜欢酸的。”芳儿反驳道，不会那么巧吧，喜欢吃酸的，芳儿心里暗叫不妙。

“娘娘，是不是天气忽冷忽热您不惯啊？”萍儿问道。

“啊？我脸色不好吗？”芳儿紧张地摸了摸脸蛋。

“娘娘是不是觉得宫里闷啊？奴婢听乾清宫的太监说，皇上好像打算去盛京呢。说不定，会带娘娘去。”小桃红看出了芳儿的心思。

“盛京，什么地方啊？好玩儿吗？”芳儿一下子精神抖擞。

“我听说啊，到时候，皇上沿途都会诏见蒙古亲王，到了盛京城外，还要祭太祖太宗陵。还要巡视盛京内外城池呢！”小桃红一边说，芳儿的两只眼睛一边朝外冒星星。

“娘娘，你这是去哪啊？”小桃红急喊道，这主子真是想到啥就要做啥的。

“去找他啊，要是他忘记带我去怎么办！”芳儿回答。她还没去过辽东呢！确切的说，芳儿整天困在坤宁宫，就算要她去中东她也去。

……

“娘娘，您这身打扮……”

“还好你提醒，我去换衣服！”芳儿乐呵呵地说。

“换衣服也不行啊！皇上这时候不是随便可以……见的。”小桃红急得跳。

“有道理，嘿嘿，还好我有宝贝！”芳儿冲进房里，掏出容若送给她的玉佩，冲小桃红一笑。急冲冲走了。小桃红看着她，叹了口气，还好皇上宠着她，不然真不知道她能闯出什么祸来。

……

糟糕，每次都是晚上乱串，这紫禁城这么大，大白天的还真迷路了，说出去真是丢死人了。不过不能怪她，女孩子方向感差嘛！

那个人不是……给她喝各种古怪药的太医吗？难不成她走到太来了？芳儿理了理衣服，蹑手蹑脚地跟了过去。突然，她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人不是……福儿？福儿和那个太医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太医给了她一包东西。芳儿好奇心起，她在搞什么呢？芳儿忘记了要去见康熙，悄悄跟在福儿身后。见福儿很小心地四处张望了一下，走进了墙后的巷子。

那个太监，不是混蛋身边的吗？难道……他们谈恋爱？宫女和太监对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芳儿胡乱猜想起来，八卦心起。只见福儿不知道和那太监说了什么，太监把一碗汤盖子掀开，福儿把那包东西倒了进去。然后两人若无其事各走各的。芳儿认识那碗，那是混蛋的。他们在混蛋的汤里面下药！一想之下，芳儿惊出了身冷汗。一定要查清楚！

他们在混蛋皇帝的汤药里下毒？他们要害混蛋？？芳儿走到太医面前。

“刚才那包药里是什么！”芳儿冷冷地问道。

“什么人……”太医嘀咕，哪个太监这么不知好歹，待他看清楚来人，登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皇后娘娘！臣该死，皇后娘娘您怎么……”

“多事！”芳儿喝道。

“说，刚才福儿问你讨了些什么？”

“这……说是宁贵人房里闹耗子，问臣要些毒药。臣知道这不合规矩，但是宁贵人是个好人……”

太医话还没说完，芳儿已经跑没影了。她在巷子里飞跑着。一定要阻止混蛋喝那东西。没留神猛地和一人撞了个满怀。

第三十三章 机关算尽卿性命(2)

“哪个不长眼的奴才，知道本……皇后娘娘！”芳儿心里着急，骂起人来就特别冲。

待她芳儿看清楚了来人，居然是福儿。她脸色苍白，似乎很紧张地样子。

“这么急从哪来啊？”芳儿冷笑着问。

“奴婢在宫里迷了路，才走到这里来的。”福儿结巴道。

“这可怪了，你去太医院的时候怎么不迷路啊！约个小太监下毒害皇上怎么不迷路啊！”芳儿怒道。

“娘娘饶命，这都是宁主子的意思。娘娘饶命，咱们下人哪里有选择的余地。宁主子说她要为全家报仇，让奴婢要了些药给一个人。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说是慢性毒药，不致命的。奴婢要是知道药是给皇上喝的，就是死奴婢也不敢放啊……娘娘，娘娘，您饶命啊……”福儿吓得一下子跪下来，哭着抱着她的腿。

芳儿挣脱福儿，脑子里一片空白。给全家报仇，难道是指……她不敢想，混蛋不能有事。她顾不得那么多了，朝乾清宫奔去。

“皇上，御膳房送来的雪莲汤。”

刚见完群臣的康熙揉了揉眉心，点点头，示意太监端过来。照规矩，身边的小太监端起汤，要试尝。突然门外又冲进一个小太监，谁也拦不住。只见他一掌打掉了那太监手里的汤。

“不能喝！”

“大胆！护驾！”周围的人把芳儿团团包围住。

“皇上这……”太监见地上冒起了白色泡沫。

“这汤，有毒。”待看这小太监时，更是惊出了身冷汗。

“皇后娘娘！”

“芳儿，这是怎么回事？”康熙见芳儿打扮奇怪，似乎经过剧烈奔跑过，全身都是汗。

“汤里有毒，撒宁儿叫福儿在汤里下毒要害你啊。”芳儿喘着气叫道。

“把福儿带过来，朕要问她！”

康熙若有所思地扫视了周围人一眼。芳儿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当着这么多人面说撒宁儿要害他有什么不妥，她一心担心康熙去了。康熙若有所思地又看看芳儿，若是撒宁儿要害他，不会用这么傻的方法。一定是有人陷害撒宁儿。

“福儿带到。”福儿泪眼朦胧地看了四周。

“朕问你，为什么！”福儿看了芳儿一眼，似乎有难言之隐。只是哭，似乎受了很大的惊吓。康熙看了芳儿一眼。

“你们都下去，朕有话亲自要问福儿。”

芳儿不放心，没有走。

“你也先出去。”康熙对芳儿说，芳儿有些犹豫，最后还是闷闷地走了出去。

“朕问你，你为什么要下毒？”康熙和蔼地看着福儿。

“全是福儿一个人的错，皇上要杀就杀福儿吧。不关宁主子的事啊！”福儿把头磕得都破了。

“你说实话，万事都有朕当着。”

“这药都有太监尝，宁主要是想害皇上，怎么都不会下毒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啊。”

“不会杀你，也不会杀她。一个贵人，还没本事把太医太监全部摆平，可是如果你不说实话，朕要你比死还痛苦。”康熙冷道。

“皇上开恩，皇上开恩。”福儿语无伦次地说，她看起来惊吓过度，有了些神智不清的样子。

“皇上开恩，皇后娘娘开恩。福儿和宁主不是故意的，福儿不是故意发现您和纳兰大人在一起的，娘娘开恩。”她喃喃道。

“娘娘开恩，福儿什么都没看见。”

“你说什么！你说清楚点。”康熙一把把福儿从地上扯起来。

“娘娘开恩，不要怪宁主。娘娘开恩，福儿不可以害宁主。”福儿眼神迷离地看着康熙。

“朕让你说清楚点，你看见什么了？”康熙脸色发青，瞪着福儿，似乎要把她撕裂。

“福儿没看见娘娘和纳兰大人……”

康熙的脸渐渐沉下去，无力地把福儿丢在地上。福儿还半痴半颠地唠叨着，把头磕得血流满面。

芳儿在门外等得着急，想到刚才差一点，他们就要喝香香的毒汤了，她担心，她咬牙，终于还是忍不住。

第三十三章 机关算尽卿性命(3)

推门进去，却看见康熙撑住桌案，似乎很虚弱。福儿满头是血，神情恍惚。康熙缓缓抬头，看着芳儿。她一身太监装扮，康熙的目光定格在她腰间的佩玉上，面色骤变。那玉佩是容若的！他自然不会知道那是容若以为芳儿还是宫女的时候给她的。

“谁让你进来的？”康熙淡淡地对芳儿说，语气竟然是拒之千里的冷漠。

芳儿心里奇怪，她看看福儿，她向混蛋说了什么。肯定又是告状了，说了她坏话。她没有理会康熙，径直朝福儿走去，一把扯起她。

“你胡说了些什么？”芳儿恨恨地望着福儿。

“娘娘！娘娘！你放过我，我没有把你和纳兰大人的事情告诉别人。”福儿一把抓住芳儿。

“你胡说八道什么啊！我和容若有什么……”芳儿奇怪地看着福儿，她已经疯疯癫癫的了。

“容若？”她居然这么亲热地称呼他，康熙心里一阵阵痛，如刀割一般。

“喂，你这女人是不是胡说了什么？是不是你主子叫你撒谎来冤枉我？”芳儿猛摇着已经快瘫掉的福儿。

“够了！这时候你还想害撒宁儿？”康熙缓慢地吐出这句话。

芳儿愣住了，她的目光转向康熙。他刚才说什么？明明是撒宁儿害他，他却认为是自己害撒宁儿。难道他认为自己刚才冲来这里，都

是自己安排的？她的目光看向福儿，原来是她们安排好陷害她的。一定是！

“把人带回坤宁宫，我要亲自审她。”原来如此，设下圈套让她上钩。

这是正式宣战吗？康熙不可思议地看着芳儿，没有阻止。他的思绪很乱，似乎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只想知道一件事，她和他……

……

（坤宁宫）

“替我把宁贵人请来！”

见芳儿表情严肃，小桃红知道出事了。萍儿面色有异，担心地看了芳儿一眼。

“一个宫女哪里有这样的良苦用心，说！谁指使你的！”

芳儿一拍桌子，小桃红吓了一跳，从来没有见主子发这么大的火啊！福儿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你不说我替你说，这后宫谁不想做皇后？你主子就设这么个圈套让皇上认为我陷害你，是因为我和侍卫有染。你知道我担心皇上安危，必定会上当。”芳儿冷冷地看着跪在地上的福儿，说不出的厌恶。

“好一个请君入瓮！皇后娘娘想杀撒宁儿，大可以直接下令。何必费尽心思，这么辛苦设这么个罪名让撒宁儿往里套呢？”门外一个冷冷地声音响起，香香慢慢地走了进来。

“你总算露出真面目了。也好，免得我整天猜疑！”芳儿心里一阵难过，嘴上却不肯示弱。

“彼此彼此，撒宁儿自认阅人无数，也差点给娘娘骗了！”香香挑衅地看着芳儿。

“娘娘这招可真叫狠，下毒害皇上，可这话说出去谁信呢？哪里有争宠的妃子下毒害皇上的？”

“我信！”

一阵咳嗽声从不远处传来，萍儿扶着孝庄走进来。芳儿连忙站起来给她行礼。

“我已经让萍儿时刻提醒你不要和这个狐媚子走得太近，你啊！就是心太善！”孝庄瞪了芳儿一眼。

“还好我把萍儿安排在你身边，万事有个照应！不然，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说，皇上护着这个狐媚子不说，那还得了！”

“皇奶奶，这后宫姐妹吵吵闹闹很正常，怎么敢惊动您老人家。我和宁贵人也就一点小事。”芳儿见到孝庄面色不善，赶忙笑呵呵地打圆场。

“你还护着她！下毒害皇上，谣言诋毁皇后还是小事！就这两点她死一百次都不够！”孝庄气道。

福儿煞白了脸，香香依然是一副淡漠地表情。

“来人，把……”

“皇奶奶……”芳儿连忙阻止。

“你不用护着她了，这只狐狸把后宫弄得乌烟瘴气的……”孝庄截住了芳儿的话。

“这件事，撒宁儿半点不知情！太皇太后要冤枉人何必……”香香觉得不能不出声了。

第三十三章 机关算尽卿性命(4)

“冤枉？好一个宁贵人，会顶嘴了。来人！”孝庄动了真怒。

“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开恩。这一切都是奴婢的主意，不关宁贵人的事。奴婢在皇上的汤里下毒是为了嫁祸皇后娘娘，宁主一点也不知情啊！是奴婢该死，奴婢无知，以为这样皇上就会喜欢自己主子多一些。太皇太后开恩！”福儿爬到孝庄的脚边，抱住她的腿痛哭着说。

“皇后娘娘，福儿知错了，皇后娘娘您就放过宁主子吧！”福儿又膝行到芳儿面前。

“芳儿，你说怎么处置吧。三尺白绫还是毒酒？”孝庄问。

芳儿一惊，她从来没想过事情会闹到这么大。尽管她很生气，却没有打算要杀人。

“依我看，杖责就可以了。”她小声说道。

“好，就听你的！把这个祸害主子的人拉下去，狠狠地打！”

几个太监冲上来，将福儿拖到外面。慎刑司的人早就等着了。一声声板子声伴随着凄厉的喊叫传过来。让芳儿胆战心惊！这是第一次，她感到危险，生命如此脆弱。若自己进入的不是赫舍里的身体，或者赫舍里不是皇后，那么是不是被拖下去的就是自己？香香脸色骤变，她焦急地望着福儿被拖走的方向。

“撒宁儿求太皇太后放过福儿。”香香咬了咬牙，跪了下来。福儿那一声声的痛喊象刀子一样割进了她的心。孝庄别过头，不理睬她。

“皇后娘娘，撒宁儿可有开口求过你？我现在求你，高抬贵手！”香香的声音有些哽咽。

芳儿为难地看着她，她是何等高傲？居然为一个宫女下跪。香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如此为一个下人，为何又要这样对待她呢？看见香香屈膝跪在自己面前，她的心猛地疼了一下。一个孤傲如霜地女子，要她低声求自己的敌人，是何等委屈？

“太皇太后……”芳儿话还未出口，孝庄打了个哈欠。

“哀家困了。”那意思再明显不过，谁求情也没用。

福儿的喊叫声越来越小，香香目光扫过众人！突然她咬牙站起，转身往外跑去！太监拦住了她。

“让她去！”孝庄摆摆手。

“叫他们停手，这样会打死福儿的！”见香香出去，芳儿焦急地对孝庄说道。

“我就是要她死！看以后谁还敢在后宫耍这种手段！”孝庄淡淡地吐出这几个字。

芳儿呆住了，本打算打福儿几板子教训一下就好，没想到孝庄要她死！她心里像塞了石块一样难受！

一声声的钝响，沉闷得让人窒息。香香麻木地看着板子打在福儿身上，她已经没有了喊叫。香香知道再求也没有用，太皇太后是要福儿死。赫舍里·芳儿，想不到你这样心狠手辣！若你赐杯毒酒也就罢了，你却要把一个人活活打死！

“主子……”福儿轻轻唤道，头耷拉着，汗水伴随着血水流到地上。

“你怎么这么傻啊！她不过想我死而已！你何苦把一切都认自己头上？”眼泪顺着香香的脸流下。

“福儿不认，主子就得死。皇后娘娘要福儿害主子，主子对福儿恩重如山，从不把福儿当下人。福儿很感激。福儿能替主子死，是我的福气。只有福儿把一切都认了，主子才能逃过此劫。主子心善，日后要千万当心！主子你是人中龙凤，不该只是一个贵人。主子切记保住自己，日后才能替福儿报仇！”福儿挣扎着说道。

“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撒宁儿，香香已经死了！我是满洲正黄旗的宁主儿。他日定当获得龙宠，要她们把欠你的全还给你！”香香含泪点头。

“主子，看在福儿伺候您一场，您就给福儿个痛快的吧。”福儿痛苦地恳求。香香摇着头，那棍子落下的声音让她快疯狂了！

“求您了主子，我……我熬不住了。”福儿的声音越来越弱。香香摇摇头，她知道她们是要福儿死，可是她又怎能看着福儿就这样离她而去。

“做得干净利落些。”

香香闭上眼，深深呼了口气，偷偷塞给掌刑的太监一块银子。那太监会意，一棍子下去，福儿头一歪，断气了。几个太监测了测她的呼吸，将她的尸体拖了下去。香香的脸在苍白的阳光映照下显得更加透明，她的牙齿将嘴唇咬破了，血滴在地上。她知道，如果不是福儿，今天被拖走的就是她自己了。

第三十三章 机关算尽卿性命(5)

芳儿见孝庄总不表态，实在坐不下去了，刚要走出去，却看见香香红着眼走了进来，狠狠地看着她，她不禁打了个冷战。

“福儿她……”芳儿走到香香面前问道。

“死了！”香香冷道。

“不过她不会白死的！赫舍里，我要你给她陪葬！”她把嘴凑到芳儿耳边，一字一句道。芳儿瞪大了眼看着她，见她嘴角勾出一弯冷笑。

“那狗奴才就这么死了？”孝庄皱了皱眉。

“她是死了，你的罪不代表免了！来人，把宁贵人……”孝庄又喊道。

“慢着！”康熙走了进来，众人一愣。

“这事交给孙儿处理就行了。”

“也罢，我也乏了。”孝庄看了康熙一眼，来得可真不巧。说完，让人搀着走了。

芳儿跑到康熙面前，一切来得太快。现在她只想在他怀里哭一场，心里闷闷地太难受。来到古代，她第一次感到生命这么脆弱。这个年代，人命比纸贱。

“我……”她抱紧康熙，眼泪直往下流。

“朕如果来晚点，你就把撒宁儿也杀了？”康熙冷淡地推开了她。

“我……”芳儿呆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她？他的眼神这样陌生。

“果然是狠，杖刑，连死也不让她死得痛快！朕一直不知道，身边的人是这样的蛇蝎心肠！”康熙一字一句戳着芳儿的心。

芳儿退后一步，不敢相信的看着康熙。

“混蛋，你怎么了？”她泪水未干，委屈地看着他。

“我们不过看到你和纳兰大人在御花园，你何必杀人灭口！”香香在一旁冷冷出声。

“你胡说什么！我和容若……”芳儿气得要死。

“好一个容若！用得着叫得如此亲切吗？”香香嘲笑道。

“你和曹寅的事情我还没说呢！你何必这样诬陷人！”芳儿一急把这话说出来了。

香香脸色一变，更加难看起来。

“够了！”

一个响亮地耳光扇过来，芳儿被打得倒在地上，小桃红忙扶住她。

“皇上，您真的误会娘娘了，娘娘和纳兰大人是清白的！”小桃红哭着跪倒。

“什么身份！这里还轮不到你插嘴！”康熙冲小桃红骂道。

“赫舍里·芳儿，你居然能说撒宁儿和曹寅，你还想害死谁？算朕看错了你！我们走。”康熙回头拉着香香朝外就走。

“我没有！你不可以这样莫名其妙的冤枉人！”芳儿不甘心，拉住了康熙。

“娘娘，撒宁儿不想和你争什么，求你放过我。”香香说道。

“啪！”又一记耳光，是芳儿打了香香，她看着香香，她怎么可以这样来说自己。她怎么能够这样无耻地耍手段。

“娘娘你……”

小桃红见芳儿出手打人，惊道。芳儿也怔怔地看着自己的手，她打香香了吗？她怎么会出手打人？可是，她真的很难过很生气，她最气的是康熙，不信任她。

香香看了眼康熙，突然晕了过去。

“撒宁儿，快传太医！”康熙抱紧了她。

“她分明就是在装，我又没有用力打，你这女人，快起来。”芳儿上去扯着香香直晃。

“够了！”

康熙又举起了手。他还想再给她一巴掌吗？芳儿冷冷地看着康熙，等着他这一巴掌落下，他的手在半空停住，终于没有再落下来。

他打横抱起香香，在太监护送下走出去。芳儿看着康熙离开，心里一片冰冷。他居然为了她打她！麻木的看看周围，不行，她不可以就这样放弃，混蛋只是被她蒙蔽了！芳儿这样想着，只觉得胸闷异常，眼前一黑，喷出一口鲜血！

“娘娘！快传太医！”小桃红扶住她，大惊失色。

“不准去，让那些太医看他的撒宁儿去！你们也出去，我要一个人静静。”芳儿抓起枕头，往床上一扑。

门里传来隐隐地哭泣声，让小桃红和萍儿心如刀割。隐隐地哭声变成了嚎啕大哭和噼里啪啦地砸东西声，两人吓得汗水直流。

第三十三章 机关算尽卿性命(6)

混蛋，臭蛋。你只相信那个女人！芳儿心里骂道，不要以为她好欺负！再也不要原谅你了，刚才怎么不还他一个巴掌！真划不来。她扯着胸口的玉，举手想砸了它，可却又落不下手。

第三十四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1)

（储秀宫）

香香看着康熙，她为他添满酒，他马上就一口喝光。

何曾有过这样的疼痛？哪怕面对鳌拜的强权，哪怕面对三藩的逼迫，哪怕忍气吞声，哪怕做回他的汉献帝！

可是，当他看见她腰间佩玉的时候，心却撕裂开来。那不是一个君王，而是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可以忍受的！她为何要这样伤他，是他忙于国事忽略了她，她狠狠地报复吗？还是她不能独宠的反抗？或者，她从来就只把他当君王，心却在其他人那里！谁在乎她是否蛇蝎心肠，谁在乎她是否处心积虑，他只想知道，她到底把他当什么！他最在乎的是什么，他心底永远不愿意承认的，他其实也很脆弱。如果他不是天子，或者如果他可以不爱，或者他不会像今天一样受伤。今天福儿说出那句话的时候，他是那样不知所措，虚弱得不能呼吸。比起他的父亲，他并没有强多少。甚至说他更不如。至少，他的父亲可以那样名正言顺的爱一个人，爱得惊天动地。而他却不能，他要做一

个皇帝，他绝对不能像他的父亲！如果今天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或许以为真的可以把她当成后宫中的一个，可是现在他知道不是，不是这样的。他打她了，他失控了，他不是一个天子，而只是一个嫉妒地男人。

面前女人嘴角带着笑意，芳儿的脸在她身上重叠。那掩饰不住的嘲弄，挑衅着他。他火红的眼睛看着她，一把扯过她，狠狠地吻下去，不是缠绵，是报复，不是爱，是恨！

香香颤抖了一下，猛地一个战栗，她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本能的想要推开面前的男人，可是她的手却在半空中停住了。一丝悲哀闪过眼眸，终究是命，逃不过，躲不掉。福儿凄厉的声音在她耳边回响，那带血的面容看着她。她半空中的手停滞了半刻，艰难落下，放在眼前男人肩上。这一步，走出了就不能再回头。张楚，香香，这些名字都和她没有关系了，谁是谁的谁，谁又在乎谁？她到底还是走了这一步。她双眼朦胧，泪竟不自觉滑落。

“该记下，皇上今晚住储秀宫了。”门外的太监对视一眼。

“怕是明儿，宁主子就不用住储秀宫了。”太监总管隐隐笑着说。

“今时不同往日了。以后宁主子的起居可要千万照料。”

“是。”宫女太监们答到。

……

（坤宁宫）

“咳——”

芳儿看着手绢上殷红一片，心突地凉了半截。糟糕，吐血，是不是活不长了啊？自己也不想做林黛玉，也不想死。没理由那些欺负她的人个个活得开心滋润，她这么可怜要归天！小桃红进来，芳儿忙将手绢藏到了床缝中。

“主子，你的脸色很差。”小桃红担忧地望着芳儿。

“有吗？那混蛋不在这里，我睡得不知道多安稳呢！我巴不得他永远别来！”芳儿不服气，露出八颗牙齿，假笑得厉害。

“奴婢让御膳房准备了点心，您一直没吃东西，好歹将就着吃些。”

“也对啊，没见到他我胃口真是好，全端来，我全吃掉！”芳儿眨巴着眼睛说道。

“昨天，皇上下旨让宁贵人住到永和宫，和德主子住一块了。”芳儿筷子停住了，咀嚼了片刻，似乎在发呆。

“哪个德主子？”芳儿没好气地问。

“乌雅氏，进宫没多久便封了贵人。出身倒不怎么高贵，不过皇上却特别眷顾。”小桃红说道。

“奴婢听说，她眉宇神采和主子您倒有几分相似。”萍儿端上点心。

“是吗？他还挺有眼光嘛！”芳儿酸溜溜地说道。

“皇上常去永和宫？

“有时候是皇上去，有时候是德贵人去皇上那。公公们都议论着呢。”

“议论什么？”

“说怕是皇上要添小阿哥了。皇上似乎打算祭祖回来就给德贵人、宁贵人两位主子封嫔。这宫里人也变得快，这会儿，永和宫可热闹了。”小桃红感慨地说。

“咳——”

第三十四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2)

芳儿一阵轻咳，只觉喉咙一阵腥甜，竟生生地把涌上来的血给吞回去了。迟早被那个混蛋活活气死。

“皇上什么时候去祭祖？”芳儿问道。

“这个……怕是皇上去，也不会带主子去了。太皇太后这两天就动身，皇上可能随后就到。”

“谁要他带我去了？我是问他什么时候走，好让我耳根清净，他让我陪我还不愿意去呢！”芳儿嘟囔道。她披了外套，往外走去。只觉脚

下漂浮，隐隐觉得不安。

……

“皇上……”远处传来一阵嘻闹声。

芳儿朝远处望去，人声隐隐，料想是他和其他妃嫔在御花园。突然一匹马冲了过来，芳儿吓了一跳，退后一步。那马居然温顺地停了下来。呵呵，是上次她骑过的那匹呀。

“娘娘受惊了。”几个小太监连滚带爬地跑过来。

“这马怎么会在这里？”

“德主子说喜欢这马，皇上便让人带御花园来，也不知它怎么了，竟然冲坤宁宫来了。”

他居然为讨一女子欢心把马牵到花园，要是太皇太后知道，不知道又要发什么脾气。死混蛋，臭混蛋！要是她想把马弄到这里，他肯定要教训一顿。偏心！

“原来是你，我和混蛋第一次见面，你也在的。”芳儿抚着马颈。这马居然也还认得她，亲热地在芳儿身上挨挨擦擦的。

“它居然跑到这里来了！”

银铃般声响，芳儿看去，一女子跑到面前来。芳儿看看她，颇为俊俏，甚是活泼，料想便是传说中的德主儿了。

“还不给皇后娘娘请安。”康熙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

那女子一愣，笑呵呵地看着芳儿。

“不知者无罪，想必皇后不会怪罪她失礼吧。”康熙赶上来微笑看着芳儿。

“妹妹倒真是讨人喜欢，就是一朵鲜花就这么给插在那个什么什么上了！哼！”芳儿脸色微变，却也浅笑。

“你也太胡闹了！这马要是伤了人怎么办。”康熙脸色一变，却又硬生生堆起笑。

“该走了。”康熙将德贵人扶上马，故意甚为宠溺地说道。

芳儿狠狠一跺脚，心里还安慰自己不能吃醋，不能给混蛋看扁了，没他一样要活得开心才行。

“小桃红，帮我请纳兰大人来，他上次教我的曲子我有些不明白，还有就是新买的白玉汉琴，让他给调调音色，我还想和他合奏《锦瑟曲》呢！”

芳儿放大嗓门道。小桃红拉了拉她的衣服，冲她摇了摇头。康熙脚步停了停，脸色很是难看，最后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和乌雅氏说笑着走了。芳儿见他毫无反应，更是又伤心又生气。

“小桃红，我们回房去！天啊！这里怎么这么乱啊！”芳儿望着满地的狼藉。

“是娘娘您昨晚上砸的，我还来不及收拾呢。”小桃红期期艾艾地说。

“这些东西都好值钱的，怎么你不拦着我啊。”

芳儿郁闷，为了一个混蛋砸掉这么多东西真是可惜。连马都记得她，这个混蛋却移情别恋，翻脸比翻书还快！都说男人没良心，果然是真的，明明是自己花心，还诬赖她和冒牌容若！容若把她当妹妹，她把容若当哥哥，两人关系比还纯，亏他想得出来！

康熙走着，听见芳儿回房，他放开乌雅氏的手，收了笑容。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收场？到底是相见时难别亦难，还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当初是谁与他共骑一马？是谁与他彻夜长谈？人生若只如初见，何言白首不负君？既然她不爱他，为什么又给他错觉，让他以为自己也拥有爱情？康熙握紧了拳，太监们吓得不敢吭声。德贵人黯淡了面容，他的心何时在自己那里？每夜他呼唤的都是坤宁宫那人的名字。

第三十五章 一入宫门深似海(1)

容若看着康熙，这个人亦主亦友，可是此刻的他把他当什么呢？康熙低头做画，笔墨一收，抬头看了看容若。

“都说你文采飞扬，是北宋后第一人，朕有一事相请。”康熙缓缓道。

“臣不敢。”容若答道。

“你还有不敢的事吗？”康熙目光一凛，似乎在隐忍着什么。

“臣不明白。”容若依旧镇定。

“你为朕的这幅画配首词吧。”康熙忍住了一些话，没有说。

容若犹豫了片刻，目光停在了那幅画上。画中郁忿触发心中悲凄，他提笔，写下几行字。

“‘池上闲房碧树围，帘纹如縠上斜晖。生憎飞絮吹难定，一出红窗便不归。’好一首《柳枝词》，论文采朕是不如你的了。”

“皇上是天子，何必与臣这种普通人比？有些事情，皇上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康熙看了眼容若，领会到他话外之音。他这天子又算什么？不过也是一凡夫俗子。

“‘生憎飞絮吹难定，一出红窗便不归。’朕也该帮你定下来了。”康熙说道，容若吃惊地看着他。

“朕已经打算为你赐婚，不知你看中了哪家的姑娘？”康熙望着容若的眼神中有些促狭。

“皇上！”容若不禁有些站不稳，脚下很是吃力。

“你若没主意，那朕可就替你做主了，你在朕身边也长了，倒没时间休息。朕已经让曹寅回宫，你可以到江南去看看。”

“臣暂时没打算……”容若迟疑道。

“嗯……”康熙轻哼一声，眉毛拧了起来。

“臣……臣谢主龙恩。臣这就准备离京。”容若刚想说什么，最终把话吞了回去。

“看你的神情倒像是朕赶你走似的。”康熙笑了笑，拍了拍容若的肩膀。

“朕把你可是当亲兄弟，不然……”他没有说下去，不然如何？君与臣，恩与怨，谁能道？

从养心殿出来，容若一路思绪万千。情同手足，可他毕竟是一个帝王。芳儿就是康熙的心，若与心论，舍弃手足又有何难？容若自嘲

地笑了笑，自己这个时候才发觉玄烨真的像一个君王了。他看着坤宁宫的方向，也好，少了道别，就少了些麻烦。

……

“纳兰大人。”一个女子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宁主子。”容若请了个安。

“大人在此，神情颇是不安。是不是想去坤宁宫？”香香笑道。

“也对，今日一别，也不知道此生何时相见。不过大人不必去了，皇后娘娘已经被皇上赶出皇宫了。”

“宁主子真会说笑，皇后娘娘并未犯错，何来赶出宫？即便是犯了错，这祖宗规矩里也没有赶出宫的啊。”嘴上虽是如此说，容若心底却开始担心起来。

“呵呵，皇上只是让她回家看看。是我开玩笑，皇上连坤宁宫的门都没进去过，娘娘怎么有机会再犯错呢？真是可怜，上次我看到娘娘，那憔悴样。啧啧，看着心就疼。听坤宁宫的宫女说，她受了风寒，又不肯让太医瞧，别要落下病根。要是年纪轻轻就……呵呵，我不和大人说话了，大人不是出宫吗？是不是要和索大人道别一声呢？”香香一面说着，一面心里流着血，自己何时变得这么阴狠了？

“索大人那里，容若已经寄去书信了。”

“都在京城寄什么书信？纳兰大人不是忌讳什么吧……对了，皇上让我给他弹琴呢，我这要赶过去，不然他可就急了。”香香笑眯眯道。

“既然这样，容若打扰宁主子了……还请主子您好自为知。”容若正容道。

香香收了笑容，她看着容若离开，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错的是她？如果不是赫舍里不仁，她又何苦不义？

“去和皇上说，我身体不适，不能去伺候。”香香呆了半响，觉得此刻做什么都没心思了。

“主子……”太监刚要开口，却被香香喝住。

“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吗！”香香喝道，转身刚要走，突然地愣住。他，什么时候回宫的?

第三十五章 一入宫门深似海(2)

“曹大人……”香香开口得有些艰难。

“曹寅忘记恭喜贵人了，听说皇上就要封嫔了。”曹寅的声音平淡得如同一杯白水。

“多谢大人关心。”香香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大人重新回到皇上身边，也是值得恭喜的事。日后定是官运亨通，妻妾成群，百子千孙。”

“哪及得上贵人，如若能添一位阿哥……”

“那就承您吉言了。皇上还在等咱们呢，咱们走。”香香对身边的太监说，小太监一愣一愣的，刚才不是还说不去的吗?

“楚儿……”

一声低低的呼唤，似乎是自言自语，香香猛地战栗了一下，继而又恢复平静，她咬了咬牙，眼中晶莹闪烁，却是不能落泪。她加快了脚步，泪终于如雨洒落，心也渐死。

落英缤纷，落叶却不能归根。紫禁城又是一个寒秋。

……

（宫门外）

芳儿站在紫禁城外，看着宫门。想不到混蛋想也没想就批准她回家，一点留恋也没有。本来出宫玩该高兴，芳儿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娘娘，咱们出宫干啥……”小桃红跟在她后面。

“皇上已经同意我回家了，我也很久没有见叔叔他们了。”

“娘娘你。”小桃红一把抢过芳儿手中收拾好的东西。

“娘娘，现在可不是闹别扭的时候啊！太皇太后不在宫里，还不知道她们会干出什么。您居然赌气回家，那不是正好合了她们的意吗?咱们还是回宫吧。”

“不回去。”芳儿一扭头。

“主子，您给皇上赔个罪。不管有什么误会，解释清楚了就没事了，何苦回去呢？”小桃红苦口婆心地劝道。

“你怎么总护着那个混蛋啊……”小桃红慌得捂住芳儿的嘴巴。

“娘娘，您怎么能骂皇上……”

“骂他，我还想揍他呢！”芳儿越想越气。

“娘娘，奴婢听说……听说曹大人回京了。”

“回京？那容若呢？”芳儿吃了一惊。

“皇上让他去江南了。”小桃红说道。

“走也不和我招呼一声，一个比一个没义气。”

芳儿闷闷地想。小桃红想告诉她，容若正是因为她才被康熙赶走的。犹豫了片刻还是决定不说，她这主子就是没心眼。

“银子带够了不？如果在外面混得好咱就不回去了。”芳儿坐在轿子里一路上逛荡，倒没觉得那么郁闷了。

“娘娘。”小桃红看了看外面抬轿子的太监们，皇后娘娘出宫能这样逛荡吗？

“这个好办啊。”芳儿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小桃红，小桃红头摇得和拨浪鼓一样。

“嘿嘿，小桃红，就一会儿嘛……”芳儿赔笑道。小桃红重重地摇头。

“小桃红，桃红姐……”芳儿拽着小桃红的衣角说道。小桃红无奈地看着她，有见过皇后娘娘向一个宫女撒娇的吗？

……

（客栈）

世界上对她最好的恐怕就是小桃红了，不像那个花心混蛋，不像那个没义气的容若！

“搜。让开！”一个官爷推了一把芳儿，走进了一间客栈。

“推什么推，你知道你姑奶奶我是干哪行的吗？”芳儿没好气地说，那官爷狠狠瞪了她一眼，没和她计较。

“回大人，没搜到。”

“岂有此理，你们怎么干活的！”那官爷怒道。

“这女人，一定是乱党的同伙。抓起来！”他转过头来看见芳儿正幸灾乐祸地偷偷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喂，冤枉啊！冤枉啊！你们抓不到人就冤枉好人，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不？要是我有什么事，我那抠门叔父、没义气的容若和花心混蛋都不会放过你的！”

“把她嘴巴堵上。”官人不耐烦地说。芳儿立刻闭了上了嘴巴，她担心地看着这些人，想着怎么逃走。

“大人，屋顶有人！”

“追啊！还抓着她干嘛，人手不够，快追啊。”官爷拔出刀冲了出去。

第三十五章 一入宫门深似海(3)

芳儿终于挣脱了几个人的手，心里开始有些感激这个被官兵追的人了。呵呵，居然能把京城的门官耍得团团转。此地不宜久留，鬼知道这个笨蛋官人会不会又抓不到人把气撒在她身上，还是赶紧回索府才安全。

“别让他跑了。”

怎么阴魂不散啊，又回来了。芳儿正感叹自己运气背到家的时候，一个人突然扑倒了她，连着她一起滚进了一个大水缸。晕，她不会游泳啊，更不会在大水缸里游泳。

就在她感觉自己快死在这个臭水缸的时候，一股清新的空气送进了她口中。芳儿一愣，和康熙的初次相识浮现在脑海中。如果她不进宫，如果康熙不是皇帝，那么一切是不是不一样。

“多谢姑娘相救。”

柔软的嗓音响起，芳儿回到现实当中。她没好气地爬出水缸，拧着身上的水。

“喂，你就这么走啊！”见那人头也不回就走，芳儿气得直喊！

“我已经道过谢了。”

“你有没有礼貌啊，本姑娘被你拽进水缸，还被你吃了豆腐……你就想这么直接走啊。你你你……你吃我一拳再走。”那男子听见身后风声，习惯的避开，伸手一扭，将芳儿反手扭住。

“痛啊痛啊。”芳儿眼泪汪汪地，抬头看清楚了这个人的脸。

“我认得你，你就是上次我救的那个怪人。你还我的玉箫来。”怎么是她，他呆在了原地，他曾经以为今生不会再相见的。

“姑娘救了在下两次，在下他日定当相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相逢，他在京城的任务十分危险，相见不如不见。

“把玉箫还给我，上面刻了我名字你别想抵赖！”芳儿没打算放他走。

“原来你叫芳儿啊！我一定会再找你的。后会有期！”他坏坏一笑，手摩挲到箫上的刻字。

“会飞了不起啊！”

见他施展轻功离开，芳儿很是恼火。再看看自己，混身是水，还散发着古怪的味道，芳儿一阵反胃，那水缸是干什么用的啊，臭死了！

抠门叔父，花心混蛋，没义气走也不说一声的冒牌容若，忘恩负义古里古怪偷她宝贝不肯还的强盗，加在一起就是倒霉可怜郁闷到极点的芳儿。

芳儿套着湿答答的衣服，一路狼狈地回到索府。小桃红正焦急怎么解释自己穿了皇后的衣服，皇后却不见了的时候，看到芳儿一脸愤怒地进来。也不知道这个娘娘到底出了什么事，连忙让下人给弄水洗澡，准备干净衣服给她换洗。索额图开始还担心皇后娘娘在自己这里

出事怎么交代，见芳儿平安回来才安心。听说城里还有乱党，还好没出大事。

芳儿给水一泡，咳嗽得更加厉害了。索额图连忙请大夫给芳儿把脉。看着大夫脸上阴晴不定，神色恍惚，芳儿有些生气。

“是不是没救了？没救了你说一声啊？反正混蛋皇帝又不会砍你脑袋，我死了他正好多讨几个老婆。”大夫被芳儿一阵抢白，刚要说的话说不出来，张着嘴巴支吾着。

“你直接说吧，是肝癌还是白血病？或者心脏病？什么毛病你告诉我啊！你怎么速度比还慢啊！”芳儿没好气地说，她抓了抓脑袋，一脸不高兴。大夫根本不明白她说些什么。

“说吧。”索额图催促道。

“您，您是有喜了。”

“啊？有喜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怀孩子了？”芳儿傻愣愣地，心下一喜，又是一忧。据说生孩子很痛的哦，但是她要当妈妈了。

“恭喜娘娘，娘娘生下龙种，他日必是太子！” 索额图开心地说道，太好了，芳儿怀孩子了！他索家出头的日子更长了。

“什么太子啊！”

康熙的太子结局很惨的，芳儿心里不高兴。突然她整个人被雷击中，太子的娘不就是皇后吗？赫舍里不就是她吗？赫舍里两个孩子，一个早死，一个不得好死，她自己最后还难产死！她冷汗直流，这孩子不能出生！

第三十六章 螳螂还有黄雀后(1)

“妹妹下棋心不在焉，此局必输。”翡儿端过茶，静妃喝了一口。

“是姐姐棋艺好。”香香赞道。

“妹妹头上发钗可是皇上赏赐的？”静妃问道。

“姐姐好眼力。”

“我以前也有这样一个金钗。”静妃叹道。

“妹妹风华绝代，正是当宠之时。姐姐说的话，你到底是没听进去。”

“姐姐教诲妹妹怎敢忘，只是，我已没有选择余地。”香香叹了口气。

“进可攻，退可守。可是你这一棋，把自己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了。”静妃看着棋盘说。

“何必呢，皇上如今已经不踏进坤宁宫一步，你该收手了。”

“我说过，要她死。”香香冷冷道。

“棋还没完，胜负谁都不知道！我进退两难，她更加步履维艰！”

“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可太过。以妹妹的才貌，日后定非池中之物。何必把自己逼上绝路？”静妃淡淡道。

“乘胜追击才是用兵之道。”香香轻轻放下一枚棋子。

“穷寇莫追。”静妃笑笑，一颗棋子不动声色地卡住了要害。

“不过是一局棋。输便输了。”香香投子告负。

“妹妹何苦执着？”静妃叹息道。

“皇上这个时候讨厌她，是下手的好时候。”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静妃摇了摇头。

“你真的以为这局棋必胜？你见过皇上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进宫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他对皇后娘娘的用心，比我想的深。爱之深，责之切。你应该懂的。也罢，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不多劝了，只盼你好自为之。”

“我来是求姐姐帮我的，姐姐在宫里时候比撒宁儿长，宫里最聪明的怕是姐姐了。”香香注视着静妃，恳切地说。

静妃叹了口气，沉默片刻。

“如果你已经决定了，事情宜早不宜迟。太皇太后会先于皇上祭祖，你少了一个对手。这个时候就是皇上说了算，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了！不过妹妹，姐姐提醒你，如果你不能成功，那么皇上去祭祖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去！”

“跟去？”香香低头思考着。

“皇上离开之后，后宫就是皇后娘娘说了算。如果你不能在此之前把她打到无还手之力，她定会选皇上不在的时候来个先斩后奏！”静妃说道，拿起一枚棋子。

“你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手，以后你都没有下这盘棋的机会了！”

“我明白了，姐姐的话我一定会记得。”香香豁然开朗。

“知道便好。”

“姐姐未免太担心了，她不过是只过气的凤凰。人都不在皇宫了还能干什么！”香香沉思着。

“如果皇上身在曹营心在汉，赫舍里就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本事！”静妃冷笑道。

“皇上现在有了乌雅氏，怕是不记得赫舍里了。”香香说道，没有注意到静妃的脸色变化。

“乌雅氏？什么人？”静妃一惊。

“她进宫有段日子了，每次皇上和赫舍里闹别扭，皇上都喜欢去她那里。呵呵，估计日后恩宠无限。”香香笑笑。

“乌雅氏。”静妃握紧了手中的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想坐收渔翁之利？

“姐姐，你脸色不对。”香香有些奇怪。

“天气忽冷忽热，怕是病了，叫太医煎副药就好了。”

静妃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收敛心神。香香皱眉思索了片刻，静妃她……不知道赫舍里在宫外如何了。

……

（索府）

小桃红站在门后，看着芳儿和几位福晋格格们说笑着，半点看不出沮丧，心里却愈发不安，主子的心她总算琢磨透了，再委屈她也会忍。

“皇上说了，我太久没回家，这回出宫啊，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芳儿嘻嘻笑道。

“小桃红，把东西拿来。大家看看喜欢的，挑就是了。”

第三十六章 螳螂还有黄雀后(2)

“都说皇上对娘娘宠爱有加，这回是看出来了。”那些福晋格格们羡慕地说道。

“是吗？我怎么没觉得。”芳儿心里道。

“我看啊，得赶紧添个阿哥才行。你瞧着荣福晋，生了个阿哥，地位在宝贝勒府里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后宫佳丽那么多，这事可难了。要是皇上对我有贝勒爷对你们那么好，万千宠爱于一身，那我可真有福了。”生个阿哥，便宜他了！芳儿嘴巴不停地嘀咕，一肚子不开心。

“这话传出去可了不得。我家那位哪能和万岁爷比啊！”荣福晋笑着谦逊道。

“当着他面我也这么说。这在自个家难道还忌讳什么！”芳儿眉毛一挑。

“瞧皇上把你给惯的，说话没个遮拦！时候不早了，我们该走了。”众人嘻嘻哈哈地告辞。

“知道说我的不是了，刚才还一口一个娘娘，听着怪生分的！小桃红，还不送福晋们？”芳儿看了眼门外，是索额图回来了。

“叔父……”

“娘娘……”

“你想说什么？我警告你了，要是你敢告诉别人我怀了孩子，我铁定翻脸！”芳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看着索额图。

“可是，皇上要是知道娘娘怀了龙种……”索额图拿自己这侄女没辙。

“他那么多老婆会给他生，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芳儿劈啪把脚上的鞋子踢飞，爬上床，钻进了被子里。

“你……”

索额图指着芳儿，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别的娘娘都想着法子讨好皇上，她倒好，还和皇上怄气。最可恨的是连累他在朝中的地位也跟着下降。

“你什么你！我告诉你，这孩子是我生的就得归我，和那个混蛋一点关系也没有！”芳儿警告道。

“娘娘，您千万……”

“你要是告诉他，我死给你看。这孩子我也不生了。”芳儿赌气地说。见索额图那模样，似乎很是不满芳儿的做法。芳儿眨巴着眼睛，转而堆了一脸的笑。

“经过福儿上次毒药的事情，我已经信不过太了。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人布好了局，每走一步都在他们设计中。如果是香香，那倒好对付。怕就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人或许就是冲着我来的，我在明，她在暗。我怕事情宣扬，这孩子会有不测！现在端嫔怀了孩子，不知道是阿哥还是格格，至少她把注意力都转了，我才好准备。”

索额图点点头觉得芳儿说得有道理，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对。

“可是娘娘，您告诉皇上这些，有皇上的保护，一定比您这样安全啊。”

“谁要他保护了！我现在在你这里生孩子养孩子，那什么破宫我不回了。”

“在在在我这生……”索额图的下巴掉到了地上。

知道皇后娘娘有了身孕，隐瞒不报，还让她在这里生皇子，不是存心置他于死地吗？迟早要找个机会送走她。

“香香不足惧，可怕的是她身后的高人。叔父不要忘了，赫舍里·芳儿和索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芳儿打量了一下索额图。

“可是，娘娘……”索额图震了震，看着芳儿。

芳儿抓起床边的夜明珠，朝索额图丢了过去，索额图宝贝似的连忙抱着。

“娘娘……”

“你还吵……”芳儿抓起一个汉宫花瓶作势要丢，索额图惊出了满身汗。

“您放下，别动气，别伤了胎气。”索额图忙护住她手中的古董花瓶。芳儿瞪了他一眼又举起了手。

“我走我走。”索额图擦汗说道，看来得尽快送走这个芳儿了。

鬼鬼祟祟地，不知道这个叔父心里想什么。瞧那阴险样，肯定是想告诉混蛋她怀了孩子。这孩子肯定不能生，混蛋这么对她，她干什么还冒着生命危险给他生孩子！这古代，个个都不像好人。都是护着混蛋，没一个站在她这边的。要是在现代，她一定要和混蛋，然后带着巨额赔偿金，自己把孩子扶养成伟人！

第三十六章 螳螂还有黄雀后(3)

不行，还是先要知道那个索额图在想什么。不行，要跟出去看看。芳儿蹑手蹑脚地从被子里爬了出来。

……

“老爷，你还是打算进宫面圣？”

“不去行吗？说不定芳儿肚子里的是未来的皇上呢！”

就知道这个男人靠不住，还是会出卖她。未来的皇上，她肚子里能怀出雍正吗？

“可是，老爷。娘娘她说了如果您说出去，她就……”

老婆都比你懂事，芳儿恨恨地想。

“那不过说说而已，她又怕疼又怕死还敢做出什么事来！”

什么！居然这么瞧不起她！芳儿气得直瞪眼。

“不对啊，老爷。上次她不就割……”

“别说了，她不知道我告诉皇上，等宫里来接她不就成了。”

岂有此理！芳儿气恼地溜回去，姑奶奶大不了带着金子银子到外面去，想个法子堕胎。想着芳儿就去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索府。

“娘娘请留步。您这是要上哪？”几个家丁守在门外。

“关你们什么事？”

“索大人特别吩咐，娘娘无论去哪里我们都要贴身保护，寸步不能离。”

“他！算他狠！”芳儿懊恼地背着重重的东西，又折回房里。

芳儿打量着房间，这值钱的东西未免也太多了，难怪索额图看那么紧。上次在坤宁宫发脾气，把名贵的都摔了，真是越想越后悔。嫁给这么一个IQ和EQ都不高的人真是郁闷！完全不懂‘信任’和‘专一’，简直是变相的家庭暴力。

“主子，听说您又想溜？”小桃红推开门，进门又赶紧把门关上。

“什么叫溜啊？我把这些东西带出去当了换银子花不行吗？”芳儿头一昂。

“娘娘，您也别闹出什么事来了。”小桃红无奈地说。

“看你的样子好像我很会惹麻烦一样！”芳儿突然觉得很没成就感。

“是很会给其他人惹麻烦。”小桃红嘀咕道。

“小桃红，你把叔父叫来啊。”芳儿突然想到了什么。

“为什么啊？”

“去啊，你就说我一直砸他的古董花瓶他就会来了。”芳儿神秘地说。小桃红将信将疑地被芳儿推出了门。

她迅速翻起东西来，拿了把剪刀，往自己胸口比划了一下。几次拿起来，终究还是下不了手。她拿剪刀在手上比画了一下，如果索额图看见她真的不想活了，一定不敢再在混蛋面前胡说什么了。可是这么一划，多痛啊。还是想别的方法吧。芳儿继续翻找，找出条缎子，在脖子上绕了绕。这样应该可以了吧，等索额图和小桃红走到门口时，就这么把头往里一套，然后踢掉凳子。可是万一，索额图营救不

及时，可不死个冤枉？她可不想成为历史上一个自杀身亡的皇后娘娘！

没什么事情难得住她，芳儿拿剪刀在缎子上剪了个大口子，这样就支持不住她的重量，缎子在吊死她之前就会断掉，她就可以得救了，又可以吓一吓索额图。

开始搬凳子，绕绳子，好不忙活！芳儿抬头看了看那缎子，踩上凳子，仔细检查了一下会不会出意外。她将头塞进里面。又看了看自己剪的那个口子。真的不会有事？万一这缎子在她死之前还没断，那她不只有吊死的份，太危险了！犹豫再三，想到吊死鬼要拖着长舌头，她就更加下不了决心。还是算了吧，想了半天，始终没把小脑袋伸进去。小桃红怎么还不把那个索额图给带来啊？等他走到门口再踢凳子吧。刚想着，脚下的凳子突然不稳起来，摇晃得厉害。芳儿抓着缎子，身子努力稳住。哎呀妈妈啊，这是干什么啊！怎么这凳子总摇晃？哐当一声，凳子倒了，芳儿瞪着大眼睛像灯泡一样，完蛋了，自己一定是死不瞑目的样子。她脚在空中踢着，手死抓着缎子，想呼救，但是脖子勒得发不出半点声音。面色发青，快来救她啊，她不想死！她不想比混蛋先死。

！灵光一闪，在半空中晃荡的时候，芳儿总算想到出了什么事。不会吧，她已经够惨了！在人行道被车撞，在北京城碰到地震？这么千载难逢的事情她也能遇到？

第三十六章 螳螂还有黄雀后(4)

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他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她的事情，会不会被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砸死？砸死了，他们一家三口就到地府团聚吧。

难道，故事就这样结束？她的生命要以这样难为情的方式终结？瞬间，画面一幕幕飘过……

那个在孤儿院门口的女孩；那个在烈日炎炎下穿着厚厚演出服跑龙套的女孩；在城外，她和他共骑一马，踏遍红尘；在索府，他和她笑谈政治数着漫天星辰；在养心殿，她给他包扎伤口，用眼神鼓励对

方不用惧怕鳌拜；在坤宁宫，他给她洗脚，她把水踢得漫天飞舞；在围场，他一口口喂她吃东西，而她挖了个洞，害他掉了进去……那些种种瞬间闪现，开心的，伤心的，都是刻骨铭心。

他负气转身，从此不再看她。她发现自己怀了他的孩子，喜悦又忧愁。她生气，难过，却装作满不在乎。

混蛋，到地府一定好好教训你！芳儿心里一边骂一边胡思乱想，突然扑通一声，缎子断了，她倒在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三十七章 寂寂江山摇落处(1)

静妃和香香一踏进永和宫就看见康熙和曹寅两个人。一丝不悦闪过静妃的脸，转而她又恢复了温和。两人给康熙请了安。

“容若是今天离京？”

康熙冲静妃点点头，虽然不知道这两人最近怎么打得火热，但他也没在意。转而看向曹寅。

“回皇上，是今早。”曹寅答。

“他离京可有见哪些人？”

香香端了碗茶给康熙，随意问道。

“这些事情让奴才们做就是了。”康熙接过茶，冲香香微笑了一下。

“他没有和朝里的大人们告别吗？”香香继续问道，康熙喝茶的动作迟缓了一下，似乎也在聆听曹寅的答案。

“没有，纳兰直接就离京了，没有见任何人。”

“我也是随便问问，曹大人何必这么强调？纳兰大人离京，不知哪天能回来。向一些重要的人道别也是正常的啊。”香香有些奇怪，容若就这么走了？

“是臣亲自送的他，贵人费心了。”曹寅正容说道，没有看香香一眼。

“皇上一听说妹妹抱恙就来永和宫，难怪大家都说，这后宫之人，也就德主子最受龙恩。”香香笑了笑，叉开话题。

“呵呵，臣妾一直都想认识这个‘德主子’呢。”静妃一旁也笑道。康熙刚想说什么，看见太医出来，连忙起身。

“她怎么样了？”康熙关切地问太医。

“是啊，德贵人身体到底是什么病？”静妃很是关心。

“德主子不是病。”太医低头道。

“不是病？”曹寅也有些疑惑。

“娘娘是怀了龙种。”太医道。

“恭喜皇上。皇上还不进去看看……”香香笑道。

“你倒提醒我了。”康熙拔脚就朝里面走。

曹寅不便跟进，在外屋等着。他和香香对视一眼，又同时背过头去。

“姐姐怎么了？”香香注意到静妃有些不对劲。

“没什么，我是替她高兴。添个皇子，日后地位就不一样了。”静妃微笑道。

“我们进去看看德主儿吧。”香香眼角瞄了瞄曹寅，急急地走入里屋。

“以后起居千万小心，还有……”康熙正在细细地对德贵人交代什么呢。香香扑哧一笑。

“看到皇上对妹妹这么细致，一点不像平日的皇上，真是羡慕。”

德贵人脸一红，却也是满脸幸福。

“呵呵，妹妹怀了孩子，怎么也不能只是一个贵人了。”静妃也走了进来。

“这是静妃娘娘。”香香连忙说道。

“姐姐真好。”乌雅氏谢道。

突然床震动了一下，香香没站稳扶住了墙，德贵人吓得花容失色，静妃似乎有些走神，没有觉察到异常，曹寅一个箭步冲了进来。

“怎么回事？”

“不知道。”康熙皱眉，此时摇动更加猛烈。

“是！在地震！”曹寅第一个反应过来。

“快，保护皇上！”

康熙一惊，地震！北京城地震！北京城居然地震！

“给朕备马。”康熙喊道。

“皇上，您……”曹寅站不稳，这么危险他要去哪？

“备马，朕要去索府！”康熙没有等曹寅。

“可是皇上，这么做很危险。”曹寅忙阻止道。

“备马。”康熙命令道，神色很焦急。

德贵人突地僵住了，原来，原来他心里……静妃不敢相信地看着康熙，他居然不理会怀有身孕的德贵人，不在乎皇家血脉，甚至不在乎自己的安全，他要出宫！曹寅也愣住了，原来所有人都给这个聪明的主子骗了，皇上，已经学会了掩饰，谁也猜不到他到底想什么。喜怒不行于色，不愧是一个君王。如果不是危难，谁能够明白他的心？他的心，是苦的吧。

康熙冲到外面，翻身上了马。地震这么厉害，那马却没有受惊。它嘶鸣了一声，似乎知道康熙的心意，欢快地朝宫外奔去。

第三十七章 寂寂江山摇落处(2)

“快把德主子扶到屋外。”太监喊着。

“保护皇上……”真是一团糟。

康熙早已经没了踪影，曹寅急急地跟了上去。地面剧烈地摇晃，他走路都觉得有些困难了。他跟了两步，突然地回头，看了香香一眼，却发现她也担忧地看着自己，触到他的目光，她装作若无其事地扭过头。曹寅心中自嘲，掩饰的岂止皇上？

……

（索府）

芳儿的脚在半空中晃荡，胡思乱想间缎子断了。这回完蛋了，不吊死也摔死了，不摔死也要摔死她的宝贝孩子了。芳儿闭了眼睛，感

觉自己的下落。砰！居然一点也不痛，软绵绵的，一定是这样死了。芳儿惊吓过度，头一歪就昏了过去。

“哎哟！哎哟！”身下似乎有人在呼喊，芳儿迷糊中睁开了眼睛。低头朝地上看了眼，索额图正苦着张脸在她身下呢。

“你怎么了？”

地摇晃得厉害，芳儿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你……你砸死我了。”索额图虚弱地说，一，他就立刻跑到房里来抢救他的古董文物，结果刚进门，还没看清楚情况，就被屋顶掉下来的不明物体给砸了。原来是一个人，不，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砸在他身上。

“早知道我就提醒你了。”芳儿摸着卡了半天的脖子，还好他在下面给垫着。

“娘娘，您这是……”小桃红摇晃着进来，看到地上散落的白缎子，她吃了一惊，她想不开寻短见。

“娘娘，您这是何苦啊，小桃红知道你心里苦，可是……”小桃红冲了上去，抱住了芳儿，痛哭起来。

“小桃红，你放开我。”芳儿推开她，好不容易喘过气来，差点又被她搂到断气。

木梁的碎屑飘了下来，芳儿定了定神。

“地震啊，快跑出去啊。”芳儿往门外冲去。

“当心啊，娘娘！”

小桃红呆呆地看着芳儿的头顶。芳儿抬头，不会这么倒霉吧，没有被绳子吊死，没有被摔死，现在却要被砸死。芳儿泪眼朦胧地看着快掉下来的横梁，脚抖得连逃的力气都没有。咔嚓一声，芳儿猛地抱住了脑袋闭上了眼睛。芳儿感觉有人抱起了她，她半眯着睁开了眼睛。

眼前的男人喘着气，流着汗，似乎惊魂未定。他紧张地看着芳儿，两只手牢牢地抱住芳儿，仿佛怕一松开就会失去。

“容若，你……”

芳儿见自己到空地了，松了口气，这回不用死了吧。容若重重地呼吸着，他朝屋里看了眼，散落的白绫刺痛了他的眼睛。

“没义气的家伙。”芳儿的拳头猛地朝容若打了过去，她眼泪噼啪地掉了出来，一时惊吓委屈全涌了上来。

“走也不说一声，没义气，一个比一个没良心。”芳儿哭着骂着。突然，容若猛地抓住了芳儿的手。芳儿吓了一跳，眼泪还没凝固。她打量着容若，他样子好恐怖，不会是生气了吧。容若抓着芳儿的手，目光是如此的坚决。如果他来迟一步，或者他在地震的时候不曾牵挂，不曾担心，不曾不顾一切回头找她，他将永远看不到她了。今天，让他肯定了一件事，他要带她走！哪怕从此亡命天涯，他也不在乎！他要带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带她到一个没有帝王的地方。

“你你你……你干什么！”

他的眼神很奇怪啊，芳儿有些心虚。挣扎着想摆脱他的怀抱，可是他却抱得更紧。地震已经缓了许多，芳儿的心跳却越来越厉害。小桃红看着他们俩，张着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没没没事吧。”芳儿紧张地问，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容若，莫非刚才他也被东西砸糊涂了？

她在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告而别，她的泪水是为自己而流？容若心一热，将她紧紧抓住。

“容若，你怎么回来了？”芳儿奇怪地问。

“我要带你走！一起走！”容若缓缓，但是坚决地说道。

“走？走哪去？”冒牌容若又开始说些不正常的话了。

第三十七章 寂寂江山摇落处(3)

“离开皇宫，离开京城，离开他，到一个只有我们俩的地方去。”容若一字一句。

“只有我们俩，那不闷死。”芳儿眼皮一翻，她才不去呢。

“我爱你。”

芳儿一怔，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我爱你，芳儿。”
他重复道。
“你疯了。”
芳儿一时脑子空白，她条件反射地推开他。他却

Chapter_7

将她反锁在怀里。

“呵，我是疯了。疯就疯一回吧。”容若望着她苦苦地笑着。

“我……”芳儿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笨蛋混蛋，都怪他。如果不是他把曹寅调走，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这回好了，他弄走一个假情敌，又弄来一个真情敌。芳儿为难地看着容若，心里不停地骂康熙。

“我是疯了，我在宫里和一个叫芳儿的宫女不顾礼教彻夜长谈。我是疯了，和你在宫里偷皇上的书。我是疯了，和皇后娘娘在坤宁宫笛曲相迎！”容若抓住芳儿的手，疯狂地说。

“我真的疯了，已经离开京城还跑回来要带你走！从一开始，你对我说‘一生一代一双人’，我就疯得无可救药了！与其清醒，不如陶醉！容若今天要做一回疯子！”

容若怔怔地说着，一字一句敲得芳儿的心乱七八糟。他一直……原来她一直不知道的，真是笨到家了。芳儿有些讨厌自己，她看着容若，其实他比混蛋帅，除了没混蛋那么威风以外挺不错的。可是，她一直只把他当哥哥啊！

“你们两个好得很啊……”一个冷冷地声音在旁边响起。

“皇上！”

曹寅跟在康熙后面，怎么会这样，他明明送容若离开京城了！他冲容若使了个眼色，可是容若眼里只有芳儿。

“混蛋，你来得正好。”芳儿看到救星一样看着康熙，他来和容若说明白吧。

“接娘娘回宫。”

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抱在一起。康熙的心猛地一疼，有些支持不住了。她心里爱的真的是容若？若是她开口，他是不是该成全他们，可是他不能，他要留她在身边，他不肯放手。即便一直生气，即便从

此不再踏入坤宁宫，他也只想她在自己身边。他不能失去芳儿，他承认自己自私，就让他自私一回吧。康熙有些自嘲，君王也不过如此。

“容若，今天之内离开京城。”康熙冷淡地冲容若说。

“要走，一起走。”容若凄然一笑，他看向芳儿，似乎在等待什么。他真的疯了！

“容若！”

他在说什么，他居然当着皇上的面，曹寅吓了一跳。看到容若决绝的面容，规劝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他比容若还是差了些。自己连向香香开口的勇气都没有！

“曹寅，我们回宫！”康熙怒道。

“皇上。”

索额图连滚带爬地冲了出来，给芳儿那么一压，他许久才回过神。

“我们回宫。”芳儿警告地看了索额图一眼，他想说什么。

“今天的事，朕当没看见。朕，不想再看见你！”他对容若说，容若却仿佛没有听到。

他是在乎自己的，所以他才会奋不顾身的赶来。芳儿看着康熙的背影，心中一丝甜蜜。混蛋，总是这样口是心非，她心里骂道。

“容若，你疯了！你怎么回来了，还……皇上什么都听见了！”曹寅蹲下来对容若说。

“呵呵。”容若自嘲地笑了。

“你也说我疯，看来我真的疯了。”

他离开，她的目光也跟随离开，那他容若算什么？原来都是他自以为是罢了。容若爬了起来，边笑边摇头，跌跌撞撞地走了。眼中完全没有曹寅。

“清泪尽，纸灰起，再寻个他生自己，呵呵，容若此生何必？哈哈哈哈。”他边笑边念边走，曹寅一怔，此生何必？他和她又何必相遇？她又何必告诉他她叫楚儿呢？曹寅也笑了笑，眼中全是落寞。

……

（当铺）

容若看着京城，无限繁华，终是不属于他。

第三十七章 寂寂江山摇落处(4)

“纳兰大人，这是您当的数目，点点吧。”老板很客气。

“不用了。”他看着当铺老板把短笛收进当铺，心渐渐凉。他把当票在手心揉碎，以后，怕是不用再赎回了。

“这么好的笛子，怕是跟大人很多年了吧。”当铺老板有些惋惜地说。纳兰嘴角抽动，艰难地笑了笑。抓起身边的酒葫芦，跌跌撞撞地离开当铺。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纳兰喝着酒，大笑。当铺老板摇摇头，当掉心爱之物买醉，定是伤心至极。

“老板，上次当的玲珑佩玉，您赶紧给我拿出来！”一个人匆忙地跑进了当铺，冲老板喊道。

“原来是罗公公啊。”当铺老板笑眯眯地迎着，朝外看了看，把他请到了里屋。

纳兰牵了马，喝着酒，吟着诗，一路走去，何处是天涯？

“走路不长眼睛啊，醉鬼！”一个尖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纳兰感觉自己撞上了什么人。乒乓一声，那人怀里什么东西给撞在了地上。纳兰无意低头，见那人紧张地把东西包好捡起来，但他已看清楚那玲珑佩玉，酒顿时醒了一半。这是后宫之物，是皇帝赏给得宠的妃嫔的。纳兰朝太监身后看了看，他从当铺出来！这个太监胆敢把宫里的物件拿出来当！

“站住！”纳兰拍了拍那个太监的肩膀。

“醉鬼，你知道你是和谁说话吗？”那太监神气地问。

“知道。”纳兰掏出身上的令牌。

“纳兰大人！”太监声音突然软了下来，颤悠悠说不出话，吓得面色苍白，几乎要跪下来。纳兰朝他使了个眼色，朝后巷努了努嘴。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一路上喊饶命，我有说过要杀你吗？”纳兰冷笑望着这个太监。

“多谢大人不杀之恩。”太监扑通跪了下来，把头磕得砰砰响。

“我也没说放了你，你可知道私盗宫中之物，是死罪！”纳兰道。

“不关奴才的事啊，是福儿让我当的啊！”

“福儿，可是被打死的那个福儿？”纳兰心一动。

“一个死人，怎么会偷盗宫里的东西！”

“奴才说的是真的啊，我和福儿是老乡。她家里人犯了事，爹爹给关了起来说是死罪，急需银子疏通。她把东西偷了出来，让奴才带出宫卖。奴才见她可怜，念在相识一场就答应了帮她。可是……还没来得及把银子给她，她就给打死了。奴才怕宫里少了东西会被发现，立刻就把东西赎了回来。纳兰大人，您放过奴才吧。”那太监哭丧着脸，倒豆子似地交代着。

“她家里人出了事？”纳兰沉吟道。

“据说现在又没事了。”太监自言自语道。

“你是哪里人？”

“我是苏州人士，我家可是好地方。”

“苏州，是个好地方。福儿是苏州的？”

“是啊，当年她随静妃娘娘一起进的宫啊。”太监点头道。

“苏州！”

容若明白了什么，原来如此。看来这次他是必须要去江南了。

“把东西给我。”容若道。

“这……”太监不知所以地看着他。

“这是银子，此事有我担着。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可是大人……这是宫里……”那太监迟疑着。

“你不想给？还是嫌银子少了？纳兰一向不想多事，可是，有时候嘴巴未必管得住。”

“奴才不敢，大人要是喜欢这东西，奴才不收银子。”

太监擦汗道，容若平时和气，认真起来也让人害怕。况且他是皇上身边的红人，不好得罪。就算到时候追究起来，皇上也会袒护他的。

“不必了，银子一分不会少你的。今天的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做了！”纳兰冷冷道。

“知道，奴才自己的命也在上面，绝对不会说一个字的！”

“很好，你可以走了！”

容若看着手中的东西，心里有些害怕，他必须尽快去苏州查明真相，如果真是他想的那样，那么芳儿受的苦怕不止这些。她怎么可能斗得过这一环环设下的圈套，连心思缜密的宁贵人都任人摆布，事情牵涉到芳儿，一直冷静的皇上也乱了方寸，不查不管只知道逃避！好一个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好厉害的女人！容若想着冷汗直流，可是皇上已经不让他进宫，不能提醒芳儿当心。一切只有靠她自己了。

第三十七章 寂寂江山摇落处(5)

容若思索片刻，眉头一皱，飞身上马！“驾！”惊起一路烟尘。

第三十八章 争龙宠静妃下毒（坤宁宫）

“娘娘，这可如何是好啊。纳兰大人和您说了那么一番话还要带您走，万岁爷听到了该怎么想？”小桃红在房间里急得象个没头苍蝇。

“如果冒牌容若不说喜欢我，我还真跟他去江南玩了，他这么一说，我怎么和他走！”芳儿自言自语道。

“娘娘，您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小桃红见芳儿似乎还没明白状况，有些焦急。

“现在太皇太后不在京城，皇上又……您再不去见皇上，等德主子生个阿哥那时候就晚了。”小桃红嘴巴翘得老高。

“你说什么？”芳儿猛地站了起来。

“你说上次那个女人怀了孩子？”

“是啊！主子，现在万岁爷把她当宝贝一样看，太医一天瞧几次，补药是整天往永和宫里送，万岁爷是真想添个阿哥呢！”小桃红愤愤

道。

“补药天天送？”芳儿眼珠子一转，肚子里劈里啪啦地打起小算盘。

“是不是很多安胎药？”芳儿咬着手指似乎在思考什么。

“是啊。”

“那你把她接到坤宁宫来，以后那些什么燕窝汤啊，安胎药啊就往这里送，如果不够喝呢，就让他们多送点。”

芳儿一脸坏笑道。小桃红奇怪地看着芳儿，不像她主子啊。按道理，她应该是生气哭泣砸东西，然后对着皇帝破口大骂才对。这时候居然想着把情敌接到身边来，这也太奇怪了吧。

芳儿哼着歌，拿起笔对着镜子画眉。把那德贵人接到坤宁宫来，混蛋想不来坤宁宫也得来，和她斗，哼！

……

（乾清宫）

康熙翻着眼前的奏折，神色凝重。

“混帐！”他猛地推散了奏折，旁边的太监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

“皇上，这次祭祖可能会有危险，依臣之见，还是……”曹寅在一旁奏道。

“你是要朕做缩头乌龟！朕偏偏要去，你让他来杀朕啊！”他愤怒地冲曹寅喊道。

“你去……这段时间，要加强守卫。等等，坤宁宫要多派些人马！”

传出去真是笑话，居然会让刺客在皇宫出现，还伤了侍卫，紫禁城的侍卫竟无一人能挡。

太监端着嫔妃的玉碟来到康熙面前，低着头不敢吭声。

“去永和宫吧。”康熙没有看那些玉碟。

“皇上，德主子她不在永和宫，皇后娘娘接她到坤宁宫养胎……”太监战战兢兢地说道。

“什么！那女人！”康熙觉得天昏地暗。

“皇上，那您是不是要去坤宁宫……”

“朕……”气死他了，难道他就被这个女人给吃定了！

……

（储秀宫）

香香知道芳儿把德贵人带到坤宁宫，有些奇怪。香香探询地目光朝静妃射去。静妃面不改色，她端着茶杯，轻嘬了一口。

“姐姐，她怎么突然变大方了？”香香猜不出芳儿想干什么。

“不是变大方了，是变聪明了。”静妃轻轻放下杯子。

“乌雅氏入宫时日不多，家族在八旗中地位也不高，但就是如此条件，却得到皇上的眷顾，现在又怀有龙种。如果她给皇上添了一个阿哥，日后必定恩宠倍加。既然争宠已经不可能，还不如收为己用。”

“那我们该怎么办？”香香问道。

“是‘你’该怎么办，这件事情我一直劝你。的时候你看见了，皇上的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现在罢手还来得及。”静妃慢慢地说。

“是啊，所有一切都是撒宁儿自己做的，和姐姐无关。”香香冷笑着看着静妃。

“赫舍里不愧是满洲第一才女，皇上挂念未出生的小阿哥，定然会去看望德贵人。那么皇上就不得不踏入坤宁宫。她这招，给自己，也给皇上一个台阶下。如果他们这样见上几面，呵呵，怕是你之前做的都功亏一篑！”静妃继续说道。

第三十七章 寂寂江山摇落处(6)

“那我该怎么办？”香香急了起来。

“如果乌雅氏在坤宁宫出了事，赫舍里难逃其责。你想一劳永逸，从此没有后顾之忧，就靠这次。没了小阿哥，怕是太皇太后也不会再宠她了！”

“不行！”香香站了起来。

“这是我和赫舍里两个人的事。我只想她给福儿偿命，绝对不可以连累无辜！如果我利用德贵人来对付她，我和她又有什么分别。”

“心慈手软会害了你自己的。”

“绝对不可以，我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人恩怨而牵涉他人！”香香决然道。

“你忘记赫舍里当初怎么对你，怎么害死福儿的吗？皇宫里面只有她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她不甘心啊。”静妃话音刚落，香香打量着她。她皱眉想了想，似乎发觉了什么。

“妹妹就是单纯。要赫舍里死，何必要杀德贵人？只需要吓吓皇上就行了，你看！”

“这是……”

“麝香，我会让太医把这个放在她的安胎药里，保证神不知，鬼不觉。”静妃说道。太医？香香警觉地看着静妃，她也微笑着看着自己。

“万一德贵人真的……”

“不会的，药量很少，只是影响胎气，肚子疼一疼，没有关系的。等太皇太后回来了，你就找不到这么好的下手机会了！”静妃望着香香，她知道她一定会答应的，她算不过自己。

香香看了看窗外，又看了看静妃，她咬了咬唇，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多谢姐姐成全撒宁儿。”香香站起身朝静妃一拜。

“我们姐妹俩难得投缘，何必分那么清楚呢？我只是想把自己失去的，在你身上找回来。”静妃笑道。

……

（坤宁宫）

芳儿在坤宁宫无聊地走来走去，那个德贵人一会这里痛，一会那里又不舒服，害她睡不着觉。怀孕有那么痛苦吗？自己怎么就没什么感觉，照样吃喝拉撒的！要是睡不着觉也是被混蛋皇帝给气的，还是出来透透气舒服。其实皇宫里的人都说乌雅氏比她好伺候，为人也和

气，不过芳儿就是看不顺眼。特别是听见大家说混蛋皇帝对她怎么怎么好的时候，芳儿就没来由地懊恼。

“皇上驾到——”

太监尖着嗓子猛喊，仿佛怕喊低了声音别人听不见。芳儿傲慢地扬起小脑袋，站在门口，不下跪，不欢迎。她心里期望康熙会来坤宁宫，可是当她看到康熙真的来探望乌雅氏的时候，却一肚子不高兴。

康熙看着这个挺着肚子，翘着嘴巴，昂着脑袋，站在门口的芳儿。怎么这副站姿？康熙刚看不惯想开口，却看到芳儿那神气地脸，他有些不服气地哼了一声，从芳儿身边走了过去。

“德贵人怎么样了？”芳儿听见房里传来的声音，看见康熙把她当空气，气得直跺脚。

“你端什么东西？”芳儿拦住一个宫女。

“给德贵人的如意，定惊用的。”宫女回答道。

“行了行了，放下，给我吧。”芳儿不耐烦道，宫女不情愿地放下。芳儿摆弄着如意，叮叮当当地在桌上敲了两下，宫女连忙护着，芳儿见了觉得无趣。

“这又是什么东西？”

“皇上吩咐，怕天寒德主儿身子受不了，特地送来蚕丝被。”坤宁宫没被子给她盖吗？

芳儿眼睛朝侧房看了看，没好气地推开了门。

“你的如意。”

和乌雅氏正聊得开心的康熙，见芳儿进来，板起了脸。芳儿冲康熙吐了吐舌头，关门出去。

“你的被子。”

又一次开门打断两人的话，芳儿做了个鬼脸。

“你能不能不要走进走出的？”康熙终于忍不住咆哮起来。

德贵人低头咬着唇不说话，芳儿趾高气扬地冲康熙笑了笑。他终究还是忍不住先开口了，康熙看着她得意地样子恨得牙痒痒。

“不要再进来了！”康熙说道，芳儿满不在乎地昂着头把门一关，不进就不进！

第三十七章 寂寂江山摇落处(7)

都是孕妇，待遇就不一样，她就有好吃的，自己却什么都没有。看着桌上那一碗补汤，芳儿舔了舔嘴巴，是混蛋叫她不要端进去的。芳儿搓搓小手，鼻子在碗边嗅了嗅。呵呵，太医们果然是厉害，真是会照顾孕妇的口味啊。还是告诉混蛋她也怀孕了吧，这样可以吃好喝好的。芳儿围着那碗汤转了转，嘴巴吹着气，浓郁的香气让她不停地咽着唾沫。

康熙一面和乌雅氏说笑，一面心不在焉地朝门口看着，心里倒有些期待芳儿来捣乱了。奇怪那女人怎么这么听话，天知道她又在捣弄什么！

“你在干什么！”

一出来就发现芳儿支走了所有宫女太监，围着一碗补汤不知道干什么！

“你怎么出来了？”

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她正打算喝掉这碗补汤呢！

“这是什么？”

“哦，补汤，本来想送进去的，你让我不要吵的嘛！”芳儿眼睛都快拧成一团了。

“给朕吧。”

康熙端过汤，朝房里走去，芳儿把眼睛瞪成惊叹号，他居然这样。气愤地跟了上去，看着康熙一口一口地喂着乌雅氏，芳儿感觉身上一阵燥热，她烦闷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你都浑身是汗了还晃来晃去？”康熙被她晃得头晕。

“我乐意！你管得着吗？”芳儿顺口顶了一句，乌雅氏目瞪口呆，皇后娘娘居然敢当面顶撞皇上。

“侍卫说有刺客潜入皇宫，你要注意安全。”康熙冲乌雅氏说道。声音很大，像是故意说给芳儿听的。乌雅氏吓得花容失色，紧张地看着康熙，芳儿则不以为然，有刺客来了最好，再把她抓去好好供奉！

“呵呵，是啊，那些刺客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皇帝嫔妃的！要是你生了阿哥，封了个德贵妃，那些刺客……”芳儿笑得坏坏地。

“芳儿！”

康熙拍着乌雅氏安慰她，一边喝住芳儿，她居然恐吓孕妇！

德贵妃，怎么那么熟啊？芳儿打量着眼前的乌雅氏，她不会就是的老妈吧！那自己怎么办？她生了个皇帝，那自己这个皇后的下场是什么？康熙看着芳儿脸色突变，恼怒地看着自己，小嘴翘得可以挂水桶了，却不知道她到底为什么突然生气！

“皇上，我……我……”乌雅氏突然脸色发白，豆大的汗珠流了下来，捂住肚子。

“你没事吧？”芳儿斜着眼睛，打量着乌雅氏。

“你给她喝了什么！”康熙瞪着芳儿，吓得芳儿后退了一步。

“传太医！”康熙惊慌地朝外面大吼。

康熙让乌雅氏把头靠在他肩上，紧紧抓着她的手，芳儿扭过头，眼不见为净。太医小心地诊断着，芳儿眼珠子骨碌骨碌转，眼神在房间里四处溜达，始终不看康熙。

“回皇上，娘娘怕是感染了风寒才会肚子痛。臣开些药就没事了。”康熙有些歉疚地看着芳儿。芳儿撇着嘴，轻哼一声，出了门，康熙也跟了出去。乌雅氏心中有些落寞，他到底还是在乎她的！

第三十九章 蛮皇后言语斥康熙(1)

（城外）

一间破旧的房子里，拥挤的坐着几个人。一素衣女子正用匕首削着一根木棍，她抿着唇，凝着眉。

“你在干什么！”

一男子喝住了她，她手上一顿，手指宛动，木棍在空中画了一个弧，被削尖的那头正对着说话男子的喉头。

“如果不是你们误事，我早杀了狗皇帝。”那女子冷冷说道。

“大公子，请让我再进宫一次！”女子站了起来。

一白衣男子缓缓转身，他手中抚着一管洞箫。清秀的脸上是持久的冷淡和傲然。

“等他去祭祖，我们就让他被人拜祭。他的命我要，他的江山我也要！”他冷笑道。

“克臧，我们好久没有合奏过了。” 女子笑了笑。

“我不想合奏。”他丢下一句话，手握紧那管洞箫。女子的目光落在了箫壁上。“芳”！上面的刻字灼痛了她的眼睛，如果她没有料错，那应该是女子的闺名。她疑惑地看着眼前的男人，不知那女子又是何等人物？

……

（坤宁宫）

“芳儿！”

芳儿翻了翻白眼，装做没听见，继续往前走。

“喂，你等等朕！”康熙有些气急败坏。

芳儿走在前面，脚步越来越快，心里是越想越气，越来越委屈。凭什么那女人肚子一痛，他就凶自己！凭什么她就是坏人，她们就是好人！芳儿气愤之时提起脚就往柱子上一踢，用力过猛，恨倒是没解，自己的脚先疼了。本来抱着脚想哭痛的，但眼睛斜看了跟在后面的康熙，便强忍着痛，一瘸一拐地走着。

到房门前，她大概忘记了自己的脚痛。一用力，将门踢开，进去脚一勾，将门给关上，丝毫没有用到手。康熙不做声闷闷地紧跟在她后面，大概没料到她会关门。门关上的时候，刚巧康熙走在后面，门重重地碰在康熙的鼻子上，疼得他挤眉弄眼。

“嗷！”

康熙呼疼，太监宫女们听到喊声连忙过来。却见康熙气恼地叫他们都退下。捂着脸，揉了半天，才推门进去。几个太监宫女见形势不对，纷纷退下。

芳儿早已经坐在床沿，揉着自己的脚，一副痛苦地样子。见康熙跟进来，放下脚，歪过脸，咬着嘴唇不说话。时不时用眼角偷偷瞟他几眼，他鼻子红红地，一副气恼地样子。芳儿知道是自己的杰作，心里得意。

“你不是有话要说吗？”闷了半天，芳儿先忍不住了。

“朕想说……”康熙摸着鼻子，瞧她得意样！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想说什么快说！”

“对不起，今天误会你了。”康熙停了半天，不情愿地吐出这句话。

“没关系，习惯了，反正你冤枉我又不是第一次！”芳儿嘀咕着。

“朕什么时候又冤枉你了！”康熙被她那样子激起火来。

“你一下子要我想你哪里对不起我我哪里记得！”芳儿说话带着哭腔，委屈地看着康熙。

“我本来就是宽容大方纯真善良的……”康熙伸手擦汗，芳儿继续说。

“不会记仇，你要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又冤枉我，不是存心为难我吗？”

“事实是我根本没有冤枉过你！”康熙头都大了，怎么一见这女人就想吵架！

芳儿一屁股坐在床上，抓了抓脑袋，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男人。

“我问你，如果你的其他老婆冤枉我，你会不会信我？”芳儿昂头问。

“她们不敢骗朕！”康熙道。

“那你就是信她们，难道我有骗你吗？”听着就来气。

“你经常骗朕，你几乎没对朕说过实话。”康熙嘀咕道。

“你……”一时芳儿无可辩驳。自己怎么就喜欢这么一个不讲理的笨蛋了呢。芳儿低着头，用手烦躁地扯着衣服。

“昏君。”她小声骂，康熙显然是听到了，恼怒地瞪了她一眼。

“你说什么？”

“要你管。”康熙气结，这女人是不是长不大?

第三十九章 蛮皇后言语斥康熙(2)

“朕是皇帝有什么不能管的！”

“懒得理你！”芳儿扭过头。

“莫名其妙！”康熙掉头就走。

“你才莫名其妙！”芳儿站了起来，脚还疼着呢。

“康熙康熙，你给我吃糠喝稀去吧！昏君！”芳儿将手中的枕头丢了出去，刚好砸在康熙的后脑勺上。

“你敢打朕？你知道打朕是死罪……”康熙恼火地回过头，话音未落，芳儿又是一个枕头砸了过来。

“你还丢！” 康熙上前抓住芳儿的手。

“打一下是死，打两下也是，多打几下才不吃亏啊。”芳儿不客气地回答，小脸涨得红扑扑。康熙注视着她，嘴角含满笑意。

“你干什么？”芳儿吞了吞唾沫，怎么觉得不对劲。

“朕好久没有到坤宁宫来了。”他邪气地笑着，低头吻住了她。芳儿脑子一片空白，拳头打在康熙背上，康熙光笑不理会她。

小桃红和众太监跪在门外，大气不敢出。只听里面乒乓响，不知道在干什么。听见芳儿混蛋康熙，吃糠喝稀的骂，冷汗直流。后来听见房间里面渐渐没了声音，小桃红和大伙面面相觑，更加担心。许久，见房里的灯灭了，小桃红有些奇怪，不会出事了吧。她推开一丝门缝，呼地又关上。走出去朝两个宫女使了个眼色，宫女们退了出去。

“公公，该记下了。”小桃红冲身边的太监道，太监含笑会意。

……

“娘娘，大清早的，你笑什么？”小桃红笑眯眯地。

“是你笑得很阴险。”芳儿脸一红说道。芳儿伸出指头在肚皮上弹了一下，还好她儿子没事，死混蛋。

“娘娘，您还没用膳呢，这么急着去哪里啊？”难得看芳儿恢复了精神，岂料又变回原来那个样子了。芳儿眯着眼睛，去看看混蛋在干什么！

“对了小桃红，我上次要你打听的事情怎么样？”

“娘娘，您为什么要我向太打听不知不觉堕胎的方法？”

“没什么，随便问问。”

“娘娘，您不是想害……”

“喂，娘娘我是这种人吗？这不是好奇吗？”芳儿随口道，这孩子生还是不生？

……

（南书房）

“皇上，今儿有什么高兴的事么？”曹寅见康熙总禁不住露出笑意，他好奇地问。

“没什么，郑经那老狐狸又和朕提琉球、朝鲜的事，言语中还满是威胁！”康熙喃喃道，翻开了一本奏折。

“怕是这个节骨眼，皇上要是不答应他，他必定和吴三桂联合。”曹寅担心地说。

“难道朕怕了他不成！”

康熙重重地把奏折甩在桌子上。此时芳儿躲在门后面打了个响指，见康熙身边的侍卫都看着她，她傻笑了下，脸一红安静了下来。康熙身边的那些侍卫们，早习惯了这个不是很正常的皇后娘娘，他们扭过头不以为忤，也没打算告诉康熙她来了，天知道出卖这个女人会遭到什么报复。

“臣听说，郑家大公子来京了，如果猜得没错的话，紫禁城内的刺客和他有关。”曹寅低声道。

“朕也听说冯锡范与他素来不和，成为他最大的绊脚石，如果他能在朕去盛京的路上要了朕的命，这世子的位置便坚不可破了。”康熙玩弄着案上的青瓷马，冷笑道。有人要杀混蛋？芳儿咬紧了唇，瞪大了眼听仔细了。

“他身边有一位姑娘，据说是陈永华的女儿，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臣曾经和她交过手，她的剑法，紫禁城侍卫无一人可挡。至于他，更是深不可测。”芳儿紧张地趴在了门上，混蛋不能有事啊。

“多尔济来了么？”康熙似乎不愿意再谈这个话题。

“已经到了，皇上，蒙古这次派人，来者不善。”

“让他到乾清宫等朕，把太监侍卫都撤走，朕倒想知道，他一个人独处一个时辰，还有什么力气和朕谈。”要是芳儿在此，一定会认为很有趣吧，康熙露出了一丝笑。

第三十九章 蛮皇后言语斥康熙(3)

有老外，芳儿眯起了双眼。呵呵，乾清宫会有一个时辰没人啊！那就是说……侍卫看到芳儿痴样，虽然习惯，但也心惊，料想这个皇后娘娘又要做出什么稀奇事情来了。芳儿数着指头，算了算时间，然后冲侍卫们扮了个鬼脸，小心翼翼地溜了开去。

芳儿看着自己扁扁的肚皮，昂着脑袋，眨巴着眼睛算了算，也快有两个月了吧，为什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呢，难道要生一个瘦猴子？芳儿吸了吸鼻子，抚平了身上的太监服，大步朝乾清宫走去。

第四十章 芳儿智解蒙古围(1)

（乾清宫）

扮太监是经常的啦，可是如果……

“哪里来的不要命的小太监，在这里逛来逛去？”身后的声音带着戏弄。

“混蛋，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芳儿转过头去。康熙见芳儿色眯眯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他，不由得退后一步。

“混蛋，我长这么大，还没穿过你的衣服，你给我穿一下下好不好？”芳儿扯着他袖子撒娇道。

“胡闹，龙袍可是你随便可以……”见芳儿眼泪汪汪，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他心软下来，这女人自己怎么就是搞不定？

“芳儿，平时你胡闹就算了。可是现在你不小了……”

“我还很年轻啊。”芳儿咬着指头说道。

“就一下而已，穿完了还给你……”

“怕了你了。”康熙开始解身上的扣子。

芳儿目不转睛地看着床上的那件龙袍，她的手抚过细致的纹理。可是这样会不会真的太过分，是不是欺君？芳儿看了看康熙，好像真有那么点被她欺负的感觉。芳儿三下五除二穿上了衣服，看着长长的袖子，像唱京戏一样。混蛋长这么高了啊，芳儿打量着自己。

“帅不帅啊？”芳儿转了一个圈。康熙见她那滑稽样子不由得笑出了声。

“小玄子，敢笑朕？”芳儿放粗了嗓子说道。小玄子？康熙似乎不满意这个称呼，瞪着芳儿。

“快脱下来吧，朕还要去见蒙古使臣呢。”康熙催促道，芳儿很不愿意地解扣子。

突然门口传来了曹寅的声音。“皇上，是不是该走了？”

“是曹寅啊。”芳儿打开了门，随即意识到不对，立刻转身。看见康熙捂着脸猛摇头，他怎么会讨这么一个净惹祸的皇后啊。芳儿见他那君王掩面救不得的表情，吐了吐舌头。

“皇上……”

“咳！咳！朕朕朕……这就去。小玄子快跟来！”

芳儿放粗了嗓子，模仿康熙神态语气道，一面她又把帽子放低了挡住面门。还好自己是学表演的啊，芳儿不禁庆幸！

小玄子？她从哪里学来的称呼，康熙握紧了拳头。很不满意地套上了芳儿褪下来的太监服，这身衣服怎么这么小？她这么瘦吗？康熙有些心疼地看着芳儿，担心地步步紧随着她走过去。

“停！”

芳儿走到大殿门口的时候突然喊停，几个小太监生生止住了步子，身子还有些摇摇晃晃。

“除了小玄子，其他人都在门口候着。”芳儿说道，大步走进殿。

“咳咳……”芳儿走到大殿内，咳嗽了两声。

那蒙古使者开始还纳闷，怎么这里连个太监都没有呢？又不敢贸然离开，只得硬着头皮在这里等。现在他就更奇怪了，中原的皇帝怎么只带一个侍卫？还卷着袖子没半点仪态。

“见到朕怎么不下跪？”

芳儿忍住笑道，眼角去瞟康熙，倒是康熙冷汗直流。那使者疑惑地看了芳儿一眼，跪了下来，叽里呱啦说了起来。他蒙古话说的噼里啪啦，芳儿瞌睡却越来越浓。有没有搞错，为什么不说国语？

“你说什么啊？”芳儿嘟囔着。

“您不是会蒙古语吗？”使臣用蹩脚的汉语道。

芳儿心里暗叫不妙，朝康熙投去求助的目光。

“你还是说汉语吧，这个我……朕最近头疼，费不了神，呵呵。”芳儿按着太阳穴，半眯着眼睛说道。康熙不禁猛摇头。

“博硕克图汗命小的给博格达汗带来了草原的问候……”那人继续说了起来。博格达汗？博硕克图汗？谁是谁啊？芳儿一屁股坐在龙椅上，手抓着零食吃。

“博格达汗深明事理，应该知道……”

那人词不达意的说了一大通，芳儿总算勉强明白，原来他那个什么什么汗根本还没封汗，貌似想杀了一个叫车臣的家伙，然后称汗。现在是要和康熙平起平坐。

“你是说那个柏拉图汗想要朕……”芳儿剔着指甲，漫不经心地问道。

第四十章 芳儿智解蒙古围(2)

“博硕克图汗。”使臣很不满地纠正。

“对，柏拉图汗……”芳儿坚定自己没听错。

“博硕克图汗……”

“没错啊，是你们那个柏拉图汗啊……”

“博硕克图汗……”

“明白了，是博硕克图汗是吧……”芳儿点头。

“是柏拉图汗……”刚说完使臣连忙捂住嘴巴，他有些愤怒地看着芳儿，芳儿正得意地望着他笑，康熙轻笑两声，随即忍住。

“那你说说朕要是答应你有什么好处吧。”芳儿摆出了谈判的架势。

“如果博格达汗能够答应，博硕克图汗愿意助您收复三藩。”使者昂然道。

“如若不能……哼……”

康熙拧眉看着他，蒙古果然蠢蠢欲动了。

“朕不喜欢这些，有没有其他的条件？比如说好吃的，好玩的，黄金什么的？”

“博硕克图汗将献上黄金万两，牛羊千匹……”芳儿的眼睛卷成心状，手不由自主地往玉玺摸去，康熙踢了她一脚。

“如果博格达汗同意，伟大的博硕克图汗愿和博格达汗结亲，以示百年之好。”

“结亲？”芳儿警觉地看了他一眼。

“博硕克图汗的小公主自小仰慕陛下威仪，此次小公主随臣上京……”

“放屁！”芳儿猛地站起来 ，气得浑身汗毛直立，象只发怒的猫。

“匡当……”一个茶杯恶狠狠地砸了下去，吓得使臣面色苍白。

“你回去告诉你那个柏拉图汗，朕才不想娶那个什么公主呢，叫他打消这个念头，以后也别有这个念头。”

芳儿顿时对他的好感一落千丈。康熙在一旁擦了擦汗，惊险啊，差点这个女人就被诱惑了。

“请博格达汗想清楚，草原雄师……”使臣还想说服眼前这个气哼哼地皇帝。

“草原是吧，你再啰嗦朕让朕的七十万大军放把火烧了你的草原！”真是烦，混蛋老婆已经够多了还想再给他找老婆？

“你……”

“不服气？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芳儿上下打量着他。

“估计你是不怕死了，朕数给你看，安定门的镶黄旗，东直门的正白旗，朝阳门的镶白旗，崇文门的正蓝旗；德胜门的正黄旗，西直门的正红旗，阜成门的镶红旗，宣武门的镶蓝旗，光在京城的八旗兵就够多的了，如果全用来对付你，够了吧。”

“我是使臣，不能杀……”

“那就不杀，脱光了衣服游街怎么样？”芳儿笑眯眯地将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使臣嗦地抱紧了身子。

康熙咳嗽了两声，芳儿吐了吐舌头。

“喂，我应付不来啊，你也不帮忙。”芳儿一把拉住康熙悄悄说道，康熙扭过头不说话。

“呵呵，朕和你开玩笑，你先住几天，我们之后再谈。”芳儿笑眯眯地把多尔济赶走。芳儿见他走了，狂松一口气，人摊在龙椅上。

“你玩够了吧，这是朕的椅子。”扮了半天太监的康熙没好气地说。

“那个什么柏拉图汗的使臣真没用，一吓就脸色发白。”芳儿趴在康熙腿上说。

“混蛋，你怎么也脸色发白？”

“朕哪里有！”恼怒地声音传出，芳儿满意地笑了笑。

“传言说这个多尔济是草包，果然不假。”康熙自言自语道，居然没发现芳儿是假的。

“混蛋，你这身衣服能不能借我穿穿？”

芳儿拧着那不合体的龙袍道。康熙杀人的目光射来，芳儿不禁吞了口唾沫。乖乖的隆，不用那副表情吧。

“我是想帮你料理掉这个柏拉图国来的家伙。”

芳儿咬着手指头说，朝康熙使了个诡异地眼神。康熙脑子一紧，感觉汗水从头顶滑落，她又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要做？

……

（偏殿）

“大人请在此等候，莫要走开。”

太监尖细的声音让多尔济很不习惯。他在殿内走来走去，怎么中原的皇帝这么没有时间观念，到处乱走。这时，他听了些动静，他不禁往外张望。这时，只见太监领着一个长相奇怪的人鬼鬼祟祟地走开，他心下奇怪，悄悄跟了上去。

第四十章 芳儿智解蒙古围(3)

“皇上认为他会上当吗？”那个人用生硬的汉语问。

“蒙古人脾气暴躁，朕再激他一激，他回去一定会鼓励葛尔丹出兵。”康熙的声音。

“到时候，我们西洋火炮一出动，还不烧了他的草原。而且又是他们先出兵，皇上不失于仁义。”

“有你们俄罗斯相助，朕还担心什么。他们还以为朕受三藩牵制，会屈服于他呢！朕几次招他进殿，但是都把他晾一边，就是希望他能够一怒之下，回去鼓励葛尔丹出兵！”

“皇上智慧超于常人，他们一定会上当的。”

“朕早看那个多尔济不顺眼了，等彻底收复蒙古之后，朕首先拿他开刀，依朕看，以葛尔丹的火暴性格，就算朕不耍心眼，他也会出兵！”

多尔济听得冷汗直流，还好没有上当啊！回去之后，一定要想各种方法阻止大汗出兵。罗刹和中原皇帝合谋，大汗必定有所顾忌。

……

“多尔济大人呢？”

“多尔济大人说他突然不舒服，先告退了。奴才也告诉过他这不合规矩，可是大人他似乎真的病重……”

康熙点了点头，示意他们退下。等众人退下了，他刷地摘掉了几乎罩住脸的帽子。

“真沉啊，混蛋每天戴着这个家伙不累吗？”芳儿长吐了口气，恨不得立刻把身上的衣服脱了。

“小桃红，你带着那头黄头发不热吗？摘下来吧，没看出来，你装得还挺像的！不愧是我影后的徒弟！”芳儿赏识地拍着小桃红的肩膀。

“娘娘，你在皇上的茶里下药，让他早上起不来。要是给别人知道了……”小桃红刚才魂都差点没了。

“知道什么啊！朕一直咳嗽，他们认为我感冒了不会怀疑的！”芳儿说道，何况她是影后啊，平日里天天对着混蛋，早学了个八九分了。连鞋子都换了高跟，亏得没人发现！

“可是……”

“可是什么啊，你要再不回去，他醒了，那就真完蛋了！”小桃红恍然大悟，忙帮芳儿理了理衣服，赶回坤宁宫。

……

（坤宁宫）

“朕怎么觉得早上起来头疼啊。”康熙揉着太阳穴说。

“没关系的，估计是着凉了。马上太医就会来了！”芳儿漫不经心地说道，坐在椅子上把瓜子嗑得噼啪响。

“你请了太医？”康熙看了眼芳儿，自己病了，她也没怎么担心。

“皇上，太医院的太医来了。”太监上报。

……

“听公公说，皇上从早上开始就咳嗽不停，连嗓音都变了。皇后娘娘也说，皇上见完蒙古来的使臣，就躺下睡了，脸色很不好呢！”

太医们议论纷纷诚惶诚恐地来给康熙诊脉，却没发现脉象有什么特别的，一时紧张得不知道怎么说。

“皇上只是感染了风寒，只要多休息就会没事。”太医们说道，心里却有些纳闷，听太监和娘娘的语气，应该是病得不轻啊。

“皇上既然感染了风寒就不要经常往德贵人那里去了，听说孕妇很容易被传染的，要是生出来个……”芳儿唠叨着，却看见康熙的眼神越来越奇怪。

“你在吃醋？”

“我这么大方，吃什么醋啊。”

芳儿被他看透了心事，脸一红，嘴上却依旧不承认。芳儿自知不是什么温柔贤惠的女子，更比不上古代那些女人对老公好，只恨自己运气不好，跑到这个女人没什么地位的年代来，偏偏做了皇后，嫁了一个老婆最多的皇帝。

“那你怕不怕朕传染啊？”康熙眯起眼睛，盯着芳儿问。

“啊？”芳儿还未明白过来。”

不怕就好了。”康熙一把扯过她，吻落在她的唇上，缠绵悠长……

第五部分

第四十一章 贪吃皇后落陷阱(1)

早知道就告诉混蛋她怀孕的事情了。看看别人，吃得好，睡得安。那些下人不知道照料得多周到。芳儿对着桌上的补汤继续流着口水，很不高兴地朝德贵人的房看了几眼。要是自己告诉混蛋，她也要生娃娃了，那么应该也是这么周到的照顾吧。芳儿打开盖子，闻了闻汤的香气。她陶醉地吸着气，肚子很不争气地咕噜咕噜叫了起来。还是尝一口吧，这个很符合孕妇的口味呢！

“娘娘，你在干什么！”

德贵人身边伺候的宫女见芳儿把鼻子凑到那补药面前，神色古怪，忙问道。芳儿一惊，啪地把盖子摔碎了。这回丢人丢到家了，以后所有人都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贪吃皇后了！

“还是奴婢来清理吧。”见皇后娘娘亲自捡碎片，宫女连忙蹲下来捡。

外面传来了拜见的声音，是康熙来了。芳儿怕被康熙笑话，忙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真是奇怪，那多尔济之前还威胁朕，现在居然给朕带来葛尔丹效忠的文书。”康熙喃喃道。

“不奇怪啊！你说了那多尔济没脑子嘛！”芳儿不以为然。

“你好像早就知道。”康熙疑惑地看了眼芳儿。

“怎么可能呢。”芳儿含糊着。

“混蛋，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看你好像很紧张德贵人的样子，应该是很喜欢小孩。”芳儿继续试探。

“是朕的孩子朕都喜欢，怎么突然问这么古怪的问题。”

“我是想告诉你……”芳儿手不自觉地停在了自己的肚子上。她已经决定了，无论如何都要把孩子生下来，她一定能改变历史，她的孩子一定不会那么早死的！

“皇上，皇上不好了，德主子，德主子……”

太监急冲冲地跑进来，芳儿不高兴地拧起了眉，居然打断她的话。那德贵人每天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有这么难受吗？

“她怎么了？”康熙见太监神色慌张。心里一紧。

“德主子喝了太医送来的补药之后腹痛难当，小产了……”芳儿和康熙唰地同时站起，往旁边的房间奔去。

“朕要拿那些太医祭天！”康熙咆哮着，芳儿吓了一跳。

“她怎么样了？”芳儿抓住一个战栗着地太医问道。

“德主子的汤里有麝香……她……”

康熙凛冽地目光在众人面上扫过去。

“德贵人的汤，是谁负责的？”

“皇上，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今天奴婢看到皇后娘娘在汤碗边不知道干什么。奴婢想问，皇后娘娘一紧张把汤盖打翻了！”那个端汤的宫女颤颤地说。

“喂！你胡说什么，你的意思是我害她？”芳儿惊怒异常，抓起那个宫女恨不得给她几个嘴巴。

“奴婢不知道，皇后娘娘您在干什么！”宫女哭道。

“我在……我在……”总不能说，她在想怎么偷吃这些东西吧。

“皇上，在皇后娘娘房里搜到麝香。”太监报告道。

“不关我的事情，我不可能放麝香害她，麝香孕妇闻都不能闻，我怎么可能把这东西放我房里，又自己带着这个去害她呢！”芳儿急道。

“为什么不可能？”康熙冷冷地看着芳儿。

“因为我也……”

芳儿触碰到康熙受伤的眼神，突然什么都不想说了。他不相信她，他还是这样，从来就不相信她。

“回皇上，太医传到。”

“皇上，皇后娘娘确实问过我打胎的方法，也问我要过麝香，可是可是臣什么都不知道啊……”太医惶恐地回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我是问他要过，可是……”难道告诉他，自己想知道怎么不知不觉打胎是为了不想生孩子？不想自己孩子和历史上一样悲惨？

“你说啊！为什么这么狠心！”

见芳儿支支吾吾，康熙更加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他愤怒地朝芳儿喊道。

第四十一章 贪吃皇后落陷阱(2)

“我说过了，不关我的事！这分明就是陷害我！你不信算了，来啊，把我打入冷宫，或者干脆给我碗毒药，毒死算了！”

芳儿不甘示弱地同康熙对着眼，小桃红吓得拉了拉她的衣服。

“你认为朕不会，你认定朕不能没有你！来人，把她带下去，没朕的命令，谁也不准见她！”康熙漠然转过身来，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和愤努，传旨道。

“你！什么康熙，简直就不是东西！什么皇帝，简直就是昏君！玄烨，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你混帐！”

芳儿气得直骂。宫女太监们哪里见过人这样骂皇上？都快吓晕了。赶紧拉了她往外走，康熙气得脸发紫。芳儿走到康熙面前的时候，突然冲了上去，狠狠地用自己的花瓶底鞋给了康熙一脚。

“我真后悔我认识了你，昏君！”芳儿眼角噙着泪，为什么他每次都不相信她？每次他都为别的女人伤害她！

……

（南书房）

曹寅看着康熙烦躁地翻着奏折，向太监使了个眼色，让他们先退下。

“时候不早了，皇上还是休息会儿吧。”曹寅望着这个几天没睡觉的少年皇帝，心中一阵难过。

“朕没心情。”

“曹寅知道德主子的事情让皇上很伤心，只要德主子没事，以后还是有机会给皇上添个阿哥的。”

康熙没有说话，曹寅依稀看出来什么，让他心烦的不是这件事。

“皇上，今天皇后娘娘传话……”总管太监颤悠悠地给康熙磕头，两边都是主子，不好得罪。

“传什么话！她说什么……”康熙猛地抬起头。

“娘娘说你把她弄去的那地方，被子都是破的，要您给送些干净的厚实的被子去，不然晚上太冷她睡不着……”

“她以为她是去享受的！”天知道这女人脑子里面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娘娘还说……”

“说什么……”

“说要改善伙食，这‘永寿宫’的伙食太差，食欲不好也会让她睡不着……”

太监见康熙的眼神不敢往下说，当时芳儿可是拉着他说了好大堆的要求。可是按她的说法去做，这永寿宫就不是冷宫了，变乾清宫了！

“皇后娘娘金枝玉叶，怕是受不了风寒。皇上好不……”曹寅刚想为芳儿说些什么，却被康熙打断。

“朕看她精神好着呢，那脚踩那么狠！”康熙恨恨地弯下腰摸摸自己的脚。

“皇上，依臣看，这件事情疑点重重，皇后娘娘……”曹寅思索着说。

“她倒真本事，朕的侍卫一个个全给她求情来了！”听见曹寅的话，康熙心里一阵犯酸。曹寅听出他话里不善，只好闭了嘴。

“传旨，明日启程去盛京！”

康熙烦闷地说道，凭什么她就可以吃定他，为什么把她关起来，她倒很滋润，自己却如此烦躁。

“这么快？皇上，八旗的调动恐怕有失啊。”如果这个时候刺客下手，皇上的安全的确受到威胁。

“不用等了，我们先出发。”

如果再耗下去，想到芳儿，他非崩溃不可！那女人简直是上天派下来对付他的，不过仗着他喜欢她，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他却什么也不能做！

……

（储秀宫）

芳儿被带到永寿宫，香香一点也不意外。静妃很聪明，她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会有人怀疑。趁芳儿紧张蹲下去捡摔碎的碗盖的时候，被买通的宫女将药放入汤中。宫女观察芳儿很久了，芳儿迟早都会被算计。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芳儿，她的后位怕是不保，而德贵人也因此失去了一个孩子，一个失去了孩子的贵人，也就不具威胁。纳兰家的惠妃娘娘也因为纳兰容若与芳儿的事情备受冷落，遏必隆家当初因为和鳌拜的密切关系，他家的娘娘一进宫就不被康熙喜欢。现在后宫之中，也就只有静妃是皇后之位的最佳人选。静妃的哥哥苏州知府是康亲王的得意门生，康亲王必定会暗中相助。后宫之中最聪明的就是静妃，出面的一直都不是她，天大的事情也有她香香顶着。若不是静妃提到太医，她也不会怀疑，若不是静妃是苏州知府的妹妹，而自己又是以苏州秀女身份进宫的，她也就不会重新看整件事情。

第四十一章 贪吃皇后落陷阱(3)

香香手上拿着容若的信，他查到的东西，让她越来越不安。香香出神地想着，下一个会是谁？康熙的确不该在这时候走，没有了太皇太后，没有了他，芳儿还能做什么？她轻立水边，衣袂纷飞，倒影旖旎，翩若清风。

曹寅怔怔地望着她，她在想什么？芳儿的事情是不是她干的？他不敢想，加快脚步离开。

“曹大人留步。”香香看到了曹寅，她迟疑了片刻还是喊住了他。

“宁贵人，在下有要事在身，如果贵人……”

“大人陪皇上去盛京，一路小心。”香香想说什么，又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多谢贵人。”曹寅看着香香，心念一动。

“宁贵人，皇后娘娘的事是不是……”

“如果我说不是，你信不信？”香香看着他的眼睛，终于她自嘲地笑了笑。

“这个时候我说不是我做的，你也不会信。”

“芳儿比你单纯……”

曹寅自言自语道。声音很小，香香还是听到了，她的心抽痛起来。在他心目中，她就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曹寅先告退了，皇上正在等臣。”曹寅不想再多做纠缠。

“等等，”香香将头上珠钗取下。

“这个，做个纪念吧。”

曹寅怔怔地看着手中珠钗，上面两颗珍珠，圆润光泽，清香如故。

“不送我些什么吗？”香香突然看着曹寅。

“臣不明白？”曹寅迟疑着。

“纳兰大人送给皇后娘娘一块佩玉。我想要你身上那块。”

“不行，这个是侍卫出入……”曹寅刚想拒绝，可是喉咙却像卡住了一样，什么也说不出来。香香已经伸手扯下了他的佩玉。

“谢谢。”

香香说道，冲曹寅笑了笑，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到底想干什么？既然安心做她的贵人，何必来招惹他？她取走他的佩玉，她不怕被康熙发现？她又何苦送他这珠钗？他冷笑一声，将珠钗狠狠甩在池塘里。

香香含着笑，却早已泪流满面。知君用心如明月，可是她已无路可退。这次见面，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日后，将没有香香这个人，她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她以为他懂，可惜他还是不懂。

……

（永寿宫）

这宫里各怀心思，有想救芳儿的，有想害芳儿的。最悠闲的恐怕就是芳儿自己了，不是闲，而是太闲了。

芳儿无聊地对着墙，什么玩儿的也没有，比在坤宁宫还闷。难怪叫冷宫呢，冷冷清清，一点创意也没有。到这里连个说话的伴都找不到，混蛋还真是恶毒，知道她爱热闹，竟然弄这么个地方来折腾她。她看着碗里的东西，都冻成固体油了。怎么吃？也不知道放了多久了，她一直没胃口吃这些东西。放了两天，她肚子开始叫了，犹豫着吃了一口，眉头皱得可以放支笔了。她甚至在想，当时在鳌拜府里的大牢待着也比这里好，好像她大学食堂的伙食都没有这么差，真不知道那太监怎么传话的。被子还是那破被子，饭菜还是那鬼饭菜！混蛋还真的丢下她一个人跑去盛京了，这回可好，不知自己要关到何年何月。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

芳儿哼着歌，撩起脸盆里的水一点点的擦拭身上。太过分了，居然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冷宫就是这样子？也不知道小桃红她们在坤宁宫过得如何了。芳儿在永寿宫逛来逛去，寻找着可以带回坤宁宫的宝贝。这时候太监又端进来饭菜，芳儿眼角斜斜地看了那饭菜一眼，顿时觉得胃口全失。她摆了摆手，示意太监把那东西端走。太监有些犹豫，她已经几天没吃东西，再这样下去，就是铁人也撑不住啊。皇上对皇后娘娘的情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难保皇上回来不会立刻接她回坤宁宫，要是她一直绝食，万一有个闪失，他们这些在永寿宫伺候的奴才可就人头不保了。

“端出去！这么油腻的菜怎么吃？”太监看着芳儿，一脸委屈，真希望芳儿吃一口。

第四十一章 贪吃皇后落陷阱(4)

“连你也欺负我。”芳儿一起身，一生气，只觉头晕异常，两眼发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四十二章 感人生几度苍茫(1)

“你说她有了身孕？”静妃手啪地落在了桌子上，香香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她都被关在永寿宫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翡儿顺口说了一句。

“你懂什么！”静妃一声重喝。香香疑惑地看看她，她意识到自己失态，深呼了一口气。

“如果她怀了龙脉，皇上迟早要把她送回坤宁宫，那妹妹你做的一切可就白费了。”静妃拉了香香的手说道。

“依姐姐看，撒宁儿应该怎么做？”香香淡淡道。

静妃在拿手在脖子上一抹，那是个杀的手势。香香一惊，却依旧面不改色。她的目光停留在静妃脸上，似乎想从她脸上读出什么来。静妃神色凝重，手握紧了拳不放松。

“姐姐是不是早有部署？”香香轻轻放下衣袖，连静妃也诧异她的镇定。

“我会准备好药汤，送去永寿宫。太有我们的人，保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静妃说道。

“香香这就去送这碗药。”

“慢着，你不够分量！这碗药一定要我亲自送去她才会喝。”静妃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可是……”

“不必说了，她对你有戒心，一定不会喝你送的东西，我就不一样了，我入宫时间比她长，虽然她是后我是妃，但威望绝对不输给她。”

“姐姐一切小心，香香等姐姐好消息。”香香露出一丝淡定的笑，似乎决定了什么。

……

（永寿宫）

芳儿从昏迷中醒来，看太医神情和太监的态度，他们应该已经知道自己怀有身孕的事情。看他们一个个紧张兮兮地，料想他们要去报告康熙。看来马上就可以离开这破地方了。

最近两日她的伙食也有所改善，一直很冷清的永寿宫也热闹起来，连那个什么静妃都来看她了。芳儿觉得有些奇怪，这女人怎么突然这么好？自己和静妃本来就不怎么见面，总觉得此人高寡清傲，每次都怪怪的！

“娘娘怀有身孕应该多休息。”芳儿起身迎接她，静妃笑着扶起芳儿。

芳儿警觉地看了静妃一眼，她怎么知道自己怀了孩子？太医院的人不会把诊断结果在告诉混蛋前告诉其他人啊。莫非！她在太医院有眼线？芳儿愣了愣，小脑袋开始飞快地转起来。

上次香香的婢女福儿和太医院的人鬼祟着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她过去询问，福儿说是香香要她下毒害康熙，自己跑去阻止康熙喝毒药才被康熙误会陷害香香。福儿的事情，分明就是太医院的人捣鬼，那么幕后黑手……她一直在找的人居然是她！她一定是提前知道了香香是前朝重臣的孙女，就借此事来挑拨香香和自己！好一个静妃娘娘啊！

“我给娘娘带来了些补汤，很合孕妇口味的。娘娘一定喜欢。”静妃端来了一碗喷香的汤，芳儿含笑看了一眼，没有喝。

“娘娘为什么不喝？”静妃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激动，这个女人马上就要死在她面前了。

“没什么，我胃口不好，你先放下吧。我胃口好了再喝。”芳儿心跳的扑通扑通的，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了上来，如果这时候混蛋在她身边多好，至少她会感觉安全。但是那个该死的男人却丢下她一个人跑去盛京了！

“这汤凉了就不好喝了，还是趁热把它喝了吧。”静妃把汤送到芳儿面前。

“不用，谢了。”芳儿一口回绝道。

“娘娘是不是听说了什么，或者……”静妃露出怀疑的目光。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难道你做了什么事落别人口实？”芳儿冷笑道。

“娘娘什么意思？”

“没什么，是你多心了！”

“您还是喝了吧，对你肚子里的孩子也好。”静妃又把碗端起来。

“我自然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还是放下吧。”芳儿越发觉得这汤里有鬼。

“不看着皇后娘娘喝下去，我不放心。”静妃微微一笑。

“这汤里有什么，你这么想让我喝？”芳儿冷笑着问道。

第四十二章 感人生几度苍茫(2)

“……”

“一切都是你做的，害死福儿的是你，让我和香香反目的也是你，一直和太医院勾结的是你，拿麝香害德贵人的也是你！现在，这碗东西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愿不是砒霜！”芳儿盯着静妃那张俏丽的脸蛋，慢慢地吐出这些话。

“您误会了……”静妃的心思给芳儿揭破了，脸上勉强装出笑容。

“喝了它！喝光了我就相信我误会了！你，把它喝了！”芳儿冷笑着。静妃呆呆地看着芳儿，咬着唇。她不明白，自己究竟哪里露出了马脚？还是自己哪句话提醒了她？

“如此……，那就得罪了。”静妃心里一横。

芳儿触到她眼中的杀气，心中暗叫不好，就要往外走。却被静妃一把抓住，她抓着芳儿的头，狠狠地往墙上撞，芳儿只觉一阵剧痛，神志有些不清醒了。

“论姿色，论才华，论地位，我哪样比不上你？”静妃拉着芳儿的头发，看着血流满面的她，恶狠狠地说道。

“本来皇上是属于我的，我入宫比你还早！没有你，他会很爱我，很爱我！”

静妃说话的时候狠狠甩了芳儿一个巴掌，血顺着芳儿的嘴角留了出来。

“自从你进宫了，他的眼里再也放不下其他人！他无论宠幸哪位妃嫔，心里都是你！我知道的，他算计着时间去坤宁宫，每次都迫不及待，为的也是不让你锋芒太露，每次也就是不想让你被嫉恨。他是皇上，他什么时候会如此费心地维护一个妃嫔？我真很恨，恨不得你死！”

又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芳儿只觉得眼前黑黑地，连呼吸都困难了，她艰难地往墙角移动，可头发被静妃扯住，怎么也动不了。混蛋你在哪里？

“不过，上天待我不薄，有了一个叫香香的笨女人！你很奇怪，我怎么知道宁贵人叫香香？你说香香是苏州秀女？呵呵，太皇太后和你玛父索尼果然是瞒天过海，不过你或许不知道，我是苏州知府的妹妹，真相我会查不出来？”静妃按着芳儿的头激动地说着，肩膀颤抖。

“什么叫聪明，会念几句诗就叫聪明？聪明就是韬光养晦，就是忍辱负重，就是我这样在后宫操纵全局，博奕终身！只有我这样的女人才属于这里，才是真正的主人！才是这大清，真正有资格做皇后的！你有什么资格？你只知道听其他人的，没脑子！”

“我知道宁贵人和福儿关系好，也知道你和她关系也好。刚好福儿是苏州人，我就叫哥哥把她家里人弄进大牢，然后逼她一死来陷害你。我知道宁贵人很聪明，如果不是一个待她真心的宫女以死相谏说你是坏人她一定不相信。我让福儿带上太的毒药，在你面前演场戏，就说宁贵人为报家仇要杀皇上。皇上一定不知道是我干的，因为只有你知道宁贵人是前朝后人，嫁祸她的一定是你！”

“卑鄙！”芳儿努力提着一口气怒骂道。

“闭嘴！”静妃又是一巴掌，芳儿脸上早已血肉模糊。

“皇上果然认为你是吃醋，太皇太后那么痛恨宁贵人，必定会借毒酒一事来治她。我就顺势让福儿死，然后宁贵人就会恨你，我就将她

收为己用！”静妃陶醉地诉说着，好象整件事情是件成功的艺术品，要拿来炫耀，朝一个败者炫耀。

“德贵人的事情是你太笨，本来我没有很好的下手机会。是你偷吃她的补品，被宫女撞见，你心急打碎了盖子。那宫女就趁你主动捡盖子的时候将药下进碗里，然后所有人都怀疑你。”静妃阴阴地笑着，表情玩味。

“可是我没有想到，皇上他心里真正在意的不是孩子，不是宁贵人，不是你有多狠毒，是容若！他真正在意的是容若，他恨你是因为他以为你爱容若！凭什么，我做什么多，却比不上他的嫉妒！他那日喃喃自语，他问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他睡梦中会喊你，他问你为什么要珍藏容若的玉佩，连德贵人都是因为太像你他才会怜惜！我恨，恨你！我让德贵人流产，她就威胁不到我。我让容若蒙冤，那么惠妃娘娘的地位也跟着下来，我杀了你，把一切推给宁贵人，我一下子除掉这么多人，皇后我做定了，可是我不甘心，不甘心他心里爱你，爱到那么深，爱到伤害自己，爱到伤害你和所有人！”

第四十二章 感人生几度苍茫(3)

“疯子。”芳儿拼命挣扎着。

“闭嘴，我让你闭嘴听到没有！你不闭嘴是吧，好，张开你的嘴。”

静妃端起碗，就要把汤汁往芳儿口中送。永寿宫里静悄悄的，太监宫女都不见人影，冷宫，的确是冷啊！芳儿脚胡乱踢着，静妃拼命按倒了她。她什么都知道了，更不能留活口。芳儿看着她要把那碗汤倒进她的口里，她摸索着，摸到了身后的烛台，狠狠地往静妃头上敲了下去。静妃抓住她的手松了下来，芳儿害怕地往后爬了几步。她杀人了，她杀了这个女人！

烛台掉在地上，火猛地窜了起来。红红地火光，映照着静妃头上鲜红的血，甚是骇人。芳儿呆呆地看着这一切，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火越窜越大，她肚子剧烈地疼痛起来，疼得她眼泪直流，快支持不下

去了。芳儿挣扎着，捂住肚子，艰难地向外挪去。突然，在火中闪出一个人来，拦住了她的去路。芳儿看到她的容貌，心突地凉了。难道她真的要命丧于此？永寿宫的火燃烧着，紫禁城的天空一片绯红，沉静后便是灰烬。

……

“宁贵人，您看了很久了，您在看什么？”

“天空。”香香淡淡说道。

“天空？”

“紫禁城外的天空。”

她眼中朦胧，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当初她用自己的珠钗换来了曹寅的玉佩，而如今她把玉佩给芳儿，让她顺利通过关卡。自己却什么都没有了，自己欠芳儿那么多，尽管她知道了静妃的阴谋，却只能将计就计，曹寅对不起，即便你要离开的时候，自己也不能向你透露半分。

四季更替，花开花又谢，春天过去，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冬季……

第四十三章 问妻子岂能关大计(1)

（盛京）

盛京的冬季来得比北京城更早一些，昨夜一场雪，落了一地白。马车和人们的足迹把雪压得稀烂。康熙把手伸出窗外，一片雪落在他掌心，融化，然后消失……他的心开始变得稀稀朗朗起来，心里渐渐空了，仿佛有些很重要的东西就要像这雪花，消失不见。来到盛京，他的心却留在了京城。她……还好吗？

他看着窗外，在回京城的路上，他们中了乱党的埋伏。现在被人包围起来了。他开始有些庆幸，芳儿没有跟来。他一直大意地以为对方只是刺客那么简单，却没有料到对方兵力那么强！

“咳……”

康熙轻咳一声，身边的太监连忙给他披上大衣。康熙看着身上的大衣，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衣服上。他把衣服脱下来，大衣皮毛间

清晰的绣着一排小字。

“混蛋爱芳儿。”

他喃喃念着那行小字，拙劣的绣功，一定是芳儿干的了。

“你得意了！你认准朕爱你，所以才这么对朕！”

康熙狠狠地把大衣丢在地上，吓得太监瑟瑟发抖，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他认输了，输得彻底，他离开京城，心却留在了那里。他把她关进永寿宫，自己却没法忘记她。她可以左右他，他却不懂她！

“皇上，您不用担心，援兵马上就能赶到。”曹寅安慰道，以为康熙是为了被乱党围困的事情担心。

“皇上……”

外面有急切的通报。莫非军情有变？康熙的脸色霍地一沉，手不自觉地摸到了身上的配剑。曹寅也高度戒备，神情很是凝重！

“皇上，皇上……”一个侍卫飞跑进大帐来。

“好好说，你紧张什么！”曹寅喝道，挡在了康熙前面。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她……”那侍卫喘着气，结巴着说不清楚。

“皇后娘娘出事了？”曹寅心里紧张，脱口问出。

“没，皇后娘娘很好，只是……”

“哼，她又想玩什么花样？怎么了，这次是说被子不厚还是床睡得不舒服！”康熙猛拍了一下桌子，心里很是懊恼。他在这里被乱党围困，还时刻惦记着她，她却满不在乎！

“太说，皇后娘娘有了身孕，她身子很弱，怕是受不了永寿宫的寒气。”

“有了身孕？”康熙立直了身子，一时不知是喜是忧。她有了他的孩子，他要做父亲了！瞬间的狂喜让他有些回不过神来，他和芳儿有了孩子！

“还不快接她回坤宁宫，这需要朕的旨意吗？”康熙焦急道。

他并非第一次做父亲，但是这一次，却比以往更加激动。他心中忐忑起来，她的身体受得住吗？她又胆小，又怕疼，又懒，一个孩子

是多大的负担？加上自己这么对他，她一定一肚子的怨气了，想起芳儿那赌气的小脸，康熙的脸上浮起了笑容。

“皇上，事情不对。”曹寅在一旁沉思了半天，忽然说道。

“什么不对？”康熙皱眉道。

“皇后娘娘既然有了身孕，她怎么能把麝香放德贵人那里去害她？她也不可能在自己房里藏麝香啊。”

康熙脸色一变，有人嫁祸芳儿，芳儿有危险！他看了看外面，怎么办？在皇宫她一个人可能应付的了吗？自己这样冤枉她，她还会原谅自己吗？

……

一曲《阳关三叠》吹得悠扬错落。郑克臧收了箫，再过些时候，他就可以成功了。康熙已经被他包围了，等到他们弹尽粮绝，他就要夺回他汉人的江山。

“克臧，你知道这次的行动意味着什么？”一旁说话的女子微皱着眉，语气很是严肃。

“冯锡范想看着我怎么死，如果这次失败，我的地位就不在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扶克爽上台。”他轻轻说道，手反复摩挲着箫上刻的芳儿二字。

“论才智，论武功，二公子都不是你的对手。除了……”她吞下了后面要说的话。

“除了身份。”柔软的嗓音带着些落寞。

第四十三章 问妻子岂能关大计(2)

“我是奶娘生的，他们从来就看不起我，他们一直不想让我做世子。所以这一次行动，我们绝对不可以失败！”

郑克臧看着清军的方向，清俊的面容多了丝惆怅。他心中隐隐觉得，这次的行动会出意外。长长的吐了口气，明天雪会不会小些？寒冷会不会少些？

雪翻卷着，又是一个严冬……

……

“不好了！不好了！皇上……”又一个侍卫跌跌撞撞冲到营前，一个急切，脚下一滑，溅起点点雪尘。他也顾不得冷，爬了起来，连雪也不拍了，一路喊着飞奔向中军行营。

“什么不好了，你说些什么？”曹寅冷冷说道，康熙听到声音也走了出来。

“永寿宫失火！”侍卫来不及喘气，报告了这条惊人的消息。

“你说什么！那皇后娘娘怎么样了？”

康熙震惊之下，几乎摔倒，被曹寅扶住。他抓起来报人的衣领，迫不及待地问道。

“无人逃脱，在皇后娘娘的房间内，发现，发现娘娘的尸体，已经被火烧得无法辨认……”

“皇上！”

康熙只觉得天旋地转，气血上涌，扑地一口鲜血直喷而出，太监侍卫们忙冲上来扶他。

“给朕备马，朕要回京！”

康熙朝前冲了一步，一个趔趄，身子往前倒去。他挣脱曹寅的搀扶，两眼空洞地看着前方。曹寅担心地看着康熙的眼睛，却找不到他的目光。他涣散的眼神，茫然注视着前方。像只受伤的兽，独行于人群。

“皇上，您不能去。”见康熙要上马，曹寅忙挡在马前。

“滚开！”

康熙低吼着，这时的他不是一个君王，只是一个受伤的男人。

“皇上，外面全是郑克臧的人。您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曹寅话未落就被康熙推倒在地。

“滚开！”

康熙冷冷地又吐出这两个字，眼中射出危险的讯号。曹寅一咬牙，爬了起来，又拦在了康熙面前。

“皇上，就算你现在赶回宫也救不了皇后娘娘！”曹寅大声说道，康熙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狠狠地瞪着他。

“朕不相信她会有事，朕不准她死！”康熙声音在盛怒下有些变调。

“皇上，臣知道您担心娘娘，可是现在援兵未到……”

“朕一定要回宫，谁也不要拦朕！”

“皇上！”曹寅跪了下来，众侍卫也跪了一地。

“请皇上珍重龙体！”

“请皇上珍重龙体！”众人齐声说。

“她在等朕，朕一定要走！滚开！”康熙几脚踢倒几个侍卫，其他人依然跪在他面前，拦住他的去路，纹丝不动！

“你们居然敢抗旨！”康熙握紧了剑。

“挡朕者死！”

“娘娘已经……”曹寅傲然看着剑锋，只要康熙再把剑送前几寸，他就没命。他正视康熙，没有走开的打算。

“不要逼朕！”

寒光一闪，曹寅决然看着康熙。

“只要有臣在，就不会让皇上置于险地！”

“朕必须去。”康熙一字一句道。

“曹寅必须拦，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的命早不是自己的了！”

“你和芳儿，朕只能选一个。”康熙举起了剑。

“你要杀先杀了我！咳……来人，把皇上带回营内，谁也不能让他回宫!”正在僵持之间，孝庄在苏嘛喇姑的搀扶下来到了营前。

“皇祖母！”康熙悲戚地喊了一声。

“带皇上回去。”孝庄背过身，忍着泪下令。

她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她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为何自己的孙子儿子都逃不过这一关？儿女情长，到头来英雄气短！‘情’字害苦了多少人。

“皇祖母，请你让朕回宫！”回到帐内，康熙急切地说道。

“玄烨，江山为重啊！”孝庄叹息着。

“朕不要江山，朕只要她！”

“混帐！大清的江山难道在你心中比不过一个女人？我也疼芳儿，可是也要识得重与轻。她不过是一个女子……”

第四十三章 问妻子岂能关大计(3)

“不！她不仅仅是个女人！”康熙凛然道。

“她是玄烨的命！她活，玄烨活，她死，玄烨也不能独活！”

孝庄惊讶地看着康熙，依稀记得，当初也有一个人对她说了同样的话。她放弃了一个女人，也失去了一个儿子，难道她的孙子也注定……注定要走他父亲的路？

“为了一个女人，值得吗？”孝庄颤抖着说。

“只要她是芳儿，就值得！皇祖母！”康熙看了孝庄一眼，跪了下来。

“请皇祖母成全！”

“你还有很多后妃……”

“可是玄烨心里只有她，三千弱水一瓢饮。玄烨不要三千佳丽，不要万里江山，甚至可以不要命，只要她！”康熙坚定地注视着孝庄，嘴里说出的话如同铁钉一样钉在地上。

“你起来……”孝庄对康熙说道，声音有些哽咽。

“请皇祖母成全，皇祖母若不答应，玄烨也没有必要独活。”

“从小到大，你的性子和你父皇就很像，都很固执。可是你比他坚强，我没有料到，你用情也是如此之深。你起来，你何时求过我？我哪里受得起天子一跪？我若今日拦你，他日你必当恨我终生！你去吧！”孝庄扶起康熙，含泪道。

“谢皇祖母。”

“等等，你带足人马杀出重围！让曹寅贴身保护！”

“可是这里，皇祖母您……”

“你不用管我，万事当以皇上为重，以江山为重！”孝庄凛然道。

康熙点点头，到帐外上了马，等不及要冲出重围。江山可以不要，命可以不要，惟独她，不能放弃！

他现在补救来得及吗？

“我要是死了，你会难过吗？”

依稀记得她问过这样的话，他以为他们时间很多，他以为无论如何，他都可以把她留在身边。他以为他是君王，可是现在他知道他不是。当那个侍卫说芳儿死了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相信，他不信，不敢信也不想信。他要回宫，他要她！康熙骑着马，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他误会了芳儿，如果不是他的不信任，芳儿也不会在永寿宫受苦，她辛苦怀着他的孩子，他却把她推向了万劫之地！

……

郑克臧微笑着看着对面的人马，他们终于耐不住要行动了。他等的就是这个时候，康熙，现在就要你的命！

“保护皇上！”

曹寅勒紧了缰绳，马受惊发出嘶鸣，在原地踏着步。康熙心中惦念芳儿，完全没有停住马的意思，他往前冲着。生死与共，如果没有她，生何欢？死何惧？

“掩护皇上冲出去！”

曹寅命令着，大家高度戒备。郑克臧举起了剑，张满弓，对准了康熙。康熙手扶住了腰上的剑，他看着对面的男人，似乎觉得他们不仅仅是战场的对手。他们之间似乎还有着莫明的牵连，那种男人间的默契和霸气让气氛一下子变得奇怪起来。

“我很想知道，是你的剑快还是我的箭快？”

郑克臧柔软地声音缓缓说道，阴柔中带着霸道。康熙深吸一口气，这是一个很强的对手。郑克臧微笑着，手一松，破弦，箭发。康熙挥剑挡住箭，郑克臧嘲弄地笑了笑，那不是一只箭，那是两只箭，他居然一弓射两箭，而箭只在最后时刻才分开。康熙一个闪身，跳下

了马！他抬头看着郑克臧，郑克臧优雅地又举起了弓。他在马上，康熙在马下，康熙后退一步，形势对他很不利。

曹寅焦急地看着前方，欲向前却救不得。他发现郑克臧身后的女子已举起了弓，对准了他，她嘴角浮起隐隐的笑意，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中。她就是陈近南的二女儿陈宛！

箭在弦，触即发！郑克臧笑容一凝，目光一凛，手松，箭送！

箭射向了康熙，谁都救不得。康熙没有眨眼，他看着箭，是不是只要这样，就可以和芳儿团聚？生相陪，死相随，比翼双飞？那一刻，他并不畏惧，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君王，反倒有一种轻松。

一个人影闪过，康熙被推到一边，那支箭深深地没入那人的脊背里。

第四十三章 问妻子岂能关大计(4)

“轰……”一个温暖的身体带着凛冽的寒风扑入康熙的怀里，两人同时摔倒在地。

“我认得你，你你你，你忘恩……”怀里的人身子开始沉重，虽是血流满身，嘴巴却艰难地喋喋不休。

“芳儿！”

怎么会是她？芳儿挣扎着想说些什么，她千里跋涉来盛京，靠着香香给她的曹寅的佩玉一路畅通。却发现了剑拔弩张的一幕，然后她替他挡了一箭。现在她觉得很疼，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疼。她没有想过给康熙挡箭，要是知道这么疼她一定躲远点，可是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冲了过去。她瞪着郑克臧，每次碰见他就没好事。自己救了他两次，可是就这么死在他手上！她一副死不瞑目要报仇的样子，手指向郑克臧，嘴巴喋喋地骂骂咧咧。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只要再放一箭，就可以同时射死他们两个！看见康熙搂着芳儿，郑克臧身后的女子露出诡异地笑。啪！她的箭被挡了下来，她吃惊地回头。郑克臧缓缓放下弓，刚才那箭居然是阻止她的。他的表情很古怪，似乎在挣扎，在犹豫。

“撤。”

“你说什么，如果他们救兵来了我们就没有机会了！为什么！”陈宛惊讶地望着郑克臧。

“我说了，撤！”

郑克臧喝了一声。他的箭刺穿了她。为什么，为什么她会突然出现，为什么她要替那个满人的皇帝挡箭！

芳儿有些怨恨地看着郑克臧，这个男人是她的克星，上辈子，她一定欠了他！郑克臧担心地看着芳儿。看着他的眼神，陈宛脸色骤变，她什么都明白了。康熙嘴中呼唤的芳儿，郑克臧箫上刻着的芳儿！那她算什么，她出生入死，她陈宛算什么！郑克臧眼中的眷恋和心痛，和那个抱着芳儿的男子是相同的。

“他们必须要死！”陈宛再次举起了弓。

“你知道违抗我命令的后果？”郑克臧的声音冷得如同寒冰。

“少主！”

“撤。”

“少主！”

“我不会说第二句，不要逼我。”

“机会不会有第二次了，如果他们不死，姓冯的会借口军法处置杀了你的！”

“撤！”郑克臧冰冷的唇还是只吐出这一个字。

“糟了，他们的人来了，我们撤。”

陈宛扯了扯郑克臧的衣服，他依旧不离开半步。他默默地看着芳儿，看着她渐渐睡去，看着康熙嘶力呼唤她的名字，看着康熙完全不顾自己处境的拥着她，而他却只能远远看着，最重要的是，那箭是他射的！

为了一个满族女人，他放弃了绝佳的机会。陈宛自嘲地笑了笑，英雄无奈是多情，多少男儿输在了情字上。郑克臧深吸了一口气，看了看远方。他一甩缰绳，她是康熙的女人也就是他的敌人，以后他们

还会再见面吗？她能活着吗？郑克臧低了低首，他自身都难保不是吗？他踢了踢马，一骑绝尘而去……

第四十四章 梦里不知身是客(1)

（慈宁宫）

孝庄看着跪在地上的香香，脸色阴得让人背脊发凉。

“你有什么话说？”

“撒宁儿无话可说。”她做了这么多，还有什么好说。她全承担吧，害德贵人，害芳儿。

“你居然放火烧永寿宫，害德贵人流产，还害死静妃娘娘，现在害得皇后娘娘生死未卜！”

“来人，把她带下去。”孝庄冷冷道。

“赐死。”

“皇上怎么样了？”

“皇后娘娘还没醒，皇上一直陪在娘娘身边，几天没有合眼。”

“我们去坤宁宫看看吧。”孝庄叹息着对苏嘛喇姑说。

……

（坤宁宫）

坤宁宫里气氛异常的凝重，没有人敢笑，更没有人敢哭。苏嘛喇姑默念着佛，用袖子抹着眼泪。萍儿麻利地张罗着，小桃红低着头，咬着牙，似乎有些埋怨芳儿怎么还不醒。康熙站在一旁，冷冷不发一言。太医哆嗦着给芳儿把脉，可哪里还把得到脉？

“天凉，皇上注意身体啊。”

德贵人顾不得小产后身体不适，也留在康熙身边伺候，她把披肩给康熙披上。

“混蛋爱芳儿，芳儿也爱混蛋。”康熙突然看到披肩上歪歪扭扭的两行小字，用浅色的线绣好，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的心猛地疼了一下，原来他一直误会她了，原来……

“怎么样？”

康熙一把抓住身边的一个太医问。

“娘娘失血过多，一路又耽搁了，只怕……只怕孩子保不住了。”太医擦着汗，虽是寒冬，他们却一个个大汗淋漓。

“朕不想知道孩子怎么样，朕只想知道芳儿，芳儿会不会有事！”

德贵人面色苍白，他可以不管孩子，他居然只要芳儿！

“回皇上，娘娘之前在永寿宫受了风寒，又怀有身孕，落下了病根。这次又受重伤，娘娘体质一直……一直不好，怕……怕是也……”太医不敢讲，康熙无力地推开他。

“你们是大清的太医，平日俸禄不少，却连个人都救不了。朕留你们何用？”康熙淡淡说道。

几个太医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扑通跪了一片在地上，饶命饶命地喊了起来。

“你们跪着干什么！全部给我去救人！传朕的话，让太所有人都过来！要是芳儿有什么事，朕要你们的脑袋！”

几个太医手忙脚乱，心惊胆战。气都不敢多出，各自商量，却依旧是摇头，想不出什么对策。孝庄看着失魂落魄的康熙，又看了看命悬一线的芳儿。依稀记得当年福临在董妃死前也是如此。她叹了口气，她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难道上天还不放过她的孙子吗？难道这就是皇族的宿命？

“你们还在这里磨蹭什么！”康熙冲太医喝道。

“娘娘她……回皇上，药已经喂不进去了。”

康熙专注地看着芳儿，她安静地躺在那里，就像平时她睡着了一样。回想起那日在树林，她从天而降，出现在那一池泉水中，清丽如。那晚，她一怒骑走他的马。在索府，他们坐在一起畅谈。养心殿，她给他包扎伤口……想到这些，他嘴角露出了微笑。转而笑意变为了悲凉。她给他一切，他带给她的却只是伤害。

“吩咐下去，准备好娘娘上路的……”

“都给朕出去！芳儿睡觉的时候最怕吵了，你们全给朕出去！”康熙吼道，硬生生地打断了孝庄的话。

“皇上，药已经喂不进去了……”

德贵人小声道，康熙此刻如此失态，让她莫明地惶恐。

“把药给朕。”

康熙对身边不知所措的太医说道。他接过药，喝了一口，味道这么苦，她肯定不喜欢的。他低头，也不顾众人的惊讶，靠近她的唇，将药温柔地送进她的嘴里。四周静得连呼吸都听得到，众人看着康熙这样做，都张大了嘴。连一向镇定的萍儿也站在旁边，不知该说什么。康熙一口一口将药喂给芳儿，他不能失去她！

第四十四章 梦里不知身是客(2)

……

（2006年医院）

“医生，她怎么样了？”

“脑部的血块压住了神经，需要立即动手术。”

“动手术？”

“对，你们谁是她的亲人？”

“她是一个孤儿。我是她经济人。”

芳儿看着他们对话，她回到现代了吗？为什么她看见自己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呢？原来是她的魂魄回来了。

“芳儿！”一个人跌撞着冲进来，披着黑色的头巾，全身黑褂子。

“Sister！”芳儿喊了出声，却没有人听见。难道她死了？

“这孩子也太狠心，这就要去了？”那个修女直掉眼泪。

“Sister，芳儿没事。她只是出了小意外。”桃红说道。

“这孩子什么事情都闷在心里，你别看她整天乐呵呵，其实，她心里比什么都苦。那天她来福利院，愣是没掉一滴泪，和其他孩子玩得很开心。看起来她比谁都坚强，辛苦只有自己知道。这孩子从出生，就没过过几天开心的日子。没娘疼，没爹爱。”

“我知道，电影学院的学生大多富贵人家出生。她离开福利院，还要自己打工挣钱。有时候忙得昏倒，专业课都过不了。她也从来不向老师解释，问起来就傻呵呵的笑。就是这样我才愿意当她经济人，推荐她拍戏。别看我平时对她凶，心底里还是喜欢她的。”桃红抹着眼泪说。

“臭女人，我的报酬你到现在都没给我，你一定要醒过来啊。”

“她一定会撑过去的，医生，有多大的把握？”

“手术成功的机会是三成。能不能醒就看病人的意志了。”医生面无表情的说道。

“芳儿那么坚强，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同意手术！”桃红坚定地看着医生。

“那好，准备手术！”

我一定会活下去的。芳儿在心里说道，她还没做影后呢！她朝床上的自己走去，从小养育她的亲人，正期盼着她醒来。

胸口的玉突然灼疼了她，芙蓉锁心玉，象征的姻缘与爱情。是它在提醒自己的选择吗？是它吗？

刚走两步，她突然停住了，耳边是康熙深情的呼唤。她回头，朦胧中，看见康熙正坐在她旁边，呼喊着她的名字。

“朕命令你，不准死！”他轻声说。

“这是圣旨，你听到没有。”

搞什么！连死不死你都管！芳儿恼怒。混蛋，就知道欺负她！

“小东西，你又想一个人占一张床么？”

芳儿感觉一阵温暖，身边多了一个人，他的额头抵在她的肩上，渐渐身上有些湿湿的感觉。他在颤抖，他不会哭了吧？

“也只有你叫朕玄烨，朕还想听你骂朕混蛋，你起来骂好不好？”他柔声说。

废话，回去一定骂你个狗血淋头！芳儿心里说道。

一边是亲人，一边是爱人。她该如何选择？往前一步，是丰富多彩的现代，爆米花伴着电视漫画；往后一步，是处处受限制的古代，可是古代有混蛋啊。芳儿咬了咬唇，看着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sister，再看看身后耐心陪伴的康熙，往前还是往后？这一步走错就不能回头。

“芳儿，你听着，混蛋爱芳儿。”康熙呢喃道，芳儿突然流泪了。

混蛋爱芳儿，芳儿也爱混蛋啊。胸口的玉石发出眩目的光，他们在树林相遇，他捡到她的玉。他把玉送给她，他们吵架，她摔碎了玉，他把玉石做成了两块芙蓉锁心玉链，一条是她，一条是他。三千弱水一瓢饮，圣主朝朝暮暮情。

她该怎么选？怎么选？

……

（坤宁宫）

芳儿用手轻轻抚过康熙的鼻梁，手停留在他的鼻翼处，她嘴巴一抿，贼溜溜地笑了声，手一捏，另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康熙气闷，不一会儿就醒了过来，愣愣地看着芳儿。她圆溜溜，黑漆漆地大眼睛骨碌转动，笑眯眯地看着他，好像好久没见，他变瘦了。这么个角度看过去，她家老公还是挺帅的。

第四十四章 梦里不知身是客(3)

“芳儿，你醒了？”康熙试探性地问了问。

“哇，你几天没漱口了！口气好重，离我远点，不要和我说话！”芳儿捏着鼻子说道。没错，他的芳儿回来了。这个会挖苦他的芳儿回来了。

“混蛋，我饿死了！”

“朕这就叫人准备！”

“快点啊，饿死了！”

芳儿喊着，看出了康熙的欣喜，她的选择没有错，这里有混蛋，还有他们的孩子。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她还是如此，不后悔来

Chapter_8

到古代，做她的现代皇后。

第四十四章 尾声(1)

坤宁宫，热闹非常，摇色子的声音不绝于耳。这边是几个小太监在踢毽子，那边是几个宫女在打沙包。还有一些太监宫女，猜着拳，跳着格子。几个别的宫里的宫女抢一根皮筋都快抢断了。这些东西当然别处没有了，只有这皇后娘娘的坤宁宫才有，大部分都是DIY手工制作。别的宫里的太监宫女听见自己的主子要给皇后娘娘请安，都使足了劲要跟去。整个后宫，就数这坤宁宫最热闹了。其他娘娘那里冷清，不仅皇上整天往坤宁宫跑，她们也没事就爱往这坤宁宫里串。

“不可能吧！同花顺也能被你碰到？”芳儿摸摸脑袋，她是赌王不成？

“好了好了，这回你输了可轮到我了！”良妃高兴地喊到。

“我再来一次，我就不信我赢不了！”芳儿卷起了袖子，结果被良妃扯到一边。

“我说姐姐，轮到我了，你去发牌去！”

良妃一蹦一跳走到芳儿面前。坐在椅子上的惠妃娘娘捂着嘴巴笑着。芳儿耷拉着脑袋，洗着牌。

“谨妃娘娘到——”

太监喊道，嗓子扯得远远的。不一会儿，一个消瘦的女子挽着裙角，慢慢走了进来。看了一眼芳儿，盈盈拜倒。

“谨儿给皇后娘娘请安……”话还没说完，身边的惠妃冲芳儿使了个眼色，芳儿眉开眼笑。身边的良妃早按捺不住了，将谨妃一把拉了起来。

“三缺一，凑齐了。开，撤牌！”惠妃兴奋地说。

“什么？你们说什么啊？”谨妃一脸疑惑，小着声音胆怯地说。

“这是什么东西？”

“西洋扑克，我们也刚学会。”良妃解释说。

“刚学会就被我赢了。”惠妃得意洋洋。

“是啊，有大学士做亲戚就是聪明。”

芳儿笑着去拧惠妃的脸，被她躲过。麻将上面的字还是冒牌容若和他那漂亮老婆写的呢。太监抬上麻将，谨妃尴尬得不知道怎么办。

“坐呀，哪有站着打麻将的？”芳儿亲自搬了把椅子来给谨妃坐，慌得她不知道是该坐还是该站，脸通红通红的。

“上次皇后娘娘救了谨儿一命，谨儿还没有谢过呢。”谨妃说道。

“我什么时候救过你了？”芳儿抓着脑袋问。

“就是那次大火，娘娘自己跑到火场救了谨儿出来。还连累娘娘给逆贼抓去，还好给救回来了，不然，皇后娘娘您要是有什么事，谨儿……谨儿……”她哭了起来。

“娘娘那次大劫……”

“不哭不哭。我家小承祜都不哭。”芳儿急了。

众人朝芳儿身边看去，一个小孩，嘴巴里咬着一个奇怪的奶头形状的东西，衣服上还围着小花边，脑袋上戴着花布帽子，坐在一个木头的小车里。他玩着手中的麻将，从小一个赌鬼的样子。

“真是羡慕死了，小阿哥居然让娘娘自己带。”

“娘娘还真有一套，咬着那东西，他就不会哭着找妈妈了。”谨妃说道。

她还让康熙给她的小承祜洗尿布呢！还好他们不知道，知道不吓死！小承祜已经一岁了，长得圆滚滚的，很不聪明的样子，一看就是像混蛋。

“快来打麻将，别管那小子了，一岁了还不会叫额娘！大家都等着呢！小桃红，坐谨妃娘娘身边教她。”

“不成，翠翠，你来教！”良妃唤道。

“要是小桃红教，你肯定使诈！”

“我怎么会那么没牌品。”见被识破，芳儿嘟囔着狡辩。

“娘娘，”小桃红端来了一碗东西，芳儿眼睛顿时冒光了。她勺起了一小勺，尝了尝，点点头。

“不错，不错，没有粉的情况下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都要归功于这皇宫里藏了冰。给各位娘娘都弄些儿。”

“这什么东西？”惠妃用舌头舔了一点，又吃了一口，之后又接连吃了好几口。

“真的不错，小桃红，这是你做的，赶明儿我也叫人做些。”

“瞧娘娘说的，小桃红哪里有这样的本事啊。都是咱主子做的。”小桃红笑道。

第四十四章 尾声(2)

“这用什么做的？又软又香，甜而不腻。”良妃尝了尝。

“芋头，糖，鸡蛋，奶呀什么的，这个叫冰淇淋。”

味道比在现代还是差了些，没有冰淇淋粉做出来的效果自然没那么好，但是在这故宫院子里能够吃到，也算是不错了。芳儿很自豪“皇后娘娘真是心灵手巧，难怪皇上他那么……”谨妃小声说，她自己什么都不会，又爱哭，难怪皇上不去她那里了。

……

“还要不要？”芳儿问。

“不要了，都几碗了。牙都凉疼了，这东西好吃但不能多吃。”惠妃摸着半边脸说。芳儿又看了看良妃，她摆了摆手，专心研究着自己的牌。芳儿又看了看谨妃，她愣了愣，摇了摇头，又慌忙低下头去。芳儿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吃多了凉东西的确不舒服。

“小桃红，你把剩下的给大家分了。明天再做些送给别的姐妹。你们要不要，要就给你们送去。”芳儿看了看她们，她们头猛地点了几下。

“小桃红记住了，快让大家别玩了，再不吃要化了。”

“皇后娘娘，这冰……冰什么淋的东西，皇上也一定很喜欢吧。”谨妃小心问道。

“那当然了，要我是皇上也往坤宁宫来，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良妃说道。

“皇上？”芳儿愣了一下。

“他没尝过，喂，你们不要说我在这里打的事，他不知道。”

那混蛋弄了些乱七八糟的书让她看，她看了就困。要是他知道自己没看书，天天在这里聚赌还不知道怎么对付她呢！

“不会吧，皇上连尝都没尝过？”惠妃吃了一惊。

“我没打算给他尝。”芳儿嘟囔道。

“不会啊，味道很好。”谨妃小声说。

“正因为味道好才不能给他吃。要把他嘴巴养刁了，天天问我要，我天天做不累死。万一哪天做得不好吃，他没准还不高兴。我告诉你们，这给皇帝的东西，只能给次的，不能给最好的，只能让他品位下来，千万不能让他品位上去，品位上去了，伺候起来就难了。”几个女人听的一愣一愣的，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

“我说皇帝怎么那么喜欢你，手段不是一般的高！”良妃赞道！

谨妃又低下了头，本来自己还想学着讨好皇帝的，现在才发现自己就是不如皇后想得全，想得远。

“你看，我还给他做了最好的鞋底呢！我怎么没想到呢，我说我给他的东西他怎么连瞧都不瞧了，原来是好的用多了，看不上了！”惠妃气道。

“你们瞧着吧，我以后也不给万岁爷好东西用了，还是咱们皇后娘娘有办法。咱们以后几个姐妹齐心，把万岁的品位给弄下来！”

“你们怎么样是你们的事，我可没叫你们虐待他，我什么都没说过。”芳儿弄平了衣服说道。

“对！我们要想怎么把皇上品位弄下来，以后有什么好东西我也不给他了！”大家说着。

“我赢了。”芳儿把牌一推，放倒。惠妃和良妃站了起来，看了半天，颓败地摊在了椅子上。

“不行，再来。”

……

“皇上驾到——”

“小桃红，快！”

芳儿惊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另外几个女人也慌忙理了理衣服，头发。旁边的宫女太监一溜烟的收拾了毽子，沙包，皮筋。几个太监迅速撤了麻将，宫女们将桌子擦了擦，椅子摆整齐了。

身边的小桃红早将一本书放在芳儿手中，芳儿翻开想也没想，张口就念：“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一切就在一分钟之内变了样，谨妃拿着本《左传》，惠妃翻开了康熙给赫舍里的《女则》，良妃把带来的刺绣用上了，芳儿临时抱了本《中庸》开始朗读。小桃红给芳儿捶背，太监宫女整齐安静地站成了一排，如果有人一分钟之前来了，肯定以为是幻觉。

第四十四章 尾声(3)

康熙走了进来，几个女人一齐起身请安。开始康熙都担心芳儿会处理不好后宫，看来是他多虑了，她们都在芳儿的影响下勤学女工，读诗书。

几个女人见康熙来了，心里还惦记着刚才输给芳儿的麻将，脸上虽然还留着笑，心里却半点不希望见着康熙来。什么争风吃醋啊，早就没有了。被皇帝宠幸哪里有和皇后打牌开心，要吃醋也是吃康熙的醋。皇上多好，可以和皇后娘娘一直待在一起，不像她们，想在坤宁宫多留一会儿也不行。瞧康熙的眼神就是让她们退下了。

她们依依不舍地看了芳儿一眼，无奈地向康熙请辞。康熙也是忙了一天，迫不及待来坤宁宫看芳儿，而慈宁宫那边也是望穿秋水，希望能够听到《射雕英雄传》的后续发展。就连那些宫女太监也在盼望

着什么时候能够再去坤宁宫，那里好玩的，稀奇的东西太多了。每天有新花样，还有好吃的，皇后也没把她们当奴才看。

“你怎么见到朕一脸不高兴？”康熙抱起小承祜，哄着他叫皇阿玛。

“不用理他了，笨得要死，一点也没遗传我的聪明才干！他哪会叫啊。”芳儿没好气地说，怎么这么辛苦就生这么个笨蛋？

“爹地。”稚嫩地声音响起，芳儿张大了嘴巴，难道她儿子是穿越来的？

“朕的孩子怎么会不聪明，你看朕教他的洋文都学会了。”康熙得意地说。这么多孩子，最爱就是小承祜了。

“原来是你教的，吓死我了！”还以为她儿子是现代人呢！

“朕瞧他像朕，多英俊！”

“就是像你才讨厌，一点我的优良传统也没有！见到你的那些老婆就流着口水傻笑，色迷迷地样子，以后肯定也不是什么好男人。你那些老婆掐他他也不哭，我要是看他一眼，他就哭，我有那么讨厌吗？”芳儿不满意道。

“那还真像朕啊！”康熙喃喃自语，似乎想气芳儿。

芳儿瞟了眼康熙，想了想，突然很热情地抱过小承祜。

“芳儿。”

“哦。”芳儿没理会康熙，一直逗着小承祜。

“朕和你说话呢！”康熙有些恼怒。

“别吵我儿子睡觉。”芳儿说道。

“小混蛋，小混蛋！”

“混蛋是用来叫朕的，不准你叫其他男人！”康熙吼道。

“那叫他什么！”芳儿笑道，似乎知道他会吃儿子的醋。

“笨蛋吧，反正你也说他笨了！”康熙不耐烦地说，实在受不了芳儿这样忽视他了！

“朕打算过些时候去江南玩，你去不去？”

“当然去了。听说曹寅家那个叫张楚的夫人快有孩子了，不知道是不是曹雪芹的爹。”

芳儿自言自语，想不到曹寅一向忠心，去年也会冒死给香香求情。当日永寿宫的大火，还好有她救了自己一命。原来根据容若在江南查到的消息，联系上静妃的言谈举止，香香早已知道了真相，她可聪明多了。

“想什么呢？是不是想容若？”

“是啊，想知道他在江南遇到谁了！”芳儿笑眯眯说道。

“朕一直很奇怪，朕的那些妃子怎么对朕越来越冷淡……”

看着芳儿逃避的眼神，康熙明了一二。这个淘气加小气的妻子，自然会有吃醋的好方法，至于她到底怎么怂恿他的妃子对他不好的，他还真想不出来。芳儿得意地笑了笑，他自然不明白，这个叫做心理学。康熙叹了口气，家有恶妻！他怎么就弄来这么一个皇后呢？让他又爱又怜又气又疼。

芳儿眨巴着眼睛，对付古代皇帝，她有的是现代方法，谁叫她是现代皇后呢？

“芳儿，你是怎么知道太皇太后会准许曹寅把香香接回去的？”

“我伪造了个圣旨，说赐封张楚为汉格格，然后让太监继续赐死宁贵人。反正世界上没了宁贵人，但多了个前朝的格格。”

“你假传圣旨……你胆子也太大了吧。”康熙气结。

“怎么想打架？”芳儿跳起来。

第四十四章 尾声(4)

“你……”

哇……一声啼哭响彻坤宁宫。

“小混蛋，不哭。”

“乖，皇阿玛给你太子做……”

“滚……我儿子才不做太子呢！”做太子不就等着废吗？芳儿怒道，只要不做太子就好了！

“朕的儿子能不做太子吗？”康熙愤怒。

“切，你呀，一边呆着去吧。”芳儿把小承祜抱起来得意地亲着。

正是……

只缘感君一回顾，使我思君暮与朝。

——终——后序：看着完结的20万字，要为一切画上一个句号，却不知如何落笔。此刻的我心中所想，已非一笔所能形容。蝎子是个爱做梦的人，一个人的时候会写些故事给自己。看着那一个个光鲜亮丽的绝世王朝，在笔下盛衰一轮回，那种感觉很奇妙。

从未想过这种自娱自乐的小把戏能够带给我些什么，直到我把这本小说的楔子贴到网上，之后的过程就是艰涩又幸福。如果说写作是一种享受，那么能和读者一边交流一边写作，便是一种福祉。所以真的很感谢，感谢那些在网上跟文的读者朋友，谢谢一路有你们陪着我。

蝎子写文没有章程，无本可寻，经常是心之所思笔之所落，到后来修改的时候，情节和细节难免变动很大。如果不是你们的宽容和耐心，今天就看不到这样一部作品，你们是我21年的岁月里最大的惊喜。

这次剑走偏峰，一路诚惶诚恐。赫舍里的命运历史已然划定，本来打算开始就规规矩矩地写那个凄凉一生的女子，可到底意难平。动笔之后才发现让人笑比让人哭更不易。真正的喜剧高手不仅仅会触碰到痒处，更加会戳到痛处。诙谐的冷调只在不经意间洒落，而我的文中刻意的痕迹明显，不过我依然要感谢这本书，她让我有了自嘲的勇气。

这篇只是娱乐性的故事，只能简单化，不能细节化。承载不住历史的沧桑，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宫中暗潮涌动，朝廷危机四伏。但我希望自己的拙笔，可以让大家在紧绷着神经的时候不至于紧绷着脸。如果你看到红色，那只会是绚丽的烟火，并非残酷的血腥。这样一次不按理出牌，还望严肃的读者略加包容。这篇小说，词语太着迹，文

笔太庸俗，故事太张扬，实在不敢说是什么好文。对于芳儿，大家看过，笑过，便放过吧。

文中最对不起的就是纳兰容若，这个绝代清华的男子，当初并没有出现在我小说的人物表中。那么不经意间，让他闯入故事里，之后的每一个情节已非我所能控制。

只缘感君一回顾，使我思君暮与朝。人生若只如初见，公子容若是否还会与她把酒言欢？爱极了这个男子，却发现作为一个作者，也有对笔下人物无奈的时候，如何让每个人都快乐？几番思量，终决定要为他写部小说，弥补对他的亏欠。对于芳儿，蝎子偶是慈悲的，从头到尾都不舍得她难过，很开心，她总算是甜蜜地走到最后。

芳儿的故事还没有完结，有的读者问我芳儿会不会真的和历史上一样，难产死去。也有读者问我，芳儿是不是要回到现代。我要说的是，答案并非你们想的那样，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她一个完满。

修改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正和导师在准备论文，在那些回归方程和经济模型中心乱如麻。所以这篇小说有些仓促，文中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见谅。

最后再次谢谢广大的读者朋友们，谢谢妖天下的亲们，谢谢耐心的编辑秋水GG，谢谢帅气可爱的出版人陶狼GG。蝎子再借《哈姆雷特》中怜人之语：在此把躬一鞠，还望大家宽宏大量看到结局。